武俠世界

戲中戲（民初山貓王森故事集）　王一龍著

兩位四處遊蕩的青年，在偶然的機會下加入一個評劇團，在山東到處演出，因追求團長的乾女兒，而捲入一宗兇殺案中，其一入獄，其一多方設法營救，最後由於王森的插手，而揭發一宗陰謀……



$4.00

第27年

17

編者話

王一龍在本刋撰著的山貓王森故事先後刋出已逾十部之多，把王森這個充滿傳奇性色彩的人物，由一個好勇仗義、爲地方上除暴安良的罪惡尅星而寫到他成爲衆目所矚的偵緝處長，其間經過之種種驚險遭遇，當然是令王森難以遺忘，也使山東的老鄉們欽仰不已的。今期刋出的故事∟戲中戲⅂也很精采，王森在一個平劇團的戲班裡發生的一宗凶案中，抽絲剝繭的憑他超人智慧，揭發了一宗驚人大陰謀！爲了保持讀者閱讀興趣起見，暫不揭露，請各位參閱今期的刋出好了。

*　　*　　*

司馬洛故事∟寶球⅂今期完結，過程曲折迂迴，高潮迭起，值得先睹爲快。下期由馬雲先生接續刋出千門故事∟偸心人⅂，是篇爲作者繼∟明珠島⅂後另一巨著，愛好閱讀光怪陸離的千門故事讀者，屆時敬希留意∟偸心人⅂的刋出。

*　　*　　*

下期巨型小說刋出∟神機妙算⅂，講述紙醉金迷的繁華地——揚州，突然出現了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物，風起雲湧，把這個名城弄得……？下期奉告。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17期
（總號135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山貓王森故事／王一龍・文 可飛・圖

戲中戲

戲班小子 初露鋒芒

戲棚雖然已經蓋好，但距離開演尚有三天，不過戲班上下已緊張地綵排着，後台鑼鼓响得正歡，戲台上的戲子演得投入，戲台下還坐着好些人，這是沒份演出這場戲的戲子和一些跑龍套的角色。

台上綵排的是霸王別姬，扮演虞姬的是個男人，藝名花常春。只見她抬着蓮步邊走邊唱：「看大王醉臥帳中，我不免去到帳外，閒步一回……輕移步走向前，荒郊站定，猛抬頭，見碧落月色清明。」

他聲音甜膩清脆，比女人唱得還好聽，就算那身段、做手和關目，也充滿女人的魅力，開演之後，也不知要迷死多少個男人！

花常春唱畢，後台的音樂奏出一道馬嘶聲，十分淒厲。「項羽」被驚醒，問：「啊，烏騅長嘶，馬童！」

帳後演馬童的應聲，「項羽」沉聲白：「牽上帳來！」接下來應是扮演馬童的演員牽「馬」進場，可是那馬童却不出來，「項羽」唱不下去，大聲叫道：「小狗，他媽的，你睡着啦？」

台下前排那幾個看綵排的老頭，臉色也是一變，不料後台有人應道：「小豹不曉得去了那裏，到現在還沒回來！」

團長康鐵坤猛地站了起來，沉聲道：「叫人去找他！」

背後有個身裁頎長，面皮白淨俊朗的青年站了起來，道：「團長，我去找他！」看他的面貌和身材，應是小生人材，但却去找個小廝，分明是跑龍套的角色。

康鐵坤向他揮揮手，道：「天朋，你可得教教你的弟兄，他不喜歡幹，就趁早捲舖蓋，別碍了戲班的前程！」

那青年叫唐天朋連連鞠躬。「團長息怒，我會教訓他的，也許有了……」他話未說罷，拔腿便跑了出去。

一個上了粧的姑娘坐在椅子叫道：「天朋，你要小心哪！」

康鐵坤沉着臉，道：「小春，你替代小狗演馬童，上台去，花常春你再唱那一段！」

後台鼓聲又响，花常春跑前兩步，又唱了起來：「看大王醉臥帳中……」

× × ×

這戲班叫大榮華，演的是平劇，在北平算是二流貨色，可是老遠由北平來到山東的青島開鑼，二流的也變成一流了。

海報才剛貼出來，戲票便已賣滿了好幾場，那些戲迷在外面隱隱聽到戲棚裏的鑼鼓聲，都去棚外探頭探腦，唐天朋好不容易才鑽出人羣。

戲棚搭在中山公園裏，唐天朋一口氣跑出公園，向湛山大路方向跑去，小豹雖然沒告訴他要去那裏，但他跟小豹情同手足，共同生活了兩年，小豹那副德性他怎會不知道？

方小豹一到青島，便告訴他榮城路那裏有個賭場，他猜小豹這時候一定是去了那裏。

唐天朋很快便由湛山大路轉進榮城路，這街道甚爲狹窄，兩旁也沒什麼店子。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一家賣香烟糖果的小店，奔了進去，問道：「老闆，請問這裏的賭場在那裏？」

那老闆圓嘟嘟的臉孔，配着一對細小的老虎眼，不過笑容還叫人看了舒服。「小夥子，十賭九騙，你小子年紀輕輕的，可得愛惜前途哪！」

「多謝老闆！」唐天朋喘着氣道：「但我是要去找人的，是去勸賭的，不是去賭的！」

胖老闆哦了一聲，道：「自這裏過去，有家髹紅漆的門，那裏就是了！」

唐天朋謝了一聲才離開，他找了一陣便見到一扇髹紅漆的大門，但門却是關着，唐天朋略一猶疑，終於上前拍門。

剛拍了兩下，門便開了，露出兩張凶神惡煞的面孔來，瞪了他兩眼，看他不像是賭客，不懷好意地問：「幹啥來的？」

唐天朋雖然老實但並不笨，忙道：「我是來玩幾手的！」

那兩個大漢是賭場的打手，見他不是本地人，側頭問道：「玩幾手？沒錢就別進去！」

唐天朋從身上摸出三個大洋，那兩個打手便放他進去，唐天朋沿梯走落地窖，賭場雖然設在地窖，但完全沒有氣悶侷促之感，下面有三四十個賭徒，正在呼么喝六，賭場大多是烟鬼，烟霧瀰漫，看來有點熱氣騰騰之感。

唐天朋在裏面走了一圈，找不到方小豹，心中有點奇怪，以爲自己與方小豹岔了路，正想上去，却被一個打手攔住。「喂，小子，你是來胡混的？」

唐天朋忙道：「我是來找朋友的，他不在，我……」

「他媽的，你以爲這裏是酒樓嗎？要來就來，要走就走！玩兩手才許你走！」

唐天朋之家富豪，又是獨生子，吃喝玩樂什麼不懂？只是家遭變化，流落江湖，痛改前非，不想再沾染壞習慣。他想了一下，那打手道：「你不賭也行，放下一個大洋吧！」

就在這時候，唐天明忽然聽見一個聲音：「老大，你放了他吧，俺回去拿錢還給你們……」

唐天朋聽出那是方小豹的聲音，立即說道：「就是他！大哥，那是我的朋友，他……」

那打手哈哈笑道：「你來得正好！」帶唐天朋去向一堵牆前，那裏有一道跟牆壁同色的門，打手推開門，將唐天朋推進去，隨即又將門關上。

唐天朋一進房便見到方小豹被人縛得像隻大粽子，旁邊還有兩個凶神惡煞的大漢，坐在椅上，却將脚放在桌上，唐天明叫了一聲：「小豹！」

方小豹見到唐天朋如大海撈到稻草，高興地叫了起來，一個打手放下脚問道：「你是他的朋友？」

「不錯，他欠你們多少錢？」

「他沒欠咱們，却來咱們這裏出『千』，讓咱們見到，罰他三個大洋，你說這公平不公平？」

唐天朋瞪了方小豹一眼，道：「你為什麼耍出千？」

方小豹結結巴巴地道：「因為俺的錢輸光了！」

唐天朋把三個大洋放在桌上，道：「請放人！」

一個打手收起錢，道：「想不到你這個人還夠朋友！喂，咱們跟你再商量一件事，你們是演戲的，送幾張票子請咱們樂樂，好不好？」

唐天朋道：「對不起，咱哥兒倆只是跑龍套的脚色，你要票子，請跟咱們團長商量！」

「哈！小子胆量不小啊！」打手在唐天朋肩上拍了一下，「回來告訴你們團長，要他準備一下，咱們弟兄多，可不能厚此薄彼，走吧！」

唐天朋替方小豹解了繩子，兩人匆匆離開賭場，方小豹裝出一副可憐相。「大哥，俺下次不敢了！」

「我已經聽了好幾次了！這是最後一次，以後你別希望我會再來救你！」

方小豹笑嘻嘻地道：「改天我還錢給你！」

「告訴你，團長見你不回去，大發雷霆，準備叫你捲舖蓋！回去後，你自個想辦法向他解釋！」

方小豹想了一下，道：「有了，不過要你帮我！」

唐天朋嘆了一口氣。「我不是說過這是最後一次嗎？」方小豹在他耳畔說了幾句話，唐天朋不斷點頭。

兩人回到戲棚，台上已空無一人，唐天朋知道排演完畢，估計夥伴都在後台，便拉着小豹過去，方小豹三步併作兩步，一副匆忙焦慮的神態，叫道：「不好啦，團長……」

花常春尖着聲道：「小豹，你死去了那裏？」他說話時，食指幾乎戳到方小豹的鼻子上，戲台下的他跟戲台上的沒有兩樣。

扮項羽的大花臉杜雷怒道：「他媽的，你又出什麼鬼主意？」

團長康鐵坤忙道：「你們先別吵，聽他說！」

方小豹說道：「俺得先向你道歉，剛才，俺去吉祥賭場玩幾手，被他們認了出來……」

花常春又尖叫起來：「你鬧什麼玩笑？賭場裏的人會認得你？」

方小豹苦笑了一聲：「論名頭，俺方小豹拍馬也追不上常爺，只是俺經常在戲棚大門出出入入的，而你老在台上排演，當然……」

康鐵坤道：「不用再說這個，我不是吩咐過你，在排演和演出時，不能出去玩嗎？」

「團長，你的吩咐俺不敢忘記，但你說兩點半準備，三點排演，俺是在一點鐘去賭的！」

康鐵坤表面威嚴，但相處久了，大家都認為他頗和氣，當下他揮揮手，表示讓方小豹繼續說下去，「俺才賭了三手，他們便將我抓了起來……」

杜雷道：「你他媽的，一定是出什麼鬼玩意兒！」

「沒有！」方小豹幾乎要發誓：「這地頭咱們不熟，俺怎敢？」

康鐵坤不耐煩地道：「你們別打岔，讓他說下去！」

「他們要俺給票子，俺那裏有票子，就算有也不會給他們！」方小豹激昂地說道：「他媽的，他們算老幾？這還有王法嗎？」

康鐵坤轉頭望唐天朋，唐天朋忙道：「他們的確這樣說，還叫你要隨時準備一些票子，說他們弟兄多，不能厚此薄彼，要不就給咱們好看！」

花常春不大相信地道：「你一到他們就肯放小豹？」

方小豹搶着道：「當然沒這般好商量，唐大哥給了他們三個大洋，他們才肯放俺回來！」

杜雷善打北派，自小便學得一身武功，聽了方小豹的話便大聲道：「他媽的，眞沒王法呀！」

花常春道：「你懂個屁，人家是地頭蛇，所謂猛虎不壓地頭蛇，跑碼頭的，到一個新的地方，誰不去拜會當地的龍頭大哥！」

杜雷說道：「這種人欺善怕惡，不必怕他，他們敢來生事，哼！我就給他們好看！」

花常春道：「你以為他們會來跟你打架？人家才沒這麼笨！他們會在咱們演出的時候才來生事，把觀衆趕跑，到那時，咱們只好喝西北風去了！」

康鐵坤十分沉着，道：「吃了晚飯，繼續排練，有事叫我！天朋，小豹，今天晚上是排你們的三岔口！」他說罷便走進帳幕中。

戲棚後面建了幾個帳幕，用來化粧及更換戲服，晚上大多數都住在旅館裏，但有些小角色留在戲棚裏看守道具服裝。

帳幕裏面坐着一個花旦，一個年紀稍大的女人正替她梳粧，「花旦」問道：「乾爹，外面亂哄哄的，到底是發生了啥事兒？」

「小事情！」康鐵坤將方小豹的話翻述了一次，「爹不會怕他們！」

這花旦是康鐵坤的乾女兒康小蒨，她出道雖然不久，但是，色藝俱全，在班裏青衣們當中，論功力及名氣，僅次於花常春。

「乾爹，女兒覺得有點出奇，以前咱們一到某個地方，便有人找上來，但這次到現在是他們還沒有絲毫行動，我想這帮人會比以前的都難應付！」

康鐵坤臉上露出一個冷笑，道：「你放心，乾爹有辦法！」

康小蒨道：「只你一個再加上杜雷，

人家眞要來眞的，可不行！」

康鐵坤哈哈笑道：「你看走眼了，天朋跟方小豹可不是省油燈，尤其是天朋，只怕老杜跟你都不是他的對手！」

康小蒨一怔，轉過頭來，道：「乾爹你看過他……」

康鐵坤微微一笑，說道：「什麼人能瞞過乾爹一對眼，吃飯！」他邊走邊捲着烟。

武生武進迎面走過來，劃洋火替康鐵坤點火。「團長吃飯了？」

康鐵坤說道：「小武，今天晚上你跟老杜他們留下來，我只怕他們會在晚上放火！」

武進算得是康鐵坤一手栽培的，對康鐵坤唯命是從。當下道：「團長放心，晚上的安全全在我身上！」

康鐵坤拍了他的肩膊，道：「晚上出去宵夜不許喝酒，早點回來。」

× × ×

武進和杜雷嚴格執行康鐵坤的命令，每夜監督同事巡夜，嚴禁喝酒，但一連三日都風平浪靜，大夥兒都鬆了一口氣。

晚上七點便開鑼了，吃過午飯，由於不用再排演，康小蒨忽然走到後頭找唐天明：「小唐，你陪我出去買點東西。」

唐天朋有點猶疑，方小豹已探頭過來，道：「蒨姐，他不去俺陪你去！」

「小猴子！」康小蒨白了他一眼：「乾爹叫你掃地，你還不去掃！」

方小豹看了唐天朋一眼，道：「祝你好運！」大榮華戲班上下都知道杜雷和方小豹都在追求康小蒨，而康小蒨對他倆若即若離，反而有時候跟唐天朋在一起，大夥兒都不知道她心中到底喜歡的是誰。

唐天朋默默地跟着康小蒨，忽覺旁邊有對凌厲的目光，他抬一抬頭，便見到杜雷站在帳後偷窺，目光充滿妒恨。唐天朋本想跟他打個招呼，但終於忍住。

今天是星期六，公園裏的遊人比往日多得多，遊人見到康小蒨和唐天朋都暗中指指點點，康小蒨只當作沒看見，低頭疾走，走出公園，唐天朋忍不住問道：「小姐要去那裏？」

康小蒨回答道：「我想去買點胭脂水粉。」

唐天朋不悅地道：「買這種東西，何必找我陪你？」

康小蒨輕咳一聲：「方小豹會被人抓住，難道他們不會抓我？哦，方小豹你就救，我你就不救。」

唐天朋道：「小豹曾經救過我……」

「你也救過他好幾次，什麼債，什麼情也還盡了！」

唐天朋道：「朋友互相帮助，不能太計較！」

「那咱們算不算是朋友？」

唐天朋低着頭說道：「你是團長的乾女兒，而我只是個人人都可以指使的小角色……」

「你是個有上進心的好男兒，我相信不久的將來，你一定能夠出人頭地！」

唐天朋道：「謝謝小姐鼓勵。」

「別再叫我小姐，叫我的名就行。」

忽然有人笑嘻嘻地道：「小蒨妹子你好！」

康小蒨與唐天朋一抬頭，便見到前面一字橫排，站着四個大漢，那四個大漢哈哈大笑，其中一個問道：「小蒨妹子要去那裏？」

康小蒨冷冷地道：「我要去那裏，跟你們有什麼關係？」

一個臉有刀疤的大漢道：「關係可就大了，這青島市是咱們的，什麼事跟咱們都有關係！」

「是嗎？」康小蒨側着頭，問道：「剛才我看見幾個乞丐，你們為什麼不去管呢？」

刀疤漢怒道：「臭婆娘，你敢消遣咱們？」

康小蒨毫不害怕，道：「叫你們老大來跟姑奶奶說話！」平日看她溫柔嬌媚，但想不到發威時，竟然十分潑辣。

唐天朋忙道：「小姐，咱們走那條路吧，別跟他們一般見識！」

一個三角眼大漢躍前攔在他面前，手上不斷拋着一柄小刀。「小子，你識相的，便站到一邊去。」

「哼！你們到底是什麼人？有什麼目的？」

「青島五虎帮，聽過沒有？什麼目的？簡單得很，咱們弟兄今天晚上想看戲，送些戲票來！」

唐天朋問道：「請問要多少張？」

「咱們少說也有一兩百弟兄，嗯，這樣吧，俺也不想太令你們難做，今晚就先送五十張吧，明晚一百張，後天晚上兩百張！」三角眼漢子一手抄住小刀，道：「少一張也不行。」

康小蒨道：「這幾場票子早已賣光，一張也沒有！」

刀疤漢道：「只要你們肯讓咱們進去，自然就會有位子！」

三角眼的道：「你們不會加位嗎？」

「對不起，咱們一向以來沒有這個規定。」

一個白面的道：「臭婆娘，你有什麼斤両，敢這般不識大體？青島是咱們的地方，老子要你們去東，你能夠走西嗎？」

康小蒨拉着唐天朋的手，道：「那麼咱們走着瞧吧！」話音剛落，刀疤漢已一掌落在康小蒨的肩上，唐天朋立即揮手將他撥開。

三角眼冷笑道：「臭小子，你活得不耐煩啦？」他手中小刀望唐天朋的後腰捅去。

康小蒨叫道：「小唐小心！」

唐天朋向旁掠開一步，剛好讓開刀子，他左右向後用力一撞，正好撞在三角眼的右脅空門處，痛得他大叫一聲，後退一步。

白面漢迎面向唐天朋就是一拳，唐天朋腰一彎，舉手一格，順勢一個掃堂腿，白面漢應聲跌倒地上，說時遲，那時快，另一個奇瘦的漢子也抄起一把短斧，向唐天朋的右肩砍去。

與此同時，三角眼的忍痛揮刀，刺向唐天朋的後背，前後夾攻，康小蒨花容失色，連忙向瘦漢奔去，却給刀疤漢攔住，康小蒨一矮身，右拳擊在刀疤漢小腹上！

這一拳又快又疾又重，刀疤漢做夢也想不到這嬌滴滴的女人拳腳這般厲害，根

本沒有防備，小腹中了一拳，五內都像要翻過來，完全失去抵抗能力，康小菁再一腳飛出，刀疤漢被踢飛老遠。

康小菁抬頭走過去，唐天明已化險為夷，原來唐天朋聽見風聲，及時向左移，瘦漢一斧落空，揮臂橫劈，讓好唐天朋左移，讓過三角眼的小刀，三角眼漢子用力太猛，身子躍前，瘦漢的斧頭已經劈出，大叫一聲，與三角眼的一齊後退。

唐天朋眼明手快，一個風車大轉身，右腳飛起，踢掉三角眼的小刀，再飛身撲前，扭住他衣襟，膝頭連擧，撞在他胸腹上。

三角眼的幾乎喘不過氣來，唐天朋一把將他手臂扭到身後，推着他來到瘦漢身前，道：「你有本事便再砍一斧看看！」

三角眼叫了起來：「老鄭，他媽的，你千萬要小心，別誤傷俺啊。」

瘦漢扶起白面漢，道：「小子，放人吧！」

唐天朋道：「你拋掉斧頭，咱們自然會放人，咱們戲班窮得很，養不起閒雜人等。」

瘦漢不斷後退，道：「小子，你們小心一點的，只要有一天留在青島，便不會有安樂日子過。」

唐天朋在三角眼的屁股上踢了一腳，道：「滾吧，山東的响馬土匪多得很，你們有種的，就去打他們的主意，不要欺侮窮哈哈的！」

三角眼跑了幾步，轉過頭來，戈指道：「今天晚上，你們便有『戲』瞧！」

唐天朋道：「咱們回去吧！」

康小菁說道：「我還未買胭脂，人人都說青島是個好地方，我來了都未去玩過呢！」

「我怕人家會找痲煩！」

「怕什麼？有你這個護花使者，什麼人敢欺侮我？」康小菁上下打量了他幾眼，「小唐，你隱瞞得很好啊，原來還是位高手呢！」

唐天朋也含笑道：「你何嘗不是，剛才根本不用我動手，是我多管閒事。」

康小菁冷哼了一聲。「你是眞傻還是假傻？不買了，咱們回去吧！」姑娘家的心情跟夏天的天氣一樣，說變就變，這其中的奧妙唐天朋自然知道，只是他家逢慘變，父母也因此而歿，那裏有心談情說愛，因此只好當作不解風情，默默跟着康小菁回去，而事實上，康小菁也從來沒有對他有過什麼表示。

姑娘心高氣傲，加上身份特殊，即使你唐天朋人才再好，也沒理由主動向個跑龍套的有所表示，兩個人的關係是有點微妙。

「下馬威」

康小菁和唐天朋一踏進戲棚，便見到杜雷，杜雷見康小菁鬢髮有點凌亂，而且行色匆匆，只道唐天朋欺侮她，一把將他扯住。「好小子，你竟敢欺侮小菁？」

唐天朋道：「杜大哥，你……誰說我欺侮康小姐？」

「還敢說沒有，她鬢髮無端端怎會亂了？你說啊？」杜雷轉頭道：「小菁，不要怕，有事說出來，我替你作主！」

康小菁冷冷地道：「能替我作主的，只有我乾爹，你有氣力，不如留點對付那些流氓吧！」

杜雷腦袋不太靈光，結結巴巴地道：「小菁，你這話……」

康小菁一扭腰走進帳幕，她的話却由裏面飄出來：「小唐，把這件事情告訴團長。」

唐天朋應了一聲，杜雷悻悻然放下他，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兒？」

唐天朋將剛才發生的情況說了一遍，杜雷頓足道：「你怎不早說？他媽的，他們敢來搗亂，老子便扭斷他們的脖子。」

方小豹的聲音忽然傳了過來：「杜大哥，你要扭斷誰的脖子？」

杜雷瞪了他一眼。「總不會是你，你掃妥地啦？」

「嘿！早掃好了，唐大哥，怎地這麼快就回來？我還以為你要請小姐吃晚飯哩。」

唐天朋哼了一聲，逕自去找康鐵坤。方小豹問杜雷，杜雷把五虎帮揚言要來搗亂的事說了，問道：「小豹，你敢跟他們鬥嗎？」

「只要你肯帶頭，俺為什麼不敢？」方小豹笑嘻嘻地道：「俺七歲開始便不斷跟人打鬥 到現在已足足十二年了！杜大哥，假如你在演戲，他們才出現，難道你連戲也不演了？」

杜雷抓抓頭皮，說道：「這倒是個問題！」

「而且是個大問題，俺先聲明，假如你不動手，俺可也不敢動手，免得又要吃團長一頓臭罵。」

「他媽的，沒種！難道人家欺上門來，你還做縮頭烏龜？」

「說眞的，俺連這次只來過青島二次，但也聽人提過，青島五虎帮不是好惹的，最大的問題是他們有槍，而且數目不少，你知道啦，青島是個港口，還有外國人，他們要攪槍械，跟咱們買把刀同樣方便呢。」

「我不相信他們敢來這裏放槍！」

「人家會等你散場之後再動手呀！」方小豹道：「杜大哥，俺知道你是個好人，所以才勸你兩句，到時候可要先看看風頭。」

杜雷似乎感覺到他對自己的關懷，拍拍他的肩膊，道：「你也要小心，沒事了，你去休息吧，我也要去瞌一陣子了！」

× ×

康鐵坤聽了唐天朋的話後，淡淡地道：「不用緊張，你們瞧我的眼色行事就行，千萬不要先動手！」他交代了一番，便去找康小菁。

「乾爹，你都知道啦？」康小菁正在看書，見乾爹進來，連忙放下書，拉椅給他坐，想不到一個女藝員看的竟是資治通鑑。

康鐵坤捲了根土烟，銜在嘴上，康小菁連忙替他打火，康鐵坤噴了一口烟，道：「唐天朋的武功怎樣？」

康小菁想了一下，道：「想來不會比我差！」

「怎樣？乾爹沒看錯吧！這個人今後用得着。」

「乾爹要提拔他？」康小菁皺着眉道：「我看他不會安心在咱這裏躭下去，嘿嘿，也許他認為小池難養大龍哩！」

康鐵坤哈哈笑道：「咱這裏是小池嗎？他也不是龍，充其量是老虎罷了，你以後對他多用點心機，但不可放下眞感情，原因你自己知道。」

康小菁嗔道：「乾爹要我犧牲色相，我不幹！」

康鐵坤忙丟下烟道：「你生什麼氣？大事為重嘛，老實說，只要咱們計劃成功，你要找什麼男人沒有？比他姓唐妥强一百倍的男人，也要跪着來求你！」

康小菁不知為什麼一聽了這語竟然有點悶悶不樂的樣子，康鐵坤忙道：「你担心今天晚上，五虎帮會來搗蛋？」

康小菁嘆了一口氣，道：「其實現在咱們這種生活也不錯，挺快活逍遙的……有時我晚上睡不着……」

康鐵坤忽然大聲咳嗽，同時向康小菁打眼色。「你不要胡思亂想，一切有乾爹作主！」他打了個手勢，表示外面有人。

康小菁會意，道：「我看咱們還是先準備一下，免得觀衆讓他們趕掉！」

康鐵坤邊說邊站起來，道：「乾爹這就去安排！」他走出帳幕，見到杜雷在遠處探頭探腦，他眉頭一掀，道：「老杜，你有事找我？」

杜雷有點囁嚅地道：「團長，我……」他一張臉漲紅了，連說三個我字，再也說不下去。

康鐵坤有點明白，道：「小菁要休息，你別去打擾她，嗯，其實你也該瞌一會兒，今晚才有精神！」

杜雷連聲道：「是是！」他這麼大個人，却像小孩子一般，說罷便鑽進自己的帳幕。康鐵坤望着他的背影，露出一個令人難明的微笑。

× × ×

後台的鑼鼓震天價响，戲棚裏已坐滿了人，五虎帮的人並沒有出現，大家都鬆了一口氣，觀衆不知就裏，都歡天喜地等候幕啓。

台上的紅幕終於拉開，後台的音樂一變，鑼鼓更响，頭場正是杜雷的拿手戲「霸王別姬」，幕啓時，項羽坐在桌後，以手托腮，唱道：「今日裏敗陣歸，心神不定。」

扮虞姬的花常春，先替項羽斟了一杯酒。「勸大王休愁悶且放寬心。」他一開口，台下觀衆便掌聲如雷，因為大家都已知道花常春是反串，但聲音居然比女人還嬌脆！

再下去的表演，緊緊把觀衆吸引住，數百個觀衆的一個戲棚，靜悄悄的，只有演員的聲音，這場演出，無疑非常成功。

就在這時候，戲棚裏忽然傳來一道尖叫聲，觀衆席中一陣混亂，有人高聲叫道：「蛇，這是毒蛇！」

「這邊也有蛇！」

想不到五虎帮使的是這招毒計，從外面放蛇進來！

康鐵坤一直在注視這件事，他立即親自走下台去，台上的戲繼續演着，但觀衆已無心觀看，康鐵坤剛走下台，方小豹已首先衝了過去，武進則帶着唐天朋走出戲棚外面。

方小豹道：「大家不用怕！」他弓着腰，忽然伸出右手一抓，五隻手指已緊緊捏住一條眼鏡蛇的七寸，那毒蛇在他手中，軟軟地垂着，方小豹用力挾住，揮臂掄動一陣，蛇骨分開，再摔在地上，已不能動彈，康鐵坤一腳將其踩死！

他見方小豹抓蛇手法，乾淨俐落，十分高興，道：「小豹，再抓！」

這時候，大部份的觀衆已離開座位，擠在一起，由于驚慌，你推我攘，跌倒了好幾個人，加上孩子的哭聲，女人的叫聲，台上的戲，根本唱不下去！

康鐵坤大聲道：「大家不用怕，捉了蛇之後，就繼續演！」

方小豹雖然是抓蛇能手，但跑進戲棚的蛇，足足有十多條，而且四處遊走，惹得觀衆東逃西跑的，更加不容易抓，戲班裏的人除了方小豹之外，其他人別說抓蛇，看見也就怕了，花常春更是一早便躲進後台。

忽然有人道：「中山公園一向都沒聽人說過有蛇，忽然突然有十多條蛇爬進來，你們一定是得罪了五虎帮！」

康鐵坤故意問道：「五虎帮是些什麼人？」

「五虎帮可厲害了，得罪了他們，就別想再混！」

有人道：「你們一定沒有送禮物給他們！」

康鐵坤抱拳道：「咱們初到貴境，不知道規矩，也不曉得該向誰拜山，大家等等，戲就開始演了！」

又有人叫道：「還要咱們等多久？咱們不看了，退票！」眞是一呼百諾，剎那間，戲棚裏都是退票之聲，戲班本來準備跟五虎帮鬥一鬥，但料不到人家不出現，却用蛇來搗亂，都沒了主意。

康鐵坤不愧是跑慣江湖的人，這當兒依然十分鎮定，大聲道：「大家靜一靜，退票就不必，今晚的表演取消，你們拿票根換以後的場，眞不行的話，後天才退錢，好不好？」

話音剛落，觀衆已爭先恐後湧出戲棚，眨眼間，場中只剩下一堆堆的花生殼兒和十多條四處遊動的蛇！

方小豹已弄死了三條蛇，但還有十條，他道：「大家拿棍子來！」

杜雷早已脫下戲服，跳下台去，拿着棍子打蛇，他邊打邊罵：「他媽的，五虎帮好毒！」

方小豹道：「還不太毒，只是……」

杜雷已叫了起來：「這還不毒？」

「人家已經把蛇牙先拔掉了，要不……剛才如果咬傷了人，明天咱們就得關人了！」

衆人聽後都臉臉相覷，方小豹的話沒一絲誇張，如果剛才蛇兒在混亂中咬傷了人，後果的確不設堪想。今晚放的是拔了牙的蛇，明天可就難說！

直至這時候，康鐵坤驚定思驚，才出了一身冷汗，康小菁也從後台出來，問道：「乾爹，咱們怎辦？」

康鐵坤沉吟道：「我相信他們不會白白來搗亂，所求的不外是錢財而已，遲早他們會派人來！」

杜雷道：「他們敢來，老子就不放過他們！」

康小菁道：「杜大哥，這是人家的地頭，不可衝動！」說着武進和唐天朋已回來。

康鐵坤忙道：「你們找到人嗎？」

武進道：「沒看到可疑的人！」

康鐵坤道：「收拾一下，就回旅館休息！小菁你今晚要小心！」

康小菁問道：「乾爹您呢？」

「我暫時留下來！」康鐵坤分派人手，留在戲棚過夜的，都是些青壯的人，花常春自然陪康小菁到旅館去。

戲沒得演，但康鐵坤還是拿錢，叫人去買些點心回來宵夜，他這個團長跟別的不一樣，對下面的人倒是挺照顧的。

清理了戲棚，重新排好了座位，收拾好一切，再吃宵夜，已經十點鐘，康鐵坤分配人手，輪流睡覺，他守上半夜，叫方小豹和唐天朋陪他。

台上放着一盞大光燈，康鐵坤抽着烟，跟他們閒聊起來。「小豹，你家鄉在那裏？」

方小豹嗑着瓜子道：「團長，俺不是告訴你了嗎，我老家在袞州。」

康鐵坤呵呵笑道：「我老了，那還記得這許多？對啦，你說你父母早亡，跟誰生活的？」

方小豹道：「俺七歲爹娘都因瘟疫死了，幸好遇到我師父，跟他跑了幾年江湖，可惜他也早死！」

「哦？你的師父是誰？他教了你什麼呢？」

「俺師父叫梁遠光。」方小豹苦笑一聲：「您不會認識的，他什麼都懂一點，但沒有一樣精！」

「那你倆靠什麼生活？」

「說來您別見怪，俺師父會一點修理手藝，又懂得點魔術，百家拳術，但咱們生活的主要來源是賭！他老人家在這方面可還有兩下子，可惜他不全部教給我，要不俺也不用這般狼狽了！」

「爲什麼你要離開他？」

「他是在賭場裏讓人打死的！」方小豹悲痛地道：「那一次他倒霉，賭場剛請了一位高手，他的把戲讓人家拆穿，所以……也幸好那天俺剛好生病，沒跟他去，要不……也完蛋啦！」

「後來你怎樣生活？」

「到處浪蕩，雖然不穩定，但總還可以糊口，唉，最後才遇上唐大哥，那次俺讓人追打，也幸虧他救了俺哩！咱們做了好朋友，本來是打算去北平找生活的，想不到在石家莊撞上了你們！」說着方小豹又苦笑一聲，原來大榮華在石家莊演出時，唐天朋跟方小豹去看戲，方小豹技癢，動手扒錢包，却讓康鐵坤當場抓住，方小豹以爲又要挨打，不料康鐵坤十分和氣，知道他的處境後，不但不打，還讓他們加入戲班。

康鐵坤又點上一根烟，道：「以後的事就不用說啦！小唐，我聽小菁說你武功十分在行，三兩下就打倒了五虎帮四個大漢，你武功是跟誰學的？」

唐天朋素來沉默，也不喜歡提往事，不過康鐵坤是戲班團長，他既然開口動問，也就不能不說，但他還是說得很簡短。「我家裏請了兩位保鏢，我自小就跟他們學。」

「學的是那一家的功夫？」

「一個是少林的，另外一個關師傅，他的武功很雜，南拳北腿都有，不過都很實用。」

「你家境不錯嘛！」

唐天朋搖搖頭。「那是以前的事，現在已家破人亡，不要再提了！」

「我看你也唸過不少書。」

「高中畢業。」唐天朋仍然是一副不想多談的神情。

方小豹忽然壓低聲音道：「我好像聽到一點聲音！」

康鐵坤將烟蒂丟在地上，道：「我出去看看，小豹你準備通知他們！」

唐天朋忙道：「團長，我去看！」他說罷立即奔了出去。戲棚之外，還有一道木圍牆，不過十分簡陋，黑暗之中，人影幢幢，好像有人在撬圍牆，他大聲喝道：「什麼人？」

黑暗中有人道：「三哥，有人來送死了！」

一個聲音陰細的道：「他奶奶的，進去教訓他一下！」有人亮着手電筒，向戲棚射來，停在唐天朋臉上，唐天朋雙眼睜不開來，舉手遮光。

康鐵坤低聲說道：「小唐，引他們進來！」

唐天朋剛唔了一聲，已見兩條大漢跳進圍牆走過來，他問道：「你們是幹什麼的？」

右方那位胖漢冷冷地道：「來玩耍的！」說着忽然向唐天朋張開雙臂環抱過去，與此同時，左首那穿黑衣的漢子，也標了過去。

唐天朋大有機會趁胖漢露出中門而打他一拳，但這樣一來，也有可能讓對方抱住，而且旁邊還有一個黑衣大漢，是故他急忙退後，故意叫道：「你們別進來！」

他越是這樣說，對方越認定他害怕，更加不肯放過，跟着進入戲棚。戲棚裏只有台上那盞大光燈，却不見一人，唐天朋有點奇怪，但他來不及細想，對方已將他圍住。「小子，你今晚運氣背，咱們來下馬威，你只好做犧牲品了！」

唐天朋左脚一掃，踢飛幾張板櫈，胖漢和黑衣漢已趁機撲上，唐天朋見胖漢行動比較遲疑，讓過黑衣漢一腿，一個直拳，擊中胖漢的胸膛，只聽「砰」的一聲響，打個正着，但胖漢似乎沒事般，反向唐天朋攻去。

唐天朋吃了一驚，知道對方練了「鐵布衫」之類的外家功夫，不敢跟他硬碰，輕輕一跳，躍上一張板櫈。

黑衣漢竄前，一脚掃向櫈脚，唐天朋已跳至另一張。胖漢手脚齊施，將板櫈弄翻，唐天朋跳落地上，左右雙脚連踢，兩張板櫈應聲向兩個對手飛去。

胖漢一拳打出，那張板櫈登時斷爲兩截，就在這個時候，唐天朋一個箭步衝前，迎面一拳，擊中胖漢的鼻樑，只聽「卜」的一聲響，接着便見到胖漢鼻孔噴血，大叫一聲，倉惶而退！

黑衣漢大喝一聲，自旁向唐天朋攻去

，唐天朋伸手一架，格開來勢，左腿一抬，黑衣漢知道厲害，忙退後一步！

胖漢雙掌齊出，望唐天朋脅下擊去，說時遲，那時快，唐天朋半轉身子，手脚往後用力一撞，「砰」的一聲，又中胖漢腰際！這一着力道極重，胖漢雖然練有「鐵布衫」功夫，也痛得直齜牙！

黑衣漢大叫着衝過來，唐天朋跟對方比快，那一拳後發先至，擊中對方的手臂，黑衣漢的手臂，登時盪了開去，但黑衣漢也不是省油燈，右腿順勢蹴起！

唐天朋眼明手快，托住對方的小腿，向旁輕輕一送，黑衣漢失却重心，剛好撞在忍痛再上的胖漢身上！

胖漢下意識雙臂一展，將黑衣漢撞開，唐天朋又一脚踢在他小腹上，胖漢連退幾步，被板櫈一絆，登時跌倒，壓斷了兩張板櫈！

唐天朋一轉頭，見大門口已站着十多條漢子，他忽然向黑衣漢衝過去，如猛虎下山，黑衣漢雖然在他身上擊了兩拳，但唐天朋忍痛回了三拳，這三拳打得黑衣漢捂着肚子，攤倒地上！

「好功夫，好功夫！」大門口那邊忽然響起一個掌聲，唐天朋轉過身去，便見到一個瘦削的中年漢子，瞇着雙眼鼓掌，雙眼却像要噴出火來！

唐天朋不亢不卑地問道：「你們到底是誰？」

那中年漢冷冷地回答道：「青島五虎帮！」

下午跟唐天朋較量過的那位刀疤漢道：「這是咱們的鄭三哥！」

唐天朋抱拳說道：「諸位有什麼指教呢？」

「叫你們團長出來！」

康鐵坤與方小豹應聲自台後轉了出來，鄭老三望着康鐵坤，道：「你就是那位姓康的團長？」

「好說，你們五虎帮是中山公園的管理員嗎？」

鄭老三仰天一陣大笑。「有種！姓康的，你知道這是誰的地頭嗎？」

「當然是政府的，不會是您鄭先生捐出來的吧？」

「我姓鄭的不是大善人，有地也會留給自己！」鄭老三遙指着康鐵坤。「你放明白一點，這裏明的是政府管的，暗的嗎，是咱們管轄的！」

康鐵坤仍然十分鎮定。「你有話就說吧，不用吞吞吐吐！」

「咱們一向有個規矩，也是互利的辦法，大家分一半！」

康鐵坤呵呵地笑道：「什麼大家分一半，您還是說清楚一點！」

刀疤漢道：「有兩個辦法，隨你們選擇，一是交出一半收入，二是每場分一半票子給咱們，這樣大家都好，也好有一口飯吃！」

方小豹叫了起來：「你們可大方！嘿嘿，吃人不吐骨啊！咱們要出本錢，要出力，你們憑什麼跟咱們分一半？」

鄭老三喝道：「你給我閉嘴！你們不給也行，今晚的蛇，只是一個警告，以後的情況可就更加嚴重了！嘿嘿，就這麼一個下馬威，你們就半分錢也賺不到，要是大家合作，起碼有半場的收入，這厲害關係，康老闆定懂得算！」

康鐵坤道：「我當然懂得算，只是收一半的話，我要虧本，十分之一就沒是問題！」

刀疤漢叫了起來：「十分之一，咱們吃什麼？」

鄭老三道：「我給你們一個晚上考慮，明天早上來聽你的答覆！」

康鐵坤道：「你們老大是誰？」

鄭老三拍拍胸膛，「我完全可以代表咱們老大！」

康鐵坤搖搖頭，不慌不亂地道：「可是咱們怎麼相信您？說不定您們根本不是五虎帮的人，能拿出證據嗎？」

鄭老三勃然色變，忽然又發出一陣冷笑。「康老闆可以不相信，大家走着瞧吧！咱們走！」

康鐵坤奔前，大聲喝道：「站着。」

鄭老三轉頭問道：「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

康鐵坤道：「請鄭三哥把外面的圍牆弄好！」

鄭老三和他的手下，都大笑起來，笑得死去活來。庸鐵坤等他們笑夠了，然後說道：「如果你們不弄好的話，就別想回去！」

鄭老三面色再一變，冷冷地道：「你有這個本領嗎？」

康鐵坤含笑道：「我一向料事如神，不信請看！」他雙掌一合，連擊三下，只見台後又轉出幾個青壯漢子來，手上都提着大砍刀和單刀。

鋼刀在燈光下，閃閃生亮，那絕對不是在戲台上表演用的，而是眞傢伙！

鄭老三一轉身，外面也站着幾條大漢，爲首那個正是杜雷，杜雷更絕，一手一把單刀，鄭老三一張臉登時煞白。康鐵坤笑道：「鄭三哥，狗被迫急了，都會跳牆，何況是人！您請保重！」

鄭老三色厲內荏地道：「咱們是黑白兩道相通，殺個人閒事而已，但你們呢？你敢動咱們一根汗毛嗎？」

康鐵坤笑着道：「如果在外面，咱們當然不敢，但在這裏，咱們可以說是自衛的！你們三更半夜趕來這裏，不是來行凶，是幹什麼的？殺了人，也不過是自衛罷了！」

鄭老三强笑道：「做戲的帶着眞刀，局子裏那裏怎樣解釋？」

康鐵坤笑道：「咱們沿途賣藝而來，誰不知道大榮華既演戲，又表演武術？這是道具！」他故意將道具兩字，提高八度音。「鄭三哥，請您決定吧！」

鄭老三見手下臉上都有悸色，知道這一仗己方是輸定了，但他仍不甘心失敗，已自「爭取上風」。「姓康的，就是今晚咱們替你弄好圍牆，那麼明天呢？你們還能在這裏呆下去嗎？」

康鐵坤道：「明天咱們會報案，有局子裏的人在，相信你們也不敢公然給他們好看！」鄭老三又閉上了嘴，康鐵坤又道：「明天叫你們老大來，我自然會跟他商量！你們都聽着，咱們可不是要存心跟你們過不去，只是信不了鄭三哥，可以代表五虎帮的龍頭老大！你們回去要老實對老

大說清楚！」

鄭老三頓一頓足，道：「算你狠！先把圍牆弄好！」

康鐵坤立即命令杜雷等人退後，他帶着戲棚裏的人，慢慢迫前，杜雷等人到了圍牆外面守着，鄭老三無計可施，只好低頭令手下重新將圍牆釘好，然後灰溜溜地消失在黑暗中！

戲班裏的人都歡聲大叫，杜雷嗓門更大。「他媽的，說什麼來下馬威，結果下馬威的，反而是咱們！」衆人大笑，重新退回棚裏。

方小豹豎起拇指道：「團長，您眞行哪！」

英雄的團長

康鐵坤微笑着道：「這種人都是欺善怕惡，你退一步，他就會進兩步，你站着不動，他反而會自動退後！」衆人又笑。

杜雷道：「我看他們明天也不敢再來了！」

方小豹道：「俺說他們明天不來，後天一定來，而且來的人會比今晚多！」

杜雷罵道：「他媽的小猴子，你就會跟我嘔氣！」

康鐵坤嘆了一口氣，道：「這次我倒讚成小豹的看法，明天大家要小心！」

杜雷一怔，問道：「團長，他們知道咱們不好惹，還敢來搗蛋？」

方小豹快口道：「人家還未動刀槍，一定不會甘心失敗！」

康鐵坤道：「總之大家小心！」

唐天朋忽然開腔。「明天他們再來搗亂，團長，咱們該怎樣對付？」

康鐵坤沉吟道：「讓我來對付！」

方小豹道：「團長，假如他們又在咱們開鑼的時候動手，觀衆又要被他們嚇跑了！」

戲班上下的人担憂的正是這點，表演門券的收入，就是藝人的唯一收入，沒有觀衆，只能喝西北風！

唐天朋又插腔道：「而且我估計，他們的老大，明天也不一定會來，姓鄭的回去不會說老實話！」

康鐵坤轉頭道：「小豹，你鬼主意多，天亮後，你去替我打聽一下，我想知道五虎帮的老大是誰，住在什麼地方！」

方小豹皺着眉頭不說話，康鐵坤問道：「有困難嗎？」方小豹伸出一隻手掌來，康鐵坤一笑，拿了些錢放在他手中。

杜雷在旁嘀咕：「這小子會騙錢！告訴你，你要是再拿去賭，老子就扭斷你的脖子！」

方小豹道：「你懂得什麼？所謂有錢使得鬼推磨，不給點好處人家，人家會告訴你嗎？」

康鐵坤說道：「老杜你怪錯他，他說得有理！小豹，把事情調查準，我另有賞金。」

方小豹挺胸道：「團長是爲了大家，俺怎能拿賞金，沒辦法表演，大家連飯都沒能吃上一口！」

康鐵坤擺擺手。「今晚是不會有事了，大家都去睡吧！」

× × ×

天亮之後，方小豹便溜了出去，這小子果然有點辦法，出去兩個多鐘頭，就興冲冲地回來了，杜雷見到他回來，立即自座位中站起來，伸手攔住他。「錢花光了嗎？」

方小豹道：「花光了！」

「查到消息沒有？」

「查到了。」

「你快說來聽聽，假如是假的，老子就……」

「就要扭斷我的脖子是嗎？」方小豹道：「錢是你給我的嗎？俺查到消息，也只會告訴團長！讓開！」

「叫我讓開？」杜雷嗓門很大，一隻手已搭在方小豹肩上。

唐天朋忙道：「杜大哥，台上正在排戲！」

杜雷回過頭來，推了唐天朋一把，道：「你們兩隻小耗子，狼狽爲奸，你當然要帮着他！」

方小豹道：「你罵誰是小耗子？俺知道你爲什麼生氣！嘿嘿，團長派俺去，不派你去，你妒忌！」

「妒忌？呸！一份跑腿的差事，有什麼好妒忌的？」

方小豹笑嘻嘻地道：「那麼是因爲小姐跟咱們談得來，你妒忌了！」

杜雷一張臉登時漲紅了，霍地打出一拳，方小豹輕輕巧巧地跳開。「哦？你想打架？」

杜雷大聲道：「難道老子還會怕你不成？你們兩個一齊上吧！」

台上的花常春再也忍不住，尖聲叫道：「杜雷，你給乾爹閉嘴！」

杜雷怒道：「你是誰的乾爹？」

「誰應我誰便是我的乾兒子！」

杜雷喝道：「你再說一遍，老子便扭斷你的脖子！」

「你敢在棚裏面吵，乾爹就抓掉你的卵子！」

台下觀排戲的演員，都發出會心微笑，大家都知道杜雷的口頭禪是扭斷你的脖子，而抓掉你的卵子，則是花常春的口頭禪，這兩個人在台上常做對手戲，離開戲台又常做對台戲。

杜雷道：「你有種的便下台來！」

花常春臉上一陣青一陣白，在台上的武進忙道：「算啦，算啦，大家都吃一鍋飯的，幹嘛拆自己的台！」

康鐵坤和康小菁在後台聽見聲音，連忙出來，問道：「什麼事？」

杜雷不敢吭聲，方小豹道：「團長，杜大哥不讓俺進去找您！」

康鐵坤雙眼一睜，寒光暴現。「老杜，你跟他嘔什麼氣？」

「他是妒忌俺！」

杜雷道：「你敢胡說，老子就……」

康小菁斥道：「你別吵！這麼大個人，也不懂得顧大體！小豹，你說！」

方小豹先向杜雷扮了個鬼臉，然後道：「團長，俺已經查到確實的消息，五虎帮的老大叫魏九山，也住在小港路的一棟別墅裏！」

杜雷冷冷道：「門牌幾號查到嗎？」

「小港路不長，才有幾棟別墅，俺知道是那一棟！」

康鐵坤想了一下，拿出兩個大洋給方

小豹，方小豹忙道：「團長，俺不能要，您這是看不起俺！」

「誰說要給你？這是給你去替我辦一份禮物的！」

杜雷又叫了起來：「團長，你要送禮給他！」

康鐵坤不理他，只叫方小豹趕快去辦，回頭道：「繼續排演！」

方小豹拿了錢便出去，康鐵坤却坐在台前看排演，戲棚裏又靜了下來，鑼鼓聲再响，花常春又扭扭怩怩地唱起來了。

過了一陣，方小豹便買了禮物回來了，還包得挺好看的。康鉄坤道：「你們繼續排演，我去一趟。」

康小菁連忙問道：「乾爹，您一個人去？」

杜雷道：「團長，我陪你去，我一個人就可以頂得住他們三五個人！」

康鉄坤道：「小唐、小豹，你們兩個跟我去！」

唐天朋沒有什麼表示，只是默默地走到康鉄坤身後，方小豹高聲應好，還向杜雷扮了個鬼臉，氣得杜雷把臉漲紅。「團長，這兩個小鬼怎能跟我比？」

康鉄坤即問：「你想跟他們比什麼？比戲台上的功架，他倆當然不如你，比武功你可能也會高一點，但小唐沉着冷靜，小豹機智，你却比不上他們！」

杜雷仍然不服氣。「那麼多我一個去，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咱們不是去打架的！就算你能頂住三五個，但人家有八十個人，你行嗎？我就怕你魯莽，把事情弄砸了！」

唐小菁忙安慰他：「你這『曹操』還要排演『華容道』，怎能去？乾爹不會有事，你留下來吧！」

美人一句話，心中的火登時消了不少，杜雷悻悻然坐下，目送康鉄坤帶着兩個小鬼出去。

方小豹見門贏了杜雷，臉上有光，道：「團長，俺來帶路！」

「不，咱們坐車去！」

× × ×

車子停定，方小豹首先跳落車，三人走了一陣，來到一棟西班牙式的別墅前，方小豹看了一下，道：「就是這家！」

唐天朋道：「小豹，你沒看錯吧？」

「錯不了，那個人說花園裏種着五棵白樺樹！」

說着裏面已有人走近鐵閘，問道：「你們找誰？」

康鉄坤露着笑容道：「咱們來找魏老闆，請問他在家嗎？」

那人不答反問：「你們是誰？」

康鉄坤由縫裏遞進拜帖，道：「請告訴魏老闆，說咱們是大榮華平劇團的，有事求見！」

「你們等一等！」那人大概是進去通報，過了好一陣，大門才打開，裏面隨即傳來一陣狗吠聲，開門的是個長得斯斯文文，白面穿長衫的中年漢。「老闆在廳裏，請跟我進來。」

「謝謝！」

方小豹一進門一對眼睛便四處瞄，見樹下伏着三頭大狼狗，見到陌生人，便張牙舞爪狂叫，心中暗道：「乖乖不得了，讓牠咬着，骨頭也會給啃斷！」

那中年漢帶他們穿過花園，到別墅前，那裏又有一扇大門，他伸手到牆角按門鈴，裏面又有人將門打開，却是一位壯健的大漢。

大廳極大，天花板上垂下一盞大吊燈，下面放着一組進口的大沙發，正中坐着一位身裁微微發胖的中年漢，鼻樑上架着一副金絲眼鏡，看來有點書卷味，可是嘴上的一撇小鬍子，却又透出幾分陰謀和凶狠，身上那一套西裝，十分合身，他頭仰後，含笑問道：「大榮華名滿北平，魏某久有拜訪之意，只因業務，未能如願，今日要康老闆登門造訪，魏某汗顏之至！」

他嘴上說得歉虛，但身上連動也沒動過一下，康鉄坤忙道：「康某初到貴境，不識尊顏，未能及時造訪，請原諒！」

魏九山哈哈大笑。「康老闆是個聰明人，魏某一向喜歡跟聰明人來往！好好，請坐！」

廳上站着七八條大漢，都面生得很，其中一個，拿着一張椅子過來，只讓康鉄坤坐下。

魏九山道：「請康老闆抽烟！」

一個大漢上前遞了一枝洋烟，還替他點火，康鉄坤大剌剌地接受禮待，他噴了一口烟，才將禮物遞上，魏九山不接，示意他放在沙發上。

魏九山也點上一根香烟，問道：「所謂無事不登三寶殿，康老闆大駕光臨，不知道是爲了何事？」

康鉄坤輕咳一聲，道：「昨天晚上鄭先生到戲棚那裏，說要咱們分一半收入給你們……」

魏九山截口道：「康老闆不是懷疑他的身份嗎？」

「不錯，今日康某造訪，也想證實這件事！」

「他是魏某的三弟，不過你說得好，他不能完全代表我，所以昨晚他向魏某滙報之後，魏某便已罵了他一頓，再說你也沒有什麼損失呀……哈哈，根本不必親自登門！」

康鉄坤道：「魏老闆的意思是說，那完全與你無關？」

「不錯！」魏九山揮一揮手臂。「魏某做的是正當生意，不會做那種事！」

康鉄坤雙眼閃着狡猾之色。「這樣說魏老闆絕對不會管這件事？」

「不錯，但老三肯不肯罷手，魏某可管不了他，哈哈，現在魏某說的話，他也不一定會聽！」

康鉄坤心中暗道：「這姓魏的好生狡猾，不容易對付！」當下又問道：「請問鄭先生現在在那裏？」

「魏某也不知道！康老闆今日是來找他？」

康鉄坤道：「不是，康某是專誠來找閣下的，但既然你不承認跟他有關，只好直接找他了！」

忽然一個大漢自裏面走出來，彎腰道：「老闆，您的電話！」

魏九山站起身來，道：「請恕失陪一陣！」他跟那大漢走了進去。方小豹轉頭望那些大漢，那些大漢也正望着他們，方小豹裝作若無其事，又去看唐天朋，唐天

明低頭望着脚尖，也不知道他心中想着什麼。

一回，魏九山出來，呵呵笑道：「眞巧，原來是老三打電話來，魏某將你的意思說了，他說他暫時無空見你，請魏某全權代表他！」

康鉄坤心中冷笑，臉上却裝出一副歡愉之色。「那就太好了，魏老闆的意思怎麼樣？」

魏九山反問：「康老闆是客人，魏某想問你一句，你的意思怎樣？」

康鉄坤道：「一人一半，那實在太過份，因爲咱們的費用根本不止這個數目，那豈不是出錢出力替你們白做？」

方小豹揷腔道：「你們要吃飯，咱們也要吃飯！」

康鉄坤忙斥道：「沒你的事，你別開腔！」

魏九山鄭重地道：「康老闆，魏某得先糾正你剛才那句話，你不是替咱們做事，我已說過，我做的是正當的生意，而且還混得過去，根本不用幹這種事，我跟你談這件事，完全是代表鄭老三的！」

康鉄坤道：「那算我說錯了，你代表他再開個價吧，總得讓康某跟底下的人，有一口飯吃！」

魏九山道：「魏某不了解這種行規，還是由你自己開價，做生意也要討價還價嘛！」

「那康某也不客氣了，十分之一，您看怎麼樣？」

魏九山哈哈笑道：「原來康老闆還是談價的好手，幸好魏某跟你沒交易，你剛才說各佔一半，你不夠開支，那麼四六分賬，你佔大的該夠了吧？」

康鉄坤笑道：「那我要天天開鑼才能維持得住，但這個可能嗎？」

「我做生意跟做人一樣，都乾脆爽快得很，這樣吧，我大胆主意，老三那裏再退一步，他佔三成吧！記住，他不是白拿的，他會替你們維持秩序！」

康鉄坤道：「十分之三還是太多，魏老闆不覺得咱們演戲的，實在夠苦的，你就算可憐咱們吧！」

魏九山還未開口，旁邊一條漢子已搶着說道：「姓康的，你別給了三分顏色，就開染坊，十分之三還嫌多，你憑的是什麼？」

魏九山斥道：「小區，你給我閉嘴！」他轉過頭來，道：「康老闆，做生意討價還價是常事，但也不能太過份，你要十分一，老三要一半，各退一步，十分之三，十分合理。」

康鉄坤道：「這樣吧，咱們也退一步，一成半！」

魏九山哈哈大笑：「康老闆，你眞叫人難做哪！」

康鉄坤臉上不動聲色：「十分之三，咱們絕對不會接受！」

魏九山道：「那麼這筆生意便做不成了！」

「但康某又很希望能圓滿解決，事實上鬧僵了，大家都沒好處。」

「康老闆果然是聰明人，你既然明白利害關係，就得『委屈』自己一下！」

「康某認爲已很委屈！」

「老三也認爲十分之三，十分委屈，這筆生意是吹定了！康老闆還有什麼指教？」魏九山言下已有逐客之意。

康鉄坤仍然穩穩當當地坐着，固執地道：「魏老闆，我的確有誠意跟你們合作，請問還要什麼辦法解決？」

魏九山向手下打了個眼色，說道：「魏某得先打電話跟老三談一談，您請坐一下。」

魏九山進去之後，兩個大漢忽然搶了出來，凶神惡煞地道：「姓康的，你有多大的本領，敢來咱們這裏放肆？」

剛才魏九山向手下打眼色的情況，早已看在康鉄坤的眼中，對方的目的了然於胸，當下鎭定地道：「兩位到底有何指教，你可當面說清楚。」

左首那個道：「俺姓田，想向你討敎一下拳脚功夫！」

康鉄坤問道：「是一個還是二個？」右首那個姓區的漢子，接口道：「兩個！」

「謝謝！」康鉄坤道：「小唐，你陪他倆玩玩！」

唐天朋好像大夢初醒，抬起頭來，方小豹道：「團長，人家兩個，咱們一個不公平！」

康鉄坤冷哼一聲，道：「小唐，你小心一點就是，大家只是印證武功，又不是生死鬥！」

姓區的漢子道：「這可難說，所謂拳脚無眼，打死打傷只能够怪自己武功不如人！」

唐天朋雙臂暗中運了一下勁，然後走前一步，抱拳道：「請兩位大哥指敎！」

廳堂甚大，雖然放了一組沙發，仍然空出一片地方來，康鉄坤將椅子拉至牆壁前，三個人已經打起來。姓田和姓區的大漢，果然厲害，但康鉄坤的目光亦奇準，他看得出唐天朋，完全可以敵得住對方。

鬥了十多個照面，唐天朋中了姓區的一拳，但是他順勢一脚抬起，立即將對方踢飛，一個風車大轉身，格住姓田的一拳，左掌自右臂下穿出，印在對方的小腹上，姓田的大漢應聲以手捂着肚子，彎下腰去。

唐天朋淡淡地道：「得罪了！」他退回康鉄坤旁邊。

康鉄坤道：「不知魏老闆打完了電話沒有？」

一個濃眉大漢道：「姓康的，你以爲你們還可以活着出去嗎？出來，讓俺試試你的斤両！」

康鉄坤呵呵笑着，長身走了出去，道：「只你一個嗎？」

另一位塌鼻的漢子道：「姓康的，你口氣這般大，俺也來會會你！」

還有一個瘦漢也跟着走出來，這人一言不發，只拿眼瞪着康鉄坤。方小豹道：「不要臉，三個打一個！」

那姓區的道：「臭小子，你也別閒着，陪大爺玩玩！」

康鉄坤道：「三位一齊來，好得很，可以節省時間！」他不擺架勢，立即揮拳擊向塌鼻漢子，塌鼻漢子急忙舉臂來格，但康鉄坤那一拳是虛招，身子一閃，已改擊瘦漢的胸膛！

說時遲，那時快，濃眉大漢已一拳擊向康鉄坤的後背，康鉄坤收拳閃身，塌鼻漢也一拳擊過來，康鉄坤鐵拳一出，與對方的拳頭相觸。「卜」的一聲，兩人一齊跳開，塌鼻漢子只覺手掌各處如被針刺，第二拳再也發不出去。

康鉄坤却毫不停阻，左手五指一撈，已抓住瘦漢踢的一脚，用力一抖，瘦漢單足立地，抵受不住那股力量，身子被拉向前，剛好濃眉大漢一掌擊至，正好中其脊下，痛得瘦漢大叫一聲！

康鐵坤手臂一掄，瘦漢身子橫飛，與濃眉漢子撞在一起，康鐵坤衝前幾步，一拳擊在濃眉漢子的左額！這一拳力量奇大，濃眉漢子眼前發黑，幾乎暈死過去，康鐵坤再一脚踢在他屁股上，兩條大漢一齊倒地！

塌鼻漢子單拳隻手，登時呆立在一旁，不敢上前！康鐵坤拍拍雙手，道：「得罪了！」

旁邊兩個沒動手的大漢，忽然拔出手槍來，喝道：「舉起手來！」

康鐵坤好像沒聽見，仍然坐在椅上，道：「康某想見你們老大！」

一位大漢踏前兩步，槍口抵在康鐵坤的太陽穴上，冷冷地道：「咱們的條件，你答不答應？十分之三，再少一分錢，便斃了你！」

康鐵坤忽然發出一陣大笑。「姓康的如果害怕，今日便不會上門，你們如果要殺我的 根本不必說這許多廢話！」

方小豹和唐天朋在背後替康鐵坤揑了把冷汗，要想推向那漢子，又怕他突然開槍，反會誤了康鐵坤一條命，只能將希望寄託在康鐵坤身上，希望他能扭轉乾坤。

那大漢道：「你以爲咱們要的是錢，就不敢殺你？笑話，咱們五虎帮橫霸青島多年，要的是大錢，小錢可沒放在咱們眼中！」

康鐵坤依然十分鎭定。「不必多說！康某要見魏老闆！」

話音剛落，一個大漢自裏面走出來，道：「康老闆，咱們老大請你進來！」

康鐵坤毫不猶疑，長身抬步向內走去，方小豹忙道：「團長，不要進去，姓魏的會乘機下毒手！」

康鐵坤轉頭微笑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不必替我担心！」他昂然走了進去。那些大漢立即將唐天朋和方小豹團團圍住。唐天朋怕方小豹輕舉妄動，連忙伸手拉住他。

裏面的情形廳裏完全看不到，康鐵坤進去裏面，好像泥牛入海，毫無動靜，方小豹緊張得一顆心快要跳出口來，良久才見康鐵坤面露笑容走出來。

方小豹急問：「團長，怎麼樣？」

康鐵坤未答，裏面已傳來魏九山的聲音：「代我送客，嗯，叫車子送康老闆回去！」

康鐵坤道：「魏老闆客氣，一點車費，康某還拿得出！」兩個大漢立即領着他們走出魏公館，出了鐵閘，康鐵坤道：「不用再送，請代康某謝你們老大！」

三人踏上小港路，方小豹便急不及待地讚道：「團長，俺方小豹今日才眞正服了您啦，原來您是位大英雄！」

康鐵坤望着大海，哈哈笑道：「什麼英雄不英雄，我不過算準他們是求財不求氣，只要你態度硬一些，他們自然會軟下來！」

唐天朋問道：「團長，您答應給他們多少？」

「十分之二，跟我一早的預算一模一樣，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

方小豹喜道：「大家聽到這消息，一定很高興！」

方小豹的估計果然沒錯，當武進他們聽到這消息後，都歡天喜地，只有杜雷心情複雜，不大高興。康鐵坤道：「吃過午飯便立即準備演出！」因爲是星期天，所以下午還加演日場。

午飯剛吃過，衆人都興冲冲地準備演出，忽然戲班一個打雜的慌慌張張地跑進來，道：「團長，五虎帮的人又來了！」

杜雷正在化粧，聽後連忙住手，叫道：「他媽的，讓我去扭斷那些龜孫子的脖子！」

妒火

康鐵坤喝道：「坐下，不要魯莽，他們是來『保護』咱們的！就算有事，也有我！」杜雷只好悻悻然坐下，康鐵坤又道：「大家繼續準備。小豹，你代我去招呼他們一下！」

方小豹應了一聲，得意洋洋地出去，他得到英雄的團長的重用，有點兒飄飄然，走過女演員化粧帳前，故意向裏面看了幾眼，可惜康小菁正在梳頭，根本沒留意到他。

方小豹信步走出木園牆外，只見幾個大漢在高呼：「看戲看戲，大家排好隊，準備進場，包你讚好，包你平安！」

準備進場的觀衆在他們指導下，排成兩行。方小豹又是詫異，又是好笑，他認得那塌鼻的，走上前打躬道：「俺叫小豹，大哥貴姓？」

「俺姓林，什麼事兒？」

「俺團長說辛苦了你們，問你們要不要喝點什麼？」方小豹道：「對了，你們吃了飯沒有？」

那姓林的漢子道：「咱們吃過了，今天晚上宵夜才打擾你們兩杯吧！嗯，可以進場了嗎？」

方小豹自然知道他們要跟戲班宵夜，是爲了收取「分紅」，當下道：「請等等，俺進去叫他們準備開場！」

× × ×

魏九山一言九鼎，不但沒有派人來搗亂，而且遵守諾言，協助招徠觀衆，觀衆一看這情況，都放心來捧場，賣個滿堂紅，而且演出也十分順利，戲班上下至此才放下一顆心，只是杜雷因不受重用，而悶悶不樂。

夜場也散了，地上留下一堆堆的垃圾，五虎帮的人走了進來，康鐵坤忙道：「請等一等，咱們收拾一下服裝就走！」

姓林的道：「康老闆好生意啊，可別忘記咱們的分紅！」

「忘不了，等下就算給你們，還得請你們代轉給魏老闆！」康鐵坤走了過來，每人先塞了一把錢，那些流氓見錢開眼，連聲多謝。

康小菁道：「乾爹，你們先走吧，由女兒留下來善後。」

康鐵坤說道：「你一個人留下來怎麼成？」

杜雷道：「我留下來陪小姐！」

康小菁說道：「不必了，叫小唐留下來！」

康鐵坤道：「嗯！這樣也好，咱們走吧！」

方小豹道：「唐大哥，俺帶東西回來給你吃！」

偌大的一個戲棚，只剩下唐天朋和康小菁，康小菁卸了粧，便忙着收拾服裝和道具，唐天朋則拿着掃帚掃地。好不容易才將地上清理乾淨，康小菁亦收拾好一切，走到台前，見唐天朋用一把小刀在修指甲，便坐在他身旁，問道：「你這把刀好像是精品，可以借我看看嗎？」

唐天朋默默將小刀遞給她，小刀只有七寸長，可以摺起來，刀柄還雕了許多花，上面刻着一個唐字，看情況刀口十分鋒利。「這是你們唐家的？」

唐天朋道：「不錯，是西洋貨！」

康小菁將小刀遞回給他，撇撇小嘴道：「西洋貨也用不着這樣寶貝！」

唐天朋臉色微微一變，雙眼望着台上的佈景，喃喃地道：「就算是木刀我也寶貝它，因爲我家現在只留下這柄刀！也可以說它是我們唐家唯一的財產！這把刀我也不知道怎樣得來的，十二歲時候我就很喜愛它，我爹却不給我，一直到我十六歲生日，爹才送給我，這些年來，它一直沒有離開過我！」

康小菁露出關懷的神色，問道：「你家怎會……」

唐天朋提高了聲音，說道：「我不想再提！」

「有些事說出來後，可能反而會比較好！」

唐天朋吸了一口氣，道：「也許到我有機會重建家園的時候，我會將一切告訴別人！」

「會不會告訴我？」

唐天朋心頭一跳，隨即又嘆了一口氣。「那一天不知是多久之後，到時候，我跟你可能天南地北，各在一方……」

「你不想在戲行裏發展？」

唐天朋轉頭反問：「戲子會有什麼前途？還得經常爲肚子担憂，要想重建家園，談何容易？」

康小菁改換了一下坐姿，與緻勃勃地問道：「那你準備怎樣重建家園？」

唐天朋目光一亮，道：「我想攢一筆錢，先做做小生意，再慢慢發展。」

「就算你能成爲富翁，那也不過是個滿身銅臭的俗夫而已，充其量只得個富字，跟貴字却沾不到邊緣！」

唐天朋仰天道：「難道做個戲子便能貴起來？」

康小菁嘴皮一動，欲言又止，良久才道：「你沒有打算在仕途發展？你文武雙全，是朝廷棟樑材……」

唐天朋哈哈大笑。「這年代，憑我現在這身份，又沒有背景，要做官比登天還難！」

「這又未必……所謂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哦？難道你可以指點一條明路給我嗎？」

「也許我有辦法……咱們在北平混久了，官場上的人物，多少認識一些。」

「北平的政府……嘿嘿，那種官我不願意當！」

「那你想當怎樣子的官？」

唐天朋一怔，茫然地道：「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根本沒想過要當官！」

「假如有機會呢？」康小菁又問了一句。

「到那時候再說吧！」

兩人靜默了一陣，康小菁忽然大着胆子問道：「小唐，你們富家子弟，都一早便訂了親……」

唐天朋臉上微微發紅，說道：「我未婚妻一早便病死了，後來……也沒有再訂親……」

話還未說畢，背後忽然傳來一個低沉綿實的聲音：「誰跟誰訂親？」

唐天朋與康小菁急忙回過頭來，見杜雷手上提着一包東西走進來，都覺尷尬，杜雷將那包東西拋給唐天朋。「這是給你吃的！」

唐天朋輕聲道：「謝謝你！」

「喂，你還未說，你跟誰訂婚！」

唐天朋見他咄咄迫人，心中不覺有氣，道：「我跟誰訂婚，用不着你關心！倒是你幾時娶訂親，可得請咱們吃糖！」

杜雷冷哼一聲，康小菁連忙岔開了話題。「你怎地這般偏心，不給我帶點心回來？」

杜雷臉上擠出笑容。「那些點心冷冰冰的，有什麼好吃？現在戲棚裏的事都做完了吧？我請您出去宵夜。」

康小菁瞟了唐天朋一眼，道：「這樣不公平吧？小唐也一齊去吧！」

「他去這些點心不是浪費嗎？」杜雷急忙道：「而且也沒有人看守戲棚！」

「那就由你看守吧！」康小菁對滿面漲得通紅的杜雷笑了笑。「反正你已經吃過了，也該輪到小唐了，而且他做了很多事！」

杜雷結結巴巴地道：「這……他有錢請你吃好東西嗎？」

「他沒錢我可以請他！」

唐天朋正想婉拒康小菁的好意，免得增加與杜雷之間的矛盾，那知杜雷已叫了起來：「你要請他吃宵夜？我跟你這許多年，你從來不請我……我是班中的台柱，他只是個小角色，他憑什麼跟我爭！我要他站他就得站，我要他走，他就得滾！」

唐天朋就算是泥人也有土氣，不由怒道：「你現在要我站着，還是要我滾？」

「我要你滾出咱們大榮華戲班！」

唐天朋哈哈笑道：「你以爲自己是團長，還是老闆？別笑死人！」

「你不滾，我就走，看這大榮華還能不能夠演下去！看團長要留我，還是要留你！」

唐天朋一張臉也漲紅了，康小菁忙向他打眼色，道：「杜大哥，你發什麼脾氣？大家都是吃一口飯的，何必打破大家的飯碗！」

「有他就沒有我！」

唐天朋沉聲道：「我想問你一句話，我在什麼地方得罪過你？你叫我做事，我幾時有不聽的？」

杜雷哼了一聲，道：「總之老子一見到你，心眼裏就不舒服！」

唐天朋冷冷地道：「我知道你爲什麼恨我，因爲妒忌！」

杜雷被人揭了瘡疤，像脚底踩着釘子般，跳了起來。「放屁，我妒忌你什麼？你有什麼值得我妒忌的？」

「你是因爲小姐不理睬你，所以妒忌我！」

「有什麼好妒忌的？」杜雷不敢看康小菁一眼，「你……你……小菁可不是你的！」

「小姐也不是你的，她跟我說幾句話，你吃什麼乾醋？」

康小菁紅着臉道：「你們兩個再胡說八道，我，我可就要走啦！」

杜雷大聲道：「小菁，你請等等！唐天明，聽你武功好得很，可敢跟我較量一下嗎？」

唐天朋道：「我學武是爲了強身健體，更不會打自己人！」

「你沒種！」

唐天朋脾氣再好，臉色也變了一變，康小菁道：「杜大哥，你用這樣話罵人，可就不對了！天朋，你跟他玩玩，要不就會讓人看扁了！不過你們點到即止，可不能來眞的！」

唐天朋聽她這樣說，只好抱拳道：「請杜大哥指教！」

杜雷大刺刺地道：「好說，你有本事的，都使出來吧！還有，你剛才的那柄小刀，請先拿出來，咱們只動拳脚，不動刀槍！」

唐天朋將小刀放在板櫈上，杜雷叫了聲小心，踏前一步，一拳迎面奔去。他雖然看不起唐天朋，但到底有眞材實料，這一拳打出，虎虎生威，唐天朋不敢跟他硬拚，連忙跳開一步。

杜雷大喝一聲，脚尖一移，身子半轉，第二拳改打唐天朋的脅下。唐天明伸手一格，還未反擊，杜雷已一脚踢至，唐天朋又跳開閃避。

杜雷道：「你有種的，便不要做縮頭烏龜！」

唐天朋沉住氣應付，只當作沒聽見，杜雷進攻五招，他才覷了一個機會反擊，右拳在他雙臂之間，直擊其胸，來不及防守，連忙後退，唐天明左拳一橫，拳頭擊在對方的小臂上！

杜雷只覺左臂一陣痲痹，這才知道唐天明不是好吃的果子，連忙收起輕視之心，唐天朋一拳便爭回先機，一口氣攻了四五招。

杜雷力猛拳沉，大開大闔，走的是剛猛的路子，唐天朋則拳路多變，人又機靈，往往避重就輕，鬥了二十多招，杜雷的手臂和大腿，都各中了一記，只是沒有受傷。

康小菁拍手道：「杜大哥，你已中了兩拳，再中一拳，可要判你輸啦！」

杜雷本來就不服氣，只覺自己一身本領，未能盡量發揮，聽了這句話，如火上加油，立即拚命反撲，每一招都用了八九成氣力，而且招招指向唐天朋的要害！

唐天朋改爲採取游鬥，不與對方硬拚，杜雷氣力雖强，急攻一陣之後，額上亦沁出汗來，但他的攻勢却變得更加猛烈，好像與唐天朋有不共戴天之仇般。

唐天朋鬥了一陣，頭腦逐漸冷靜下來，想道：「看他這樣子，好像要將我吞掉般，他功力雖深，但是心眼兒太直，拳路變化不大，我要再在他手脚上打中一記，並不困難，但今後只怕再也不能跟他共事了！」

他主意打定，放緩進攻，故意露出一個破綻，肩膊挨了杜雷一拳，並且及時跳開，抱拳道：「杜大哥果然武功高强，小弟輸了！」

康小菁道：「二比一，你還佔了上風，怎能算輸？」

杜雷也說道：「小子，你是看不起我嗎？」

唐天朋忙道：「你錯了，我剛才可以打中你兩拳，是出其不意，現在你已摸透了我的拳路，再打下去，輸的一定是我……我又何必出醜！」

這幾句話，聽得杜雷心花怒放，呵呵笑道：「小子，算你還有自知之明！」他轉頭道：「小菁，現在你肯跟我去宵夜了吧？」

康小菁冷哼一聲。「你發什麼夢？我幾時答應你，假如誰打贏就跟誰去？」她一手拉着唐天朋的手臂，道：「杜大哥，請你看守戲棚！做人應該公平，小唐還未吃過東西嘛！」

唐天朋不想跟杜雷的關係鬧僵，澀聲道：「小姐，我不餓，你讓杜大哥陪你去吧！」

「什麼話？你看我不起嗎？」康小菁柳眉倒豎，「還是存心要給我難看？」

唐天朋只好跟着她走出戲棚，耳畔還聽到杜雷惡狠狠的聲音：「唐天朋，你給老子小心一點，不信老子就將你的脖子扭斷！」

唐天明嘆了一口氣：「小姐，你這是害了我！」

康小菁道：「你又沒做錯事，幹嘛要害怕他？你前程無限，將來還要辦大事，連一個粗人也害怕，豈不笑話？」

唐天朋心想大不了到別處幹活去，何必看杜雷臉色，當下心情登時輕鬆起來，又有美人陪伴，不由有點飄飄然。康小菁看了他一眼，問道：「我知道你剛才是故意讓他的，其實何必呢？」

「我跟他又沒有深仇大恨，何必認眞？算了！」

「想不到你還眞能忍辱負重，這才能辦大事！」

唐天朋望着天上的星星，長嘆道：「我連生活也顧不了，還說辦什麼大事？」

康小菁忽然將頭靠在他肩上，溫柔地道：「你放心，皇天不負有心人，機會一定會降臨！」

× × ×

大榮華一連九天的演出不但順利，而且場場爆滿，康鐵坤先分了一部份錢給團員，上下都歡天喜地。這天晚上又去宵夜，唐天朋忽然鑽進帳幕裏，大衆都等得不耐煩，康鐵坤叫方小豹去找他。

方小豹到帳幕裏見唐天朋翻箱倒櫃，訝然問道：「唐大哥，你找什麼？」

「小豹，你來得正好，可有見到我那柄小刀？」

「就是你經常玩弄的那一柄，你不是一直帶在身上嗎？」

「我那天跟……放在椅上……」唐天朋忽然想起杜雷來，喃喃地道：「一定是他拿去的！」他一陣風衝了出去。

方小豹連忙跟上去，道：「等等我，你匆匆忙忙要去那裏？」

康鐵坤一見他們便道：「走吧！」

唐天朋道：「杜大哥，你可有見到我那柄小刀？」

杜雷粗聲道：「什麼？你懷疑我偷了你的小刀？」

「我沒有這個意思……」

「還說沒有？笑話，我杜雷是什麼人，會偷你的東西，你不要含血噴人！」

康鐵坤道：「算了，別吵！宵夜之後再找吧！」

一行人到一間小店裏，點了好些菜，康鐵坤破例還叫方小豹買了兩瓶酒，大家興高采烈地痛飲起來，康小蕎不時跟唐天朋和方小豹乾杯，杜雷看在眼中，像塞了一肚子臭泥，再也吃不下去，忽然拍一下桌子，掉頭先走了。

康鐵坤大聲喚他，他也不回頭，武進奇怪地道：「杜大哥怎地喝得好好地，忽然走了？」

一個丑生喚阿良的，低聲道：「你還看不出來，他一肚子的醋，那裏還喝得下去？」

康小蕎道：「別管他，繼續吃吧！」

康鐵坤看了唐天朋跟方小豹一眼，搖頭道：「奇怪，他以前性子雖猛一點，卻不致於這般壞！」

唐天朋放下酒杯沉思，連康鐵坤向他敬酒也不知道，直至方小豹推了他一下，才如夢初醒。

共患難

康鐵坤算帳之後，道：「小唐，小豹，你倆回戲棚睡覺，咱們回旅館！」

方小豹說道：「團長請放心，一定平安！」

方小豹和唐天朋在寂靜的大街上漫步，方小豹問道：「唐大哥，咱們大家開心見誠談一談，好不好？」

唐天朋微微一怔，反問：「什麼事這般愼重的？」

方小豹拉着他的手，道：「咱們找個地方談談……啊不，先買點吃的東西。」

唐天朋道：「你剛才還吃不飽？」

「買給杜雷吃，你也不想跟他的關係永遠都這樣緊張吧？」

唐天朋哼了一聲：「大不了，不在大榮華混！」嘴上這樣說，雙脚却跟着方小豹走。

方小豹買了一瓶白干，一大包鹵肉鹵鷄蛋，兩人到公園却不進戲棚，而找了張長櫈坐下，唐天朋見方小豹欲言又止，忍不住道：「你不是有話要說嗎？」

方小豹先點了一根烟，把烟包遞給唐天朋。「抽一根吧！」唐天朋沒有烟癮，可抽可不抽，不過他還是抽了一根點上，

方小豹替他接火，道：「唐大哥，你老實說，你到底喜不喜歡小蕎？」

唐天朋想不到他會問自己這件事，愕了一愕，道：「你問這個幹麼？」

「你先答覆我！」

唐天朋反問：「你呢？你自己喜不喜歡？」

「我說了，你也要說老實話！」方小豹頓了一頓才道：「我很喜歡，但我沒叫你讓給我！」

「她又不是我的，我有割讓的權利嗎？」唐天朋嘆了一口氣，道：「你也知道我的情況，大仇未報，那還有心情談情說愛嗎！」

「哎，這是兩種事，難道你報不了仇，便終生做光棍？」

「也許會……因為沒有那種心情！」

方小豹道：「不管這個，你到底喜不喜歡她？」

唐天朋吶吶地說不出話來，良久才道：「小蕎條件很好，假如我不是因為大仇未報，相信會愛上她！」

「這樣說，你是還未愛上她？」

唐天朋想了一想道：「不錯，現在只對她有好感而已！她是不會看上我的，你放心！」

方小豹「哈」地叫了一聲：「廢話！她不會看上你，又怎麼跟你這般好？」

唐天朋臉上發熱，道：「她啥時候對我好？」

「如果她不是對你好，杜雷又怎會吃乾醋？」

唐天朋淡淡地道：「她跟你不也是有說有笑的嗎？如果你喜歡她的，大可以放心追求她，我絕對不會破壞你！」

方小豹伸手在他肩上一拍，道：「有你這句話，俺就放心了！說眞的，俺之所以要進大榮華，主要就是為了親近她！」

「我祝你成功，早日請我吃糖！」

方小豹眨眨雙眼，道：「喂，俺可不是叫你讓給我，咱們只是公平競爭，但不准在背後說對方的壞話！」

唐天朋瞪了他一眼，道：「我是這種人嗎？」

方小豹忽然嘆了一口氣，說道：「唐大哥，俺欠你許多人情，假如你眞的喜歡她的話，俺可以退出，而且還會當你是俺大哥！」

「你雖然有欠我的人情，但當時我流浪江湖，沒錢開飯，承你不嫌棄帶我四處去，吃的喝的，大多是花你的，咱們算扯平吧！」唐天明握住方小豹的手，說道：「你放心，我大仇未報，在這個時候絕對不會談情說愛，你再不放心，我就離開大榮華！」

「那不行，咱們說過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的，假如你離開大榮華，俺就拍拍屁股跟你走！」

方小豹雖然有許多陋習，花錢像流水，但他可是個最重兄弟義氣的熱血漢子，唐天朋忽然覺得身上多了股暖流，手上用力，將方小豹的手臂抓得更緊。

「唐大哥，你到現在還未告訴我，你的仇人是誰！」

「現在還不是時候！」

「你在等什麼？」

「第一是錢，第二是時間，我現在年紀還輕，鬥不過他的！」唐天朋誠懇地道：「小豹，我有幾句話要告訴你，希望你能冷靜地想一想！」

「你說吧，俺一定聽！」

「第一，是你的前途，像你這樣混，會有出頭的日子嗎？第二，小蕎不是個簡單的女人，她對咱們三個人時冷時熱，若即若離……」

方小豹目光一亮，忙問：「你認為她是個壞女人？」

「俺不是這個意思……」唐天朋雙眼望着遠處，喃喃地道：「事實上，我根本摸不清她的底！」

方小豹興緻勃勃地問道：「唐大哥，你認為她是個不簡單的姑娘？」

唐天朋想了一下，道：「她不大像戲子！」

「她像千金小姐！」方小豹脫口道：「她自小在戲班裏長大，却沒染上一般戲子的陋習，這才更加可愛！」

「但她為啥會有千金小姐的氣質？」

「她出身富貴嘛！」

「可是她父母雙亡，自小便跟團長在戲班裏混！」

方小豹道：「咱們何必管她這些……嗯，唐大哥，你剛才說我這樣沒有前途，我聽來心裏有點不痛快，你可以說清楚一點嗎？」

「你無心學戲，這樣下去，永遠都只能做些小角色，怎會有前途？」

方小豹嘆了一口氣，道：「我發現自己不是吃這行飯的料子，只是暫時混混日子！」

「青春是最寶貴的，日子怎能夠胡混呢？」

「那你呢？」

「我想攢點錢，再另想辦法。」

「對啦，要改行就得有點錢，所以俺便去賭場那裏碰碰運氣，如果能賺一大筆，嘿嘿……」

唐天朋道：「這只是妄想，人不能將希望寄託在渺望或僥倖上面！我本來希望你跟我一樣，大家攢點錢，然後合作做點小生意，這才是踏實的！」

方小豹用力一拍胸膛，道：「好！俺從現在起就不賭！」

唐天朋忙道：「假如再賭呢？」

方小豹想了一下，道：「假如我再踏進賭場一步，您就別當我是兄弟！」

唐天朋大喜，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好，這才是我的兄弟！」

方小豹忽然嘆了一聲，道：「唐大哥你看，那邊好像有人！」

唐天朋循他手指望去，說道：「那裏有人？」

「跑了，跑得很快！」

唐天朋吃驚地道：「不會是有人來搗蛋吧？」

方小豹笑道：「假如有人來搗蛋，杜雷還不大驚小叫？」

「不管怎麼樣，咱們也該回去了！」

兩人來至戲棚外，見圍牆的門關着，便輕輕爬進去，方小豹將酒跟食物塞在唐天朋手中，道：「你交給他！」

唐天朋有點猶疑，說道：「還是你去吧！」

「我給他不能解決你們之間的矛盾！怕什麼！萬事有我！」方小豹道：「俺先進去擦個臉！」

唐天朋見戲棚裏黑燈瞎火的，慢慢摸索到杜雷睡覺的帳幕，帳幕裏似乎還有燈，看來杜雷尚未睡，他輕聲叫道：「杜大哥，我給你送酒來！」

帳裏沒有人應他，唐天朋又叫了一遍，揭開帳子走進去，只見杜雷挺立着，雙眼似欲噴出火來，唐天朋吃了一驚，又叫了一聲，杜雷忽然硬梆梆的向他倒下來，唐天朋下意識地伸手一托，只覺沉甸甸的，他手上的酒瓶竟被碰跌落地！

就在這時候，他手掌忽然觸到一把刀，這才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忍不住發出一道尖叫！

方小豹剛打了水，聽見唐天朋的尖叫聲，連忙奔過去問道：「唐大哥，啥事兒？杜大哥，您……」他目光一及，登時愕住了。

唐天朋急道：「小豹，快將他扶起！」兩人將杜雷扶坐地上，方小豹將燈靠近，唐天朋忽然認出掛在杜雷胸上的那柄小刀，正是自己家傳之物！

方小豹也慌了手脚，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唐天朋嚇得臉無人色，結結巴巴地道：「我，我也不知道……這刀子是誰拾去的？」

方小豹道：「杜雷又不是富翁，為什麼要殺他……」

他話未說罷，唐天朋已吃驚地道：「好像有人來了！」

方小豹急道：「現在咱們留在這裏可是百詞莫辯！快跑吧！」

「那把小刀！」

「別動它，大家都已知道你已失掉，如果你拿回去，反要惹人思疑了！」方小豹一把抓住唐天朋的手臂，往後面跑去。

他倆剛跳出圍牆，便聽見裏面傳來一個尖叫聲，唐天朋顫聲道：「好像是花常春！」

「快跑！別管他！」

兩人跑出公園，踏足長街，見沒有追兵，才鬆了一口氣，方小豹喘着氣道：「他媽的，眞是倒霉！」

唐天朋皺着眉問道：「現在咱們該怎辦？」

方小豹道：「離開青島，反正戲班這口飯也不易吃！」

唐天朋猶疑地道：「就這樣一去了之……行嗎？」

「不去，難道坐着等偵緝人員來抓人嗎？」

「但咱們一走，這殺人兇手的罪名便吃定了！」

方小豹塞了一根烟進嘴！唐天朋向他要了一根。「你有什麼證據，證明自己是清白的？」

「你可以證明我清白，我也可以證明你！」

方小豹苦笑道：「人家會懷疑咱們合力殺死杜雷的，理由也很充份，因為爭風呷醋！」

「豈有此理，我怎會為了一個女人而

殺人？」

「可惜人家不會相信你的話！」

「但他們都知道那把小刀，我一早不見了，殺人者便是拾刀者！」唐天朋道：「當時康小菁也在塲！」

「可是她沒跟你一齊回去，怎可證明你已失掉？」方小豹道：「唐大哥，我認爲咱們還是離開青島才是上策！反正這裏也不是咱們長居之所！」

唐天朋有點意動，問道：「那你有什麼好地方去？」

「上海！」方小豹道：「乘火車去山東路綫太長，危險性也較大，乘船就最安全了，出了公海問題便不大了！」

唐天朋頓足道：「上海是個好地方，可惜咱們剛才走得匆忙，忘記拿錢！」

方小豹甩掉烟蒂，道：「唐大哥，你在這裏等我，我回去拿，我相信花常春這時候不是回去旅館，便是去局子裏報案，戲棚裏沒有人！」

「你等我！我去！」

方小豹將他拉住，道：「你別忘記那把小刀，萬一我讓他們發現，也比較容易脫身！」

唐天朋覺得他說得有理，只好道：「那你得小心，快去快回！」

方小豹應了一聲，轉身便跑進中山公園，仍由後牆爬進去。他跟唐天朋睡在一起，也知道他將錢放在那裏，雖然黑燈瞎火，但他很快便摸到那隻茶葉鐵罐子，用銅板將蓋子撬開，伸手進去摸出一把錢來，再把自己藏在枕頭下的一些零碎的錢也塞進衣袋，臨走時，還把桌上的一包烟帶走。

他走得匆急，脚尖踢到椅子，那椅子撞倒夜壺，「匡」的一聲碎了，方小豹吃了一驚，急忙跑出帳幕，忽聞前頭有人叫道：「後面有人，快過去看看！」

聲音十分陌生，方小豹更驚，想道：「他媽的，那些吃公飯的，今日爲啥這般勤快？這時候便來了！」他急如喪家之犬，由圍牆跳下時，幾乎跌倒，不敢稍停，立即向唐天朋等候的地方奔去。

唐天朋見到他便迎了上去，方小豹喘着氣道：「快跑！他媽的，追來了！」

唐天朋受他感染，跟着他跑，半晌才問道：「到底是誰追來？」

方小豹跑得急，一口氣幾乎喘不過來，慢慢停下來，倚着牆喘了好一陣才將剛才的情況說了一遍，唐天朋道：「我已沒了主意，現在咱們怎辦？」

方小豹道：「先到碼頭再說，去小港那裏，跟我來！」這時候已是凌晨，街上沒有人，好像有利逃跑，但也有反作用，萬一有人見到，便一定會思疑，而且一定會留下深刻印象，不過他倆急如喪家之犬，那裏還顧得這許多？

方小豹雖然兩次到青島，加上來總共才住過一個多月，但已是識途老馬，他專找偏僻的小路走，停停歇歇，跑了半個鐘頭，已至小港路。這裏有好幾個小碼頭，小船都停泊在此。

唐天朋眉頭一皺，道：「咱們現在下船？」

方小豹也有點氣餒，他想了一下說：「看看那艘船，還有燈光的，便下去問問吧！」

兩人沿岸而行，忽然唐天朋推一推方小豹，低聲道：「魏公館裏還有燈！」

「管他的！吸，這艘船還有燈光，咱們下去問問！」方小豹首先走上碼頭，他把搭板拋上船，然後走過去，船上的人已被驚醒，有人喝道：「誰？」

方小豹忙道：「船老大，咱們要搭船的！」

一個中年漢由艙裏走出來，滿面怒容地道：「就算要搭船，也得等天亮！」

「咱們沒地方住，所以想先上船……：請您方便一下。」

那中年漢上下看了他幾眼，道：「你要去那裏？」

「上海。」

中年漢子也點着烟邊道：「咱們約船是要去烟台的！」

「不能去上海嗎？」

「當然可以，不過你要包船！」中年漢子向碼頭上看了一眼，道：「那個青年是你的朋友？」

「是的。包船到上海要多少錢？」

「二十個大洋！」

方小豹吃了一驚，道：「那有這般貴的？」

中年漢子噴了一口烟，悠悠地道：「少一個也不行，二十個大洋包在船上的伙食！」

「咱們沒二十個大洋，您可以替咱想辦法嗎？」

「你發什麼夢，難道要老子替你去搶嗎？」

「請問您知道那艘船是去上海的？」

那中年漢子想了一下，道：「我知道，不過要有代價！」

「多少？」方小豹倒十分爽快。「假如你是故意誆我的錢的話，我可不會放過你！」

「我如果騙你，敎我翻船死在海裏好了！」

對一個船夫來說，這是最重的咒言，方小豹自然相信，便拋了一個大洋給他。那漢子用兩隻手指挾住大洋，用力吹了一口氣，再將大洋移至耳畔，只聽大洋「嗡嗡」地響着，知道是眞的，便道：「右邊那碼頭停着一艘叫耀華號的船，是要去上海的，不過它是貨輪，不是客輪，你當然不會計較這點是不是？至於價錢你去跟船主老張親自談吧！」

方小豹向他謝了一聲，跳上碼頭，拉着唐天朋去了，當他倆離開不久，碼頭上多了一條人影，跳上船叫道：「大塊，出來！」

剛才那中年漢子咕嚷着又鑽了出來，但一見到那人，便哈腰笑道：「周爺，三半夜來找小弟，有啥關照？」

那姓周的漢子，便是五虎帮鄭老三的手下刀疤漢。「剛才誰上船跟你談話？」

中年漢不敢隱瞞一個字，將方小豹上船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我叫他倆去找老張！」

「老張的船，啥時候開？」

「聽說還有一點貨未裝載，最快也得俟午才能開船，周爺，他倆得罪過你？」

刀疤漢哼了一聲，道：「你少管，假如他倆再來，抽個機會到魏公館送信！」

中年漢子連聲應是，恭送他上碼頭，心中却猜到幾分……

× × ×

方小豹與唐天朋找到耀華號，悄悄爬上去，喚醒船上的人，船主是個五十餘歲的漢子，也許經常勞動的關係，身子看來依然十分結實，他坦言道：「不錯，咱們的船明天早上要開去上海！」

「咱們想搭你的船去，請問您要收多少錢？」方小豹裝出一副可憐相來。「咱們因爲沒錢，所以不敢搭客輪。」

老張看了他倆幾眼，道：「俺暫時答應你倆，嗯，一個人收一個大洋，一日供應三碗飯！」

「行，沒問題！」方小豹忽然想到一個問題，連忙問道：「張老闆，您爲什麼說是暫時？」

「誰知道你們是不是通緝犯？萬一開船之前，偵緝人員上船，你倆自己想辦法吧，不過不要將咱們拖下水！還有，船費得先收！」

「這個沒問題……即使有事，咱們也不會連累您，就說咱倆是偷偷爬上船的。」方小豹恭恭敬敬地送了兩個大洋給他。

老張人還不錯，驗過無錯，便帶他們到艙底，道：「船未出海，別上去！」

× × ×

唐天朋與方小豹躺在艙底，又悶又熱，那裏睡得着覺。唐天朋低聲問道：「小豹，你說他們會不會知道咱們的行踪？」

方小豹輕笑道：「他們又不是神仙！誰不知道這年頭，吃公飯的大多是拿薪餉混日子，辦起事來，拖拖拉拉，等他們查到，咱們早已到達上海了！」

唐天朋精神一振，道：「上海是個好地方，咱們花一年的時間『打江山』，明年的今天便要做老闆，大展拳脚，一定要鬥贏『白一眼』！」

方小豹問道：「誰是『白一眼』？」

「他是揚州的富翁……不，說他是富翁，不如說他是惡霸！咱唐家便是被他害得家破人亡的！」

「你家得罪過他嗎？」

「哼，他是瞧上我們唐家那份家產，咱們除了開錢莊之外，還有幾家店子……但現在全變成他白家的了！」

方小豹怒道：「哼！他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俺方小豹有機會，一定要會會他！」

「他原名白正道，但因爲他爲富不仁，加上是個獨眼龍，所以揚州人都叫他『白一眼』！」唐天朋嘆了一口氣，說道：「要鬥他可不容易，第一這人詭計多端，第二他人多勢衆，財雄勢大，黑白兩道都有他的人，第三，不但他手下有幾個能人，他本身也是位高手，我在他手下只走了二十多招，便被他一脚踢倒，要不是有個老頭推着麵粉車子經過，我早就死在他脚下了！」

方小豹問道：「你利用麵粉逃走？」

唐天朋臉上微微發熱，道：「不錯，我洒了一袋麵粉，趁亂跑出揚州！」

方小豹安慰他：「就算他再厲害，也有弱點，咱們慢慢想辦法，總可以將他扳倒！啊，對了！只要咱們做生意賺到錢，便可以僱上海的殺手殺死他！」

「不，一刀殺死他太便宜了！」唐天朋咬牙道：「我父雖然不是直接死在他手中，但却是因家財被奪而氣死的，我要慢慢弄得他傾家蕩產，在走投無路下，才殺死他！」

方小豹聽他話中充滿怨毒之意，知道他滿腔仇恨，便順着他的意思道：「俺完全讚成他的計劃，總之你要報仇，算我一份！」

唐天朋緊緊地抓住他的雙手，道：「小豹，你眞是我的好兄弟！」

方小豹也激動地說道：「你何嘗不是我的好大哥？」他忽然輕輕嘆了一口氣，喃喃地說道：「明天便離開青島，離開山東了……」

唐天朋道：「你捨不得離開家鄉？」

方小豹失笑道：「俺自小便四處流浪，那裏有什麼家鄉觀念？我只是……捨不得離開康小菁……」

唐天朋腦海中忽然浮上唐小菁那張美麗的面龐來，眼波如烟，似蘊着無限的情意，又似帶着幾分嘲弄的神色，他暗嘆一聲：「她在戲班裏的地位，像天上的星星，我是個小角色，怎配得她上？」

方小豹輕聲問道：「唐大哥，你也在想她嗎？」

唐天朋矍然一醒，忙道：「不，我想她幹什麼？我在思量咱們到上海能幹些什麼事！」

方小豹笑道：「船到橋頭自然直，你一早想這許多幹什麼？天無絕人之路，到了上海那繁華的地方，自然有辦法活下去，睡吧！」

× × ×

兩人剛迷迷糊糊睡了一陣，方小豹忽然被上面的一個聲音吵醒，他十分機警，立即推醒了唐天朋，向上指了一指，唐天朋介意，兩人慢慢爬到出口，將耳朵附在木板上偷聽。

只聽老張道：「爺，您過慮了，下面裝的是貨物，那裏有人？」

「既然沒人，你何必害怕咱們搜查？告訴你，那兩個小子是殺人犯，窩藏殺人犯的罪名，你担當得起嗎？」

自承殺人犯

唐天朋與方小豹只聽了這句話，便知道局子裏的人查上來了，都嚇得臉無人色。方小豹當機立斷，轉頭問道：「唐大哥，你能游水嗎？」

唐天朋道：「我自小在運河裏游水玩要，雖然未在大海裏游過，但現在風平浪靜，還難不住我！」

「那好極了，咱們趁他們不備衝上去跳下海去，等下在團島的團島角見面！」

團島就在小港的南面，也是青島半島的最南端，唐天朋應了一聲，方小豹輕聲道：「一、二、三！」他輕輕拉開木門，用力向上一掀，人即如豹子般衝了上去！

× × ×

局子在凌晨時分接到魏公館的電話，留守的是局子裏的一個文書小宋，他接到電話，立即通知分局局長施子勝。

施子勝年紀已頗大，在睡夢中聽到消息後，精神一振，道：「快去找沈隊長，

俺立即趕回局子裏！」

青島分局的偵緝隊長姓沈，花名傻豹，他是去年因原偵緝隊長老病退休而提昇的。傻豹並不傻，只是他查案有股傻勁，而且勇猛非常，所以青島人都叫他傻豹，而他也不以爲忤，欣然受落。

等到傻豹召集了幾個偵緝隊員回分局，天已朦朦亮。傻豹帶着他們按魏公館提供的綫索，來至四號碼頭，遠遠便見到耀華號那艘船。

傻豹上船之後，一邊叫人，一邊將手下分成三組，他跟小白負責後艙，但他說服老張打開後艙，冷不防活板彈開，衝出兩條漢子來，將他跟小白嚇了一跳，下意識地退後兩步！

唐天朋跟着方小豹跳上甲板，猛被方小豹向外推了一下，聽得他喊跳，便乘勢衝跳落海！

傻豹追前，却讓方小豹伸手攔住，傻豹一拳望他擊去，方小豹一矮身，反擊對方小腹！傻豹伸手一格，氣呼呼地道：「臭小子，你不要命啦？」

方小豹身子一旋，長身奔前，將要跳海的小白拉了回來，叫道：「俺就是凶手，你們還不抓俺？」

唐天朋在水底潛泳了一陣，露出頭來，却找不到方小豹，抬頭望向耀華號貨輪，遠遠見到方小豹尚在甲板上，乖乖伸出雙手，讓傻豹扣上手銬，他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得想游回去，可是回心一想，深知自己再上船，只是多個犯人而已，便吸了一口氣，重新潛進水底，向南游去。

方小豹爲何留在船上，乖乖被捕？原來他水性不精，自知沒法游到安全地點，而且有感唐天朋屢次救自己之恩，便決定留下來掩護唐天朋，他這個計劃果然成功，只是自此之後，便與自由絕緣！

傻豹將方小豹扣上手銬之後，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俺是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方小豹是也！」

「這樣說來，跳海的是唐天朋嘛！嘿嘿，你倒有點義氣！」傻豹並不傻，說道：「不過眞正的殺人凶手可能是水裏那個人！」

方小豹大聲道：「大丈夫敢作敢爲，杜雷的確是俺殺的，何必連累朋友？」

「小白，快派人搜索！」傻豹拉着方小豹走上碼頭，對手下道：「俺先押這死囚回去，你們繼續搜索，那個人可能才是眞凶！」

傻豹帶方小豹回到分局，立即錄口訊。「你爲什麼要殺死杜雷？」

「因爲他看不起俺，還要跟俺爭女人，俺一時氣忿，所以將他殺死！」

「但那柄刀子却是唐天朋的！」

方小豹哈哈笑道：「大榮華戲班誰也知道唐天朋那把寶貝西洋刀不見了，他們當然不知道是被拿走的！你不相信，大可以到戲班裏調查！」

「你一早偷走唐天明的刀子，是爲了殺死杜雷？」

方小豹可也不傻，知道預先有計劃殺人是謀殺，謀殺的罪名可比誤殺重得多，當下忙道：「不是的，俺只是跟唐大哥開個玩笑！」

傻豹用力一拍桌子，喝道：「放屁，偷刀子也能開玩笑，你別當咱們是三歲小孩！」

「因爲唐大哥視那把刀如自己的生命，俺一向喜歡賭錢，他老是端起架子訓人，俺氣他不過，故意拿走他的小刀，存心讓他難過！」

傻豹等管檔案的老周記錄好後，然後道：「當你殺杜雷時，唐天朋在那裏？」

「他在後頭準備打水洗個臉！」

「你倒懂得推卸，你跑到杜雷帳篷是殺人，分明是謀殺！」

「不是的，俺好心好意買了些酒食請他，他不但……」

傻豹提腔問道：「你爲何平白無事要見杜雷？」

「因爲杜雷臨時發脾氣，才吃了幾口菜便先走了，俺怕他肚子餓，所以買了點東西給他吃！嗯，這件事你也可以到戲班裏調查！」

傻豹冷笑道：「你玩的這種把戲，俺已不知看過多少回了！嗯，你先將當時的情況再說一下！」

這個問題，方小豹一早已料到了，所以在他被押回局子的路上，便暗暗琢磨，是故傻豹一問起，他答得出奇的順利。「俺見杜雷喝了一半酒便回去，怕他肚子餓，所以在路上買了一瓶白干，一包鹵肉，那知道俺進帳幕時，便被他推倒……你去過戲棚沒有？該看到杜雷帳幕裏的地上，有許多鹵肉……」

傻豹道：「你只管說，不必問俺！」

「俺被他推倒地上，掙扎着爬上來，一邊問他幹什麼，杜雷說俺是有心諷刺他，俺說沒有，他在俺肚子上打了幾拳，俺一時氣忿，又喝了酒，便拿出了那把小刀來。」

方小豹說到此，裝作十分激動的樣子，續道：「杜雷拍拍胸膛，問我有沒有種，有種的話便刺他一刀看看！」

傻豹截口道：「所以你就刺他？」

方小豹才沒這般傻，他故意嘆了一口氣，道：「俺怎敢？俺只是用來指嚇他的，那知道正當俺要收刀時，他又向我撲過來，俺在掙扎間，便糊裏糊塗將刀子送進他胸膛裏了！」

「後來呢？」

「俺刺了他一刀，見他不能動彈，才如夢初醒，大聲呼救起來，唐大哥聽見俺的叫聲，跑來查詢，見到這情況便拉着俺逃跑了！」

「哼，你所說的話，百分之九十是假的！」

方小豹怒道：「俺方小豹出來混的日子已不短，你別當俺是未出門的毛頭小子！俺說的話都是假的，那麼你還問來作甚？判俺死罪吧！」

傻豹悶哼一聲：「你以爲咱們會爲了交差，隨便抓人頂替嗎？告訴你，俺一定會查個水落石出！」

方小豹冷笑道：「咱們升斗市民，都希望做官的能爲民幹好事！」

「你這是什麼意思？」

「希望你能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方小豹側頭冷笑，說道：「就怕你會身不由己！」

傻豹一把扭住方小豹的衣襟，道：「你到外面問清楚，我沈傻豹行事作風，我會向惡勢力屈服嗎？」

「嘿嘿，有時候身不由己嘛！」

「你不說得清清楚楚，老子今日便饒不了！」

老周在他肩上輕輕拍了一下，道：「方小豹，聽你的話，好像還有什麼內情般，不如你原原本本說出來，咱們一定替你作主！」

方小豹正想考慮該不該在這個時候推翻剛才的口供，忽然小白匆匆走了進來，道：「報告隊長，唐天朋抓到了！」

方小豹「啊」地叫了起來，老周說道：「你先將方小豹押下去，再帶唐天朋進來！」

方小豹大聲叫道：「快放人，你們抓他幹什麼？這件事跟他完全無關，殺人的是我，杜雷是我殺的，你們快放走唐天朋吧！」

傻豹向小白打了個眼色，小白立即將方小豹拉下去，不久，一個偵緝隊員帶着全身濕濡濡的唐天朋進來，老周問道：「你們怎樣抓到他的？」

「咱們駕船追趕，最後讓黃石跳到海裏，將他抓上來！」

傻豹問道：「黃石呢？」

「他先回家換衣服，等下就來。」

「讓他坐下。」

唐天朋聽見方小豹的叫聲，心裏猶疑難決，不知該什麼回答，傻豹已一拍桌子，喝道：「唐天朋，你是殺人犯！」

唐天朋吃驚地道：「我一向安份守己，沒有殺過人！」

「那是不是方小豹殺的！」

「好像不是……」唐天朋吶吶地道：「我沒親眼看到他殺人！」

「好個刁徒，眞要我動刑嗎？」

唐天朋目光一凝，道：「咱們根本沒殺過人，殺死杜雷的另有其人！」

傻豹冷冷地笑道：「那是誰殺的？」

「我不知道，咱們回去，便見到杜雷死了！」

「他身上的兵器，是你的！」

「那把小刀在幾日前已不見，這件事戲班裏的人都知道，你們不相信的話，大可以去問康小菁！」

「你跟杜雷爭風呷醋，存有殺人的動機！」

「你們要憑臆測定罪，我無話可說，你們也不必再問！」唐天朋氣憤地道：「乾脆將咱們兩個砍了頭吧！」

傻豹怒道：「你以爲我不敢！」他頓了一頓，又道：「當然，假如咱們查明人不是你殺的，不但不會砍你的頭，而且還會放你離去！」

老周道：「唐天朋，你將昨天晚上發生的情況，你細說一遍！」

唐天朋照實講述了一遍。道：「假如你們不相信的話，大可以到戲班裏調查，戲班上下的人都知道我的爲人！」

傻豹道：「不動刑，諒你也不會說實話！」

唐天朋道：「打死我，也只是這幾句話！」

老周忙道：「先將他押下去，再慢慢調查。」小白又將唐天朋拉下去。

傻豹道：「老周，你相信他所說的話嗎？」

老周道：「我看他不像是三教九流的人，談吐不俗，料是讀過幾年書，不類殺人兇手，比較來說，方小豹的可能性還較大！」

傻豹點點頭。「不錯，他自己也承認是兇手！」

老周道：「咱們還是先到戲班調查，今天晚上再提審，這兩個小子！」

× × ×

分局拘留所很小，所以唐天朋被推進方小豹關押的倉房裏，方小豹一見到他，彷似三九天時被冷水照頭淋下，手腳冷冰，半响才說得出話來。

唐天朋低聲說道：「小豹，你不舒服嗎？」

方小豹大喝一聲：「你混帳，你怎會讓他們關進來！你是不是自承兇手！」

「沒有……我照實說了！」

方小豹稍爲冷靜下來，深深吸了一口氣，問道：「他們有啥反應！」

唐天朋沉吟道：「看情形，他們好像不大相信我說的話般！」他頓了一頓，安慰方小豹。「你放心，咱們根本不是兇手，一定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眞是個書呆子！」方小豹忍不住罵了他一句，「我一直以爲你是聰明人，想不到這般幼稚！」

唐天豹也忍不住了，反商問：「我在什麼地方表現幼稚？」

「我問你，咱們在這種情況下，有可能洗掉罪名嗎？」方小豹道：「這年頭，吃公飯的，有幾個不貪污的？」

唐天朋一呆，又問道：「你認爲誰貪污？」

「嘿嘿，我再問你一個問題，咱們到耀華號，他們爲何會知道？」

自從被偵緝人員發現之後，唐天朋都沒有時間想過這個問題，這時候才托着腮沉思。方小豹點上一根香烟，還拋了一根香烟給唐天朋。「你仔細想一想。」

唐天朋狠狠地吸着烟，良久才開口說道：「九成是泊在二號碼頭那艘小貨輪船主。」

方小豹斬釘斷鐵地道：「我敢担保，一定不是他通風報訊的，因爲他發下的毒誓太重了！」

「那麼是誰？」

「也不會是耀華號的人，就算他們有人要出賣老張，也不知道咱們的底細！」

方小豹又嘆了一口氣，道：「老實說，我自己也想不清楚！」

唐天朋沒好氣地道：「你這不是白說嗎？」

方小豹一口將烟抽盡，拋下烟蒂，脚尖用力將火踩熄，好像下了極大的決心般，「唐大哥，咱們先作好打算，萬一戲班裏的人不替咱們說好話，咱們兩個是死定了！」

唐天朋長嘆道：「那是天要滅之咱們了！」

方小豹道：「兩個人死，不如由我一個人死！我想辦法讓你出去！」

唐天朋叫了起來。「不行，你對我好

，這個我知道，但我絕對不能這樣……還是讓我領死吧！」

「放屁，你急昏了頭嗎？我方小豹無牽無掛，砍了頭，不過頸上多個碗口般大的疤，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你死了之後，誰來替你父母報仇？」

唐天朋猛地打顫，雙手一陣亂搖，「這個萬萬使不得！我不能夠連累朋友！」

「混帳！這是你連累我的嗎？人不是是你殺的，何況這也是我自願的，就這樣決定！」方小豹道：「何況我也不一定會死！」

唐天朋目光一亮，道：「你還有什麼辦法？」

「我沒有辦法，不過你可以到濟南找王森，假如他肯來調查，我就有機會得到清白！」

唐天朋又問：「王森是誰？」

「他是山東省的偵緝大隊長，外號山貓，一生破了不少奇案，清查了無數的冤案！」

「咱們兩人互易不行嗎？」

「不！我說話王森不一定相信，但你就不同了，也許他肯聽你的，就這樣決定吧！」

唐天朋想了一下，終於道：「假如我救不了你，在我報了大仇之後，便到你墳上自殺，咱們到黃泉做好兄弟去！」四隻手又緊緊地抓在一起。

× × ×

下午傻豹又派小白提唐天朋上去，唐天朋故作鎮定地道：「現在你們查清楚了吧！」

傻豹嘿嘿笑道：「不錯，咱們查清楚了，杜雷一直妒忌你，他不甘心康小菁讓你搶去，大概昨晚你回去時，跟他衝突起來，一刀將他殺死！」

唐天朋倒抽了一口冷氣，忙道：「他們沒告訴你，說我早幾天已經失掉那柄小刀嗎？拾刀者是殺人兇手！」

「但戲班裏上下的人，都沒有拾到你的刀！」

唐天朋忽然想到一個問題，脫口道：「也許是五虎帮的人拾去！」

「五虎帮的人跟杜雷有仇嗎？」老周接口說道：「咱們調查過了，你們康團長還跟五虎帮合作，假如殺死杜雷，戲班少了吸引力，對他們來說，可沒有絲毫的好處！」

唐天朋眞有百詞莫辯之感，只能大聲道：「我眞的沒殺死杜雷，甚至沒跟他正面衝突過！」

傻豹冷笑道：「誰說的？你在兩天前，曾經跟杜雷較量過，當時你明知可以打贏他，却故意認輸，這是驕兵之計，爲後來殺死杜雷佈下一個妙着！」

唐天朋本來還希望康小菁替他說好話，聽了這幾句話後，登時手足冰冷，因爲這件事，只有三個人知道，自己沒有告訴別人，而杜雷就算未死，也不會洩漏，那麼提供消息的，不用問也知道這必是康小菁了！」

傻豹得意地道：「怎樣，現在你沒法狡辯了吧？」

唐天朋有氣無力地道：「你們自以爲是，我還有什麼話好說？」

「什麼自以爲是？」傻豹道：「將他拉到一旁去，再提方小豹！」

方小豹不知道這審訊唐天明的結果，坐在桌前不發一言，傻豹一拍桌子：「你還不招供！」

方小豹道：「招供什麼？」

「杜雷是不是你殺的？」

這一問，方小豹心頭便踏實了，坦言道：「今早我早已招供，人是我殺的！」

「你一個人殺得了杜雷，誰是做帮凶的？」

「沒有，是我一個人幹的，唐天朋後來知道我殺了人後，跟我一齊逃跑！」

「你很夠義氣，要替他洗脫罪名！」傻豹嘿嘿笑道：「這種玩戲騙不了我！」

方小豹故意裝出生氣的樣子，側着身道：「那麼請問你又有什麼證據，證明唐天朋殺人？」

傻豹不由語塞，老周道：「你說出實話也好，不說實話也好……」

方小豹截口道：「哦，原來你們一向都是以自己的好惡來定人家的罪名的！難怪我一到青島，便已聽到人說青島暗無天日！」

傻豹一掌摑了過去。「放屁！你再敢亂說一句，我便……」

方小豹舉袖拭去嘴角的血跡，道：「你便要恃勢殺人是不是？」

傻豹呆了一呆，好像被人打了一拳般，登時坐回椅上，半晌才道：「既然你自承是殺人犯，好得很，明天這件案子就可解決！」

方小豹又被帶回拘留所，一進門便見到唐天朋，他吃了驚，問道：「他們還未放你！」

唐天朋搖搖頭，反問方小豹審訊結果，方小豹將經過複述一次，坐在地上，倚着牆喃喃地說道：「我一定要想出個辦法，讓你出去，這樣大家才有逃出生天的機會！」

× × ×

第二天，方小豹又被帶到傻豹的辦公室。今日傻豹滿面春風，他桌上放着一張白紙，上面寫了好些字。他雙手按住白紙，道：「方小豹，杜雷是你殺的嗎？」

方小豹想了一下，說道：「對！是我殺的！」

「咱們沒有迫你認罪吧？」

方小豹隱約覺得有點不對，但這時候還能夠說些什麼？只好硬着頭皮道：「沒有！」

「好，請你在這張紙上簽個名！」傻豹將紙推到方小豹面前。

方小豹心頭一沉，下意識地問道：「這是什麼？」

「承認殺死了杜雷，你不會不識字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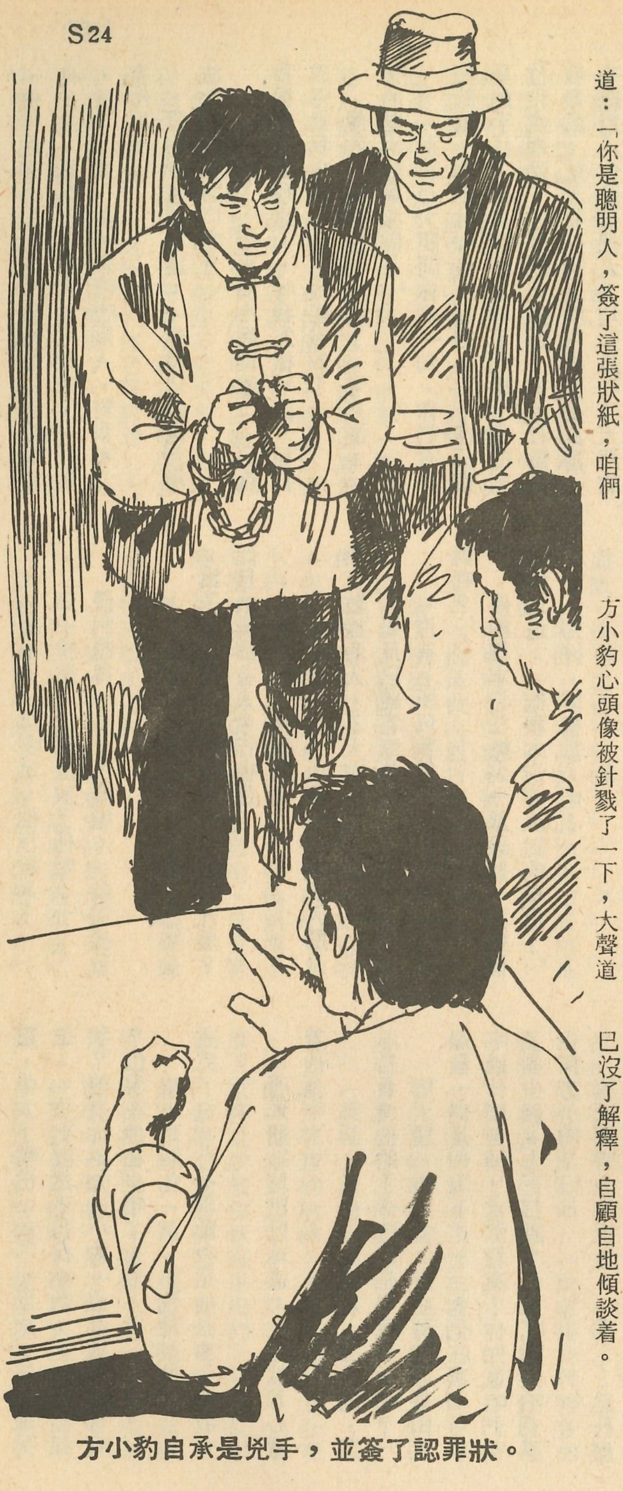
方小豹不由仔細地閱讀着，他忽然道：「殺死杜雷四個字可大可小，誤殺跟謀殺可不一樣！」

「對你來說有何不同？」

「我……我是自衛殺人，不是謀殺，不寫清楚，我不簽！」

老周道：「你等等，咱們再起一張。」他出去了一陣，又拿了一張狀紙入來。

「你看清楚吧，上面寫明是誤殺，至於是



方小豹自承是兇手，並簽了認罪狀。

不是誤殺，那要由法庭審判！」

方小豹抓起毛筆，忽覺那枝筆有千斤重般，饒得他平日如何英雄，這時候手背也忍不住顫動起來，傻豹冷笑一聲：「你昨天不是英雄得很嗎？怎地今日便變成狗熊了？」

方小豹如胸中刄，身子猛地一震，咬一咬牙，揮筆在狀紙上簽了個名，老周拿出印泥，抓住他的手，把姆指按在印泥上，再印在狀紙上，方小豹喘着氣道：「行了嗎？」

傻豹叫人重新把他雙手扣上手銬，方小豹覺得不說話實在有點窩囊，是以故意裝得很輕鬆，「你們還不帶俺下去？」

「不用了，咱們會將你送進大牢等候上法庭審訊，大約一個禮拜就行！」傻豹道：「你是聰明人，簽了這張狀紙，咱們的工夫就可少做很多，法庭審訊也簡單多了，多謝你合作。」

方小豹聽出他話中之意，心頭沉重，

老周接口道：「照咱們的經驗，你大約會被判二十年至終身監禁！」

方小豹直至此刻才想到自己的前途，心頭一片悲哀，以後漫長的歲月都要在監獄裏渡過，他眞恨不得一頭撞牆而死，可是又不肯在傻豹面前表現得太過窩囊，而且他還沒有忘記這最重要的一件事，乾咳一聲問道：「俺一切也照你們吩咐的做了，還不放唐天朋？」

「這是咱們的事，一個死囚也關得着嗎？」傻豹叫道：「小白回來了嗎？先送他到大牢去，路上小心一點，不要讓他自殺！」

方小豹心頭像被針戮了一下，大聲道：「你放心，俺才沒那麼窩囊，老子今年才十九歲，二十年後才三十九呢，還捨不得死！」

老周道：「咱們祝你好運，法庭再見！」小白開門進來，拉着方小豹走了，由分局到大牢，還有一段小路，他們不會走路，而是用汽車將方小豹送走。

車廂有窗，方小豹一對眼睛沒有一刻離開過窗子，窗外是街道，樓房，樹木還有人，這些東西十分平常，每天都見過無數次，以前完全沒有感覺，但今日方小豹却覺得再平凡的東西，也格外可愛。

以後還有沒有機會再看到這些東西？方小豹不敢多想，只貪婪地看看，彷彿這些東西是天上掉下來混寶貝，押送他的幾個人，對方小豹這種表現已司空見慣，早已沒了解釋，自顧自地傾談着。

方小豹還希望康小菁的面龐能在窗外出現，那管是匆匆一瞥，也是好的，可惜他失望了，而且汽車很快便駛到郊外。

忽然間一個念頭閃過，前天晚上當他跟唐天朋發現杜雷死後，聽到花常春的叫聲，他爲什麼會返回戲棚？這裏面有沒有秘密？可惜現在一切都爲時已晚！

餘波未了

方小豹上去上面已經半個鐘頭，還不見他回來，唐天朋十分焦急，只覺腸子都扭在一起，一顆心怦怦亂跳，沒法平靜下來。

終於聽到走廊上一個腳步聲傳來，他忙走至鐵欄前，叫道：「小豹，小豹！」

鐵欄前出現一個人影，却是局子裏的人，而唐天朋也認得，這人正是跳落海裏將自己抓上來的黃石！他心頭一沉，身子縮回牆角，黃石冷冷地道：「方小豹早已被送進大牢啦，現在該輪到你了！」

雖說唐天朋一早已有心理準備，但聽了這話，心頭仍忍不住一陣絞痛，黃石將鐵閘打開，道：「光棍點，跟俺來吧！」

唐天朋默默地站起來，跟着黃石走上去，一直至傻豹的辦公室裏。傻豹指指桌前的櫈子，道：「坐吧！」

唐天朋坐着，不發一聲，才兩天的工夫，他精神已十分憔悴，比害過一場大病還厲害。

傻豹道：「唐天朋，方小豹十分光棍，他已全招了，杜雷是你跟他合力殺死的！你還是乖乖招出來，免得咱們動刑！」

唐天朋聞言色變，但他隨即冷靜下來

，他相信方小豹，方小豹肯犧牲自己，救他出去，那又怎會出賣他，他吸了一口氣，道：「這一套可以嚇唬別人，對我可沒有作用！」

傻豹老羞成怒道：「你眞以爲俺沒辦法教你乖乖開口嗎？」

「是的！」唐天朋冷靜地道：「因爲我根本沒有殺過人，叫我怎樣承認？屈打成招對我來說，也不可能有效！」

傻豹一張臉登時漲紅了，老周道：「你的話誰能夠相信？」

「那我也大胆問你們一句，你們有什麼證據，單憑杜雷身上那把小刀，移禍東吳的手法，很多慣匪都善于利用，相信兩位沒處理過，也曾聽人提過！假如杜雷是我殺的，就算我一時之間沒有其他武器，也絕對不會讓那把人人均知是我唐天朋的小刀，留在屍體上，最愚蠢的人也不會這樣！」

這番話使得傻豹跟老周都沒話說，他倆根本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唐天朋殺人，只是又不甘心就這樣放他離開，假如方小豹不認罪，他倆也不能這麼快，將他送進監獄。

正在不知如何收拾的時候，黃石走進來報告：「隊長，局長找你，叫你立刻過去！」

傻豹向老周打了個眼色，走到分局長施子勝辦公室裏，施子勝捺熄烟蒂，道：「坐吧。」

傻豹在他桌前坐下問道：「局長找俺有什麼事？」

「唐天朋肯不肯認罪？」

「這小子一口咬定，他沒殺人！」

施子勝道：「那麼放了他吧！」

傻豹聽得一怔，反問道：「就這樣放了他？」

「方小豹肯自承殺人，手續亦已辦妥，案子已可銷了，還押着唐天朋幹什麼？而且戲班裏有人來担保他！」

「哦？誰來担保他？」

「康鐵坤父女，他倆也認爲唐天朋是個有敎養的人，不大可能殺人！」

「局長已經答應他？」

「沒有，所以我得先問明情況，你反對嗎？」

傻豹根本沒法抓到一絲證據，只好悻悻然地道：「俺根本沒有反對的理由！」

「那好，準備放人吧！」

× × ×

局子外面陽光滿地，跟局子裏的地窖的環境完全不同，唐天朋走出門外，頗有隔世之感。

他吸了一口氣，辨別一下方向，正想抬步，忽聞背後一個叫聲：「天朋！」他回頭一望，便見到康小菁滿面春風走了過來。

唐天朋見到她有點尷尬，吶吶地道：「你……怎會在這裏？」

康小菁微微一笑：「我不來，你能夠走出局子的大門嗎？」

唐天朋身子一震，康小菁又道：「是乾爹跟我担保你出來的！」

唐天朋忽然大聲問道：「你們爲什麼不担保小豹？」

康小菁顯然料不到他會突然間大發雷霆，張大了嘴巴，說不出話來，唐天朋又道：「你們既然不担保小豹，又何必担保我？難道你不知道小豹一直都很喜歡你嗎？但現在他在坐牢了。」

康小菁臉色一沉，不悅地說道：「你說完了沒有？他喜歡我是他是事，與我何干？」

唐天朋結結巴巴地道：「你就忍心看着他坐牢？」

「笑話，是他自認是殺人兇手的，又不是我迫他的！你認爲是我冤枉他嗎？」

唐天朋一時語塞，康小菁的話像山洪爆發，盡是傾瀉下來。「你們在裏面可有吃過什麼苦頭？當然沒有！你知道咱們花了多少錢，上下打點？你又怎知道咱們不担保方小豹？」

唐天朋窘急地說道：「那……爲什麼他……」

「局子裏說方小豹自承是兇手！唐天朋，殺人罪可不是扒竊罪，咱們也不是局長，如果方小豹不送進大牢，案子未了結，你今日也還不能出來呢！」

唐天朋呆了半晌才吶吶地道：「對不起……我，我錯怪了你……請你原諒。」

康小菁轉嗔爲喜，道：「算啦，我知道你受了幾日苦，心情不好，脾氣自然大一點，才不怪你！」

唐天朋心間如通過一道暖流，覺得康小菁實在不錯，可是他腦海中迅速掠過方小豹的影子，心頭那股暖洋洋的感覺立即消失。

康小菁嗔道：「你眼睜睜地望着我幹什麼？乾爹他們都在等你哩，還不趕快回去！」唐天朋想走，但不知爲什麼，竟身不由主，跟着康小菁回去。

戲棚裏正在排演，武進巳代替了杜雷的位置，正跟花常春在台上綵排，台下坐了好些人。康鐵坤一見到唐天朋便迎了上去，關懷地道：「天朋，你沒事吧？」

唐天朋感動地道：「多謝團長操心，還多謝你花了不少錢担保我出來！」

康鐵坤笑道：「別放在心上，大家都關心你！」

「團長，你花了多少錢，請告訴我，將來我唐天朋一定還給你。」

康鐵坤哈哈笑道：「大家同吃一口飯，就好像一家人，還說那些幹什麼！天朋，以後你要代替小武的位置，今後可要勤力練功，咱們不能因爲少了一個人就塌下去。」

一個跑龍套的叫林獻金走了過來，道：「小唐，這是你的運氣，說不定過兩天你就要升爲主角了，因爲觀衆反應好，咱們加演一個月！」

唐天朋估計能加演一個月，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必然與五虎帮有關，他沉吟道：「團長，我怕自己不行！」

「什麼不行？不行也得硬着頭皮上啊，劇目早巳公佈出去，票子也賣了，不能改！三天後的『借東風』，你扮周瑜，所以等下就得練功。」

唐天朋吃驚地道：「我眞的不行！」

林獻金道：「老兄啊，大家都瞧着你啦，難道你忍心打破咱們的飯碗嗎？剛才還說要還錢給團長呢？團長看得起你，你反而端起架子來了！」

「我不是端架子……」唐天朋其實還有一個原因，他得想辦法拯救方小豹，否則他便豬狗不如了，是以他道：「團長，小豹他……他是冤枉的！」

康鐵坤嘆了一口氣，道：「這個咱們誰不知道，憑小豹那副料子，他殺得了杜雷嗎？」他又長嘆一聲，「平日瞧他聰明伶俐，誰曉得他這麼傻，竟然自認殺人兇手！咱們還有甚麼法子？」

唐天朋還未說話，康小菁巳道：「天朋，你先到後頭洗個臉，換件衣服吧，其他的事，慢慢再說。」

唐天朋應了一聲，跟大家打了個招呼，走到後頭，自己睡覺的地方，他瞧見方小豹那個裝滿蕎麥穀兒的枕頭，心頭又一陣絞痛，暗下决心，一定要到濟南請王森來青島，查清楚這件案子。

他無心洗臉，就躺在方小豹的枕頭上，將這件事，由頭至尾回憶了一遍，覺得杜雷死得十分蹺蹊，爲何杜雷死後雙眼仍然睜得老大，好像要噴出火來？誰跟他有這麼大的仇恨？

唐天朋到大榮華戲班巳半年多，可沒聽人提過，至於杜雷的身世他更加不清楚，只知道杜雷家裏沒有什麼人，雖然巳經三十多歲，可還未成過親。

他又隱隱覺得兇手如果不是在戲班裏，便是青島人，照理他留在戲班裏，實在有利於調查眞相，可是方小豹在獄中度日如年，他絕對不能多躭，他想着想着，一陣疲勞襲上心頭，竟然睡着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才被人推醒，睜開雙眼，便見到康小菁那張清麗的面龐。

「快下床吃飯吧！」

唐天朋爬了上來，康小菁閃出帳幕，唐天朋本想跟她商量一下，後來只好跟大夥兒出去吃晚飯，吃飯的時候，他一直沒機會開口，直至返回戲班時，唐天朋才找到機會跟康小菁走在一起。

康小菁對他嫣然一笑，道：「你有什麼心事，連飯也吃不下？還掛念小豹嗎？你放心，他這人很有些辦法，在獄裏一定不會吃虧。」

「就算他在獄中做皇帝，我也要救他出來！」

康小菁笑問道：「你想刼獄？」

「不，我想找個人來查清楚這一件案子！」

康小菁瞟了他一眼，道：「生米巳煮成飯，還有這個可能嗎？」

「有的，一定有的，因爲我知道他是無辜的！」

「無辜的？」康小菁睜大了一對妙目，道：「他是被人屈打成招的？」

唐天朋聽不出她語中諷刺之意，正容地道：「他是爲了救我出來，所以才認罪的，因爲他不認罪，那麼坐牢的一定是我，你當然記得杜雷身上還留着那柄小刀！小豹雖然有很多缺點，但他是個義氣漢子，我絕對不能讓他爲我失去自由，失去青春，更不能失去生命！」

康小菁嘆了一口氣。「說得也是，只是你想請誰來查案？」

「王森，省裏的偵緝大隊長！」

「你跟他有交情？」康小菁趕緊道：「我相信就算他來了也救不了小豹！」

唐天朋緊張地問：「爲什麼？」

「因爲方小豹巳經認了罪，蓋了手印，還能夠推翻嗎？而且人家可不是迫他的！」康小菁道：「你說是嗎？咱們可以做的，便是希望讓他少坐幾年牢！」

「你說要賄賂……」

「輕聲一點，人家也未必肯呢！何況咱們做藝人的，三頓能夠溫飽巳是萬幸，還有什麼錢？」

「那你叫我怎樣？」唐天朋痛苦地道：「難道要我一生不能心安？」

「這可怪不了你……他對你雖然有恩，但你對他何嘗無恩？」康小菁道：「就算你去請王隊長，他也未必肯來！」

唐天朋早巳下定决心，一定要上濟南請王森，康小菁見他不答話，問道：「你眞的要去？」

唐天朋點點頭。「請你替我代轉告你乾爹，他跟你的恩情，我唐天朋一定會報答！」

「你爲什麼不直接跟他說？」

唐天朋吶吶地道：「我怕開不了口，這是我最後一次求你！」

× × ×

晚上夜宵的時候，五虎帮的人也在座。康鉄坤替唐天朋斟了一杯酒，道：「小唐，這杯是我敬你恢復自由的！我先飲爲敬！」他把面前那杯酒，一口喝乾。

唐天朋謝了一聲，也把酒乾了。康鉄坤又替他斟第二杯，林獻金道：「團長且慢，讓咱們也敬他一杯！」

唐天朋毫不推辭，舉杯道：「小弟落難，多得兄弟們掛懷，該由我敬你們才對！」他把第二杯酒乾了。

五虎帮的人道：「唐兄弟，你夠義氣，咱們也敬你一杯！祝大家合作愉快，乾！」那三個大漢却把面前的酒乾了，唐天朋只好再喝了一杯。

康鉄坤替他斟第四杯，唐天朋忙道：「團長，我夠了，不能再喝！」

康鉄坤道：「不行，這一杯你一定要喝，因爲這是我預祝你北上濟南，成功請回王森替小豹翻案！」

五虎帮那個刀疤漢忽然一拍桌子，叫道：「什麼？小唐你要去濟南？」

「是的，我打算明天就上路！」

刀疤漢一把扭住他的衣襟，道：「臭小子，敬酒不喝喝罸酒！咱們抬擧你讓你担重戲，你却一走了之！」

唐天朋道：「多謝你的好意，第一，我怕我做不來；第二，濟南我是一定要去的！」

「那咱們賣出去的票子怎辦？錢巳經收了，難道要咱們吐出來？」

「我可沒拿一分！」

「這是你們的戲班的事！」

康鉄坤忙道：「小唐，你今日剛出來，而且有些帳我也還未算清楚，打算明天才分錢給你哩！」

「團長，您的好意，我一生都記得，但這件事，您請莫阻擋我，如果我不盡一分力拯救小豹，我今生今世都不會有快樂的日子過！」

刀疤漢又扭了唐天朋一下，唐天朋不想再鬧事，只好委屈求全地道：「三位大哥如果氣憤難過的話，便在我身上打幾拳

吧!」

林獻金道:「小唐,你這樣一走了之,團長前兩天在你身上花的錢,幾時才拿得回來?」

「放心,錢我一定會還!我唐天朋不是忘恩負義的人!」

姓田的喝道:「唐天朋,你眞的不怕打?」

康鉄坤道:「算了吧,請三位瞧在我臉上,不要爲難他!」

「那戲票的錢……」

「咱們再慢慢商量!」

唐天朋推開刀疤漢的手,向康鉄坤鞠了一躬,道:「團長大恩,唐天朋將來必報……我,我先走了!」

康小菁忙道:「天朋,我送你一程!」她不管三七二十一拉着他的手臂先走了,「你天亮就要走?」

「是的……你保重!」

「還回不回來?」

唐天朋道:「辦了這件事,假如你們不嫌棄的話,我相信我會去找你們的!你們下一站要去那裏?」

「暫時還未決定!」康小菁忽然拿出三個大洋來,塞在他手中。「你北上路上要花錢,帶上吧!」

「這怎行?我不能拿你的錢……」

「怕什麼?」康小菁粉臉忽然飛上兩朶紅雲,低聲道:「難道你還不知道……人家的心意?」

「我……」唐天朋吸了一口氣,道:「我唐天朋大仇未報……」

康小菁臉上的紅暈不見了,朗聲道:「將來你見到我時再還給我吧,記着我會收利息的!」

「謝謝你!」唐天朋收了她的錢,「我將來一定連利息一齊還給你!」

康小菁冷哼一聲,說道:「我不再送你了,免得被別人閒言閒語!祝你萬事如意!」

唐天朋吶吶地道:「多謝!我由戲棚收拾幾件衣服就離開!」

× × ×

唐天朋回戲棚收拾了幾件衣服,打成個包袱,揹在肩上就離開,他不想再見到戲班裏任何一個人。

出了戲棚望着滿天星斗,唐天朋不知道該去那裏,他想了一下,轉身就在公園長櫈上過了一夜。天剛朦朦亮,他上街買了飽點,胡亂塞飽肚子,便向火車站快步走去,他希望能夠買到去濟南的第一班火車!

可是當他剛到火車站外,忽然有幾位陌生的大漢攔住他,道:「喂,你欠咱們的帳幾時還?」

唐天朋一怔,忙說道:「我從來沒有欠人家的帳,你們是誰?我根本不認識你們!」

帶頭那個臉上有團白斑,他哈哈笑道:「小子,你的演技不錯哩!你認識咱們也好,假稱不認識也好,但咱們認識你,你叫唐天朋!」

唐天朋一看勢色不對,連忙拔腿飛逃,那幾個大漢一湧而上,拳脚交加,唐天朋一邊抵擋一邊高呼救命,大漢高聲道:「欠債還錢,不還錢還想溜掉,不打還有天理嗎?」

有幾個途人站在旁邊,全沒勸架之意,唐天朋知道不還手不行,便展開拳脚跟對方周旋。那臉有白斑的大漢,一爪抓住他肩上的包袱,唐天朋及時卸肩,甩掉包袱,順勢飛起一脚,將他踢倒!

說時遲,那時快,背後一個大漢已撲了過來,雙掌齊出,唐天朋聽見風聲,身子一蹲,一對手肘一齊後撞,那大漢慘叫一聲,捂着肚子蹲下身去。

唐天朋疾如閃電,身子一旋,已轉到他身後,雙手一落一提,將他舉高向第三個和第四個大漢拋去!

那漢子凌空驚呼,手脚亂揮,他同伴見狀不敢接,急忙讓開,唐天朋却趁這個時候轉身飛奔!

他不敢進火車站,沿中山路向北亡命而奔,背後那四個大漢大呼着追了上來。唐天朋急如喪家之犬,見到小巷便鑽了進去,讓他轉了幾條小巷,終於甩掉對方的糾纏,但他仍不敢躭誤,繼續逃跑。

唐天朋一口氣跑到威海路,這裏已遠離火車站,他才敢停下來喘氣,休息了一下,抬頭見有家小茶室,便走進去買碗茶喝。

剛才的情況再次翻上腦海,唐天朋覺得另有蹺蹊,隱隱覺得這幾個大漢跟五虎帮有關係,忽然他又想到一個問題:難道杜雷是五虎帮殺死的?

「一定是這樣!」唐天朋心中暗道:「所以他們不讓我去請王隊長!他們不讓我去,證明他們心中害怕,所謂做賊心虛,杜雷……哼,再困難再危險,我也要去濟南!」

他回心一想,心頭又冷了:假如五虎帮一直派人守在火車站,自己有什麼辦法上路?此去濟南路途迢迢,使用其他交通工具,不但貴而且恐怕時間來不及!

「爺,您要吃點東西嗎?」一位夥計哈腰問。

「不啦,我趕着上路。」唐天朋嘴上說着却仍穩穩當當地坐着。

那夥計低聲咒罵着:「喝一碗茶坐這麼久,怎不走遠一點,找個公園坐!」

一句走遠一點,提醒了唐天朋,他立即站了起來,付帳出門,不錯,青島是五虎帮的勢力範圍,但離開青島之後,他們便管不着,他何不到遠一點的地方去搭火車!

主意一定,唐天朋立即召了一輛馬車,道:「去四方鎮!」四方鎮在青島之北,鎮雖不大,却有火車站。

馬車走了個多鐘頭到四方鎮,唐天朋跳下馬車,問了路,直接去火車站。車站不大,候車室的人也不多,唐天朋打量了一下,不見有扎眼的人,這才去買車票,幸運的是十五分鐘後,便有火車到站了。

當唐天朋踏上月台,火車已「嗚」的一聲長鳴進站了,他心頭沒來由的揪緊起來。

成功了一半

唐天朋走上火車,他打量了車廂裏的乘客一下,才在自己的座位坐下,不久火車便離站了,唐天朋神經才鬆弛下來。

也在這個時候,他才覺得身上有幾處地方都十分疼痛,那當然是剛才被那幾條大漢打傷的,他恐怕五虎帮有人在車上,一直注視着周圍環境,可是車廂裏除了搭客的吵耳聲外,一切顯得十分平靜,吃過午飯,他敵不住疲勞傷痛,終於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過了一陣,他被火車的汽笛聲驚醒,原來火車又進站了,他揉揉雙眼,改變一下坐姿,到達目的地的搭客下車,又有搭客上車,還夾雜着幾個小販。

小販在甬道上高聲呼叫:「來!買糖果、餅乾、香烟、藥油……」

唐天朋買了兩包烟,抽了一根銜在嘴裏,轉頭望窗外的景色,原來火車已至高密,那是個大站,等車的時間也比較長。

唐天朋噴了一口烟,將自己的頭臉埋在烟霧之中,却不知道一個在甬道上經過的漢子,見到他時,雙眼倏地放亮。那漢子並沒有停留,又去下一節車廂了。

火車又在原野上奔馳,晃晃盪盪的,像躺在搖籃裏,而那有節奏的「哄啷」聲,就像母親的催眠曲,唐天朋又睡着了。

他第二次醒來,車上的乘務員已經在叫買飯菜,唐天朋買了一盒蓋交飯,吃得毫無味道,却也將肚子塡飽。他又抽上烟來,旁邊忽然有人說道:「老兄,請借個火!」

唐天朋微轉着頭,這才發現原來坐在自己旁邊的那位老大爺已換上一個精壯的漢子,那漢子嘴上銜着烟,頭頂戴着一頂嶄新的毡帽,衣著十分光鮮,臉上還發着油光,好像是個小商人。

唐天朋把手上的烟遞過去,那漢子接上了火,將烟交回給唐天朋,自我介紹地道:「謝謝,俺姓高,您貴姓?哈哈,出門交朋友,路上有個好照應!」

唐天朋見他頗爲和藹,便依實道:「小姓唐。」

「唐先生是做生意的?」

「不……」唐天朋吶吶地道:「想到濟南找個差事混口飯吃!」

「眞巧,俺也是要上濟南,俺祖家在高密,自小就搬到濟南,在濟南做點小生意,這次是因爲外婆病重了,抽兩天回去看看她老人家!」

「高兄也眞有孝心!」

「哎,做人後輩應該這樣,老人家想看看俺這個外孫,能不去嗎?要不是生意忙,俺還眞想多躭兩天哩!」

唐天朋睡了半個下午,精神很足,雖然車外一片漆黑,但他仍了無睡意,樂得有個人聊天,便順口問道:「高兄做的是什麼生意?」

「雜貨店,是零零碎碎的生意,沒出息!」

「人家都說這種生意,外表不風光,其實利錢不微哩!」

「哎!」姓高的嘆了一口氣,道:「那是煩人的生意,有啥利錢!左右不過是混口飯吃吧,俺有機會也想改行!」

「高兄客氣!」唐天朋有心攪點小生意,正想打聽一下行情,「高兄想改做那一行?」

「俺也還沒拿定主意!說是這樣說,可眞難哪!雜貨店那裏人手不足……啊,對啦,你不是想到濟南找差事嗎?如果不嫌工資低的,不如就到小店屈就一下!」

唐天朋結結巴巴地道:「我,我還得先去找個朋友,因爲家母託他代我找份差事,不知他找到沒有!」

姓高的微微一笑。「俺也不敢勉强,實際上雜貨店的工作又繁瑣又辛苦!嗯,聽你的口音,您不像是山東人!」

「我是江蘇人,坐船來青島探個親戚,再上濟南!」

姓高的嘴角浮上一抹詭異的笑意,道:「江蘇人在山東有這麼多親戚,也算少有……哈哈也算得上跟咱們有緣呀!」

唐天朋只能笑笑,他忽然不想再跟他談下去,因爲那會露出馬脚,幸而那姓高的,用脚踩熄烟蒂,便閉目假寐。火車的晃盪又產生搖籃的作用了,唐天朋又再睡着了,直至半夜他便急才醒來,旁邊那姓高的漢子已不見了。

唐天朋估計他上厠所,也不理會他,自己走進厠所。火車進山洞了,車廂裏「哄啷」的响聲震人耳鼓,車速似乎更快,唐天朋解了手,打開鐵門,見一個漢子嘴裏叨着烟走過,背後還跟着一個大塊頭的大漢。

他認得前面那個漢子便是那姓高的,心頭忽然閃過一絲疑惑:他不是沒有火嗎,爲什麼現在又點着烟?晚飯之後一直不見有小販上車,他火從何處來?最佳的解釋便是他又遇到熟朋友,要不便是他故意借火摸自己的底!

唐天朋想到此,立即提高警惕,他悄悄走出去,見那姓高的漢子正跟另一位漢子低頭商量,那位漢子不斷向四周張望,唐天朋心知不妙,立即轉身向前走去。

走了幾步,轉頭望後,那大塊頭大漢也跟着上來,唐天朋心頭大急,心中害怕這人是個拘魂使者,脚步更快了。

那大漢越走越快,唐天朋迎面走來一位乘務員,急中生智,忽然攔住他,道:「老兄,我肚子痛得厲害,請問車上有藥嗎?」

乘務員見他額角有汗,不虞有詐,撫着他的手道:「有,你跟我來!」

唐天朋連聲致謝,再轉頭望後,那大漢已失去踪影。他告訴自己,這只是暫時安全而已,只要他留在車上,便還有危險,可是救方小豹的行動,却急如星火,不能再躭誤,怎麼辦?

「您用藥油搓搓肚子吧!」

唐天朋霍然一醒,原來已到車長室來,那乘務員手上遞來一瓶藥油,唐天朋胡亂倒了一些藥油在手上,用力在肚上搓了幾下,腦海中已想到辦法。「請問下一站什麼時候停?」

「六分鐘左右。」乘務員抬頭看看桌上的時鐘道:「不過這是一個小站,只停兩分鐘,你不是在這裏下車的,就不要下去!」

「我在這裏休息一下,等車子到站才離開行嗎?」

那乘務員態度極好,道:「不要緊,你坐吧,我出去巡一下!」他走後唐天朋又緊張起來。

他一直瞪着桌上的鐘,時間好像過得特別慢,窗外一片漆黑,什麼東西也看不到,終於走廊上傳來一個輕微的脚步聲,

唐天朋轉望一望鐘，由乘務員離開到現在只過了四分鐘！換而言之，兩分鐘後，火車才到站！

唐天朋以爲來的是那乘務員，正想開門，可是脚步忽然停在外面，他心頭一沉，急忙將門閂上。

房門「咯咯」地响着，唐天朋十分緊張，却不動聲息。敲門的聲音越來越响，有人道：「快開門，有個乘客暈倒了！」

唐天朋不知外面那人的底細，開門又怕有危險，不開門又不行。他猶疑了一下，將窗拉開，一陣風衝了進來，將桌上的紙吹落地板，唐天朋顧不了這許多，抓起椅子，再將門閂拉開。

他剛將門閂拉開，房門便猛地被推開，接着目光一閃，一柄斧頭望他頭頂上劈下！

唐天朋急忙舉椅一格，「咯嗤」一聲，那張椅子被劈成兩半。

也在這時候，唐天朋已看清那個人的臉目，正是剛才跟姓高一起的那位大塊頭，他知道不妙，左手一甩，將一邊破椅拋出，那漢子手起斧落，又將椅子磕飛！

唐天朋右手的半張椅子及時擊出，正中那人肩膊！這一擊，力量奇大，連椅脚也斷了一截，唐天朋趁對方未定下神來，將椅子送出，又往對方的身體，用力一推，將他推出門外！

那大塊頭膂力奇大，空出一隻手來，抓住椅脚，用力向橫一板，右手斧頭劈下，把椅子擊落地上！

這些事說來雖慢，但實際上疾如星火！那大漢猛一聲大喝，右手利斧再度劈出，同時跨前一步！

唐天朋手上沒有武器，又是在狹窄的環境中，那情景不用說，也十分危殆，幸而他眼明手快，右手抓住房門，用力一推，房門關上，斧頭劈在門上，發出一聲巨响！

說時遲，那時快！唐天朋奮不顧身撲前，用肩撞向門後，「砰」的一聲，房門關上，他立即拴上門閂！

當斧頭劈及房門時，恰好火車開始進站，發出一道長長的汽笛聲，將响聲遮蓋住。

唐天朋驚魂稍定，火車已停了下來，車站只有工作人員，不見有乘客。唐天朋心間忽然閃過一個念頭，他估計停車時，對方不會在這時候行兇，是以慢慢將房門拉開，遠處雖然有幾個準備下車的旅客，却已不見那個大塊頭！

唐天朋走了出來，混在下車的搭客中，魚貫踏上月台，他故意站在月台張望一下，然後向車尾的方向走去。目光不斷瞥向車廂。果然讓他發現一對陰森的利眼，他立即轉身向車頭走去。

這一站往來的搭客不多，所以火車很快便要開了，工作人員發出哨子聲，揮動着號旗。

就在此刻，車上忽然跳下一個大漢，唐天朋一眼看出那人正是大塊頭，他心頭十分緊張，雙脚却仍站着。

大塊頭見到這情況也有點出乎意料，但他仍然慢慢向唐天朋走去。

火車緩緩開動了，唐天朋走到一個工作人員身旁，忽然長身躍出，雙手及時抓住火車梯間的扶手，身子擺動了兩下，雙脚終於落在梯上，安全地鑽入車廂！

這下動作大出大塊頭的意料，他不及細思立即向火車奔出去，那站上的工作人員，冷不防被唐天朋扒上火車，已提高了警惕，大塊頭一行動，他立即伸手攔住！

大塊頭輕輕將他推開，閃了出去，但火車的速度已開始加速，他略一猶疑，七八節車卡的火車已全部離站，大塊頭只能目送它遠去！

×　×　×

唐天朋跳上火車，剛鬆了一口氣，但想起剛才那一幕，實在十分危險，只要他雙手抓不牢扶手，這條小命便完蛋，不由發出了一身冷汗。

他在車卡與車卡間望了一下，讓神經盡快地鬆弛下來，才踏進車廂裏，摸出一根烟點上，一接上火，他立即想到那姓高的！

這傢伙肯定跟大塊頭是一道的，他還在車上，換而言之，自己仍有危險！

最安全的辦法，便是他去纏住那位乘務員，讓對方下不了手，然後在下一站下車，改乘下一班的列車。可是這也不一定是絕對安全的，而且方小豹的事急如星火，實在一刻也不能躭誤！

唐天朋抽了一根烟，終於下定決心，跟對方明挑着幹。他辨別了一下方向，向車後走去，到了自己的座位處，坐在旁邊那位姓高的漢子已不知去向！

唐天朋張望了一下，繼續向車後走去，一直去到最後一節，仍不見那人的踪跡，他放心不下，改向前走，到最前面那一節車廂，仍找不到姓高的，唐天朋十分奇怪，那人剛才不下車，火車開動之後，速度很快，根本不能跳下去，那麼他去了那裏？

車廂裏的厠所絕大部份都打開着，更增加唐天朋的疑惑，不過最後他還是坐回自己的座位，不過却不敢睡覺，神經拉得緊緊的，一對眼睛四處注視，生恐有人偷襲！

「嗚！」火車又到站了，唐天朋下意識地踏上甬道，向前後觀看，當稀稀疏疏的搭客開始下車時，唐天朋見到前頭列車長室衝出一個人來，迅速跳下月台，消失在黑暗中！

那人行動雖快，但唐天朋仍然認得出，正是那個自稱姓高的生意人！

唐天朋本想追下去，但回心一想，隨即坐回座位上，他何必多管閑事？最要緊的是平安趕到濟南！

×　×　×

唐天朋的願望果然實現，平安到達濟南火車站。他出了火車站，仍然不敢大意，不斷留意周圍的動態，站外停了好些三輪車，唐天朋跳上一輛，道：「車老大，請送我去找王森！」

車伕輕輕踩着車子，回頭問道：「那一位王森？」

「偵緝大隊長啊！」

車伕用力蹬了幾下，道：「那俺送你到總局去吧！」

車子很快便停在總局門外，唐天朋付了錢，跳下車又有點猶疑起來，王森是名人，又是大官，他肯不肯見自己？

車伕回頭道：「您進去問問，他們會替你通報！」

唐天朋咬一咬牙，踏上石階，走進大門。大門裏有座櫃台，櫃後坐着一個長相斯文的漢子。那漢子見到唐天朋問道：「啥事兒？」

「我要找王森處長！」

「哦？你是王處長什麼人？」

「不是……」唐天朋吶吶地道：「我是有件事要請他帮忙……我一位朋友被寃枉殺人……」

「等等！」那漢子道：「你要訴寃，請進去三號房！」

「謝謝！」唐天朋有點提心吊胆，走到裏面，他找到三號房，見房門開着，便伸手敲了幾下。裏面有人道：「請進！」

唐天朋推門進去，只見房裏頗大，放着兩張長桌，每張桌後都坐着一個漢子，右首那個問道：「你是不是來伸寃的？」

「是的！」唐天朋向他行了一禮。

「請坐。」那漢子邊拿出紙筆，邊作自我介紹。「俺姓卓，您貴姓？」

唐天朋見他十分和氣，放了一半心，坐在他對面，說道：「卓先生，我叫唐天朋！」

「隨便叫小卓，或者老卓，不必叫先生，俺不習慣，咱們開始吧！」

唐天朋吸了一口氣，便將方小豹被迫自承殺人的前後發生過的事，說了一遍。

老卓雙眼瞪着他，不發一言，唐天朋心頭有點着慌，但他所說句句實話，是故神色坦然。

老卓銜上一根烟，劃火點上，却不請唐天朋，他吸了幾口才道：「你說的話，全部是眞實的？」

「不錯，句句屬實，小的那裏敢來胡鬧？」

「告訴你，在這裏假如提假口供，是犯法的！」老卓又噴了一口烟，「你可以再考慮一下，然後重說一遍！」

唐天朋斷然道：「不用，我敢發誓，我沒有提供一句假供！」

「你能肯定杜雷不是方小豹殺的？」

「因爲他一直跟我在一起，而且是我先發現杜雷被人殺死的！還有，我相信他，他不是個狠毒的人。」

「那他爲什麼要自認是兇手？」

「因爲兇器是我的，他怕我會吃官司，所以自承兇手，希望我可以置身事外，然後再來濟南請王隊長替他洗寃！」

「王隊長不是神仙，萬一救不了他，他不是要白白送死嗎？」

唐天朋立即答道：「方小豹對朋友有情有義，他認爲欠我的情，是故冒險，我相信就算他被定了罪，他也不會後悔！」

老卓故意冷笑一聲：「這年頭像他這樣的人，十分罕見！」

「所以我才覺得更爲難得！」

老卓又掏出烟來，這次他請唐天朋。

「你心目中可有眞正的疑犯嗎？」

唐天朋想了一下，搖頭道：「沒有，希望你們調查！」

老卓道：「你且等等，我將你所說的紀錄下來，再唸一遍給你聽。」

老卓大約寫了將近半個鐘頭才紀錄完畢，他唸了一遍，唐天朋表示無誤，老卓叫他簽了名，然後道：「唐先生請你先回去，事情有進展，咱們會通知你，嗯，你住在那裏？」

「我剛出火車站便來了，還未找到歇脚的地方。」

老卓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介紹你投宿濟光旅館，雖然小一點，但一來便宜，二來乾淨，三來靠近這裏……」

他還未說畢，唐天朋已連聲應好，長身向他鞠個躬才離開，他走出大門，有點輕鬆感，雖然還未知結果，也未知道方小豹有沒有救，但自己總算盡了力。

唐天朋很快便找到濟光旅館，他開了一間小房，不管三七二十一，便跳上床睡覺，因爲在火車上，他一直十分緊張，也不敢睡覺。

×　×　×

這樣過了兩天，還是沒有消息，唐天朋十分着急，又不敢去總局查詢，只能日夕守在旅館裏乾着急，第三天上午，有人來敲門了。

唐天朋像豹子般跳了起來，把門拉開，只見外面站着一位陌生的漢子，那漢子問道：「你就是唐先生嗎？」

「我是唐天朋，你是……」

「俺是局子裏的人，關於唐先生要求的那件事，王隊長想親自跟你談談，請你跟俺走。」

唐天朋大喜，連聲道：「請帶路！」

唐天朋到總局，王森已在三號房等他了，唐天朋見到王森心神俱醉，心中暗道：「瞧他果像是位英雄！」

王森溫聲道：「請坐。」他拿出老卓所紀錄的那疊紙來，邊看邊道：「請小卓進來！」

帶唐天朋來的那位漢子立即出去，一忽，老卓便進來了，坐在王森的身旁，王森道：「唐先生，你可否再將這件事說一遍？」

「當然可以！」唐天朋毫不覺得麻煩，將這件事，由頭至尾再述了一遍。

王森道：「你說的，基本上都記下來了。不過俺還有幾件事要問你。」

唐天朋改一下坐姿，道：「請王隊長問！」

「你說當你跟方小豹在杜雷帳幕裏，發現杜雷的屍體後，聽到人聲，當你們離開時又聽到叫聲，你可認得出那是誰的聲音嗎？」

唐天朋想了一下，道：「在那種情況下，我生怕會聽錯，連累了……」

王森含笑截口道：「咱們自然會調查，不會由你的口供來定一個人的罪！」

唐天朋這才放下心。「好像是花常春的聲音……不過他一向是住在旅館的，不大可能會到戲棚去……」

王森又問：「花常春這人平時的表現怎樣？」

「他脾氣有點怪怪的，說話也有點娘娘腔，也許是反串慣了，在台下也時有女性化的動作，戲班裏的人，一般對他都是敬而遠之的！」

「他跟杜雷的關係怎樣？」

「常鬧蹩扭，但花常春這人對別人也是這樣，不足爲怪，照我所知他們之間，並沒有仇恨！」

「康鐵坤對他態度怎樣？」

「他倆是大榮華的台柱，康團長對他倆自然比較客氣！」

「好，再問一個問題，希望你仍能老實答覆，你是不是喜歡康小菁？」

唐天朋將自己的家境介紹了一下，道：「王隊長，我對她充其量只有好感，沒有兒女私情！」

「杜雷知道你的心意嗎？」

「我不曉得他知不知道！」

「你說在你倆未進戲棚前，在公園石櫈談了許多話，在那期間，可有什麼發現？」王森怕他不明白，再道：「比如附近有人經過。」

唐天朋「啊」地叫了一聲道：「我記得了，當時小豹曾經說過，有人影經過，但當我轉頭望去時，已什麼也看不到！」

「哦？」王森續問：「除此之外，還有什麼發現？」

唐天朋搖頭表示沒有，接下來王森與老卓集中問唐天朋在火車上的遭遇，最後王森道：「唐先生，今日的交談，到此為止，決定如何，很快便會再通知你！」

唐天朋急道：「王隊長，救人如救火，你再拖延下去，可就……」

「不用急。」王森微笑道：「我們已經問過，方小豹是大後天才上法庭，來得及！」

× × ×

唐天朋懷着一股緊張的心返回濟光旅館，對他來說最重要的不是王森的決定，而是王森肯不肯到青島調查，如果總局的決定，不讓王森去翻案，他這行豈非白走一趟？

黃昏時份，唐天朋亦要出店吃晚飯，忽然老卓來訪，他笑嘻嘻地對唐天朋道：「唐先生，恭喜你了，王處長決定接手調查這件案子。」

唐天朋高興到跳了起來：「老卓，是真的嗎？」

老卓笑道：「難道我會巴巴跑來跟你開玩笑？晚上七點二十六分的火車，處長在火車站等你，你可不要遲到！」

唐天朋道：「放心，我現在就先去火車站！」他雖然不知道王森的辦事能力，但不知為什麼覺得已經成功了一半。

不動聲息

火車「哄啷哄啷」地響着，窗外已一片漆黑，唐天朋心頭十分興奮，好像遍地都是燦爛的陽光般，心情跟來濟南時完全不一樣。

王森買的是硬席臥舖，他還帶了兩個人，一個是林五嶺，一個是黃成，這兩人是他多年的好助手，不但十分敬佩這位老首長，而且更希望能經常跟他一起工作。

林五嶺與黃成心情也十分興奮，只有王森斜躺在床上，抽着悶烟，不知他心裏想些什麼。唐天朋終於忍不住問道：「王隊……王隊長，咱們趕得及開庭之前趕到嗎？」

黃成笑道：「傻小子，處長決定插手辦理這件案子後，徵得總局長的同意，已先掛了電話，吩咐青島有關方面，延遲十日審訊了。」

唐天朋搓着雙手，道：「方小豹有救了，假如他知道王隊長肯為他出頭，一定十分高興！」

王森忽然轉頭道：「唐先生，你不要把俺當作神仙，俺只能盡力而為，可不敢保證能救得了他，何況現在還沒有充份的證據，證明他不是兇手！」

唐天朋依舊十分興奮。「我知道，只要王處長肯盡力就行了，處長，你以後叫我天朋吧，別叫先生，太難為情了！」

王森一笑閉上雙眼，繼續思考他的問題去了。在車上他不時重複問唐天明一些問題，唐天朋有問必答，只是他的答覆看來對王森的幫助不大。

火車終於停在青島火車站，四人出了車站，先找了家旅館歇下，王森洗了個澡，刮了鬍鬚，便單槍匹馬去青島分局。

王森要來青島，青島分局的大小領導事前都已知道，雖然已屆下班時間，但施子勝仍坐在他辦公室內，當王森到達時，分局裏的人都忙碌起來。

施子勝早跟王森合作過，兩人頗為稔熟，他親自將王森迎進自己的辦公室，遞了一根烟給他，道：「辛苦你了！」

王森接過烟笑道：「老施，大家都是老朋友，還客氣什麼！」

「我已訂了桌子，準備替你洗塵！」

王森笑道：「改天由我請吧，我還要趕着回濟南，所以想立即開始工作！」

施子勝欠一欠身，道：「處長準備怎樣展開工作，請指示一下，咱們一定全力配合！」

「指示兩字不敢當。」王森噴了一口烟，凌厲的目光透過眼前的烟霧射在施子勝的臉上。「俺首先想知道誰負責這件案子的？」

「是沈隊長和老周！」

王森笑道：「都是老相識了，這就好辦！」

「我叫他們進來？」

「不，俺到他們辦公室去！」

施子勝親自帶王森到傻豹的辦公室，打從王森來電，說總局要重查杜雷的死因開始，傻豹一夥心便不得安寧，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出錯，他見到王森忙堆下笑容給他拉櫈倒茶。

王森在他肩膊上拍了一下，道：「老朋友了，還客氣什麼？請老周進來一齊研究吧！」

傻豹轟應一聲出去，一忽，他便帶老周進來，施子勝說了兩句塲面話便返回自己的辦公室。王森請他倆點烟，老周問道：「王處長，請恕我大胆問一句，總局對這件案有什麼懷疑？」

王森道：「總局有關人員經過研究之後，覺得殺死杜雷的兇手，恐怕不是方小豹，而方小豹只是感恩唐天朋多番救他，恐怕唐天朋坐牢，是以才自承是殺人兇手的！」

傻豹不服氣地道：「總局竟然相信唐天朋的話？他倆狼狽為奸！」

「是否狼狽為奸，還得用事實證明！」王森沉聲道：「咱們當然經過分析，因為方小豹沒有殺人的動機！」

「但這是方小豹自己承認的，咱們也沒有動他一根毫毛！」

「總局並沒有怪責你們！」

老周乾咳一聲，問道：「總局認為有啥疑點？」

王森不答反問：「俺想知道一件事，唐天朋和方小豹藏匿在耀華號貨輪上，這消息你們從那裏得來的？」

「當天凌晨有人打電話到局子裏，通風報訊！」

「哦？那時候還能打到電話，一定不是普通人！」王森興緻勃勃地道：「電話是由誰接聽的？」須知那時候還沒有公共電話，而整個青島市，除了政府機構及有數的大公司之外，還沒有幾個私人電話，三更半夜到那裏借電話，通風報訊？

老周道：「接電話的是小宋。」

「可否請他進來一下？」

老周立即出房喚小宋進來，傻豹道：「小宋，你將接到方小豹躲在耀華號的電話，說與王處長聽！」

「那天有個男人打電話來，說見到兩個青年鬼鬼祟祟地走上小港四號碼頭的耀華號，俺問他是什麼人，他不答俺，反將那兩個青年的形貌，衣服顏色描述了一番。」小宋飛快地說道：「俺一聽那兩人的外表似是殺人疑犯。所以立即打電話通知局長。」

「就這麼多？」

「是的！」

「謝謝你！」王森待他出去後才道：「根據俺的查詢，那天凌晨他們在小港路上不見一人。」

傻豹道：「也許有人躲在暗處，他倆不知道。」

王森側頭含笑問道：「那時候躲在暗處，能看清楚一個人的形貌嗎？」一頓又道：「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第一，那人根本已知道這唐天朋和方小豹的事，也見過他，第二，唐天朋和方小豹那時候急如喪家之犬，沒有留意周圍，那人根本離他倆不遠，還有一個可能那人有望遠鏡！」

傻豹說不出話來，王森續道：「當然，三號碼頭那位船主也可能『出賣』了他倆，但他也到那裏打電話，今天要請你們替俺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調查三號碼頭至四號碼頭這一帶，誰有電話！」

老周反問：「這一點很重要嗎？」

「不知情的人會巴巴地四處借電話通風嗎？案發後，外人根本沒人知道，你說重要不重要？」

傻豹登時傻了眼，這果然是個疑點，但若非王森說出來，他們竟然沒有發覺，簡直是一大疏忽！

老周臉上也露出尷尬之色，看了傻豹一眼，道：「處長要咱們做的第二件事是什麼？」

「誰報的案子？」

「大榮華戲班的一位『花旦』花常春！」這次開腔的是傻豹。「他剛巧回戲棚拿東西發現的！他跑出公園剛巧碰到公安人員，於是報了案！」

「你可有問花常春回戲棚拿什麼東西嗎？」

「有。」傻豹有點得意地道：「他忘掉了皮包，回戲棚拿，果然在化粧帳幕找到！」

「他離開旅館是什麼時間？」

傻豹抓抓頭，吶吶道：「這個……咱們沒問……」

「說不定杜雷是他殺死的，當他還未離開戲棚，唐天朋和方小豹回來了，所以便……」王森道：「除非有人能證明他在案發之後才離開旅館，這是第二件事！」

傻豹額頭的汗珠撲簌簌淌下，囁嚅地問：「處長……還有第三件事嗎？」

王森微微笑道：「今天只這兩件事已夠你們忙的了！還有三件事，只是順口問的！大榮華準備表演到什麼時候？」

「聽說本來準備表演一個月的，因為杜雷死了，唐天朋離開了，很多劇目不能表演，所以便提早結束，大約尚有三四天吧！」

「有沒有辦法替我找三張今晚的票子呢？」

傻豹大聲把小白叫進來，命令他不論什麼票價，都得買三張回來，王森謝了，又道：「聽說大榮華跟五虎帮有交易。」

傻豹面露苦笑。「那些地方上的混混兒，只要不鬧出太大事來，咱們那管得來？要管的也不夠人手！」

「要管也不太難！把他們的頭兒捉來，即使春風吹又生，也會有一段平靜的日子過！」王森道：「俺還聽說方小豹和唐天朋被捕之後，康鐵坤到局子裏上下使了不少錢，可有這件事？」

這次傻豹和老周斷然否認。「完全沒這種事！」

王森緊抓住不放。「你們兩個不收，別人有沒有收，你們查過沒有？」

傻豹吶吶地說不出話來，老周道：「這件事請局長辦，比較妥當一點！」

王森眼睛瞪着傻豹。「假如俺要你負責調查，你敢不敢？」

傻豹舉袖拭汗，道：「假如王處長肯替我撐腰，俺，俺自然敢……」

王森微微一笑，道：「這件事暫時按下，不過你們要嚴守秘密，現在只有你們兩個知道，如果有第三個人知道，責任自然在你們身上，老周，你聽清楚沒有，不許第三個人知道！」

老周連聲應是，王森留下住址便走了，老周狠狠地吸口烟道：「傻豹，你有沒有發覺這頭山貓，比以前更加厲害了？」

「是的！」傻豹敲敲頭殼。「咱們是差他一大截，難怪他的官升得那麼快！」

「他在青島的日子裏，咱們還不知要再吃幾次癟！」

× × ×

小白果然不負所望，找來了三張戲票，唐天朋自然不宜露面，王森叮囑他晚上小心，無要事不可露面。

戲棚裏的鑼掌聲喧天，台上演的是「竇爾敦盜馬」，扮演竇爾敦的是武進，幕啓時，台中間放着一張桌子，幾個賊眉賊眼的漢子散立在四周。

武進的竇爾敦龍形虎步出台，邊走邊唱「西皮倒板」將酒宴擺在聚義廳上。

他唱腔低沉而雄渾，坐在最後一排的觀衆，也聽得清清楚楚，霎時間戲棚裏響起一陣如雷的掌聲，武進仰頭一個亮相，抱拳唱「原板」：我與衆賢弟敘一敘衷腸，竇爾敦在綠林誰不尊仰？河間府為寨主，除暴安良！

掌聲再起，王森對平劇完全外行，跟

瞎子看戲一般，人笑跟人笑，人鼓掌跟人鼓掌，林五嶺却是戲迷，他們低聲在王森耳畔道：「這人做功三流，唱工二流！唱得不夠冲！」

王森微微一笑，摸出烟來叨上，黃成忙替他打火，今晚演出全是折子戲，武進在連聲好馬呀好馬中，拉「馬」下場，掌聲再起。

幕再啓，一個老獄卒魏顫顫地走出來，鼻樑上染了一片白，他手撚短鬚，道白：「啊哈，你說你公道，我說我公道，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這幾句俏皮話，使得台下觀衆哄笑起來。老獄卒續白：「小老兒崇公道，就在這洪洞縣當了一名長解……」

一會兒，一個女囚犯走了出來，林五嶺忙又道：「處長，扮演蘇三的便是花常春。」

王森精神一振，緊忙瞪着她，蘇三一副凄苦相，手扣鐵鍊，踏着碎步，引腔唱：苦哇，喂呀……（落淚痛哭）。

他聲音比女人還尖銳，那哭聲更是維肖維妙，但王森不知爲何，全身三萬六千個毛孔，全都豎起。

蘇三唱「二黃散板」：忽聽得喚蘇三，我的魂飛魄散，嚇得我戰戰兢兢不敢向前……

林五嶺豎起手指，道：「這花常春夠格多啦，只怕在北平也有點名氣！」

王森閉上雙眼，道：「俺睡一陣，戲完之後，叫醒我！」

鑼鼓聲震耳，但王森竟能睡得着，當他被林五嶺推醒時，已散場了，王森點上一根烟，端坐着道：「咱們留下來！」

觀衆已幾乎走光了，林獻金見王森三個還坐着不動，便走前道：「三位大爺，戲巳經散啦，如果想再看，請買下一場的票吧。」

「咱們想跟花常春談談！」王森遞了一根香烟給他。

林獻金只道是戲迷，「哈」地叫了一聲。「大花旦可不喜歡跟人見面呢，不過還是有點辦法的，嗯，讓我先替你安排一下……」

不用問也知道這小子想乘機揩點油水，林五嶺沉着臉道：「睜開你的狗眼，咱們是局子裏的人，有事要跟他談！」

林獻金臉色「刷」地變白，邊哈腰邊道：「三位請等等，我進去通報一聲！」

王森長身道：「不要了，你帶我們進去找他！」

「這個……」林獻金臉色有點爲難。

王森道：「有什麼困難，有事咱們負責！」

黃成在旁邊忍不住道：「他又不是女人，難道怕身上有何東西讓咱們看見！」

「不是這個……他的脾氣有點古怪，沒有別的意思！」林獻金忙道：「三位請跟我進來！」

台前空空盪盪，但台後却一片忙碌，打雜的忙收拾服裝、佈道、樂器，演員都在卸粧，那些人驟見林獻金帶了三個陌生人進來，都是一怔，有人問道：「老林，你幹什麼的？帶外人進來！」

王森示意林獻金別開腔，道：「你們忙你們的吧！」

忽然後面閃出一位大漢，正是五虎帮的小田，他大聲道：「咱們忙咱們的，那你們來幹啥的？」

「咱們來找花常春的，你是誰？」

小田指指鼻尖，道：「你管老子是誰？滾出去！」林獻金要開腔，却讓黃成捂住嘴巴，小田罵道：「操你奶奶的，你討打？」他閃身過去，一拳往黃成打去。

林五嶺在場邊飛起一腿，反將小田迫退，這時候，刀疤漢和小區也聞聲奔過來，王森吃吃一笑。「幸會幸會，你們都是五虎帮的吧！」

「是又怎樣？」刀疤漢劈面向王森就是一拳。

王森心想這些流氓，不教訓不行，覷準來勢，左手倏地一翻，五指如鈎，抓住刀疤漢的腕脈！刀疤漢只覺半邊身子都酥痲，竟然抽不回來，說時遲，那時快，王森巳閃電般一脚，蹬在他左脅下！

刀疤漢大叫一聲，面色蒼白地踣倒在地上，王森鬆了手說道：「你們不服氣的再來！」

小區道：「臭小子，你是那條綫上的，竟然來敢捋虎鬚！」

王森吃吃笑道：「咱們是打虎英雄武松！」

「武松操你娘的蛋！」小田從背後偷襲王森，王森半轉着身子，左臂一擧，將小田的拳頭格開，小田反應也快，順勢一腿踢向王森的心窩！

與此同時，小區也發動攻勢，一前一後合擊王森，黃成和林五嶺仍站着不動，好像在看耍猴戲般！

王森身子一伏，滾落地上，那兩條惡漢的拳脚，全部落空，王森右脚貼地蹴出，正中小田的左足踝，只聽他大叫一聲，跌坐地上，雙手捧足雪雪呼痛！

王森一長身，如羅漢伸腰，小區的拳頭正好在他背脊下兩寸掠空，王森後退一步，左肘向後一撞，小區也應聲倒地了！

他前後只攻三招，每攻一招，便有一條大漢倒地，神武直比天神，戲班裏的人，大都會點拳脚，都看出這人武功十分厲害，厲害至從未曾見！

王森道：「五虎帮收了錢，派你們三個飯桶來當保鏢，這是騙錢，滾！」

刀疤漢三人從地上狼狽地爬了上來，連門面話也沒有說下一句，便灰溜溜地走了。

康鐵坤在這時候才出現，他抱拳道：「三位大爺光臨，請問有何指教？」

王森道：「你是康團長？咱們是總局派來的，有關杜雷被殺的案子，咱們還有點細節要跟花常春談談，打擾團長休息，不好意思！」

康鐵坤臉色微微一變，「哦」了一聲，道：「我叫他出來！」

「不必，咱們進去跟他談！」

康鐵坤掀開一張帳幕，探頭道：「常春，局子裏有人要找你！」他說了便閃在一旁，王森向兩個手下點頭，自己閃了進去。

黃成與林五嶺站在帳外，道：「你們忙你們的吧！」

康鐵坤道：「小菁，你先帶他們去宵夜，我在這裏等常春！」偌大的戲棚，霎

時間只在剩幾個人。

王森走進帳幕，入鼻便聞到一陣油彩味，花常春正用棉花「洗刷」臉上的油彩，他要長身，王森連忙說道：「不用，坐下談。」

花常春道：「長官貴姓！」他在戲台下聲音仍然十分尖銳，而且有點怪怪的味道，王森有點出乎意料，他摸出烟來，遞一根給花常春，花常春搖手道：「咱們唱戲的不能抽烟！」

王森自己點上一根，說道：「俺是王森！」

「哦，王處長有什麼指教？」

「俺想問你，杜雷被殺那一天晚上，你在那兒？」

花常春道：「我一向不喜歡跟他們一齊去宵夜，便先回旅館歇息去……」

「你沒有宵夜的習慣？」

「不是，團長回去時會帶點點心給我，我不能够喝酒和烟，跟他們一塊兒沒意思！」

「你再說下去！」王森一對眼睛沒離開過他的臉龐。

「那天我回去之後，洗了澡，順便要洗衣服才記得忘記把皮包帶回去，我怕會不見，所以便趕去戲棚，我一進戲棚，就聽見人聲，所以大聲喝問，沒人應我，但我却聽見一陣脚步聲，向後面去了。後來我見杜雷帳幕裏還有燈光，進去一瞧，才知道發生命案！」

王森捺熄烟蒂，道：「後來呢？」

「我被嚇得三魂不見了六魄，轉頭飛奔出戲棚，走出園外，遇到一個公安人員，向他說出了情況，他便叫我帶他來探視，……後來發生的事，局子裏的人都知道了！」

「杜雷的身世你知道嗎？」

花常春用他那娘娘腔道：「他這人粗魯得很，我才懶得去問他哪！」

「有誰知道？」

「你去問別的吧，我才不管呢！」

王森大聲道：「請康團長進來一下！」

康鐵坤應聲而入，王森問道：「康團長知道杜雷的身世嗎？他有什麼親人？」

「他自小便在戲班裏混，對家裏的事一字不提，不過相處久了，總也知道一二，他自幼父母雙亡，家裏也沒什麼人，幼年家境好像很凄慘，也許因爲這樣，所以他不想向別人提起！」

「方小豹跟杜雷之間平日有什麼仇恨嗎？」

「仇恨應該沒有……」康鐵坤道：「王隊長，我大胆說一句，小豹就算是殺人凶手，也是在醉後才幹得出來的！」原來一般人還不知道王森巳升爲總行動處長。

「那天晚上方小豹喝了很多酒？」

康鐵坤想了一下才道：「在一齊的時候，喝得也不算多，但事後就不知道了，杜雷的帳幕裏還有一瓶酒哩！我相信方小豹是好人！」

王森含笑道：「好人有時候也會殺人的！」

「是的……」康鐵坤吶吶地道：「但醉後誤殺……咳咳，請王隊長關照一二，小豹這孩子挺聰明伶俐的！」

「團長對下屬還很關心哩！」

康鐵坤吶吶地道：「這個……是應該的……發生了這件事，咱們心裏都難過得很！」

花常春也說道：「小豹平日殺不了杜雷的，一定是他喝醉了，跟他吵起來，才會……」

王森站了起來，道：「多謝兩位合作，今日不再打擾了。」

康鐵坤問道：「唐天朋好嗎？」

「他不錯，我暫時將他留在濟南，免得有人找他報仇！」

康鐵坤還要說話，王森巳經走了，出了戲棚，王森低聲向黃成交代兩句，黃成便閃在暗處。

全權掌管

王森返回旅館，立即找唐天朋，問道：「天朋，大榮華的人住在那家旅館？」

唐天朋道：「在福山路膠州旅店！」

王森又低聲吩咐林五嶺一番，林五嶺立即出去，王森道：「天朋，我將送你到分局裏住，你同意嗎？」

唐天朋微微一怔，反問：「這是爲甚麼？」

「一是爲了你的安全，二是爲了痲痺眞凶！」王森道：「不過要難爲你睡拘留所！」

「只要能救出小豹，我什麼苦也能吃！」唐天朋激動地說道：「什麼時候送我去！」

「你稍安勿燥，我自會安排！」

× × ×

王森不動聲息地問了幾句，戲班上下的人却似煮沸了的開水，吃宵夜時，都談論着這件事，花常春依然不來宵夜。康鐵坤喝了一杯酒道：「你們吵什麼？這是好事，說不定眞能救回方小豹！大家早點回去吧！」

衆人到膠州旅店後，不是去洗澡的，便是回房休息，康鐵坤拿着一包點心到花常春房裏，問道：「怎樣？」

花常春抓了一個肉包子塞在嘴裏，道：「沒事兒，明天的戲照演！」

「那你早點休息吧！」康鐵坤返回自己房間，見到康小菁滿面憂愁地坐在床上，他擠出笑容問道：「小菁睡不着？」

「是……我有點担心，當初我早不讚成，現在……」

康鐵坤沉下臉來，冷冷地道：「現在有啥事兒？小菁，你越來越沉不住氣了，我提醒你……」

康小菁使性地說道：「我用不着你提醒！」

康鐵坤臉色微微一變，但隨即又擠出笑容，溫聲道：「我這樣做，爲的是誰，難道你不知道？」

「我當然知道，爲你自己……」

康鐵坤喝道：「小菁，你說什麼？」

康小菁道：「你有胆便大聲叫吧！」

康鐵坤忙壓低聲音：「你這時候才跟我說這種話，是啥意思？」

「咱們放棄計劃吧！」

「什麼？這許多年來的心血都要白花啦？」

「也好過將來要……告訴你，王森不是好惹的！」

唐鐵坤挺一挺胸膛，道：「康某也不是好惹的，人人都說他如何了得，也不見得！」

忽然外面有人喚道：「一零七號康爺請聽電話！」

康鐵坤臉色又是一變，道：「我去去就來！」他出去只一陣便回來。

康小菁緊張地問道：「是誰打來的電話？」

「鄭老三，他說已查知唐天朋跟王森一齊回來的，現在住在濟光旅館二〇三號房……」

康小菁忙問：「五虎帮要殺死他？」

康鐵坤沉吟道：「好像還有這個意思，你看怎樣？」

「不要……」康小菁忙不迭搖手。

康鐵坤冷笑一聲：「我早看出她對他動了眞情！好，你有什麼好辦法？」

「我想先跟他談談！」

康鐵坤道：「他跟王森在一起，你去找他不是自投羅網嗎？」

「再殺人，更會引起他們思疑！」

「又不是咱們殺的，你怕什麼？」

「我當然害怕！萬一去殺人的，被王森抓到，你以爲他們會有方小豹的義氣，一字不漏嗎？」

康鐵坤臉色變了一變，又問：「你看怎樣？」

「現在殺他只能洩恨，對大局無補於事，最好是多一事，不妨少一事！挨過這幾天，咱們回北平便沒事啦！」

康鐵坤想了一下，終於點頭答應，又出去了，大概是去打電話吧！

× × ×

王森又返回分局，今晚加班的人可多，局子裏還有七、八個人，傻豹當然也在。王森立即問道：「沈隊長，查到什麼了沒有？」

「查到了，小港三號碼頭至四號碼頭一帶，只有一具電話，是魏公館的！」

「魏九山？」王森說道：「我早知道他家有電話，却不知道附近沒有第二具電話！」

方小豹咳了一聲道：「王處長，你懷疑魏九山，魏九山跟杜雷不可能有仇！」

「魏九山做的是什麼生意？」

「他開綢緞莊，還開船務公司，混得還不錯！」

「聽說他是五虎帮的老大？」

「應該是的，不過他好像沒有插手五虎帮帮務！」

「一直都是這樣？」

「不不！是最近二三年的事，現在帮務都由老二徐長發和鄭老三打理！」

王森點上一根香烟再問：「他幾時開始做正當生意的？」

「做綢緞莊巳有七八年光景，船務公司則只有兩三年，大槪開了船務公司後生意好吧，表面上巳跟五虎帮斷絕關係，連他的保鏢也沒明顯地跟五虎帮其他成員交往！」

「洗手不幹？」王森再問：「關於第二件事呢？」

「老周親自去辦，還未回來！」

「施局長呢？」

「他回家了。」

王森拿了他的電話號碼，走出去撥電話，電話接通了，是個女人的聲音：「找誰？」

「我是王森，請問局長在家嗎？」

那女人顯然是施子勝的妻子。「子勝不是在局子裏嗎？他說要半夜才回來……咦，現在巳經十一點多啦！不是出了什麼事吧！」

王森安慰她幾句，擱下話筒，走進傻豹的辦公室內，問道：「老施甚麼時候走的？」

「八九點左右吧！」

「他還沒回家，你知道他可能去那裏嗎？」

傻豹搖搖頭，道：「我去問一問！」

局子裏沒人知道施子勝去那裏，王森緊張起來，道：「小心他會出事，立即派人去找！」

小白道：「打個電話去問楊秘書，也許他知道！」

傻豹道：「那你還不打？」

小白去後，王森又吩咐傻豹帶人去濟光旅店拘捕唐天朋，傻豹怔了一怔，王森知道他不明白，便先將原因告訴他。

傻豹道：「我派他的老相識去抓他！黃石，你帶個人去濟光旅店把唐天朋抓來，記住要扣上手銬！」

就在這時候老周回來了，王森立即問他：「情況如何？」

「俺到旅店裏查過了，他們說那天晚上花常春回去洗了澡然後才出去的！據說他們跟唐天朋等人差不多時間到戲棚！」

王森道：「這是誰說的？」

「旅店的服務員說的，我再找戲班裏的人證實過！」

「花常春洗澡有多久，可有問？」

老周想了一下，道：「大約六七十分鐘！」

「這是你猜的嗎？」王森聲音有點嚴厲。

老周忙道：「旅店的服務員說超過一個鐘頭……」

「服務員姓什麼的？」

「姓甘。」

「好，謝謝你，你也辛苦了，先回去休息吧！」

老周忙道：「不，俺還可以工作。」

「養好精神，明天的工作更爲繁重！」王森揮揮手，便走到電話機旁，他掛了個長途電話，叫其他人退開。接電話的是總局長周而勇。「一號還沒睡？」

一號是總局長的代號，二號則是副總局長丁一彪的代號，王森的代號是三號。聽筒裏傳來周而勇的聲音：「你每次出去，俺幾時能早睡過？你再不打來，俺便要掛過去了，有啥事嗎？」

「那案子疑點很多，而牽涉極廣，我希望你明天掛個電話給市長，由明天起，青島市分局的偵緝人員和公安人員由我掌管！」

「有這般嚴重？」周而勇語氣透着緊張。

「俺還希望市政府全力支持俺！嚴不嚴重現在言之尙早，俺這樣做較保險！」

周而勇關懷地道：「小心，你這樣做會引起下面的人妒忌和不滿，尤其你剛陞

官！」

王森道：「有問題俺負責！」

周而勇道：「好吧，我任何時候都支持你！」

「暫時到此爲點，事情有發展，再通知你！」王森剛擱下電話，電話又响了起來，他一把抓起，道：「青島分局，是一號？」

聽筒傳來施子勝的聲音：「我是施子勝，請王處長聽電話！」

「我就是，老施，你在那裏？」

「我在家裏呀！你找我有事？」

「我怕你有危險，想提醒你而巳！」

王森問道：「你在那裏？」

「岑局長請吃飯，沒什麼！」

「那位岑局長？」

「港務局局長岑志棟！」

「那好，沒事，您早點休息吧！」

王森收了綫不久，黃石巳將唐天朋帶到，他不看唐天朋一眼，道：「將他押在地窖裏，日夜找人看管他！」

傻豹見一切巳安排妥當，便道：「處長，您也回去休息吧！」

王森含笑着問道：「沈隊長成親了沒有！」

傻豹黑臉微微一紅，道：「俺沒本事，那找得到老婆？」

王森拉着他的手，道：「反正旅店有床，今晚到我那裏睡！」

傻豹有點受寵若驚，傻乎乎地道：「那敢情好！」

王森道：「咱們去宵夜！」

「好是好，不過一定要由我請客！」

王森道：「今晚你請，明晚我請，大家扯平！」

兩人吃完宵夜回旅館，傻豹以爲王森一定要跟自己談，那知道王森洗了澡，躺在床上便睡着了！

× × ×

第二天一早，傻豹便等王森上班，那知王森說道：「你先去，我還有一點事要辦！」

傻豹去後，王森才到黃成和林五嶺房間，他倆巳買了早餐，在等王森。三人坐下，王森喝了一口熱騰騰的豆漿，讚道：「好棒！」頭一低，「刷」的一聲，咬了一截油條，「咱們邊吃邊說！」

林五嶺首先道：「昨天晚上，我跟戲班的人到明新食館，他們只說您到戲棚調查的事，聽不到一些綫索！」

「康鐵坤有什麼說話？」

「他口口聲說這是好事，還說可以救回方小豹！」

「哦？」王森皺眉沉思，又「刷」一地將半截油條咬進嘴裏，「奇怪！」

黃成問道：「處長，你懷疑他？人不可能是他殺的！因爲唐天朋他們跟他一齊宵夜！」

「不要忘記，唐天朋跟方小豹在半路上去買酒食，再到中山公園坐了一陣，據唐天朋所說，超過四十分鐘！四十分鐘從明新食館趕到戲棚殺人，時間夠不夠！」

「夠！」林五嶺道：「由明新到戲棚，只需走十分鐘的路！」

黃成精神一振。「這個人也值得懷疑了！」

「在未搜到眞兇前，任何跟大榮華有關的人，都有可能成爲疑犯！」王森道：「小黃，你說你的吧！」

黃成道：「我到膠州旅店，花常春那不男不女的東西巳經回去，先去洗澡，我等了個服務員來問，他說不清楚，叫我問一個姓甘的，他說那天花常春回旅店大約六七十分鐘才出去！」

王森眉頭一掀，再問：「他回旅店幹什麼？」

「洗澡！」

林五嶺道：「洗個澡那用得那麼長的時間？」

「我當然也懷疑，但他說那天的澡湯用光，再要燒熱！」

「你沒再問別人？」

「再問了兩個，都說不清楚！」

王森一口將豆漿喝乾，道：「有問題！他們算漏了一點，唐天朋和方小豹在公園的時間，假設大榮華宵夜的時間是四十分鐘——因爲還喝酒，四十分鐘是最短的了！再加上唐天朋和方小豹在公園的時間，那是起碼八十分鐘，換而言之，即使花常春在回旅店七十分鐘後出門，仍然趕在唐天朋與方小豹之前到達！」

黃成說道：「這人值得思疑的地方更大！」

「其他服務員都不知道，只姓甘的一個知道，嘿嘿，這裏面也許也有文章！」王森又吃了一條油條，說道：「你們知道嗎？老周到那裏調查過，問的也是這姓甘的！」

林五嶺道：「咱們將這小子抓來問一問，不就清楚了？」

王森道：「這件事就由你們負責，不必帶去分局！」他邊說邊站了起來，道：「我到分局去，你們辦好了事，守在局裏，等我的電話，要小心！」

黃成道：「我雙槍在腰間，誰敢來捋虎鬚，誰便是來送命！」

王森瞪了他一眼。「我要你們小心豹，是包括對任何一個人，局子裏的人，政府人員也不例外！」黃成與林五嶺這才意識到事件的嚴重。

× × ×

王森一到分局，傻豹便對他說，施子勝找他，王森走到門口敲門，施子勝親自開門，將他迎進去。「處長請坐。」

王森看出他態度雖然客氣，但神色却有點不自然。王森遞了一根烟給他。施子勝道：「剛才市長親自來電，說把局子裏的偵緝人員交給你掌管！」

王森點點頭，說道：「老施，我想問你一件事，魏九山這人，您對他有多深的認識？」

施子勝身子往椅背一靠，噴了一口烟才道：「一個金盆洗手的壞蛋，以前是五虎帮的頭領，現在全不沾手了！」

「眞的一點也不沾手？」

施子勝看了王森一眼，沉聲道：「起碼看不到有沾手的跡象！」

「大榮華演出，被五虎帮徵收『分紅』，魏九山替鄭老三出面，這怎能說他沒沾手？」

施子勝道：「根據唐天朋的口供，是唐鐵坤自己求上門去的！魏九山與鄭老三

是結拜兄弟，替他把弟說幾句話，也不足為怪！」

「好！五虎帮幹過什麼壞事？」

「大壞事倒沒有，當然咱們自然容不得這種人在社會上存在，但……」施子勝又噴了一口烟才道：「但咱們的人員一直不足，有心無力！」

「港務局岑局長昨晚何事宴客？」

「不是宴客，只是請我吃一頓飯而已！他私底下跟我頗有點交情，因爲他夫人跟拙荊是同學！」

「原來如此！」

施子勝捺熄烟蒂，道：「處長，不是對我有所懷疑吧？」

王森忙道：「老施，你說到那裏去了？咱們又不是初相識，還有什麼信不過你的？何況你就快退休，不會晚節不保！」

施子勝乾笑一聲：「那麼請問處長準備如何指揮敝局偵緝人員？」

王森道：「暫時按兵不動，稍後自有安排！」他長身而起，問道：「老施，請問岑局長昨晚在何處請你吃飯？是預約的還是臨時決定的？」

「他大前天已經約我的了！」施子勝面色十分難看，但仍不能回答：「是在他家裏吃！」

「謝謝！」王森忽然抓起電話筒，道：「請問岑局長的電話號碼！」

施子勝臉色「刷」地變白，怨毒地望了他一眼，冷冷地報出四個數字。王森掛上電話，道：「找岑局長！」

聽筒裏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我就是，您是誰？」

「我是王森，我有點事向你請教，請問上午你有空嗎？」

岑志棟道：「今晚兒好不好？」

「上午沒空，我跟市長談談，如果有約會盼你推一下！」

岑志棟乾咳一聲：「王處長，到底是什麼事？」

「電話裏不方便說，我現在就趕去！」王森擱了電話便出去，施子勝連忙閂上門，輕輕撥着電話紋盤。

王森一出去便拉了傻豹到一旁，低聲問道：「你手下那幾個最可靠？」

「小白跟黃石！」

「叫他們去調查岑志棟昨晚請客在什麼地方，請了什麼人，要保密，洩漏半個字，嚴罰！」

傻豹對他早已由妒忌而至佩服投地，不敢吭一聲，要走又讓王森叫住。「慢，替我找一輛車子，送我去港務局！」

× × ×

十分鐘後，王森已處身岑志棟的辦公室裏，岑志棟熱情地跟王森握手：「王處長，咱們雖然初次相識，但您的大名，岑某早有耳聞，政府人員提起您那一位不豎起姆指大讚？」

王森含笑道：「王某只做份內之事，有啥值得人讚的？」

「不說功勞，就說這個……晉陞吧，山東省那一位晉陞有您的快？我這位老哥，眞是佩服到五體投地！」

王森道：「王某晉陞是用血汗換來的，再加上工作認眞，全心全力爲國爲民辦事，我不覺得有絲毫的僥倖！但不管一個人的職位是高是低，都應該記着自己的責任，盡力做好國家交給自己的任務！岑局長你會認爲我在說『八股文』嗎？」

岑志棟臉上絲毫沒有不快之色，道：「處長字字金言，乃肺腑之言，岑某同意之至！時下一般人，往往只看到別人成功的風光，看不到別人爲此付出的代價！來，坐下談！」

他這局長實比施子勝的像樣多了，甚至比周而勇的還派頭，因爲是個套房，外面是小會客廳，裏面才是辦公的地方，廳裏放着一組沙發，沙發前一張精緻几子，几上茶、烟、糖果、餅乾齊備。

岑志棟先送烟奉茶，王森謝了一聲，取了一根銜上，却爲岑志棟點火。岑志棟道：「王處長十萬火急要找岑某，不知有啥指教？」

「不敢，王某今日造訪只想向您了解魏九山一下。」王森噴了一口烟，他面前白烟裊裊，但凌厲的目光却似可透烟而出。「魏九山做船務生意，岑局長跟他一定有點來往！」

「公事上是有點來往。」

「他公司平時運些什麼貨色？」

「據我所知都是他本身綢布莊的貨，其他的也有藥材、乾貨之類的，生意並不太好，也只有兩艘小貨輪！」

「行走什麼地方多？」

「上海、天津、烟台都有，詳細的我也不大清楚。」岑志棟問道：「王處長，這個人值得懷疑嗎？」

王森反問：「他出身不正，難道不值得懷疑？」

「據咱們所知，他做的都是正當的生意！」

「瞧他的排場，是富貴中人，保鏢也有六七個，生意又不好，本錢又放在船上，貨上，他的排場怎來的？」

岑志棟哈哈笑道：「咱不是稅務局，只要他做的是正當生意，又怎會去注視他的排場？」

「話不能這樣說，既然他的收入跟支出不相襯，怎沒懷疑他有乾不正當的生意呢？」

「沒有證據總不能懷疑！」

王森道：「說得也是，岑局長昨晚宴客，不知除了施局長之外，還請了什麼客人？」

「內子跟施太太是同學，咱們常有來往，昨晚只請施局長到舍下吃一頓便飯而已！」

「既然如此爲何不請施太太同去？」

「當然有請，只是施太太身體欠妥，所以沒去。」岑志棟臉上笑容已不見，道：「王處長，岑某是不是犯了國法，要勞動你查問？」

「沒有！岑局長言重了，王某只是隨便問問而已，岑局長千萬不要介懷！」王森忽然長身說道：「打擾局長太久了，王某也得告辭了，下次有機會，再跟局長敍敍！」

岑志棟料不到他才問了幾句便要走，反而呆住了，結結巴巴道：「王處長，您十萬火急要找我，便只是問這幾句話？」

王森含笑道：「局長時間寶貴嘛，下次再拜訪你！何況您這幾句話已給了王某許多有用的資料！」岑志棟望着他的背影，臉上一片陰霾！

花常春的秘密

王森一返回分局，便去到傻豹的辦公室內打電話，電話接通之後，過了許久黃成才來聽。「小黃，情況怎樣？」

黃成的聲音有點興奮。「處長，那姓甘的小子，在咱們威迫利誘之下，終於招供了，其實那天晚上，花常春根本沒回旅店……啊不，是很遲才回去，而且在康鐵坤他們回去之後很久才回旅店！」

王森也興奮起來，道：「是誰叫他給咱們假口供的，可有透露？」

「有，就是花常春，他還給了兩個大洋與他，還對他警告一番！」黃成道：「這件事跟五虎帮有關係，因爲昨天早上，五虎帮一個姓胡的，再次警告他，又給了他一個大洋！」

王森十分高興，說道：「你們兩個立即到膠州旅店，注視花常春，俺等下就到！」王森擱下電話，便大聲叫道：「沈隊長！」

傻豹應聲進來，王森問道：「杜雷被殺那天是幾號？」

「四月十四號！」

「魏九山開的船務公司叫什麼名？」

「他所有生意都以百月堂爲名。」

「立即查一查百月堂船務公司，在四月十三、十四日有沒有船從外地到！」王森道：「叫人打電話到港務局調查！」

傻豹立即命令小白辦，王森又道：「沈隊長，你認識五虎帮一個姓胡的嗎？」

傻豹吶吶地道：「不知道他有甚麼特徵！」

「很好，等下告訴你！現在立即找人去膠州旅店，把花常春請來，要快！」

傻豹道：「俺帶人親自去！」

王森又掛了一個電話到濟光旅店，但黃成和林五嶺已經離開，王森立即跳上車，叫司機駛去濟光旅店。

王森的房間有個漢子，嘴裏塞着破布，手脚被綁得緊緊的，王森問道：「你是不是膠州旅店的伙記，姓甘的？」

那漢子用力點點頭，目光充滿乞憐之色，王森拉開他嘴巴裏的破布，道：「五虎帮那個姓胡的相貌，你還記得嗎？」

姓甘的點點頭，臉上滿是驚嚇之色，王森道：「不用害怕，咱們會保護你！」他又解開他脚上的繩子，道：「請你跟俺到分局一趟！」

姓甘的伙記大叫道：「不要！不要！他們知道之後，會打死俺的……俺家裏上有父母，下有妻兒，都得靠俺一個賺錢養活！」

王森想了一下，重新將他雙脚縛好，扯下床巾道：「俺現在將你全身裹住，你不要呼叫！」那甘姓伙記，嚇得身子亂顫，王森不由分說，用床布將其捲好，然後抱起他，走出旅店，再將他放在車上。

吉甫車「轟」的一聲向前馳去，不久便到達分局，王森抱着那姓甘的伙記到傻豹辦公室，剛將他放在桌上，黃石已走進來報告：「處長，剛才沈隊長有電話回來，說大榮華戲班的人不在膠州旅店……」

王森被嚇了一跳，急道：「怎會讓他們跑掉？」

黃石忙道：「不是，他們今日加演日場，全部在戲棚那裏演戲！」

王森道：「打電話叫他帶人到戲棚周圍守着，不要讓人溜掉，尤其要注意花常春！」

黃石打了電話回來，王森又交代他嚴密看守姓甘的伙計。就在這時候，小白也已有了消息，向王森報告：「處長，俺查到了，岑局長昨晚在他家宴會，除了請咱們局長之外，還有魏九山！」

王森目光一亮，忙再問上一句：「你調查確實？」

小白道：「是住在岑局長對面的一位老頭說的，他說他吃飽飯在花園裏澆花，看得清清楚楚！」

「他認識魏九山？」

「他說魏九山化了灰他也認得，因爲生意上大家有矛盾！」小白接着道：「還有，百月堂船務公司有艘貨輪，在十四日上午到達碼頭！」

王森目光再一亮，問道：「船從那裏開來的？」

「上海，運的是水產乾貨，如乾貝，魷魚乾等等！」

「是那一家店子託運的？」

「那家店子叫海豐海產乾貨店，既做零售，也做批發！」

「這家店子的老闆跟五虎帮有沒有關係？」

小白搖頭苦笑道：「屬下沒有問。」

「快去查清楚！」

× × ×

王森在分局裏吃午飯，飯後便去戲棚，車剛停定，遠遠便見傻豹迎了上來，王森問道：「沈隊長吃過飯沒有？」

「剛才他們去吃飯，咱們乘機抽空塡飽肚子！」

王森道：「人全在嗎？」

傻豹興奮地道：「全在裏面，四周都已佈下綫眼，誰一離開咱們便知道！」話剛說畢，他忙又補充一句：「當然，有些小角色，咱們還不認識！」

「他們到那裏吃飯？」

「在明新食館吃。」

「有人跟他們接觸嗎？」王森問道：「他們是否有發現你們？」

「不見有人跟他們接觸，至於第二點，俺不敢肯定，也許他們會有所懷疑！」

「戲棚裏有人嗎？」

「俺已派了兩個人進去。」

王森道：「俺進去看看，你們繼續守在外面！」

傻豹立即帶他到入口處，對守門的漢子說道：「這位是王處長，他要進去辦公事！」

那守門漢子惶恐地道：「小的該死，竟然不知道，請進！」

王森謝了一聲，走進戲棚，日場觀衆較少，只有八成上座率，王森張望一下，便找了個空位坐下。

今日大榮華演的是自行創作的「清宮怨」，扮演慈禧的是花常春，林獻金扮演李連英，康小菁扮的則是珍妃。王森進場時，戲已演了兩幕。

王森抽着烟，他不是看戲，而是來注

視台上的戲子。台上演員唱些什麼，他聽不到一半，不過也覺得花常春做得實在好，他逐漸也爲他所吸引！

半場休息時，康鉄坤忽然走了過來，道：「難得王處長光臨，請坐到前排去吧，看後還得請您提點寶貴的意見！」

王森忙說道：「俺對平劇完全外行，就坐在這裏看，康團長，花常春演得實在好！」

康鐵坤道：「這齣戲主要還是他編的哩！」

「原來他還多才多藝啊！」

康鉄坤道：「現在他是敝團的台柱，沒有他，戲便沒人看了！」

「貴團明晚演完便暫告結束了吧？下一站準備在那裏表演？」

康鉄坤道：「現在還未決定，最低限度也得再排演一番。」

「準備回北平？」

康鉄坤唔了一聲，問道：「王處長今日是專誠來看戲，還是另有貴幹？」

王森笑道：「等下花常春演了戲，請叫他來見俺，俺有話跟他商量！團長，花常春在貴團多久？」

「敝團成立六年，他在敝團便已六年了！」

「這樣說團長跟他也是老朋友了，請問花常春他家裏還有什麼人？」

康鉄坤笑道：「處長何不要等下再親自問他？」王森微微一笑，恰在此時，鑼鼓又响起來，觀衆紛紛歸座，康鉄坤道：「快開幕了，請恕康某少陪！」

「您忙您的！」王森臉上一直帶着笑容。不久觀衆都坐定，但鑼鼓聲响，帳幕却仍未開啓，王森掏出袋錶一看，估計已過了五六分鐘，觀衆都不耐煩地鼓躁起來，一會兒，台上的帳幕才徐徐拉開。王森却在這時候走出戲棚。

王森找了一陣才找到儍豹，他向儍豹交代了幾句，然後再入場。這場戲足足演了將近四個小時才落幕，觀衆散場時，儍豹帶着幾個公安人員進場。

康鉄坤連忙出來招呼。「請諸位長官等等，花常春落了粧就會出來！」

王森向儍豹打了個眼色，儍豹會意，道：「俺進去看看他！」

康鉄坤道：「我帶你進去。」

儍豹到帳營裏，花常春已落了粧，正在換衣服，他見到儍豹大聲道：「你出去，人家在換衣服！」

儍豹呸了一聲：「大家都是男人，你以爲俺會看你的嗎？」

花常春一甩臂，脖子一扭，道：「人家不習慣嘛！」儍豹只覺全身毛孔都豎起，連忙轉過身去。

過了一陣，花常春已換好了衣服，是一套白綢的長衫，頭髮梳得油光滑亮，道：「行啦，咱們走吧！」

儍豹帶花常春走出，王森還跟康鉄坤在閑談，他見到花常春出來，便道：「康團長，咱走啦，有機會再談！」

王森走出戲棚，又暗中吩咐儍豹派幾個生面一點的人監視大榮華的一切。

花常春道：「我不習慣走路，我要坐車子！」

王森笑道：「車子早在等你了！」說着，已到吉甫車旁，王森拉開車門道：「請！」

花常春坐上車，又道：「王處長找我有要事兒？」

王森道：「有件事要你當面跟證人說清楚！」

花常春臉色大變，急問：「啥證人？我又沒犯法，有啥好說的？」

「到了局子裏，你自然知道！」

花常春那副娘娘勁又來了，扭開頭道：「你們做事都不講理，寃枉好人！」

王森冷冷地道：「是不是寃枉，大家心裏明白！你說得越多，對你越沒好處！」

花常春臉色更蒼白，索性閉嘴不語。

車子到了分局，王森直接請花常春到儍豹的辦公室裏，當花常春一見到那姓甘的伙計，忽然轉身向外跑去，王森反應也快，立即半轉身子，長臂張指，向其手臂撈去！

花常春手臂一甩，王森抓不到，他瘋狂地向大門奔去。王森大聲叫道：「攔住他！」

黃石和小白應聲將他攔住，小白張開雙臂去抓他，反被花常春當胸打了一拳。

黃石罵道：「你奶奶的，你到咱們這裏還敢打人！」他一腿掃過去，花常春及時跳起避過，黃石大喝一聲，右拳直擊而出！

花常春身子在半空不便閃避，只見他吸了一口氣，胸膛受了他一拳，左手順勢一撥，將黃石掃開，拔腿向外面奔去！

說時遲，那時快！王森一個箭步標前，已經抓住他的後衣，花常春回過身來，迎面便是一拳，王森及時振臂格開，花常春再一拳，這次擊的却是王森抓他後衣的手！

王森冷不防着了一拳，手掌一陣疼痛，不由自主地鬆開手來，花常春回身向外跑，那知一轉身，見黃石和小白都已拔出槍來，槍口對着自己，不由大驚，再一個大轉身，向內反奔！

王森喝道：「那裏走！」伸手又抓着他的衣襟，不料花常春衝力大，只聽「嗤」的一聲响，衣襟已裂開，花常春向內直奔，直下地窖！

小白哈哈笑道：「他自尋死路，裏面沒路可逃！」

王森大喝道：「將他抓來，不要打死他！」

黃石、小白還有兩三個公安人員，一齊衝向地窖，王森返回儍豹的辦公室，對那姓甘的道：「那個人你認識嗎？」

「認得，他是大榮華的花旦花常春，也是他給兩個大洋俺的！」

「等下你當面跟他對質，不要害怕，他出不了這分局半步！」

說着黃石已將花常春帶來，而且雙手已扣上手銬。王森指指姓甘的，道：「你一見到他就逃跑，證明你做賊心虛，不過紙始終包不住火的！」

花常春道：「我根本不認得他！」

王森冷笑道：「你們在膠州旅店住了差不多一個月，他在那裏服務，你說不認識他，更顯得心虛！花常春，你還是老實招來吧！」

「我又沒犯法，有啥好招的？」

「杜雷是你殺的！」

花常春忽然哈哈笑起來：「就算他是我殺的，那又怎樣？」

王森沉聲道：「殺人塡命，古有名訓，只要證據確鑿，絕不容你逍遙法外！」

「你說我殺他，有啥目的？」

「我正想問你！」

「因爲我看着他不順眼，所以將他殺死！」

花常春一口承認殺死杜雷，王森等人反而呆了一呆。王森悠悠地銜上一根烟，劃火點燃，噴了一口，道：「殺一個人會這麼簡單嗎？你以爲我會相信？」

花常春哈哈一笑：「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與我無關。」

王森長身而起，道：「王某出道至今，還沒有辦不了的事，任何悍匪最後都得乖乖招供！」

花常春咧咀大笑：「我相信別人是這樣，但對我，你一定會失敗，注定要失敗的！」

王森忽然發覺他咀唇泛青，再看臉上一片黑色，他吃了一驚，喝道：「你服了毒藥？」

花常春反道：「你以爲我跑到地窖幹什麼？」

王森心中憤怒難當，但他竭力忍住，用力捺熄烟蒂。「你以爲你死了便可以捂住你的陰謀？嘿嘿，俺不相信大榮華的人，全都有服毒的勇氣！」

花常春急道：「這跟他們沒關係！」

王森心頭更加踏實，道：「快送他到醫院，看看還有沒有救！」

兩個公安人員立即將花常春拉走，王森又點上一根烟，正想整理一下，小白忽然開腔：「王隊長，俺已打聽清楚……」

王森這才醒起要他調查海豐乾貨店的事來，連忙道：「你說吧！」

「我已打聽清楚，海豐乾貨店的老闆叫徐安金，原來是五虎帮的老二徐長發的堂叔！」

王森精神一振，道：「他們一直用百月堂的船？」

「最近兩年是這樣。」

「再打電話去查一查，百月堂的兩艘船，是否全部停在港內！」

小白去後，王森抓起電話筒，打了個電話給市長，他問市長滙報今日所得的資料，市長道：「好極了，王處長，咱們支持你！」

「市長，港務局局長岑志棟昨晚請施局長和魏九山吃飯，這裏面有問題！而且施子勝昨日下午一見到我就說要給我洗塵，被我拒絕了，但岑局長昨晚却請你到家裏吃飯，證明這頓飯是臨時決定的！是不是三人狼狽爲奸，準備些防範調查的辦法呢？」

市長十分詫異，道：「施局長的爲人，我十分清楚，他不會跟魏九山……來往吧？」

「難就哪，但事實擺在眼前！」

「那你打這個電話，有啥作用？」

王森道：「我懷疑魏九山的船務公司運非法的物品，而岑志棟跟他有關係！所以希望市長你調查他的銀行戶口！」

「這個問題不大，但他不一定把錢放在銀行裏面，還有施子勝又怎樣？」

「俺對施局長的底還未摸清！」王森沉吟道：「對於第一個問題，暫時擱下，不過請你派人留意岑局長的行動，魏九山那邊我會另外派人注意！」

市長道：「你放手幹，我全力支持你，我不能容許政府官員跟罪惡集團勾結！」他邊將家裏的電話號碼告訴王森。「晚上可以打電話到我家裏！」

王森剛擱下電話，房門又被敲响。「進來。」

進來的是小白，他道：「報告處長，俺已查清楚，百月堂的兩艘船，其一去上海，在回來途中，其二名百山號，尙在港內。」

王森精神一振，問道：「去上海的那艘船運載什麼貨物？」

「聽說是運綢布，那船叫月光號！」

王森揮手示意他出去，他再打電話給市長。「市長，百月堂有艘船叫月光號的，由上海回來，我想在港外將這艘船截住，仔細搜索一下！」

市長道：「好，這一件事就交給我佈置！一有消息，就會通知你！」

王森謝了一聲，擱下電話，小白又推門進來：「報告處長，剛才醫院來電話，說花常春已經暴斃，大夫於查過後，發現花常春受過宮刑！」

王森一呆，脫口說道：「大夫看清楚了？」

小白笑道：「應該不會錯，難怪這人一副娘娘腔，他媽的，他爲了唱戲，作了這麼大的犧牲，眞出人意料！」

剛才戲台上那一幕的情況又翻上王森的腦海，心中暗道：「莫非花常春是太監？那麼……」他立即下令：「小白，快派人去通知沈隊長，叫他今天晚上戲散了後，立即將大榮華的幾位主要人物『請』來分局！」

小白去後，王森又命令黃石帶一部份人員到魏公館外，監視魏九山，不許他離開青島一步！他隱隱覺得這件案子十分複雜，也許牽涉到一宗大陰謀！

大陰謀

王森安置了那姓甘的夥計，斜倚在椅背上，將整件案子的幾根綫頭思索整理一下，他決定集中力量對付魏九山和大榮華戲班。

太陽早已下山，已是吃晚飯的時候了，分局裏的工作人員依然十分忙碌，沒人出去吃飯，一直有意避免與王森見面的施子勝忽然來敲門。

王森有些詫異，問道：「局長找俺有事？」

「處長，你吃晚飯了沒有？」

「俺不餓，還不想吃，你呢？」

「你不想吃，別人可要吃！」

王森呆了一呆，探頭望過去，局裏的人仍在埋頭苦幹，恍然大悟，忙道：「俺可沒下命令，不讓他們吃飯！」

「但你不吃，他們怎敢去吃！」

王森只好走出來，道：「大家先去吃飯吧，有工作的吃飯才回來，沒工作的就可回家！」

一個偵緝人員說道：「咱們在等你下

命令，飯可以遲一點吃，可不能躭誤了時間！」

王森道：「不吃怎能有氣力跟他們對着幹？飯一定要吃，這是命令！」他走到那人身前，掏出一疊鈔票來，道：「你替我辦一下，弄些飯菜來，我請大家隨便吃一頓！」

那偵緝人員道：「咱們加班有飯錢，不必了！」

王森道：「大家都辛苦了，飯錢你們留着吧，這一頓我一定要請！」

施子勝說道：「小吳，既然王處長要請你們，你們就不要拂他的好意！」那偵緝人員收了錢，施子勝又說道：「處長，我請你去吃一頓飯吧，不會躭誤你許多時間！」

王森見他有央求之意，不忍拒絕，便點頭跟他出去了。施子勝帶他到附近一家清靜的飯館，要了一個雅座，「處長想吃些什麼？」

「俺對吃喝的，沒有研究，隨便叫點塞飽肚子就行！」

施子勝道：「那我就隨便點幾個吧！」他說隨便却刻意點了幾個精製的小菜和一瓶高粱酒，王森替他退了兩個菜，施子勝道：「我雖然窮，你也不必這樣，敢情是怕我請你不起？」

王森道：「你想到那兒去了？你我都是吃公飯的，根本不存在貧富的問題！局長有話要說？」

「沒……大家老朋友，聚聚而已！」

施子勝頗不自然，爲了掩飾窘態，故意轉頭叫跑堂的先送壺茶來。

王森看在眼中也不說破，直至酒菜送上來，施子勝敬了他兩杯之後才吶吶地問道：「處長……你對這件案子，有什麼看法？」

「這案子很複雜，表面上是杜雷被人殺死，其實背後可能藏着許多咱們還不知道的事情！」

「咳，花常春不是已經自認兇手，而且已經畏罪自殺了麼？」

「花常春只是一名小卒而已！俺初次估計，杜雷是因爲在無意中發現了秘密，所以被花常春殺人滅口！而且我估計政府裏面，有人會跟這件案子有關係！」

施子勝臉色一變，道：「那怎麼會呢？大榮華戲班還才是第一次來青島……這個……」

王森哈哈一笑：「問題是這件案子一定跟五虎帮有關連，五虎帮是地頭蛇，就不是初到貴境的吧？」

施子勝忙改換話題：「處長懷疑誰有問題？」

「大家心中有數，現在還未到公開的地步！」

施子勝喝了一口酒，乾咳一聲，說道：「吃公飯的人眞苦呵，賺的既然不多，又諸多限制，咱們這行更苦，隨時還要賠上生命，王處長往後成了親之後，就知道了！」

王森含笑問道：「哦？你有着切膚之痛？」

施子勝身子一震，垂下眼皮，說道：「施某沒犯法，處長不必將精神花在我身上！」

王森嘆了一口氣，說道：「局長的作風，我一直是很敬佩的，希望他能保持晚節！」

「有的人說得好聽，其實背後是以出賣同僚的利益，來達到升官的目的！」

王森目光一變，他吸了一口氣，壓下心中的不平，悶聲吃菜，氣氛有點沉重，良久王森才道：「局長是指俺吧？不管你的看法怎樣？但相信政府和國民都不能容忍貪贓枉法，利用國家賦給自己的權力，搶掠國民錢財的人，局長認爲我整飭這種人，是出賣同僚的利益嗎？不過我相信政府會按情況輕重來處理的，何況局長以前也立了不少功勞！」

按說施子勝聽了這些話後，應該表明一番，但奇怪的是他居然不發一言，王森只好收篷。

× × ×

儍豹遵命在半夜將康鐵坤、康小菁，武進、林獻金等人帶到分局，康小菁寒着臉道：「王處長，咱們到底犯了那一條王法？」

王森看了她一眼，心中暗道：「難怪戲班裏有這許多人追求她！」當下他冷冷地道：「現在時代不同了，咱們不說王法，而說國法或者憲法、刑法！姑娘年紀不大，照理不會因爲習慣了，而一時改變不了吧？」

康小菁臉色一陣青白，康鐵坤道：「王處長找咱們來，到底有什麼事？」

「花常春服毒自殺，你們知道嗎？」

康鐵坤「啊」地叫了起來：「咱們完全不知道！他爲啥自殺？」

「他自承是殺死杜雷的兇手，畏罪自殺！」

康小菁道：「可有他的口供嗎？」

「還來不及替他錄口供……」

「這樣你們有何證據，說他是畏罪自殺的？說不定另有原因！」

王森沉下臉來，反問：「姑娘認爲有啥原因？」

「這原因只有你們才知道！」

「俺還要告訴你們一件事，花常春受過宮刑，咱們估計他往日是宮裏的太監！」王森目光不斷在康鐵坤康小菁臉上來回掃射：「兩位一定知道他的來歷，請你們跟政府合作，說出來！」

康鐵坤聲音十分平靜：「咱們不知道！清廷已經沒落，就算他是宮中的太監，也不會告訴咱們！」

康小菁說道：「王處長還有什麼要問的？」

王森想了一下，道：「沒有了，你們都可以回去了，不過以後每天要到這裏報到一次！」

康小菁道：「咱們沒有犯法，這是不合理的！」

王森道：「這樣做自然有咱們的道理，不過只限期五日而已，換言之，假如五日之內，咱們沒有證據，便恢復你們的自由！」

康小菁還待再說，康鐵坤已經拉拉她的衣袖，道：「咱們是良好的國民，一定會來報到，處長請放心！」

儍豹目送他們離去，忍不住問道：「處長，咱們這般辛苦才抓他們來，就這樣

放他們離開？」

小白在旁插腔道：「對呀，既然這樣，又何必麻煩！」

「這麻煩是必須的！」王森道：「俺故意要讓他們知道，咱們已經在懷疑他們，迫他們狗急跳牆，這就省却咱們許多功夫！」

儍豹恍然大悟，道：「俺派人去跟踪他們！」

王森笑道：「不必，俺早已安排了人，你們都是熟面孔，這個時候，萬萬不能露面！」

小白道：「處長，咱們還有什麼好做的？」

王森說道：「爭取時間休息，隨時待命！」

× × ×

康鐵坤等人返回膠州旅店，康鐵坤又鑽到康小菁的房中商量了一陣，然後吩咐林獻金打電話給魏九山。

接電話的是魏九山的親信，他冷冷地道：「咱們老大沒空！」

林獻金做的雖然是小角色，但顯然是康鐵坤的心腹，知道不少秘密，他急得直頓足，道：「老兄啊，咱們剛被局子裏的人請去，還要咱們每天去報到一次哩！」

「告訴你們，咱們也自身難保，被他們監視着，咱老大交代過，以後不能再打電話來，對雙方都沒有好處！」

「但你們還有一半的貨未交！」

「這件事慢慢來，不能急！一急反要出亂子，咱們在政府裏面的人，處境也十分困難，無力照顧，你們最好想辦法躲一躲！」

林獻金道：「咱老大請你們老大替咱們安排一條船，咱們要離開山東！咱們不在對你們也有好處是不是？」

那人大罵道：「他吃了豬油，蒙了心呀？如果這時候咱們還能夠弄到船的，還會窩在家裏等時機嗎？」那人用力擱下話筒！

林獻金垂頭喪氣的向康鐵坤報告一切，康鐵坤忙又鑽入康小菁的房裏。康小菁緊張地問：「怎樣？」

「姓魏的，不管咱們啦，說他們自身難保！」

「那咱們現在怎辦？總不能坐着等死呀！」

康鐵坤狠狠地抽了一口烟，道：「都是杜雷不好，如果那天不是他……」

康小菁截口道：「現在再埋怨這些有啥用？何況他已經死了！」

話雖如此，她也忍不住嘆了一口氣：「想不到咱們苦苦經營，數年心血，一朝斷喪！」

康鐵坤深深吸了一口氣，道：「格格，你不用氣餒，只要咱們能逃出山東，改名換姓到別省，還會有一番作爲！」

「小武和老林他們呢？」

康鐵坤冷笑一聲：「這時候，難道能顧得及他們！目前最緊要的是逃命！格格，你快收拾一下，咱們趁夜溜掉，俺先去瞞住他們，不要讓他們懷疑！」

「是，但他們如果留下來，一定會暴露！」

「現在什麼也管不了，生命和自由才是最重要的！你帶上一柄槍！」

× × ×

當康鐵坤鑽進康小菁房裏時，化裝旅客住在旅館裏的林五嶺和黃成立即打電話到分局，向王森報告一切，王森密令儍豹帶幾個人到膠州旅店外面埋伏，臨行交代道：「最好活捉！姓康的不好應付，要小心，一有事，就先給我電話。」

× × ×

凌晨二時半，王森正坐在辦公室裏打瞌睡，忽然被一陣電話鈴聲吵醒，他抓起電話，立即說道：「好！我立即趕去。」他擱下電話，大聲呼道：「小白，快準備車輛。」

× × ×

深夜，旅店裏的住客都已在睡夢中，整座旅店寂靜如死，康鐵坤悄悄喚了康小菁，兩人躡手躡足，向後門走去。

這行動落在黃成的眼中，他立即叫林五嶺打電話通知王森，自己則在暗中跟踪他倆。

康鐵坤來到後門，忽然又猶疑起來，向康小菁打了個手勢，走回頭，則鑽進澡堂裏，澡堂裏地上滿是水漬，却沒有一個人。

康小菁十分緊張，問道：「咱來這裏幹什麼？」

「後門可能有人，咱們從這裏爬窗出去。」

澡堂的窗子，是磨沙玻璃，是活動的，只能開啓一半以便透風，但那道縫隙，人却沒法爬出去，康鐵坤叫康小菁關上門，他拾了一塊濕毛巾舖在玻璃上，舉起一對木履，盡力敲下！

「卜！」的一聲，玻璃破碎了，由於包着濕毛巾，却沒有發出太大的聲音，康鐵坤吸了一口氣，首先鑽了出去，跳落街上。

長街寂靜，不見一道人影，康鐵坤連忙示意康小菁爬出去。

當康鐵坤進入澡堂，又關上門，黃成便知道他們的動機，他租賃的房間，跟澡堂並排，同一方向，是故立即回房，推開一縫窗子偷窺，看見康氏義父女跳落長街，向街尾的方向跑去。

靠街尾那裏有一條小巷，黃成害怕他倆會穿過小巷逃脫，是以他一跳落街上，立即拔槍向天開了兩响。

槍聲驚動康鐵坤，他拉着康小菁閃進小巷，還回身發了一槍。

黃成見他轉身已知不妙，立即伏下，子彈在他頭上三寸掠空，他甚至感覺到那道熱浪。

槍聲驚動了林五嶺和儍豹等人，林五嶺首先跳出街道，問道：「老黃，你沒事吧？」

「沒事！他媽的，讓他們穿進小巷了！快追！」

兩人追至巷口！探頭一望，不見有人，就在這時候，儍豹等人已聞聲趕至，喝道：「舉起手來，你們是誰？」

林五嶺忙道：「你是沈隊長嗎？咱們是省裏偵緝大隊的人，俺叫林五嶺！」

黃成接道：「俺叫黃成，康鐵坤跟康小菁由這條小巷鑽進去了！」

儍豹鬆了一口氣，道：「那邊巷口有

咱們的人守着。不怕他倆逃得了，老郭，你帶兩個人兜過去，截在那邊巷口，老何，你帶人進旅店監視戲班其他人，咱們追！」他勇不可當，首先衝進小巷。

黃成連忙新醒他：「小心，他們有槍！」話音剛落，前頭已傳來一陣激烈的槍聲。

小巷彎曲，拐了個彎，便見到前頭有兩道人影晃動，黃成向林五嶺打了個手勢，林五嶺會意，在他肩膊上一按，爬上旁邊一棟民宅瓦頂。

傻豹開了兩槍，喝道：「姓康的，你們前後都被咱們包圍着了，還是乖乖投降吧！」

回答他的是兩顆子彈，黃成及時將傻豹拉到牆後，傻豹回了兩槍。

黃成說道：「最好活捉，咱們不用急，困着他，天亮之後，他們就得乖乖投降的了。」

正如他所說，康鐵坤與康小菁這時候，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對方只守着兩頭，不露身形，使他倆更加無計可施。黃成大聲呼喝，要兩旁居民緊閉門窗。

這一叫反而提醒了康鐵坤，他輕聲對康小菁道：「咱們爬進去，抓個人質，就有辦法溜掉，來，我托你上牆！」

康小菁幾時經歷過這種場面，早沒了主意，乖乖踏在康鐵坤的肩上，康鐵坤慢慢站高，康小菁雙手扳住牆頭，正想發力翻上去，不料頭頂上飛來一顆子彈，嚇得她鬆手不迭，跌回地上，哭喪似的道：「現在怎辦？」

康鐵坤咬着牙道：「大不了豁出去，殺一個夠本，殺一雙有賺，十八年後又一條好漢。」

康小菁沒有作聲，康鐵坤道：「你害怕嗎？」

「都是你，大清氣數已盡，你攪什麼復辟，自尋苦吃不特已，現在還……」

康鐵坤厲聲道：「我這樣做，爲的是誰？」

「難道是爲我，當然爲的是你，我可以做皇帝嗎？你想恢復昔日宮裏大總管的威風，但我只是一介女流……你借我的名，達到你的目的！」

「但這總是對你們愛新覺羅氏有好處，我又不是龍子龍孫，難道我可以做皇帝嗎？」

「嘿嘿，自主爲王的事，歷史上不乏先例！」

康鉄坤目光露出殺機，冷冷地說道：「你現在才怪我，到底有什麼用意？嘿嘿，你可以投降啊，可以將一切罪名加在我身上！」

康小菁掩面哭泣，康鉄坤忽然說道：「你跟在我背後，咱們一起衝出去，能夠活着出去，就算愛新覺羅氣數未盡，否則便……」

忽然他聽到一個宏亮的聲音：「不用賭運氣了，愛新覺羅氣數早盡，你們兩個跳樑小醜大勢亦已去了！」

康鉄坤認得是王森的聲音，厲聲呼道：「王森，你有種的，便出來跟我見個高下！」

王森哈哈大笑，道：「你們將槍拋出來，俺自然會去見你！」

康鉄坤將最惡毒的罵人話兒都傾盡，王森依然無動於衷。只聽傻豹大聲道：「姓康的，你們已被咱們團團圍住，再無一絲機會，乖乖的投降吧！」

康鉄坤咬牙道：「好，我可以投降，但王森要答應跟我比一場拳腳！否則老子拚死衝出去，相信也可以殺死你們一兩個人！」

王森的聲音又傳過來：「你別作夢，你的罪行已被咱們偵破，王某握有大權，只要你一露身，二十柄槍便一齊叫響！你還是乖乖地將槍拋出來吧，一切便可以商量！」

康鉄坤見大勢已去，果然從巷裏拋出兩柄槍，王森叫他倆出來，康鉄坤走出大街，不見王森，猶疑了一下，黃石立即走前搜身，其他人的槍口都對着康鉄坤和康小菁。

康鉄坤本來還想伺機殺死王森，但不見王森踪影，不由嘆了一口氣，自後腰拔出一柄槍，拋在地上。「不用搜了！」

黃石冷笑道：「誰知道你們身上還有沒有槍！」他在康鉄坤身子摸索了一陣，不見有槍，便將他推到一旁，他走向康小菁，道：「輪到你了！」

康小菁舉起雙手，道：「你們可派個女的來！」

王森分衆而出，道：「用手銬扣上她的手脚！」

康鉄坤走前道：「姓王的，你敢跟我玩玩嗎？」

王森道：「無論你能否打贏我，你都已註定失敗了！」

「人人都說你槍法如神，武功出神入化，康某曾任大清內宮總管，負責管理大內高手，自信天下無敵……」

王森截口道：「不必多說，王某便跟你玩一場吧！」他脫下外衣，解下佩槍，手足揮動幾下，擺好架勢。

康鉄坤同樣運勁虛勢幾下，氣氛倏地緊張起來，旁邊的人都向一旁散了開去，靜觀這場大戰。王森見他氣定神閑，淵停嶽峙，心中暗吃一驚，覺得此人是自己平生第一個勁敵，他立即集中精神，準備應付。

康鉄坤首先忍不住，標前一步，一拳望王森擊出，這一招平平無奇，但王森不敢大意，舉臂一格，康鉄坤忽然變招，化拳爲爪，急抓王森的腕脈！

王森一見他的這架式，便知道他練的是鷹爪功，他自己也習過鷹爪功，但自認功力不如對方，是以連忙縮臂，改以長拳長腿應付！

鷹爪最厲害的是貼身對打，王森深明其理，身子不與對方太過接近，是故康鉄坤連攻十多招都沒法得逞！旁邊的人見王森守多攻小，都不禁暗中替王森捏了把冷汗！

康鉄坤此刻也知道王森並非浪得虛名之輩，稍緩一下攻勢，暗思制敵之機，王森拳路多變，所習亦雜，使康鉄坤沒法一舉制敵。

鷹爪拳源出瀝泉僧，後以此術授之岳飛，故後世亦有人以岳氏鷹手呼之。鷹手又名散手，以刁、抓、肘、靠、分筋錯骨、點穴閉氣等技爲主，亦配以拳腿，康鉄

坤在這門功夫浸淫了數十年，已達爐火純青之境界，加上經驗豐富，王森實難有制勝之機。

傻豹已暗中握住槍柄，預防萬一王森不敵，立即拔槍將康鉄坤射殺！

王森雖然沒有勝康鉄坤的把握，但他並不氣餒，因爲使鷹爪拳時，需力足，尤貴力整，力足而整，威力方可頻出，換而言之，這是十分消耗體力的，現在他便有辦法制敵，但過一段時候，康鉄坤氣力不足時，形勢自然不同，是故他採取離身游鬥。

這是王森優勝的地方，康鉄坤的拳路他了然於胸，而其多變繁複的拳術，康鉄坤却不熟悉！

這樣又鬥了三十多個照面，康鉄坤忍不住喝道：「姓王的，你沒種！」

王森趁他說話分神，立即快速地攻了一腿，幾乎踢中康鉄坤，他淡淡地道：「這正符合兵法之道！」

康鉄坤自然也知道自己的缺點，是以拚命貼上身去，加緊進攻，王森邊戰邊退，眼看已來至牆前，康鉄坤大喜，急忙迫前，拍開王森的右臂，使了招順步殺腰掌，他右拳半曲，沉腰坐馬，順手外刀，格開王森的左拳，右拳改化跨打，踏前一步，一拳搗出直奔王森前胸！

這一拳力蘊千鈞，而且去勢極疾，王森後退中，夾雜着旁人的驚叫聲：「處長小心，背後是牆！」

康鉄坤左臂已回收，使出上纏肘，刁住王森左臂，手腕一曲，五指扣腕脈，同時左腿抬起，急踢王森胸腹！

好個王森在那千鈞一髮之際，身子忽然向側斜倒，康鉄坤的右手突然刁住其左臂，但他的左腿飛踢在牆上，而且王森倒下，對康鉄坤來說，變成一個累贅！

說時遲那時快，王森左膝一提，已撞在康鉄坤小腹上！換作別人，早已倒地，但康鉄坤的確不同凡响，左拳斜擊，也中王森的胸膛，不過力道已大不如前！

這時候，兩人的打鬥已至白熱化階段，不但旁觀者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就當局者也十分緊張！

王森乘勢倒下，康鉄坤連忙跳開，那知王森肩一沾地，立即擺腰，雙脚飛出，向康鉄坤足踝挾去，他雙脚扣緊康鉄坤的足踝，身子立即乘勢翻滾！

康鉄坤虞不及此，應聲倒地！康鉄坤也非省油的燈，極力扳起腰來，向王森壓下！

這一着正中王森的下懷，只見他左腿伸直，倏地一屈，用膝彎勾住康鉄坤的小腿，再一翻，康鉄坤又跌倒！王森趁他尚未定過神來，右脚一個蹬腿，正中康鉄坤的小腹！

這一腿力量之大，確是無以復加，康鉄坤「噢」地一聲叫，身子就如煮熟的小蝦，彎曲蜷縮起來。王森暗道一聲僥倖，自地上爬了起來，這時候，掌聲才驟然爆响。

傻豹立即上前將康鉄坤雙手扣住，再扣住雙脚，康鉄坤直至這時候才能夠開腔。「王森，我敗得不服！你功力不比我深厚！」

「成敗已成事實，無須多說，清廷跟你一樣，雖然根基厚，但終於都落敗！這道理你現在明白了沒有？」王森道：「天意不可違，你硬是要逆天而行，咱們只好請你到大牢裏去反省反省！」

× × ×

王森等人返回分局，天已將亮，王森令下面的人回家休息一下。他亦打算明早才審問康鉄坤。

傻豹親自將康鉄坤和康小菁押落地牢中。

地窖鐵籠裏已住着唐天朋，唐天朋在睡夢中被開門聲驚醒，抬頭望見康氏父女，不由一怔，結結巴巴地道：「團長，小菁，你們怎會來……」

傻豹哈哈大笑道：「傻小子！快出來吧，這兩個才是首惡份子！他們借演戲爲名，四處招馬買兵，跟地方上的流氓勾結，準備復辟哩！不說你也許不知道，康團長是原日清宮大內總管，而你口中的小姐，是清廷中的格格哩，而花常春則是一個太監！」

唐天朋真的傻了眼，呐呐地道：「小菁，這……是真的嗎？」

康鉄坤垂頭喪氣地往地上一躺，康小菁滾下兩行熱淚，嗚咽地道：「天朋，我對你可沒有一絲惡意……你以後會來看我嗎？」

唐天朋只覺熱血向上一冲，脫口道：「一定會！」一頓又道：「起碼我還得還錢給你……」

「誰要你還錢，那天我不這樣說，你會拿嗎？」

康鉄坤冷冷地道：「你眞是自討苦吃，當初要不是你看上這小子，又怎會有今天！」

唐天朋連忙安慰她：「小菁，我相信你沒殺過人，也還沒有實際行動，不會坐牢的……我一定帶小豹來看你！」

傻豹將他拉了出來，把鐵門鎖上，唐天朋一回頭，只見康小菁仍望着自己，淚如雨下，他心頭一片惘然，分不出是什麼滋味。

傻豹在他肩上輕輕地拍了一下，說道：「唐天朋，眞對不起，俺寃枉了你們弟兄！不過相信方小豹明後天便可以恢復自由！」

× × ×

天亮之後，市長來電話，說在月光號上搜到槍械，原來魏九山利用自己的船偷運禁品，並將槍賣與康鉄坤，事後還在戲棚裏搜出兩箱槍支。

杜雷就是因爲突然提早回戲棚，發現五虎帮偷運槍支到戲棚裏交與花常春，所以被花常春殺之滅口！

魏九山能夠隻手遮天，自然是因爲買通了岑志棟，而施子勝則接受了岑志棟的禮物，他只是「奉命」少管爲妙，而未知詳情，事後岑志棟投獄，而施子勝則被迫提前退休，而以不發退休金作爲懲罰，對施子勝來說，已是心滿意足，還暗暗感激王森。

這件大陰謀全部暴露之後，方小豹立即得到釋放，代之的是康鉄坤的無期徒刑和康小菁的七年徒刑，至於魏九山和五虎帮的事，王森留給傻豹接手處理。

（本篇完）

美蘇星球諜海戰／勞力士・文

地獄之火



圖爲墨西哥城外八十哩的血祭台，地獄之火由祭台下面噴出，美國保密局的副局長沙奇拿把心一橫，派出一批特務，投下炸葯和定時炸彈，把它炸到粉碎。

墨西哥血祭台下面，有些藍色的火焰，稱做地獄之火，一向被「鷹頭人」的神像鎭壓，外邊看不出來，國際特務逼墨西哥瓦登博士引路，炸毁神像，盜取「神石」，它就是地獄之火燃燒的原料，製成秘密武器，賣給蘇聯，打算利用它毁滅美國，美國保密局傾全力阻止，爆發一場火辣辣的龍虎鬥！

噴出地獄之火

這是一個黑夜，天空墨藍色　狂風吹襲，雖然是初秋，仍有很濃的寒氣，隱隱透着殺機

在墨西哥中部神秘古城和古墓最多的一處，叫做「杜拿巴斯德」，有一座祭台，歷時一千年過外，但是石階仍是很完整的，奇怪的是圍繞着祭台有許多座磚柱，夜間看來，彷彿一塊塊碑石，使人望而生畏。

「杜拿巴斯德」是墨西哥的土語，它的意思就是「地獄」。

至於那個祭台，稱做「血祭台」，顧名思義。可以想像得到它是多麼殘酷的了，這種地方，一片荒凉，就算遊客不怕鬼也怕强盜，白天已經是行人絕跡，何況是在黑夜？偏是那麼古怪，就在這個時候，一共有五個人，自遠而近，緩步走向血祭台。

他們雖然是一個小組，處境却有很大分別，走在最前的人，頭髮皆白，臉色以及膚色都是白色，顯然不是墨西哥人，他是那一幫人的首領，緊隨在後的四個人，押住一個人走，他們都有小電筒以及手槍，好像押解一個囚犯似的把他押着走，有時他們全部停下來，叫他講述墨西哥的秘密。

被押的人叫做「瓦登博士」，四十七

歲，係科學家和考古家，雖然是墨西哥人，膚色不怎樣黑。

他離開墨西哥大學被擒，押到血祭台這邊，目的是想透過他獲悉「地獄之火」的秘密，押解他的幾個人，不肯吐露身份，自稱是特務份子。由於蘇聯以及美國都有特務份子潛伏，瓦登博士未能摸得透對方的眞正身份之前，不敢瞎說一頓，他只能夠做得到這一點，盡量保持冷靜的態度，只是提供地獄之火的資料，別的事情，一概不聞不問。

其實他對「地獄之火」仍是所知甚微，因爲他是墨西哥博物館的顧問兼且是「墨西哥大學」墨西哥巫術研究組的組長，可能被人誤會他懂得許多秘密，故此被歹徒抓住。

在他的心目中，不管那些人是刦匪，掘墓賊抑或是考古家，甚至是特務工作人員，俱是歹徒，認爲此行凶多吉少，在這種情況之下，他沒有機會報案，不敢逃走，最好完全依照對方的意思去做，有問必答。

那些人的身上有手槍，不怕他逃走，故此沒有把他的一雙手扣鎖，只是警告他切勿妄想逃走。

他們在血祭台之前停步，特別高大的人向他打量一眼，說：「我們有五個人，你一定沒法逃走的，只要你把所知的一切講出來，我們就放過你，讓你跟家人團聚，決不會傷害你的，事實上我們只是想知道一些比較重要的消息而已，對任何人都沒有損害的，你用不着担心，現時我開始向你提出一些問題了，請告訴我，這一座血祭台是那一個年代建築起來的？」

「它是第八世紀的產物，當時墨西哥的暴君布勒羅執政，認爲宇宙間有一個神掌管，那個神叫做鷹頭人，非常高大，永不會死，希望墨西哥的居民安安樂樂過活，必須向他致祭，殺害剛剛長成的少女，把她的血洒在祭台上面，在祭台附近的磚柱就是用來縛住少女逐個拉上祭台屠殺的，傳說祭台之內就是地獄。」

「你沒有沒有聽見過地獄之火這個名稱嗎？」

「我曾經聽見過地獄之火，不過，我不相信它，也許在血祭台的某一處有火焰噴射出來，它只是地面之下含有少許石油，希臘神廟就有一個火盆，永遠噴火，科學家查悉那個地方純然是地下石油氣貯藏太多的影响使然，相信地獄之火也是這種火焰。」

「不，你說的話我們難以置信，地獄之火是藍色的，並非橙紅色，它必然是另外一種火焰，明白嗎？」

「坦白點說，我實在不明白，此外，我還可以對你說知，如果血祭台上面眞的有些火焰，永不熄滅，我們已經走近了它，應該看見火光，既然我們耗盡視力眺望也找不到絲毫的火光，顯然是世界上面沒有地獄之火了，血祭台上面一片黑沉沉，我可以帶你們走進血祭台看看，可是，我不相信它眞的有些地方噴火。」

「你不必相信，帶我們到血祭台上面看看好了，現時就去。」高大漢子始終不肯吐露姓名，突然投下命令。

瓦登博士沒有法可想，只得逼於奉命行事。

他走在前面，其餘的人緊隨在後。

那些石階看來雖然相當完整，事實上它仍是有些崩裂的，有兩次瓦登博士踏脚上去，滑了一脚，險些跌下來，他被人扶住，繼續往上邊移動脚步。

同行的人有電筒在身，却不想扭亮它，免得驚動夜間的守衛。

雖然有點吃力，他們終於如願以償，置身在平台之上。

那個地方很久沒有人跡，鳥糞縱橫，沒有任何一件作爲祭祀用的祭器了，有的只是一塊下跪的票石，它大部份崩坍，只是留下若干碎石。

他們扭亮電筒，在小電筒的微弱光氣照映之下，找到一處空洞的地方，隱約有些石階通到下邊去。

「瓦登博士，這是甚麼地方呢？」綁匪的首領說。

「我沒有到過這個地方，照情形看，下邊可能是個秘窟，有石階就可以走下去，但是要注意這一點，這種地方可能會有蛇。」

「我們早有準備，不必担心，」首領轉身再說一句：「拿出噴霧器來。」

隨行的人果然拿出噴霧器，它是一條長長的鐵管，按掣之後，就有芳香的霧噴出來。

瓦登博士不必查問也知道，那些氣體屬於殺虫劑，毒蛇嗅了，遠遠的避開，他比較放心了，索性大着胆子接受命運的挑戰。

噴出來的霧逐漸散開，他們的脚步也逐漸走到下邊去，距離祭台上面約有四十呎，抵達地面，他們發覺許多座神像，引以爲奇。

瓦登博士說道：「那些神像全是半人半獸的，或者人頭和雀鳥併在一起，憑着他們的幻想，製造出這種雕像，據我所知，那些神像必然是屹立在神廟之內，血祭台不會跟神廟貼合，依我看，這大概是後人把它送到血祭台下面放置，你明白這個意思嗎？」

「我實在不明白，瓦登博士，你是否明白呢？」

「我也不明白，只是憑着我的經驗推測而已。」

「我覺得那些神像必然跟地獄之火有關，換言之，古代的墨西哥人打算利用神像鎮壓由地心噴出來的火焰。」

瓦登博士忍不住說道：「你仍然是堅持原來的信仰，認爲這的地方有地獄之火嗎？」

「是的，這個念頭我們是確定了不移的。」

「假如眞的有一種火焰由地心噴出來，有如小火山，我們站着的地方必然灼熱不堪，此外，最細的火山也有一個噴火口，由於此地並非灼熱到無法立足，也沒有噴火口，我認爲它不可能有甚麼火焰留在地面之下。」

「不，瓦登博士，你有你的見解，我有我的想法，我就快下令把神像炸毀了，可能石像壓住噴火口，地獄之火沒法噴出來，如果我的估計不錯，石像也好，神像也好，它炸爛之後，就有火焰噴出，我們

同到血祭台上面去等候吧，只是留下蔡爾一個人就夠了，他是個最有經驗的爆破專家。」

首領第一次說出一個助手的姓名。

所有人先後走到血祭台上面，瓦登博士想喊救，又想逃走，反覆考慮，不敢輕舉妄動。

叫做蔡爾的人看來像一個打手，他究竟是怎樣子的？瓦登博士不知道，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那些人必然隨身攜帶威力很强的炸藥。

他惘然的留在血祭台上面，他的腦袋好像塞滿了亂草，思潮起伏，每一個思潮忽起忽落，好像不是屬於自己的，只能說是胡思亂想。

他知道不久之後就會聽到一聲隆然的爆炸，甚至有幾聲爆炸，他可能被炸傷，也有可能被炸死。

他不敢再想下去。

迷惘中，他想起了白天發生的事情，他離開了研究院，走近停車塲，忽然有一輛汽車疾駛而來，停在他的前面，有三個人跳下來，把他攔住，其中有一個人拔槍指嚇，制止他喊叫，威脅他登車。

他那天的下午被人威脅到一座平房，禁錮在屋裏，隨後逼他乘坐匪帮的汽車，駛向郊外，已經是深夜的事了，他沒有吃晚餐，只是想返家。

綁匪答應送他返家，但却需要他把他們帶到血祭台，還對他說知此行的目的只是想找尋「地獄之火」。

眼前發生的一切都是他在事前沒法想像得到的，他能否再見妻子和兒女呢？這個問題，重甸甸的壓在他心上。

他默默的思索，突然有三聲巨响從血祭台下面升起來，他大驚失色。

「走下去看看吧！」綁匪的首領大聲說。

儘管下邊烟霧迷離，石屑仍在空中飛舞，他們仍然可以看見一條火焰龍蛇似的飛舞，它是藍色的，光度比不上橙紅的火焰那麼强。

綁匪首領一馬當先的衝下去，把一雙手掌放在藍色火焰升到頂點之處，晃動了幾次，後來，他還把右手的掌心壓住火焰，一直壓下去，相當奇怪，火焰受壓漸退縮，好像怕了他，沒有力量把他的手掌燒傷。

他收回右手，把手帕拿出來，放在火焰上面，停留了一會，手帕熊熊高燃。

這幾種試驗反映出那些火焰灼傷人體的力量比較薄弱，還正需要較長的時間，可是，它始終是火焰，能夠焚燒手帕，燒到變灰。

綁匪首領縱聲狂笑，衝口而出的喊叫：「我終於找到了，我找到地獄之火！」

在這一瞬間，瓦登博士被人用棍打擊後腦，一陣劇痛，頹然倒下來。

眼前一黑，他失落了整個世界。

到了他覺醒，身上一陣陣寒凉，使他不自覺的縮做一團。

看清楚點，他才知道自己躺在郊野的草地上面，狂風撲臉。

他掙扎着站起來，走向公路，很辛苦才截停一輛汽車，搭順風車回到市區，一再覓路返家。

這一宗奇異的的遭遇使他驚駭莫名，事後不敢在別人的面前洩漏半句，每天離開學校或者研究所返家，雖然駕駛汽車，他走向停車塲時總是有幾個人同行，即使汽車開動，也是有人跟他一起駕車返寓所，他盡力保護自己，仍是很担心，他暗自盤算，希望有一天能夠學家搬到別的地方居住，就算它係墨西哥境內也好，只要那個地方遠遠的離開血祭台，他就覺得它安全。

此外，由於好奇心驅使，他不斷的翻閱書籍，希望獲悉地獄之火是甚麼。

相當奇怪，不管他怎樣想辦法查問「地獄之火」，仍是白費氣力，不知不覺的渡過了三個月，他戒備的心理逐漸減少了，有一天，他在學校教授生物學之後，在敎師專用的休息室留下來，坐着閉目養神，忽然聽到有人在附近向他打招呼，先行低聲呼喚了一聲：「瓦登博士！」然後問他肯不肯賞臉談句話。

他不以爲意，含糊地答應了一聲，隨即睜開眼睛。

他以爲對方大概是個學生，想問問功課，殊不料他只是睜開一雙眼，便即發覺對方是個中年人，大概五十歲，顯然這個人並非查問關於功課方面的疑難問題了，他沉住氣說：「你是誰？是否墨西哥大學裏面的人？」

這個中年人點了點頭，說：「我叫做韋伯，這是我的名片，有事跟你磋商。」

他送上一張名片，瓦登博士接過它看看，名片上面除了寫明那個人叫做「韋伯加路易」之外，還寫出他寓址以及工作地點。

瓦登博士向他打個招呼之後，說：「韋伯先生原來是美國加州礦物收購處的主任，失敬了！閣下從遙遠的地方走到這裏，似乎是有些原因找我的，這一座休息室相當幽靜，甚麼話都可以談，包管沒有人竊聽，閣下有甚麼就說甚麼好了，請你開口。」

韋伯笑了笑，說：「瓦登博士，你眞是爽快，看來我大概是此行不虛了，首先，請你看看我的名片，我的職責是收購礦物的，雖然美國境內有二十多座礦物收購處，規模最大的一座，却是加州聖地牙哥緊貼墨西哥邊境這一座，可見當局特別重視它了，打開地圖看看，你就發覺加州原來有上下之分，上加州伸展到聖地牙哥爲止，越過墨西哥邊界，立刻進入下加州，它雖然屬於墨西哥，山脈方面却是屬於洛磯山脈的，可以說是美國山脈的伸展，因此我們十分重視它，在墨西哥的下加州設立另外一個礦物調查組，名義上叫做調查，實則等於收購，我們渴望得到一些從未看見過的稀有金屬或者稀有的礦石，特別想知道神石這種東西從那一個地方可以找到，你看見過神石，故此我跟你商量，如果你能夠指示我們怎樣可以取得神石，二十萬美元的獎金是你的囊中物，未知有沒有興趣助我們一臂之力呢？」

瓦登博士笑了笑，說：「神石這個名稱相當有趣，可惜我沒有看見過。」

「不，肯定你是看見過的，你還看見過神石熔化之後噴出來的火焰，它叫做地獄之火。」

瓦登博士吃了一驚，衝口而出的說：

「不，我沒有看見過地獄之火。」

「你不要推三推四好嗎？坦白點說，今天，我拜訪你，除了找尋神石之外，還想救你一家，你自己想想吧，你已經是國際特務黑名單上面的人，不論遲早，只要美國發生恐怖的火災一定有人找你算賬，這種悲劇肯定會發生，你自己也有不安之感，倘非如此，你就不必想盡辦法搬家了，老實說，除非你搬到美國境內居住，你不能獲得眞正的安全，因爲別的國家沒有人保護你，至於墨西哥，任何一處都是不安全的，希望你百份之百明白這一點，事不宜遲，如果你信任我，立刻依我的辦法去做，首先是搬家，舉家搬到美國邊境的大城聖地牙哥居住，還可以取得二十萬美元做安家費，一切辦妥，你然後加入我們的集團，再到墨西哥城，貪夜出動，前往血祭台！」

他的話很有份量，瓦登博士聽了呆若木鷄。

稍停，瓦登博士緩緩的說：「關於我的事，你們早已替我策劃，我大概會接受命運的挑戰，跟你站在一起，可惜我所知有限，對你們沒有甚麼幫助，既然你已經知道血祭台的所在地，又講得出地獄之火，何必需要我加入呢？」

「不，我們只是打聽到地獄之火，沒有看見過它，更加沒有接近過它，對一個國家來說，區區的二十萬元，不算甚麼，你還是盡心盡力協助我們吧。」

韋伯說到這裏，很鄭重的補加一句：

「時間無多，請你充份考慮，明天我來看你，希望你有一個決定。」

當晚，瓦登博士花掉很長的時間考慮，又跟太太柳絲娜商量一遍，最後，他作出了決定，翌日韋伯再到墨西哥大學找他的時候，他毅然說：「我已經作出決定了，我的妻子柳絲娜還叫我向你提出一個請求，希望你透過有關方面讓我們一家人入美國籍，至於搬家，越快越好。」

「瓦登博士，你眞是爽快！」韋伯說道。

瓦登博士被情報局收買

這件事情有了具體的解決辦法之後，不過三天，瓦登博士一家人就搬到美國聖地牙哥這座城的郊區居住，一舉一動，十分機密，一切辦妥，韋伯然後很鄭重的說：「瓦登博士，如果你不是徹底明瞭地獄之火的眞相，你不會覺得慌張的，現時我該很坦白的把眞相說出來了，地獄之火如果善於運用，它就是秘密武器。」

聽到這一句，瓦登博士心上一震，說道：「韋伯先生，你不是說笑吧，如果它是秘密武器，那一晚我站在血祭台上面，早已被炸到血肉模糊，你看見的，我還沒有死，也沒有受傷，怎能夠說它是秘密武器呢？」

「不，它並非爲了殺傷一兩個人而設的，如果這種東西變成了毁滅性的武器，受害的就不是一個人，是一座大都市。爲了使你更爲深入的瞭解它是甚麼，我想跟你談談由神石變成的地獄之火。現時請你從記憶中搜索，那晚你所看見的火焰是否在顏色方面以及溫度方面都是異乎尋常的呢？」

「是的，這種火焰是藍色的，它散發出來的光綫比較普通的火焰淡薄一些，同時它的灼傷力也是比較薄弱，伸手入內，稍爲停頓，又再拔出來，皮膚沒有燒傷，我已經查過，光學方面有所謂冷光以及冷火，就是這種火焰，雖然它的威力比不上普通火焰，假如它眞的變成一場大火，相信它的威力仍是有限的，不見得它能夠變成秘密武器。」

韋伯笑了笑，說：「這種火焰有些特色，它一經燃燒，火力逐漸加强，不易救熄，尤其是大火，想撲滅它更加困難，因爲它能夠使空氣中的微粒變成有實質的東西，說得更加清楚一點，從空氣中改變過來的東西就是火山灰。」

「我稍爲明白了，韋伯先生，你的意思是否說地獄之火造成的火災能夠製造火山灰，就算那個地方沒有火山，仍有火山灰出現呢？」

「是的，正是如此。」韋伯說。

他們是在韋伯辦公廳之內交談的，談到這裏，韋伯伸手向牆上懸掛起來的壁畫指了一指，說：「這幅畫雖然是想像出來的，但却是反映出古城龐貝一夜之間被火山灰埋沒的情形，許多人都知道這一幕慘劇是由於維蘇維火山爆發引起，未必知道那座城距離火山口有百哩過外，單是火山爆發，不會造成那麼巨大的傷亡，全城毁滅，眞正的劊子手不是火山噴出來的火，而是由空中跌下來的火山灰。

「專家經過很精細的研究，終於獲悉一種秘密，在那座火山的核心有一種奇異的礦質，叫做神石，它化爲氣體噴射到空中，就會令到空中浮游的微細物質，變成了灰，跟正式的火山灰一般無異，假如有一個科學家在地球上面任何一處找到了地獄之火的原料，即是我說的神石，他就可以利用它在空中製造大量的火山灰，在空中降落，使一座城埋葬在三十呎厚的火山灰之下。」

「是否需要大量神石然後可以達到這目的呢？」

「這一層道理必須經過實驗才知道，我們目前只是知道墨西哥血祭台下面的神石，已經被人盜取。」

「你有沒有派人到過血祭台下面看過呢？」

韋伯說：「我不單是派人到那邊看過，我自己也到過該處看過，我沒有發覺地獄之火，甚至沒有發覺當地有爆炸過的痕跡，相信它已經被人整理過。」

瓦登博士有點驚詫，說：「難道所有石像都很完整嗎？」

「是的，那些石像都很完整，雖然我沒有機會拍照，可是，跟它相同的一個石像叫做鷹頭人，我却在它的前面拍過一張照片，那個地方係墨西哥古物展覽室，相信你必然到過。」

說完這句話，韋伯打開抽屜，拿出一張照片，遂給瓦登博士看。

瓦登博士只是看了一眼，說：「是的，這一座神像是墨西哥最重要的神像之一，在古物展覽室看到的石像是它，在血祭台下面看到的神像也是它，不過，當晚它



圖爲墨西哥「鷹頭人」神像，它是最古老的一座保護神。

已經炸到粉碎了，爲甚麼你說最近在該處夜間巡視又看見它呢？不會弄錯吧？」

「決不會弄錯，這件事情只是發生在十日之前，我認爲它現時仍然屹立在恐怖的血祭台秘窟之內。」

「韋伯先生，我對你所講的話，深信不疑，那一座石像既然炸爛，忽又完整無缺，顯然是炸毁它的人想掩飾他們的罪行了。」

「你認爲他們的罪行是些甚麼？」

「這還用說嗎？即使我沒有再加以解釋，你也明白，那些罪行就是盜取地獄之火。」

「你的意思是否說地獄之火噴出來的地點正是那座神像的下面呢？」

「是的，把神像搬開，地獄之火就噴出來，反之，神像放回原處，地獄之火不再噴射，我眼中所見的情形，確是如此，假如他們已經把神石盜取，該處再也沒有地獄之火噴出來，他們不必製造另外一座神像放回原處，憑着這一點，我認爲地獄之火仍然留在該處，如果你不信，可以到那個地方看看。」

「我們正想到那邊看看，你願不願意參加一脚呢？」

「我當然願意參加一脚，不過，他們雖然找到地獄之火，却無法盜取神石，你到那邊去，應該在事前想個辦法，你是否已經有了完整的計劃呢？」

「我暫時仍然沒有完整的計劃，不過，我們曾經派出科學家冒險走入火山口找尋地球核心的熔岩，相信這一套手法仍有利用的價值，無論如何，到時再談吧，我先要看看想像中的地獄之火，是否跟血祭台下面的地獄之火相同。」

「韋伯先生，你很有勇氣，佩服之至！不過，此行十分危險，你必須準備一場十分凶險的野戰。」

「瓦登博士，我不大明白你所說的話，難道那些匪徒仍然有人在血祭台附近看守嗎？你究竟畏懼那些曾經把你綁架的匪徒？抑或担心墨西哥當局派出一營軍隊在該處保護古物呢？」

「我沒有固定的想法，坦白點說，我只是發生不安之感，似乎舊地重遊，凶多吉少。」

韋伯冷笑一聲，說：「所有人都說墨西哥是一個可怕而又神秘的國家，妖術驚人，本來毫無懼色的科學家，在那邊居留的時間太多，他的內心也充滿了畏懼，瓦登博士，你雖然最近入了美國籍，本身仍是墨西哥人，無怪你的想法變了又變，越想越加心驚胆跳，這樣吧，你只要帶我們在夜間走入血祭台下面，找到神像，我們用炸藥炸毁它，地獄之火剛剛噴出來，你就駕駛汽車自行離去，不必理會我們幹些甚麼。你已經是自己人了，不妨告訴你，盜取地獄之火這一宗任務，事在必行，我們本身只有六個人，海外情報局駐守墨西哥城的情報工作人員，却有十多人，一起參加工作，到時我們有七八輛汽車，你隨意跳上一輛汽車離去，就此如願以償，盡快駛入墨西哥城的嘉賓大酒店，在餐廳喝酒，等候我們回來。」

「該處是否情報局的總部呢？」

「可以這樣說，你不必理會這些，因爲你的照片已經送交總部，到時你在該酒店附設的餐廳喝酒，自然有人保護你。此外，我們在嘉賓酒店有四個大房間，你想進入休息也可以，找到四樓的侍役領班卡龍，便可安然進入，他已看見過你的照片，決不會弄錯。」

聽了這些話，瓦登博士才知道他已被美國情報局收買，永遠是他們的人，大驚失色。

既成的事實沒法改變，他只好一聲不響！

祇有他一個死裏逃生

時間過得很快，只是幾天功夫，佈署一切，由韋伯率領的人馬，抵達墨西哥城，住在墨西哥最豪華的嘉賓酒店，盡情揮霍，好像他們有的是錢，鈔票堆積如山，永遠花不完，這種景象閃入瓦登博士的眼簾，他不覺心上一沉，那些人這樣豪放，因爲他們知道此行十分危險，隨時喪命，故此盡情揮霍。

那些人雖然十分自負，在他的眼中，却是很可憐的，特別是夜闖墨西哥古都的禁區，更加凶險，不過，此事跟他無關，他只是負責引路而已，他懶得理會別人的死活。

在墨西哥城玩了三晝夜，第四天，入黑之後，他們知會美國海外情報局的爆破隊，一齊出動，總共有八輛汽車，全部是深藍色的，夜色迷離，緩緩的駛向城外八十哩的古都。

企圖走進血祭台，必須經過一千年前留下來的磚柱，它是有名的「屠殺廣場」，最後，踏脚到寬廣的石階。

他們逐步走向高處，走在最前面的一個人，就是瓦登博士。

韋伯緊隨在他的身邊，沿途沒有人開口。

四周又冷又靜，隱約透着一抹殺機。

那種處境跟以前瓦登博士被人綁架到血祭台的模樣完全相同，越是走上石階的高處，他越加畏懼。

不管他的心理反應怎樣，他終於把一雙脚踏在血祭台上面。

以前他從祭台上面透出來的空洞地方走下秘窟，那些石級仍然留下來，沒有絲毫變動，扭亮了小電筒照射，果然看見一座座石像，跟以前他進入秘窟的形狀相同，唯其如此，他更加驚異，十分吃力才可以走到鷹頭人的前面。

他面對着那座石像，感到自己十分渺小，呆若木鷄。

「是這座神像嗎？」韋伯向他發問。

「是的，我十分肯定的說當晚我看見的一座神像就是它。」

「那麼，我們把它引爆吧，別人有本領炸爛它，相信我們也可以做得到。現時我重覆講一句，如果神像炸開，眞的有一條火焰噴出來，你就可以走開。外邊有人照料八輛汽車，他會指導你駕駛其中的一輛，你儘可以回到酒店休息，侍役領班卡龍，你已經跟他見過面，交談過幾次，回到酒店立刻找他！」

說完，韋伯一團興緻的指揮各人堅守崗位，有些人負責爆炸神像，把炸藥放在它的脚下，另外有些炸藥纏在它的腰間，最後，所有人走到血祭台上面，離開方形的洞口，認爲各人安全，然後引爆。

在瓦登博士的想像中，幹爆破工作的特務一定把這種工作幹得十分順利，只是隆然一聲，神像立刻炸毁，石屑紛飛，這一次爆炸跟上一次爆炸完全相同，如果有些差別，只是爆炸之聲夠不夠响而已，這一點對他絕無關係，他所担心的只是地獄之火能否再現。

很快就有事實表現了，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從地窟冲起，比較上次他聽到的爆炸聲强大得多，不單是放置炸藥的石像爆開，四分五裂，另有兩座較細的石像震坍，石級也震裂一部份。

在石屑紛飛當中，有一條淺藍色的火焰升起來，它升得很慢，一切變化如以前所見的景象相同，他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地獄之火！」

韋伯也很興奮，兩個人不自覺的擁抱在一起，其餘的人哈哈大笑。

過了一會，韋伯的情緒穩定下來，對他說：「瓦登博士，這裏沒有你的事了，你走下血祭台開一輛汽車駛回去吧，天亮之前，我們就在嘉賓酒店見面。」

這句話本來是很平常，不知道爲甚麼，瓦登博士聽了，却心上一震，似乎對方說的地點並非在嘉賓酒店見面，而是在地獄相見。

這種心理反應使他發生莫名其妙的畏懼。

他走向地面看守汽車的人，說出他是誰，還說韋伯打算叫他先走一步，他想要一輛汽車。

那個人很快回答：「瓦登博士，請你走進停在第一個位置的一輛汽車之內，把它開駛，本來你是有權選擇任何一輛汽車的，可是在這裏停放的汽車全部相同，不必選擇了，我可以駕駛它走幾步，停一停，證明它的煞掣良好，你看過了它，更加放心駕駛。」

說完，他先行走進車輛，駕駛它兜一個圈，回到原處，很輕易的煞停了它，拉開車門走出來，說：「我留在這裏看守那些車輛了，你放心入內駕駛它。」

那個情報局的工作人員做出那麼多的小動作去證實它一切安全，瓦登博士看在眼裏，越加生疑，却又猜不透他駕駛汽車之後，可能發生甚麼意外變化。

形勢比人强，他沒有選擇的餘地，索性大着胆子走進汽車的司機座位，把它駛開。

他很小心的把汽車駛開，由於那一條路必須穿過「屠殺廣場」，他把汽車駕到廣場中央，突然發覺它的汽油貯藏量，竟然是那麼少，沒法再行駛了，他靈機一觸，認爲那是一個可怕的陷阱，趕快拉開車廂，向前飛奔。

那個地方附近就是許多條磚柱屹立之處，他盡快飛撲到一座磚柱的後面躲了起來。

他剛把身形躲藏，已經聽到槍聲，跟着一聲巨响，他用不着再看也知道那是藍色汽車爆炸。

他嚇呆了半截，那雙脚就像是落地生根似的，寸步難移。

那一聲巨响發生之後，有一連串密集的槍聲發生，忽又聽到再度爆炸，那種爆炸聲是在血祭台那邊發生的，他懷疑韋伯那些人中伏，被人抛擲手榴彈，可能全軍覆沒。

他很快就有另外一種判斷，如果韋伯那些人眞的碰上了强敵，死傷纍纍，敵人獲勝之後，極有可能在附近搜索，到時他更加沒有機會逃生。

此念一起，他就像是一條鱷魚似的在地上爬行，盡可能靠着磚柱掩護，在疏疏落落的槍聲包圍中逃出生天。

他失去了汽車，必須步行八十哩才可以進入市區，如果海外情報局的人發覺韋伯全部喪生，死剩他一個，懷疑他通敵，他就死定了，這個想法阻止他進入市區，此外，他打算在公路上面伸手打招呼，希望搭順風車，也是很危險的，萬一被他截停的汽車正是敵人的車，他就完了，這樣想想，他更加不敢在公路上面出現。

進退兩難，他想起了在郊區建立的「墨西哥大學」，那邊有職員宿舍，他曾在在該處歇宿過一段時間，還是投奔那個地方好些。

主意打定，他就沿着大路穿入小徑，有路便走，方向沒有弄錯，他終於在殘夜將盡的時間，勉强走到該校的圍牆外面，稍爲休息，一雙手有些力量，向上扳登。

那一堵圍牆不過十二呎高，外牆有些凹凸之形，不難扳登，可是，校園之內所養的兩頭大狼狗，聽到園內有人躍下之聲，立刻飛撲出來，展開大包圍，却是不容

易應付的，幸而他早已跟牠混熟，能夠喊叫牠的名字，牠知道此人是朋友，並非盜賊，很快就搖着尾巴走過去，擺出一副友善姿態，因此他很順利的闖過這一關。

他放輕了脚步，走向教師宿舍，有人用電筒照射，喝令他舉手，自稱是園丁，手上有槍，那是第二關，他毫不思索就說出他是誰，順口叫喚對方的姓名和綽號，園丁把他帶到晚上照料一切事務的教務主任兼宿舍總監巴禮的面前，他却有多少麻煩。

巴禮先生先行叫園丁退下，招呼他落坐，說道：「瓦登博士，你好像走過很長的路，逃避甚麼人，抵達校牆之外，沒有按動門鈴，爬牆入內，險些被狗咬傷，看來你今晚一定發生過一些驚險的遭遇，請你把眞相說出來，如果我認爲你的處境值得同情，我留你休息到天亮，才把你放走，反之，你對我說謊，我就不客氣的報警，免得招惹是非，言盡於此了，請你開始講述你近來處境以及今晚的遭遇。」

這番話很是關心他，瓦登博士由衷的感激。

五年之前，他跟幾個大學教授聯名推薦巴禮先生做總監，那時他只是見義勇爲，料不到在他碰上了大災難的時候，巴禮先生却眞眞正正的傾全力相助，知恩圖報，太過偉大了，他不由自主的感動起來。

初時，他不想求助於這個舊朋友，免得把別人捲入漩渦，發生不測之變，可是，形勢比人强，他已經變成喪家之犬似的走投無路，除非巴禮先生帮忙他，他一定喪命，因爲他已經變成幾帮特務追殺的目標。

實情如此，他終於把心一横，抹了抹額角的汗，點了點頭，說：「巴禮先生，我的處境實在太過可怖了，不知道從何說起。」

「不要緊，慢慢的說好了。」對方很友善的說。

巴禮先生的爲人十分精明，他的同情心相當濃厚，瓦登博士索性把他第一次被人縛架走到血祭台找尋地獄之火那一晚的恐怖遭遇，和盤托出來，逐步講述，盡言無隱，只是把他獲得獎金二十萬美元這件事情漏去，隻字不提，免得對方聽了發生反感，此爲他是貪財，辭職赴聖地牙哥定居。

他的口才相當好，居然說服了巴禮先生，對方傾聽了一會，嘆息一聲，說：「瓦登博士，你眞是幸運，照你所述，今晚你受到兩次襲擊了，第一次襲擊可能是自己人奉命行事，打算殺人滅口，第二次襲擊是敵人撲攻韋伯以及海外情報局的人，如果他們發覺你躲起來，向你進攻，孤掌難鳴，你沒有機會逃生，你能夠活下去，可以說是上帝的意思，我當然要盡力協助你，如果你想回到嘉賓酒店遥知卡龍，說出韋伯一帮人慘死的情況，我可以派人用大學送客的汽車送你去，只是，你想留下來，我就任由你留下，還可以讓你多留幾天，由我暗中調查此事發展到甚麼程度，才把你放走，必要時我還會替你想辦法以偷渡方式返美，何去何從呢？任由你自行定奪。」

瓦登博士苦笑道：「我有天大的胆也不敢回到嘉賓酒店了，即使我想返美，探望我的妻子，也有可能被殺，還是暫時留下來吧，照我所知，在墨西哥大學的圖書館裏面，有幾個房間是放置一些古代書籍的，把它擠在一起，騰出一個房間來，讓我留下，過了一個時期再算，每天你叫人把食物和冷開水送給我，使我可以活下去，那就感激不淺，此外，我還要拜託你暗中調查這一宗血案的發展。」

瓦登博士跟巴禮先生的交情一向是相當深厚的，難得這個老朋友仗義相救，他能夠像影子似的隱沒，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過了一旬，局勢逐漸明朗，巴禮先生走進圖書館的密室，跟他晤談，那時是下午四點鐘。

巴禮先生說：「瓦登博士，你的毅力眞是超越庸衆，値得稱讚，爲了隱藏得更加嚴密，你在晚上沒有亮燈，至於白天，整天躲在小房間裏，不怕寂寞，的確是能夠做別人不能做的一種生活方式了，看來你應到有機會脫險。

「至於那一宗發生在血祭台的血案，死了二十多人，奇怪的是這一點，所有屍體俱是在槍戰喪生之後燒到變成焦炭的，面目體型也沒法分辨，大概韋伯本人以及帶去的情報工作人員，都已喪生了，由於雙方發生過槍戰，對方也有十個八個人死亡，官方把焦炭的屍體放在荒山，叫人辨認，已經渡過一週，沒有人去荒山野嶺辨認它，索性把它放入亂葬崗埋掉，如果我沒有估計錯誤，你的大名也列入烈士的名單之內，假如你忽然走到嘉賓酒店，跟侍役領班卡龍見面，準會使他大吃一驚。」

瓦登博士說：「眼前的形勢對我極端不利，我怎會貿貿然走出來？不過，我沒有勇氣走回嘉賓酒店，却有勇氣回到聖地牙哥，希望你替我找一條門路偷渡。」

巴禮先生一口答應，事實上瓦登博士長期留在圖書館，由他包庇，如果事情揭穿，可能使他惹禍上身，無怪他急於協助瓦登博士逃走。

三日後，兩人再度晤談，巴禮先生說：「瓦登博士，我已經透過一個兄弟，獲悉一個很可靠的方法，使你安然離去，站在聖地牙哥的指天峯那邊，不過，你必須冒險攀登險峻的峭壁。」

「我明白你說的途徑是甚麼，看來我已經沒法選擇了，不過，此行我是孤立無援的，假如同在一起攀登高崖的人，對我不利，到時我就死無葬身之地，關於這點，你有沒有替我考慮過呢？」

「我當然替你考慮過，一切保證都是靠不住的，只有具體的事實才可以保證你的安全，首先，你必須明白這一點，雖然我有一個兄弟屬於私梟的行列，他並非首領，他只能用性命去担保你不會出賣他們，而且保證你肯帶貨，分文不收，首領答應了，你才有機會啓程。

「到時你的腰間有一個布袋纏着，有如腰帶，布袋裏面有些甚麼？你不必理會，扳山越嶺之際，他們只會帮忙你，决不會把你加害，假如你墜崖喪生，跌下無底深淵，他仍然失去一些珍貴的私貨，剛剛越過了指天峯，你們置身於聖地牙哥的領土之內，換言之，進入美國，你交出身上

纏着的布袋，立刻分手，各走各路，你走到山脚，他們早已下山，去得無形無踪，故此他們不怕你向警方告密，這樣做對雙方有所獲益的，照理他們不會傷害你！此外，我的兄弟十分夠義氣，他一直留在你的身邊，做了免費保鏢，你更加放心！」

瓦登博士連聲道謝，兩日後，他就以私梟的姿態出現，逃出墨西哥。

他吃盡苦頭，唯一的願望只是想見見妻子柳絲娜，僥倖他們居住的郊區房屋距離邊境不遠，只是六十哩，就抵達指天峯的山脚，憑着地勢上的賜惠，他越過高峯，從山徑走下，未到天亮，能夠潛入郊區房屋那邊，找到他們居住的紅磚屋第七號，認眞幸運。

那時，大概是凌晨三時三十分，他看見屋裏有一個地方亮着燈光，記得起該處正是他們的寢室，加緊脚步走過去，伸手在玻璃上面輕輕的敲了幾敲。

他定神看去，發覺「柳絲娜」在床上側臥，在微弱的燈光映照之下，似乎瘦了些。

他覺得心上一酸，細心看看，有一隻玻璃窗沒有完全關上，索性把它撥開一點，集中精神，遙遙的叫喚。

他再三叫喚她，柳絲娜突然覺醒，發覺窗外有人，猛吃一驚，一看再看，她知道叫喚她的人是誰了，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原來是你！」

她忽又把手指壓在床邊，向他示意，暗示他不宜做聲，然後打個手勢叫他走向後門那邊。

她也走到那邊去，拔出門閂，打開那一扇門，迎他入內。

兩人緊緊的擁抱在一起。

瓦登博士很熱情的吻了吻她。

她撥開了他，怯怯的說：「瓦登，他們都說你已經燒死了，請告訴我，你到底是人抑或是鬼呢？」

「我怎會是鬼？」他不禁失笑起來。

客廳那邊忽然有人握槍走出來，向他指嚇，說：「瓦登博士，不管你是人抑或是鬼，請你立刻跟隨我到保密局報到。」

他只是說「報到」，沒有說「拘捕」，瓦登博士才略為放心。

柳絲娜臉露微笑，說：「不論如何，你是人，不是鬼，我已經挺開心了，這一位先生是朝夕留在我們的書房裏，他認為你總有一個晚上摸黑返家，你沒有犯罪，怕些甚麼？我跟你一起到保密局去。」

冒險追查失踪的綁匪

美國警務以為保密工作雖然分家，同是隸屬於聯邦統計調查局，不過，外表上，却有明暗之分，稱做保密局的機構必然是十分隱蔽的，只有自己人才懂得怎樣走出走進。

那晚幾個人進入保密局，在大堂恭候，先由值日官接見，再又透過科長，進入局長室，由副局長沙奇拿接見，顯然官方十分重視他。

落坐後，沙奇拿向他打量幾眼，說：「瓦登博士，料想你必是徹夜奔波，然後重返家園了，恭喜你跟太太團聚，照情形看，你可能是血祭台槍戰唯一的生還者了，我想知道當時槍戰怎樣發生，為甚麼韋伯那些人死個清光，你却可以活着回來？你離開戰場之後，躲在甚麼地方呢？如果你沒有犯罪，為甚麼你要躲起來，你有走到嘉賓酒店報到？這些問題，請你逐項回答，請你依照事實解釋，你說的每一句，都是透過錄音機加以保留的，此後隨時向你查問，如果你說謊，未必次次查問都說得前後脗合，因此之故，我認為你最好一切依照事實回答。」

瓦登博士心上一悚，說：「我的確是很疲倦了，可否賜給我一杯酒，提一提神，讓我把纏繞在一起有如亂絲似的夢痕在腦海中加以整理，然後和盤托出來？」

「當然可以，你立刻得到酒和食物，還有水果。」副局長沙奇拿說。

瓦登博士喜出望外，吃吃喝喝，填飽了肚子，精神一振，說：「我一向在墨西哥城居住，而且是墨西哥大學教授，捲入漩渦，實在是意想不到的，我認為當日向我綁架的匪帮十分毒辣，我已經知道他們的底細，就算我永遠守口如瓶，仍有隱憂，故此我毅然接受韋伯先生的引荐，加入他主持的稀有礦物調查局，盡力協助他，不惜冒險重臨舊地，夜闖血祭台。

「事前我已經向他提出警告，認為這種行徑可能觸犯鬼神，或者令到墨西哥的教徒震怒，又有可能被歹從留守血祭台的人發覺，召喚同黨向我們襲擊，勸他小心行事，料不到他把我所講的話當做耳邊風，終於爆發槍戰，對方人多勢衆，武器犀利，兼且有備而戰，韋伯鬥不過他們，並非奇事。

「有一件事情令我極為憤怒，却又無可奈何，韋伯叫我離開血祭台，單獨回到嘉賓酒店，向自己人報告他們已經找到了地獄之火，我駕駛他指定的汽車，開駛了不久，才發覺它的油缸已空，沒法走動，分明是殺人滅口的安排，我趕快走開，如果我走遲一步，汽車爆炸，我早已喪命，當時我只有一個願望，死裏逃生，我認為嘉賓酒店那邊不能再去，唯一的逃生之路就是回到墨西哥大學的教師宿舍，找人收容，我在學校裏面躲了十幾天，然後透過朋友帮忙，加入私梟集團，冒險回到聖地牙哥，爬山的時候多次被荊棘割裂衣裳，皮膚也有多少損破，能夠回家看看妻子，我已經萬分開心，因為我自問沒有做錯甚麼，認為自己並非犯人，料不到有人會在屋裏，俟機持械拘捕。以上所講的話句句屬實。」

他閉上了嘴，沉思一會，說道：「你只是憑着偶然發生的變化就說韋伯佈局殺人，打算滅口，你已經變成自己人，他何必這樣做呢？我認為你可能想得太深。」

瓦登博士歎息了一聲，說：「副局長，你是圈子裏面的人，當然知道夜間進行秘密的勾當，駕車出動，所有車輛都要貯滿了汽油，就算貯少一點，決不會弄到乾涸如同沙漠，由此可以反映出他們有心殺我滅口了，其實我對保局仍有別的貢獻，且又守口如瓶，何必下毒手呢？」

沙奇拿不想對方提及殺人滅口的事，免得傷感情，索性順着他的語氣說：「瓦登博士，你看見過地獄之火，今後我們要找尋它，因此之故，你必然對我們有很大

貢獻。」

「不，我對地獄之火所知甚微，我覺得自己仍有多少貢獻，因為我知道綁架我的一帮人，以及謀殺韋伯的一帮人是誰，其中有兩個人我親眼看見過，他們現時仍然留在美國，準備幹些驚人的勾當，如果你仍然樂意用我做助手，我可以在人海茫茫中把他們抓出來。」

「眞的嗎？再好也沒有了，從今天開始，你直接隸屬保密局，不管將來局勢有甚麼變化，我保證當局決不會殺人滅口，現時請你把所知的秘密說出來吧。」

瓦登博士緩緩的說：「我已經說過，當晚我從血祭台槍戰當中變成漏網之魚，死裏逃生，必須找個地方庇護，索性投靠墨西哥大學的宿舍總監，以前他從低處爬起來的時期，我曾經協助一臂之力，聯絡幾個知名的大學教授推薦他，可以說是有恩於他，他並非忘本的人，大概會帮忙我，果然不出所料，他不單是包庇我留在圖書館的密室，還替我打聽外邊的秘密，因此我懂得那帮人馬是何方神聖，那些人的確有一部份是特務圈子裏面的知名之士，另有一些人是江湖大盜，串連在一起，便是國際特務，專門盜取國防秘密或者驚世駭俗的秘密武器，賣給大國，如果非洲國家出手相當高，他們也肯出售，至於地獄之火這種秘密武器，我可以肯定的說他們想把它賣給蘇聯，原因是它特別適宜於在美國採用。」

說得太多，瓦登博士不自覺的停了一停。

沙奇拿插嘴問：「地獄之火的作用究竟是怎麼樣的？雖然韋伯對我談及，他沒看過它，有機會看見它，他就離開塵世，還是由你向我講述好些，我只是知道它屬於冷光的一類，火燄淺藍色，越燒越起勁，它當然有另外一些特色，那是甚麼？」

「它的特色就是火勢越燒越旺，用水喉噴射都沒法使它熄滅，一定要燒完為止，韋伯以及助手加上了對方的殺手在血祭台槍戰之後，全部變成焦炭，就因為它被地獄之火焚燒。」

沙奇拿欣然說：「有道理，它另外的一些特徵呢？」

「它除了燒到不能再燒之外，還有另外一種特徵，大火焚燒之際，它向空中升起，能夠跟空中浮游的微細物質結合在一起，變成火山灰，凌空而墜，使一座大城的空中氧氣消失，城內的人，全部焗死，比眞正的火山灰更加可怖。有一件事情必須特別注意，並非火山爆發，它已經可以製造火山灰，如果那個地方附近剛剛有火山爆發，它混和在火山灰之內，那就更加厲害，一下子就把一座大城的動物全部殺絕，對抗它最巧妙的方法就是使用大量氧氣筒，即是潛泳蛙人佩戴的一種，自行供應氧氣，那就不會受到它的傷害，至於逃避烈火，唯一的辦法就是趕快離開火窟，在大火還沒有蔓延全城的一段時間，仍有機會逃生。一句話說，預先知道它的厲害而又很審愼的預防，它的毒害不會太大，當然的，抓住那些國際特務，逼他們把盜去的神石交出來，那是最佳的對策。」

「好，我一定依照你的意見去做，你打算在甚麼地方找尋他們呢？」

「我認為他們必然留在美國，我首先想去調查的地點就是奈華達州的賭城拉斯維加斯。」

「好，你立刻出動，保密局給你十萬美元，作為活動的經費，你還有甚麼請求的條件沒有？」

「我希望保密局的技師替我整容，免得我在公衆場所出現被人辨認出來。」

「好，你眞想得週到，明天我就安排一切，叫技師替你整容，你喜歡看來比較以前英俊抑或比較醜怪，任由你定奪。」

瓦登博士說：「我希望自己返老還童，看來英俊些，因為我想混入賭場及風月場中刺探秘密，看來有如花花公子。」

「好，假如十萬美元不夠揮霍，你還可以再拿十萬元。」

五日之後，瓦登博士經整容，改穿新時裝，腰間有十萬元，隻身到奈華達州，進入該地最豪華的「凱撒皇宮夜總會」。

他要了一個豪華的酒店房間，不分晝夜，在那個夜總會各處走動，後來他又到別的夜總會走動，盡可能的巡視，希望找到以前他看見過的兩個縛匪。

一週後，他才有機會看見「蔡爾」，這傢伙在一賭枱的前面出現，很是闊綽，身邊有兩名美女作伴，從臉型體態，衣飾看來，她們一定是撈女。

瓦登博士已經整容，舉動瀟洒，沒有半點寒酸氣，跟以前他是大學教授的形象大不相同，仗着整容術的賜惠，他知道對方必然看不出他的眞面目，盡可能的靠近對方，俟機跟兩名美女當中的一個鬼混。

他知道「蔡爾」只是找一兩個美女作伴，到處遊玩，絕對不會牽涉到愛情，那些女人懂得甚麼，只要略施小惠，甚麼秘密都肯吐露，主意打定了，他就向叫做「金娘子」的美女追求，很快就誘她擺脫了「蔡爾」，到外邊走動。

他倆在一個幽靜的廂座幽會，瓦登博士柔聲說：「金娘子，實不相瞞的說，我並非普通的賭徒，我的眞正身份是探長，此行純然是追踪緝捕一名江湖大盜而來的，此人就是剛才坐在你身邊的一個彪型大漢，希望你提供綫索，這裏是五千美元，你拿去吧，我動手抓他的時候，你不必站在身邊，就算他漏網，他也不會懷疑你，一切放心，現時請你回答我的問題。」

財可通神，這句話一點也不會說錯，金娘子只是一名撈女，沒有理由効忠於「蔡爾」的，見錢開眼，她把蔡爾的生活方式盡量說出來，最後，她補加一句：「先生，他有幾個朋友，經常在酒店房間裏面玩紙牌，那些人可能身上有槍，只是你一個人，未必鬥得過他們，還是知會警方多派幾個人衝進房裏拔槍繳械好些。」

瓦登博士搖了搖頭，她想了想，說：「通常而論，一個探長千里迢迢的追捕一名大盜，一定有很豐富的獎金，也許你已獲得巨額的獎金，不想知會警方，打算單獨行事，我有另外一個巧妙的方法，使你跟他單對單的晤談，不過，這樣做有些冒險，是否值得去做呢？」

瓦登博士懂得她的意思，笑了笑，說：「捕獲了他，我再送一萬美元給你。」

「好的，你眞是聰明能幹！」

她只是說了一句，詞鋒一變，就把她

的計劃說出來，照她的講法，蔡爾那帮人專門把整批印度大痳以及迷幻藥帶到賭城兜售，她曾經穿針引綫的替他找顧客，做過幾宗買賣。她想砌詞有人買貨，誘他單獨走出來，見面談談，那是初次見面，並非收銀交貨，料想他的朋友不會一窩蜂的走出來。

瓦登博士考慮一會，點頭說：「好的，依計行事好了，就算他帶了朋友同行，也不要緊，我不一定第一次見面就拔槍拘捕他。」

瓦登博士盡力說服她，使她放心，還把一向屬於自己人開設的酒巴名稱說出來，讓她轉告「蔡爾」，打算在該處見面。

他們果然在那個地方見面，「蔡爾」信以爲眞，他沒法分辨坐在前面的人是誰，因此中計。

他只是喝了一杯酒，便已迷迷惘惘，如在夢中，任由對方提出一些問題，有問必答。

保密局有一種藥丸叫做「招供丸」，任何人喝了一杯含有招供丸的湯或其他飲品，便即上鈎，當時瓦登博士提出一連串的問題，用錄音機錄取，金娘子坐在一邊，聽了進耳，莫名其妙，過了一會，瓦登博士問夠了，對她說：「我發覺情形不對，酒巴裏面有些人瞪眉突眼，並非善類，我懷疑他們是蔡爾的朋友，不敢輕舉妄動，我打算先走一步，留下一百元給你付賬，剩下來的你拿去好了，蔡爾的神色欠佳，我担心他患病，你扶他搭的士，把他送到酒店，便要走開，不要捲入漩渦。」

說完，瓦登博士放下一百元，便即走開。

當晚他就搭航機回到「聖地牙哥」，跟副局長沙奇拿會晤，送上錄音機，說：「我們一問一答，他盡答無隱，你送給我們的招供丸眞是奇妙。」

沙奇拿很高興，稱讚他有才幹，隨手扭開錄音機傾聽，過了一會，扭開它再聽一次，沉思有頃，說：「照他所述，俄國的特務頭子還沒有決定買不買它，不過，他們盜取神石已經得手，那是鐵一般的事實了，爲了顯些本領給俄國人欣賞，短期之內，他們一定有特別的活動，那些人集體在賭城見面，看來他們似乎想在賭城或者賭城附近甚麼一個大城，投下神石粉末，使它突然焚燒，全城毁滅。」

瓦登博士搖了搖頭，說：「副局長，請你恕我無禮，假如俄國的國防部想大舉進攻，決不會把賭城作爲出擊的對象，反之，他們想看看地獄之火，不必毁滅全城，由於賭城本身的防衞力强，發生大火，很易疏散，根本看不出甚麼，我認爲蔡爾那個人想表現地獄之火的威力，大概選擇山深林密之區下手，如此安排，他們本身安全得多，山火蔓延，很有威勢，可以滿足他們的表現慾，你認爲我的見解有沒有份量呢？」

「妙極了，如果你不說出來，根本上我決不會想到山火！」

兩人密密的計劃，終於決定了一個辦法，凡是接近賭城及荒山而又林木特別多的地方，一概派人巡邏，此外，還透過國防部派出雷達偵察機隔日飛到空中巡視。

至於保密局本身，派出大量特務份子跟隨瓦登博士再赴賭城，準備拘捕蔡爾那一帮人。

瓦登博士很是吃力才找得到「金娘子」，向她查問蔡爾那帮人的下落，她搖了搖頭，說：「自從那一晚開始，我沒有再看見他了，也沒有看見他的朋友，可能那些人知道風聲，急急忙忙的逃走，你們是從南方來的，如果那些人逃走，一定向北走。此外，你不如想想那晚在酒巴向蔡爾盤問的情形，他雖然有些迷惘，可能他有三幾個朋友在座，知道他已經受到警方注意，不敢久留。」

「對，我們向北方追捕！」瓦登博士說。

他們穿過賭城附近的大沙漠，繼續往北走，進入「俄勒崗州」，仍然往北走，就是「華盛頓州」，在華盛頓州跟俄勒崗州交界的地方，林深草密，佔地極廣，簡直沒法估計。

副局長沙奇拿跟專家再三研究地形，認爲最有機會發生大規模山火的就是兩州之間的森林，正在想辦法增加有效的對策，加以堵截，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塲山火，突然爆發，跟着聖喜蓮斯火山爆發，火勢越來越加厲害，超過二十萬株大樹同時焚燒，沒法灌水施救，甚至在空中抛下一包包防火粉仍是徒勞無功，反而有三架直升機被火塲噴出來的巨大烟幕吸去，連人帶機焚毁。

有一件事情令到他們覺得非常驚異，在火塲之內有時升起藍色的火焰。

此外，巨大的烟霧越升越高，就像一座山，沒有人斗胆走過去救火。

顯然是匪帮已經動手焚毁華盛頓州大森林了，究竟是他們本身的活動，借此證明地獄之火是極厲害的武器呢？抑或他們已經把神石賣給蘇聯，那塲山火由俄國特務縱火焚燒呢？這個問題相當重要，不容易找尋答案。

在另外的一晚，副局長沙奇拿單獨召見瓦登博士，說：「有一件事情相當重要，我們從來沒有作出深入探討，現時局勢危急，不能不作出重要的決定了，不管甚麼人到墨西哥城外八十哩的血祭台，盜取地獄之火，墨西哥當局總會有些風聲，就算他們沒有在事發前獲悉，兩次爆炸以及槍戰都是在血祭台發生的，當他們主管必然知情，何以他們沒有採取行動呢？瓦登博士，我開始對那些行政官員發生懷疑了，說不定他們全部受賄，或者有一兩個人受賄，知情不報，你認爲我的懷疑是否有價值呢？」

「它很有價值，我們立刻想辦法對付他們。」瓦登博士說。

「怎樣想辦法對付他們呢？」

「首先，查出那幾個人是血祭台的主管，然後，派人把他們當中任何一個人抓住，請他喝進含有招供丸的飲品，或者强逼他們喝進那些飲品，藥力發作，提出各種問題，叫他回答，就可以知道祭血台是否頻頻被人盜取神石了，也許這傢伙知道盜取神石的辦法，也一併說出來，那就更妙，我們採取行動之前，先要明白整件事情的眞相，墨西哥官吏一向是聯羣結隊合污的，可能那些貪官眞的受賄。」

「對，事不宜遲，我們立刻進行這種

活動。」沙奇拿說。

根本上瓦登博士是墨西哥人，而且有十年之久在墨西哥大學敎書，他對當地情況，比較熟悉，不消說，這個任務當然落在他的身上，他翌日啓程，以英籍墨西哥人的身份取得護照，率領二十人，依照正式手續，越過邊界，進入墨西哥的境地，先行擺姿勢，暢遊一番，然後在墨西哥城租賃三座古老大屋進行綁架盤問的工作。

瓦登博士以前被人綁架，嚇得要死，那時一切反轉過來，由他策劃綁架墨西哥的高官了，多麼可笑呢。

他傾全力去做這種活動，還得到巴禮先生的協助，終於達到目的，先後綁架了三名高官，逼飲招供酒，藥力發作，不由自主的把各種秘密和盤托出來，果然不出所料，他們三人都接受十萬美元過外的賄賂，付欵的是商人，叫做「巴扎羅夫」。

找到串謀盜取血祭台秘窟地下的神石那些證據，瓦登博士立刻向沙奇拿請示。

沙奇拿在長途電話命令他把那些人繼續扣押，叫他盡快回到聖地牙哥，商量對策。瓦登博士奉命行事，吩咐情報局的二十名特務留在墨西哥城，看管三名囚犯，他單獨乘搭航機回到聖地牙哥。

沙奇拿歡迎他，邀他喝酒細談，說：「華盛頓州的火山不再噴火了，大森林東面的林木完全焚毁，我們在它跟南方森林相連之處預先掘去一批樹木，使火勢中斷，幸而進入秋季吹西北風，大火燒完東面森林最後一株大樹，自動熄火，不必担心火勢蔓延到加州去，現時我們要集中精神對付血祭台下面的神石了，我已經跟地質學以及火山專家作出精細的研究，知道墨西哥血祭台下邊並非火山地獄，故此它的地下若干呎深雖然有大量神石蘊藏，不至於變成一座噴火的火山，不過，天然的火山雖然不會出現，人造火山却是可以製造出來，專家認爲我們把幾百包爆炸力最强大的粉末投入，外邊用防火塑膠包裹，使它不會隨時爆炸，然後投入幾個定時炸彈，所有工作人員撤退之後的三個鐘頭，它才爆炸，那個地方根本上就是一片荒凉，就算血祭台炸爲平地，沒有甚麼人死傷，如果該地炸毁，沒有神石遺留下來了，充其量有些藍色火焰燃燒，過了一個時期，它仍是會燒完的，此後不必担心它受人利用了，對美國說，這樣做最爲適合，不必驚動兩個國家的邦交。」

「好極了，副局長，你眞是想得週到，佩服之至！被我們軟禁在古老大屋的三名墨西哥高官，如何處置他們呢？」

「不要傷害他們，也不要向他們解釋，爆炸發生之後的十個鐘頭，在一個晚上，把他們放走，那就一切結束。他們本身做過一些犯法的勾當，只求安然而歸，決不會偵查綁架的人是誰說。」

瓦登博士依計行事，血祭台在一個寧靜的秋夜突然爆炸，跟事前估計的情況十分接近，它沒有火山口，只是震烈了地面，造成幾個低陷的山窩，原有的血祭台，化爲烏有。

瓦登博士立了大功，他繼續在美國保密局工作，一家人遷往首都華盛頓居住，免得蔡爾那一帮國際特務向他尋仇。

（全文完）

封神榜故事之七

比干（下）

關趙于・編繪

封神榜是中國民間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節描述鹿台建造完工後，妲己用花言巧語誘惑紂王，引衆狐狸精假冒仙女，來鹿台與紂王歡宴，被丞相比干識破。比干同武成王黃飛虎一道，燒死狐狸精，妲己懷恨在心，設毒計將比干害死。



55 紂王隔帘觀看，喜媚確比妲己容貌美麗非常，暗想：得與喜媚共枕，不做天子又有何妨。急得紂王抓耳撓腮，忍耐不住，故意亂咳嗽。



56 妲己會意，眼角傳神，笑道：「天子久已想見仙顏，今日妹妹降臨，望與王一會如何？」喜媚開始假推不便，經妲己一再勸說，便答應了。紂王也等不及，就走出來了。紂王見道姑一躬，喜媚打一稽首相還。





57 喜媚笑道：「天子請坐。」紂王便傍坐在側。二妖反上下坐了。重擺宴席，三人共飲。紂王和喜媚眉目傳情，妲己推說更衣，下台去了。當夜紂王便和喜媚共寢鹿台之上。

58 紂王自得喜媚，終日不理國事。那日，二妖正在鹿台上用早膳，忽見妲己大叫一聲，閉目不言，嘴裏噴出血水來。



59 紂王嚇得面如土色，道：「御妻隨朕數年，未有此疾，今日如何得此凶症？」喜媚點頭嘆道：「姐姐舊疾發作了。昔日在冀州時，姐姐有心痛之疾，一發即死。那時，冀州有一名叫張元的醫士，能治此病。」



60 紂王急忙傳旨，宣冀州醫士張元速來。喜媚奏道：「朝歌到冀州，至少月餘，怎能救得？若有玲瓏心一片，登時可救。」





61 紂王忙問：「怎知誰人有玲瓏心？」喜媚道：「妾身善能推算。」紂王大喜，命喜媚速算。妖精故意掐指，算來算去，道：「朝中只有丞相比干是玲瓏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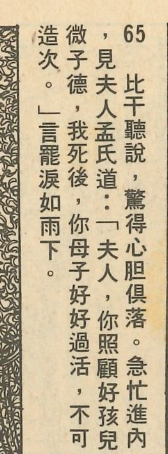


62 紂王道：「比干乃爲皇叔，一宗嫡派，哪有不肯借玲瓏心爲御妻治病的道理。」急發一御札，宣比干進宮。

63 比干正在府內爲國事担憂，忽接御札，立宣見駕。比干接札，自語：「朝中無事，御札爲何神速？」話未了，連到五次御札。

64 下第六次御札的是奉御官陳青。比干問：「何事要緊？」陳青道：「娘娘心痛發，眼看氣絕。胡喜媚掐算，只有丞相是玲瓏心，要借千歲心一片急救娘娘，故此緊急。」

65 比干聽說，驚得心胆俱落。急忙進內，見夫人孟氏道：「夫人，你照顧好孩兒微子德，我死後，你母子好好過活，不可造次。」言罷淚如雨下。





66 夫人聽後大驚，問：「大王怎出不吉之言？」比干告訴夫人：「昏君要爲妲己療疾，欲取我心作羹湯，哪有生還之理！」夫人聽了，垂淚不已。



67 微子德在旁泣道：「父王勿憂，孩兒想起，昔日姜子牙與父看氣色，曾留一簡帖，現在書房，曾囑咐說，遇到危急兩難之際，方可看簡，亦可解救。」



68 比干悟道：「呀！幾乎一時忘了！」急忙奔向書房。果然，書案硯台下壓着一帖。比干取出觀看，上面寫着：將此符燒滅入水，服於腹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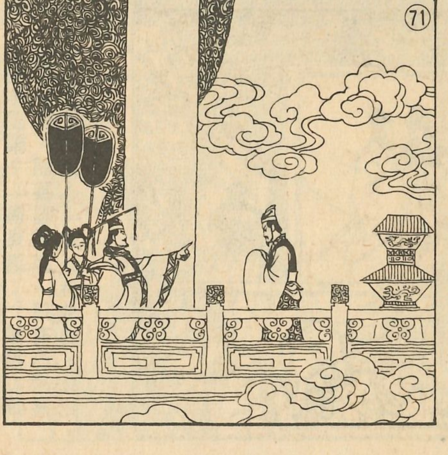


69 比干馬上叫人取水取火，將符燒灰投入水碗，飲於腹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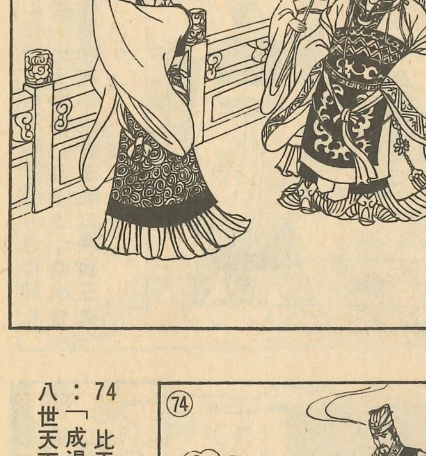


70 且說武成王黃飛虎和諸大臣也從陳青那裏得知紂王要取比干心之事，無不驚慌，便在午門迎候比干。見比干來到午門下馬，忙問其故。比干道：「據陳青說……取心一事，我哪裏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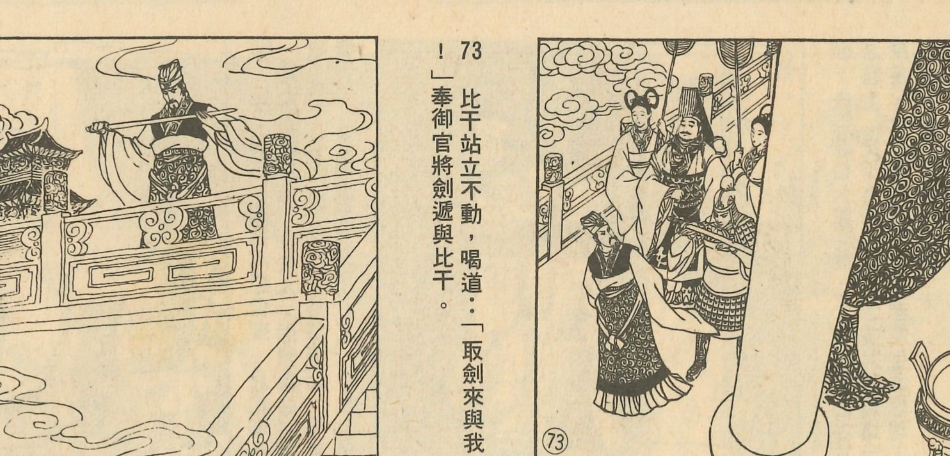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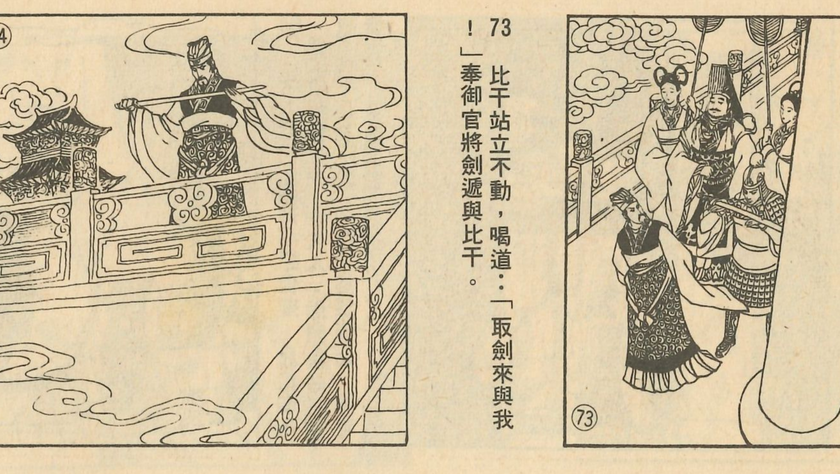
71 百官隨比干在鹿台下候旨。紂王急宣比干上鹿台。紂王道：「御妻發心痛之疾，惟玲瓏心可治。皇叔是玲瓏心，借一片作湯，治疾若癒，此功莫大啊！」



72 比干大怒道：「心者一身之主，百惡無侵，一侵即死。昏君聽妖婦之言，竟要摘我之心，只怕比干在，江山在，比干亡，江山亡！」紂王道：「只借一片，無傷於事，何必多言！」遂令左右，拿下比干，取心上來。



73 比干站立不動，喝道：「取劍來與我！」奉御官將劍遞與比干。



74 比干接劍在手，面對太廟八拜，泣道：「成湯先王，是昏君殷受斷送成湯二十八世天下，非臣之過錯啊！」

75 比干自己剖腹後，摘心出來，往下一擲，掩袍不語，逕下台去了。諸大臣在殿前議論紛紛，忽見比干從殿後走出，忙迎上前去問候，比干不語。

76 黃飛虎見到比干，心中大喜，走向前問：「老殿下，事體如何？」比干面如金紙，低首速行。

77 黃飛虎見丞相如此不言，甚是奇怪，命黃明、周紀隨老殿下後觀察。

78 比干出午門後，隨從牽過馬來，約走五七里之遙，見路旁有一婦人手提筐籃，叫賣無心菜。比干聽得，忙勒馬問：「怎麼是無心菜？」婦人道：「民婦賣的菜是無心的。」

79 比干問：「人若無心如何？」婦人道：「人若無心即死。」比干大叫一聲，撞下馬來，一腔熱血濺塵埃。

80 黃明、周紀二騎趕出北門，見比干死於馬下，忙回九間殿，報與黃飛虎。百官聽後無不傷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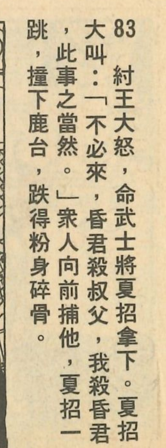


81 大夫夏招氣得厲聲大叫：「昏君無道，擅殺叔父……」遂徑往鹿台，豎目揚眉，也不拜君。紂王道：「夏招，無旨何事見朕？」夏招道：「特來殺君。」紂王笑道：「自古以來，哪有臣殺君之理！」





82 夏招道：「昏君，你也知沒有臣殺君之理！我且問你：哪有無故侄殺叔父之理？」說着，隨手摘下鹿台上掛的飛雲劍，向紂王劈面殺來。紂王乃文武全才，將身一閃讓過去了。





83 紂王大怒，命武士將夏招拿下。夏招大叫：「不必來，昏君殺叔父，我殺昏君，此事之當然。」眾人向前捕他，夏招一跳，撞下鹿台，跌得粉身碎骨。



84 文武官員見夏招盡節，悲傷不已；又去北門收了比干屍體，搭起草棚，棺椁停在北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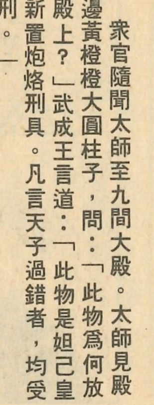


85 却說太師聞仲，乃先王托孤老臣，在外多年，遠征北方，此時班師回朝，乘墨麒麟往北門而進。見棺椁，問左右：「此是何人靈柩？」左右答道：「丞相比干之柩。」太師驚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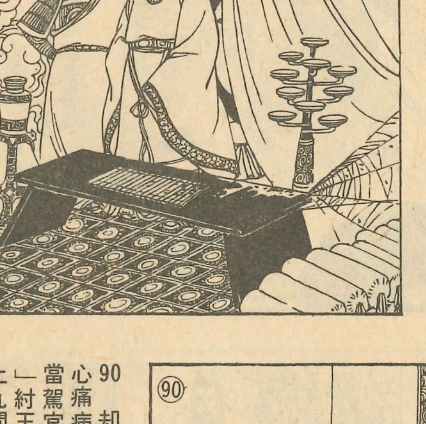


86 聞太師進城，到了午門，百官道旁相迎。見鹿台高聳，光景異常。太師笑道：「仲遠征北海，離別多年，城中景物盡多變了。」

87 武成王黃飛虎上前言道：「太師遠征北海，可聞天下離亂，朝政荒蕪，諸侯四叛。」聞太師聽後恨不得盡快面君，察明實情。







88 衆官隨聞太師至九間大殿。太師見殿東邊黃橙橙大圓柱子，問：「此物爲何放在殿上？」武成王言道：「此物是妲己皇后新置炮烙刑具。凡言天子過錯者，均受此刑。」



89 太師聽得此言，心中大怒，命執殿官：「鳴鐘鼓請駕。」百官見太師面君說理，心中大悅。



90 却說紂王取比干心作湯，妲己吃了，心痛病立即痊癒，正與紂王在台上溫存，當駕官奏道：「聞太師還朝，請駕登殿。」紂王心中不悅，不得不傳旨排鑾駕，登上九間大殿。

91 聞太師拜伏于地道：「臣在外聞聽內庭濁亂，各路諸侯反叛，其情可實？」紂王道：「姜桓楚謀反弒朕，鄂崇禹縱惡爲叛，俱已伏誅。」太師道：「誰可以爲証？」紂王無言以對。



92 太師進諫道：「陛下不施仁政，殘虐百姓，諸侯離叛、民軍亂怨。朝綱大變，國體全無，容臣再奏。」紂王無言可對，只得進宮去了。

93 百官跟隨聞太師回府。聞太師道：「當今有不道的事，望諸位大人各以公論，我自有主張。」大夫孫容道：「君王事迹多端，可請武成王黃老大人從頭至尾講與老太師！」

94 黃飛虎將紂王寵奸臣，害忠良，殺姜后母子，設酷刑，造鹿台，近日又逼比干剖心等情，說與太師。太師聽罷，氣得厲聲大叫：「有這等反常的事！」

95 百官言道：「望太師諫君，重整朝政。」太師道：「我負先王，有誤國事，實老夫的罪過！衆大夫請回，三日後上殿，我自有條陳。」太師送衆官出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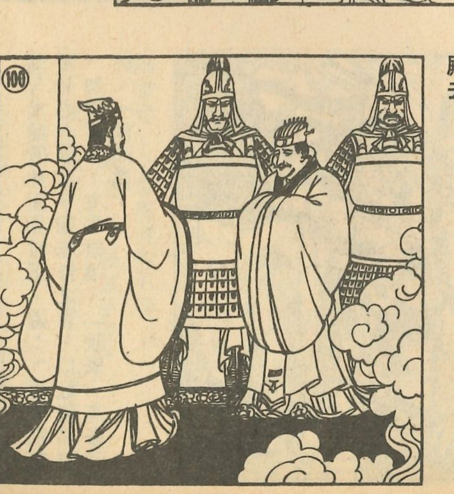
96 聞太師命家將封了府門，一應公文不許投遞，待面君後，方許開門，應接事體。

97 第四日清晨，文武官員知聞太師有本上殿，齊聚朝堂。百官朝畢，聞太師上前見禮，將本鋪展御案，請紂王觀看。本中陳述拆鹿台、廢炮烙、貶妲己、斬奸臣費、尤等十策。

98 聞太師立在龍書案旁，磨墨潤筆，將筆遞與紂王道：「請陛下批準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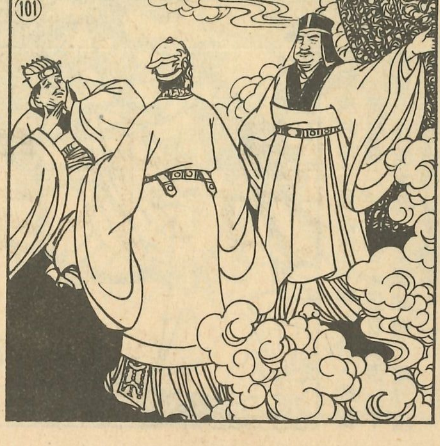


99 紂王無奈，道：「太師所奏，朕准七件，貶妲己、拆鹿台、殺費、尤三件候議安再行。」君臣費仲還不識時務，出班上殿見駕。





100 太師問：「這員官是誰？」費仲道：「卑職費仲。」聞太師問：「你上殿何事？」費仲答：「太師雖位極人臣，執筆逼君，非禮也。」太師大怒，一拳將費仲打下殿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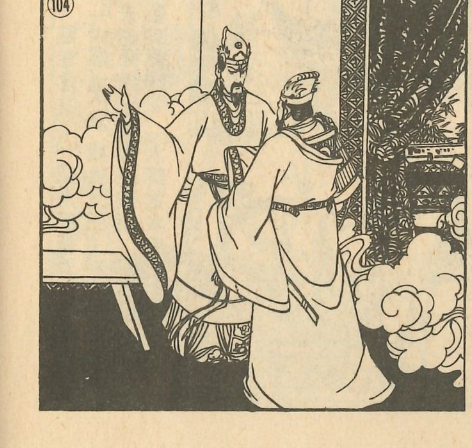
101 尤渾怒上心來，上殿道：「太師當殿打大臣，非打費仲，乃打君也！」太師問明是尤渾，斥道：「兩賊臣弄權，互相回護。」趕向前，只一拳打去，把奸臣打得跌下丹墀有丈餘遠。



102 太師喚左右將費、尤二人拿出午門斬了。當朝武士最惱此二人，聽得太師發怒，將二人推出午門。



103 聞太師奏請紂王發行刑旨。紂王道：「費、尤二臣，雖然冒犯參卿，其罪無証，且發下法司勘問。」言畢起駕回宮，百官也散去。



104 太師方上條陳，眼見朝政好起來，不防東海反了平靈王。黃飛虎見報，忙進太師府，報告聞仲。聞太師沉思良久道：「將軍隨朝，老夫領兵去往東海。歸國再商政事。」





105 次日早朝，聞太師上表出師。紂王聞奏大悅，巴不得聞太師去了，不在面前攪擾，心中甚是清淨，忙傳旨：即與聞太師餞行起兵。



106 在朝歌東門，紂王命斟酒賜與太師。太師接酒，轉身遞與黃飛虎，言道：「將軍接此酒，老夫有一言相告：朝廷之事，全賴將軍，天子若有非分之事，理應直諫，不可鉗口結舌。」



107 太師回身面見紂王，道：「臣去別無事憂心，願陛下聽忠告之言，以社稷爲重，勿變舊章，有乖君道。」說畢，高舉酒杯，一飲而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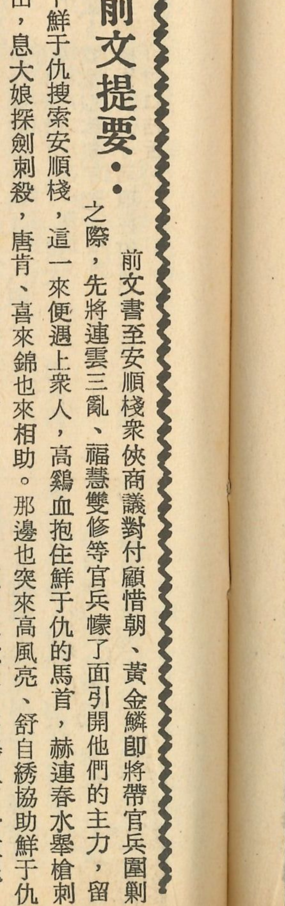


108 太師飲罷餞行酒，一聲炮响，傳令起兵，徑往東海去了。

（本段完）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安順棧衆俠商議對付顧惜朝、黃金鱗即將帶官兵圍剿之際，先將連雲三亂、福慧雙修等官兵幪了面引開他們的主力，留下鮮于仇搜索安順棧，這一來便遇上衆人，高鷄血抱住鮮于仇的馬首，赫連春水舉槍刺出，息大娘探劍刺殺，唐肯、喜來錦也來相助。那邊也突來高風亮、舒自綉協助鮮于仇，韋鴨毛截住文章，鐵手照顧全面，見官兵越來越多，照會息大娘、高鷄血下令撤退，韋鴨毛不幸被文章殺害，他本人亦受傷，鮮于仇繼續追趕被息大娘鞋七穿肚重傷。衆人逃至青天寨，寨主殷乘風接待療病養傷，另派弟子喬裝衆俠，引開官兵……

客觀佐證　決定救人

無情略施小計，讓顧惜朝、黃金鱗等對自己手下糊裏糊塗追殺了半天，便與四劍僮隱身樹上，偷聽「連雲三亂」、「福慧雙修」以爲自己已中劇毒，垂頭喪氣，氣急敗壞的遭顧惜朝一頓斥罵。

黃金鱗情知中了調虎離山之計，也明知顧惜朝爭功冒險，以致折損了尤知味、冷呼兒等兩員大將，心中當然有氣，却不發作，把李福、李慧叫近前來，端詳一番，再掀開他們的眼皮瞧瞧，沉着氣問：「那干盜匪迫你們服下的是什麼毒藥？」

李福早已懼得臉無人色，聲音發顫：「他們說……迫我們吃下的是叫什麼『三屍腐腦丸』，服了會全身奇癢，喪志失心，自噬而亡……」

李慧哭喪着臉，問：「黃大人，這，這種毒丸，可有解救麼？」

黃金鱗微哂，說道：「是『三屍腐腦丸』？」

馮亂虎、宋亂水、霍亂步異口同聲搶着道：「是『三屍腐腦丸』！」

黃金鱗遊目一掃，看過衆人氣色，心中已有計較，「連雲三亂」是顧惜朝的心腹，「福慧雙修」也是文章的手下，加上高風亮等乃受文章的控制，而較聽命於自己，並無權位上衝突的武將鮮于仇與冷呼兒，都已身亡，鮮于仇又不在此顯得有些勢孤力薄，非要廣結善緣不可，便道：「你們都受人擺佈了。『三屍腐腦丸』是一種天山派的奇毒，任何人服了，半個時辰之後，眼白都會有十數至百粒灰點，耳筋突露，鼻涕、口水都無法控制，黃膿不堪，你們都沒有這些症狀，牙齦滲出濃血，服的自然便不是『三屍腐腦丸』。」

「福慧雙修」喜溢于色。「連雲三亂」則驚疑不定。

宋亂水道：「可是，我服了之後，的確發覺，全身都有些不妥……」

黃金鱗道：「那裏不妥？」

宋亂水期期艾艾地道：「這……這又說不上來。」

黃金鱗笑道：「那是心理有陰影所致

。有人告訴你已服奇毒，自然就會感覺到不適，我們曾經處死過一個犯人，餓了他十多天，讓他意志消沉，筋疲力盡，再蒙他雙眼，綁他在石牀上，用冰塊劃過他腕脈，然後懸放一漏水的木桶，並告訴他我們已用尖刀劃斷他的脈門，如此把他棄置在密室內兩天兩夜，這犯人果然就死了。其實他並無受傷，只是以爲自己血已流乾，鬪志全失而歿，那都是心理作用。」

宋亂水喜道：「眞的？」

李福道：「黃大人精於醫道，朝野聞名，黃大人下的判定，自然不錯！」

李慧恨恨地道：「看來，我們眞的受騙了。」

無情和四名劍僮躱在隱蔽之處，本來甚覺喜鬧，但見黃金鱗如此冷靜處事，心中倒是一悚，暗中端詳黃金鱗，只見他方臉大口，獅鼻環目，頭巾飄飄，戰袍束帶，綠靴虎步，很有氣派，心下起了警惕，覺得這是一個勁敵，倒不可小覷了。

只見一個高頭闊肩，虬髯滿腮的精壯漢子沒好氣的道：「叫你們抓人，結果給人要了，使大家露了行藏，實在枉費了大當家在林中安排伏兵這一着。」

這說話的人正是游天龍。他原在「連雲寨」九大當家中排行最末，早在勞穴光還是大當家的時候，已經加入「連雲寨」，後來戚少商獨闖「連雲寨」，敗服八大當家，被推擧爲首領，游天龍更受到重用。只是游天龍再怎麼受重視，以他的武功才幹，也難以勝過其他八名當家，直到顧惜朝入主連雲寨後，任用游天龍位居要職，使他心存感激，再以威迫利誘，使他背叛連雲寨，僅對顧惜朝一人効忠。

游天龍畢竟是「連雲寨」的「老臣子」，對馮亂虎、張亂法、宋亂水、霍亂步等四名「新貴」，本就不怎麼瞧得順眼，而對正在官府的人物，也扞格不入。剛才他在林子裏伏襲來人，不知竟是自己人，曾掃中宋亂水一棍，但也被霍亂步擊中一掌，並與馮亂虎打得難解難分，而今傷有餘痛，「新仇舊恨」，越發湧上心頭。

游天龍這般一說，登時激起「連雲三亂」心頭怒火，宋亂水罵道：「你這小子眞他媽的，明知是自家人，還斜來暗算老子一棍，這又算什麼？」

宋亂水不罵尤可，他這一罵，游天龍是張飛脾性，也冒上了火，戟指霍亂步斥道：「他也從後打了我一掌，大家都是同袍戰友，這又叫什麼名堂？」

馮亂虎冷冷地道：「打你又怎樣？剛才要不是大當家趕到，再二三十招，要你死在我掌下！」

李慧因恨「連雲三亂」在「安順棧」裏故意不施援手，插咀冷笑道：「其實，剛才我已囑大家不要亂跑了，是不是這三位連雲寨『亂』字軍的高人慌作一團，早就不必自己人誤打誤傷了。」

霍亂步沉聲道：「剛才鬼叫豕號，貪生怕死，難道也是我們師兄弟三人？」

李福怒道：「你們這三個草寇野盜，說話可要檢點一些！」

馮亂虎吼了回去，說道：「你叫咱們什麼？咱們四師兄弟可一向都跟隨顧公子，就算在連雲寨落草，爲的也是替朝廷剿滅禍患！」

游天龍最怕聽人論出身，當下按捺不住，大聲道：「我可是奉顧大當家之命，在林內埋伏，你們自己闖入，破壞了計劃，不向大當家請罪，還在這兒推諉胡賴什麼！」

馮亂虎、霍亂步、宋亂水一聽，倒是覺得有理，生怕顧惜朝怪責，誠惶誠恐的住顧惜朝望去。顧惜朝的臉色非常難看，却並不發作，只說：「你們不必再互相讁責，日後誰抓了戚少商，殺了息大娘，擒了鐵手，拿下那一干叛逆，誰就可以論功行賞。」

霍亂步、馮亂虎、宋亂水、游天龍一齊稽首說：「是。」

李福、李慧互覷一眼，知道自己勢孤力單，剛才一時嘴快，怒斥三亂時難免有得罪顧惜朝之處，便自然傾向黃金鱗那一方，李福道：「咱兄弟未能達成任務，有負大人所託，請大人降罪。」

李慧與李福心意相通，也道：「這次我們受賊人愚弄，全仗大人釋疑，萬請大人予我們將功贖罪的機會。」

黃金鱗當然會意，笑笑說道：「對手非同泛泛，今日之失，不能怪你們，日後多加警惕便是。此當用人之際，你們跟高局主應緊密配合，早日拿下欽犯，以報皇恩。」

李福、李慧都答：「是。」

黃金鱗向顧惜朝道：「顧兄。」

顧惜朝微笑道：「黃大人。」兩人語氣上實都似客氣了起來。

黃金鱗道：「現在的情況，那一干强盜定已去遠，顧公子有何妙計？」

顧惜朝淡淡一笑道：「妙計不敢，只不過，黃大人眞以爲他們已經逃遠？」

黃金鱗臉色不變，笑道：「顧兄果爾明察秋毫。下官心中的確起疑，這旣是聲東擊西之計，只怕他們仍在──」住口不語，望向顧惜朝。

顧惜朝知道自己不得不說，才道：「安順棧。」

黃金鱗拊掌道：「公子與下官眞是所見略同。」

顧惜朝却道：「如果不幸料中，他們仍在安順棧的話……鮮于將軍的情況，可不怎麼令人放心。」

黃金鱗笑道：「不過，有一位漁人，早就撒網苦候多時了。」

顧惜朝心頭一震，道：「文大人？」

黃金鱗道：「看來，咱們只是空忙了一場，這大功還是文道兄獨佔鰲頭了。」

顧惜朝淡淡哂道：「看來，比起文大人，咱們只能配是打先鋒和作探哨的。」

兩人哈哈大笑，竟生敵愾同仇之意。

這時，一騎急馳而至。

馬上的人，是官兵裝扮。

官兵下馬，向黃金鱗、顧惜朝二人見禮後迅疾地向他們說了幾句話。

那幾句話是報告安順棧的戰況。

──鮮于仇陣亡。

──文大人負傷。

──敵寇中除韋鴨毛已被格殺外，餘衆全皆撤離，連鐵手也在其中。

顧惜朝和黃金鱗聽了都沉下了臉。他們心裏有驚有喜，又怒又急。

──喜的是文章搶不了這個大功，他

們這一路來艱辛跋踄，連場惡戰，捉拿要犯，自不想讓後來居上的文章獨佔首功。

──驚的是息大娘居然能夠逃脫。

──怒的是連鮮于仇都命喪敵手。

──急的是無論如何，都不能放虎歸山，讓這一羣跟他們已有深仇大恨的人脫逃。

他們都知道這是要緊關頭，決不能再各執其是鬧意見，黃金鱗道：「我們這就馬上調大隊過去。」

顧惜朝吩咐道：「游當家的，你留這兒看着賊子有無留下綫索，再來跟我們會合。」當下各領部屬，往安順棧趕去，只留下游天龍和十九名部下，在林子裏把屍首清理，觀察有無敵人留下的痕跡。

這些人與其說是清理屍首，不如說是搜查屍首上有無遺下值錢事物、銀両等，至於死屍，只往溝壑裏一拋，就算了事。

無情見大隊遠去，心中有了計議，向四劍僮低聲道：「我要生擒這個人。」四劍僮自幼便受無情調訓，深知主人個性，早已配合無間，當下都點頭準備。

俟游天龍身邊手下，分頭遠去，只剩下三人在旁時，無情微一頷首，「嗖」地一聲，打出一根樹枝。

樹枝「哧」地沒入一堆灌木林中。

游天龍登時起了警覺，揮手命兩名部下過去察看。

便在此時，金劍和銀劍同時在灌木叢裏竄了前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點住兩名連雲寨子弟的穴道。

銅劍自樹上飛身而下，踢倒剩下一名部屬，並迅速刺其要穴。

游天龍即有所覺，霍地一聲，樹上又落下一人，正在自己背後。

游天龍急忙擰身，揮棍欲擊，却見是一小童，正是鐵劍僮子，游天龍見來人是個小孩，一時擊不下去。

就在他轉身之際，無情五指一彈，已疾射出三道暗器。

游天龍聞聲欲再轉身，已遲。

他的反應也不可謂不快，伏身閃過一枚暗器，再滾身避過一枚暗器，然後再翻身躱過另一枚暗器，一個鯉魚打挺，站立在地，想大呼應戰，却覺胸口一麻，已着了暗器。

無情的第四道暗器，根本就是無聲無息的。

他要發出的本來就只是第四道暗器。

× × ×

然後金劍與銀劍，前後用兩條竹竿，托着他在樹與樹之間急馳。

游天龍則被鐵劍與銅劍一前一後的抬着疾掠。

無情的目的，就要刦持游天龍，但又不想任何人知道，人，是他刦持的，同時，他也不想有人知道游天龍被刦持了。

× × ×

金銀銅鐵四位劍僮輕功要比他們的武功更高，急馳了個把時辰，已到了一處鄉間。

這時大部份的農夫，已下田耕作，無情用一塊布巾幪住臉孔，才解開游天龍的「啞穴」，讓他正視自己。

游天龍瞪着眼，問道：「你抓我幹什麼？」

無情道：「我要殺你。」

游天龍昂然道：「殺吧。」

無情道：「你不怕死？」

游天龍道：「我落在你手上，怕死又能怎樣？」

無情道：「你敗得不服，是不是？」

游天龍不服道：「暗算算得了甚麼英雄？」

無情雙指一彈，一石飛出，撞開了游天龍身上被封的穴道。

游天龍霍然站起，無情伸手一撥，把置於膝邊的熟銅棍撥了過去，游天龍一手接住，呼呼舞了幾個棍花。

游天龍天生神力，棍法走勁急路綫，這隨手揮舞幾棍，棍身都震顫不已。

無情淡淡地道：「請吧。」

游天龍瞪眼道：「請甚麼？」

無情招手道：「來攻我呀。」

游天龍瞧了他一陣子，看他秀氣文弱，忍不住道：「你站起來呀。」他好像居然看不出無情雙脚已廢。

無情道：「我坐着就可以。」

游天龍怒道：「亮兵器吧。」

無情道：「我有暗器。」

游天龍以爲對方瞧他不起，吼道：「那你死吧！」力揮銅棍，發出風雷之聲，直砸無情左肩！

× × ×

游天龍這一棍，所取的部位是對方的肩部而不是要害，便是因爲對方已把制住，而又放了他，讓他有公平一戰的機會，他也不想把對方一棍打死。

無情沒有動。

這棍所帶動的風聲，把他衣袂激得直飄。

游天龍大喝道：「還不躱開！」

無情突然出手。

他是俟棍子擊迫近他肩膊的時候才出手。

一片飛石。

後發先至，石片射中游天龍肘部！

游天龍左臂一麻，右手一震，熟銅棍神奇般地彈起，反擊在他的額上。

游天龍哇地叫了一聲，雖沒有被擊個正中，但也稍碰了一下，額上起了一個老大的瘤。

跟着就是雙脚一麻，仆地跪倒。

只見那個瘦弱的人仍是端坐未動，問他：「怎樣？」

游天龍冷哼道：「不怎樣。」

無情道：「你不服？」

游天龍摸着腫瘤，道：「我怕你會給我一棍砸死，所以留了手。」

無情伸手一彈，哧哧兩聲，兩枚石屑，震開了游天龍腿上穴道，說道：「棍在你的手上。」

游天龍抓住棍身，站了起來，瞪着無情。

無情道：「這次不必再留情。」

游天龍道：「你！」

無情道：「請。」

游天龍想了想，掄棍吼道：「好！」一棍打出，棍未至，人彈起，這迎面一棍，變成了在無情身後擊至！

可是就在他飛身掠過無情頭頂之際，無情一揚手。

一把砂子。

游天龍只覺眼前一黯，這先聲奪人的一擊，只好變成化攻爲守，身子斜飛丈外，待砂塵稍降，便要看清楚敵在何方，忽聞一聲冷哼，就在自己身後，兩尺不到之處。

游天龍猛然回身，舉棍欲擊，忽然頓住。

無情道：「打呀，還等甚麼？」

游天龍一跺脚，放下了棍子，突目怒視無情。

無情道：「怎麼？」

游天龍氣呼呼的道：「服了。」

無情道：「不打了？」

游天龍道：「我不是你的對手。你要殺就殺吧。」

無情問：「你想死？」

游天龍道：「不想。」

無情道：「我要問你幾句話，你照實答，我可以饒你不死。」

游天龍哼道：「那要看是甚麼樣的問題。」

無情道：「你的性命在我手裏，我愛殺就殺，你不想死，就不能不答。」

「我是不想死。」游天龍道：「可是我該死。你要殺我，我就當是現眼報，死了也無妨。」

無情不明白：「現眼報？」

游天龍坦然道：「我背叛了一衆兄弟，我本就該死！」

無情本來就是要問這事，當下以退爲進。「你要的是榮華富貴，高官厚祿，那些吃古不化，只甘心當强盜的人，你當然要大義滅親了。」

「大義滅親？」游天龍却光火了。「當年，我被官府逼得無路可去，是連雲寨收容了我，他們當我親如手足，大家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我們雖然當强盜，但做的是扶弱濟貧的事，你看那些狗官們，弄得百姓受苦，民不聊生，這樣當官，只會欺壓人們，不如當强盜好！」

無情故意的說道：「既然如此，你又爲何棄暗投明，加入官兵軍隊，剿滅連雲寨？」

游天龍恨恨地道：「都是上了顧大當家的當！」

無情道：「哦？」

游天龍握緊拳頭，道：「都恨我自己不好，聽信顧惜朝的話。」

無情道：「他說過些什麼？」

游天龍忽生戒備之意：「我爲什麼要告訴你？你是誰？要知道這些幹什麼？」

無情淡淡地道：「你且別管我是誰。你說了，至多不過是一死，但如不說，立刻就死；你本來就有愧於心，把它說出來才死，不是也死得磊落，死得英雄，死得瞑目麼！」

游天龍睜大雙眼，瞪住他一會兒後，才說道：「他說，朝廷招安，原是要重用各寨主，但戚寨主和勞二寨主一意孤行，不肯受勸，他要我和二寨主二人互助他促成此事，先發動兵變，再勸服大寨主和二寨主等。他跟我們說：與其成天在荒山野嶺忍飢受寒，淪爲賊寇，不如効命朝廷，爲國盡忠，更加事半功倍，名正言順得多了……。」

他頓了頓又道：「他一向都較重用三寨主和我，又保證說日後連雲寨順利變成正規軍隊，他保我個兵馬大將軍做。何況……」他垂下了頭，「我是被逼落草，成爲官府通緝的巨盜，我也很希望有一日能衣錦還鄉，讓我那被人瞧不起的老母，在鄉親們面前能夠風光一番……」

無情淡淡地道：「所以你就出賣了戚少商？」

游天龍張紅了臉怒道：「我不知道他們會那麼絕，那麼狠，下手不留情——」

無情道：「你大可制止，或通風報訊，至少，可以在半途退出這個手足相殘的圈套啊。」

游天龍道：「那時我巳身在其中，一舉一動，完全被孟老六監視，稍有異動，只怕大當家就會先把我除掉，我，我又能作什麼？」

無情一哂道：「瞧你神武豪勇，却不料你也貪生怕死，賣友求榮！」

游天龍怒道：「你若要侮辱我，就把我殺了吧！」

無情道：「大丈夫敢作敢爲，你竟出賣同袍，給人數落了兩句，有什麼聽不得的！」

游天龍激動地道：「你見我豪邁大胆，就以爲這種人不會出賣兄弟朋友了是不是？我告訴你，其實，像我們這種人，胆小的時候，比誰都胆小，怕事的時候，比誰都怕事，怕死的時候，比誰都怕死，出賣起人來的時候，誰都不敢置信，連被出賣的人，都以爲像我們這樣子的人，不會做出那樣子的事！」

無情靜靜的在聽他說下去。

「在連雲寨裏，人人都說我和穆四寨主老實耿直，勇猛重義，但說多了，我自巳就想，說的人光憑一張嘴巴就可以了，可是，一旦被冠上了這些名譽，就非要老實、耿直、勇猛、重義不可以！對任何事情，都要老老實實，否則，別人就大爲震訝；處事一定要耿直，不然，別人會大爲失望，遇到危險，必需要勇往直前，一定要以義氣爲重，否則別人就爲你搖頭嘆息。有時候，遇到一些事情，自己明明想自私一些兒，但不行，要以義氣爲重。有時候，前面明擺着凶多吉少，自己確也畏縮不前，但不成，我是勇猛出名，一定要衝鋒陷陣，有時候想討點便宜，取些便利，但一個老實耿直的人，又怎麼能做這種事呢！」游天龍苦笑道：「一個是我，一個是穆鳩平，我們都有這種困擾！可是我們解脫不掉這無形的枷鎖，穆老四比我好，他是一個眞正的忠實勇敢的人，他樂在其中，我呢？」

「第一，那不是眞正的我，我也懦怯，自私、貪圖榮華富貴；第二，就算我做得再好，我也當不了像戚寨主這樣的領袖，這種形象，也不能比穆鳩平做得成功！」游天龍厲聲問：「那我自己算是個什麼人？」

無情道：「因此你就甘於受顧惜朝的引誘，背叛連雲寨，出賣戚少商了？」

游天龍頹然道：「如果我知道後果是那麼嚴重，我也斷不會這樣做的，可是後來我巳身不由己，就算放手不幹，戚寨主一旦復起，也不會放過我的，我只好一不

做，二不休，幹到底了。」

無情淡淡地道：「你以忠厚老實，耿介英勇出名，只要你也出面反叛戚少商，自然很多人會相信你的話，跟從你的行動，看來戚少商從前那末信任你，實在是他的失敗之處。」

游天龍坦然道：「不錯。若不是戚寨主在下山對抗官兵火搶隊前，把維繫寨裏安危的親兵交我統管，戚少商也不致給顧惜朝打個攻其不備，一敗塗地。」

無情道：「你能解散連雲寨精銳之師，並鼓動叛變，想來戚少商也必有不是之處，使人不服，才致如此。」

游天龍冷笑道：「顧公子令下，誰敢不從？管仲一忠於大寨主，所以便被誅滅了，那個不服，只有死路。當然也有不怕死的，但十成中有二成貪生怕死，只好從了，二成是貪富貴，趨炎附勢；有二成先被殲滅，制伏，還有兩成，被調遠方，根本無法回援，多半給官兵剿滅；剩下兩成不到的人，被殺個措手不及，跟着大寨主長期逃亡，只怕也所剩無幾了。」

「大寨主確是個人材，二寨主與兄弟們共生同死，兄弟們都十分感念，可惜的是，他們只顧着全忠盡義，寧死不屈，却不爲大伙兒着想一下，這樣下去，兄弟們可有前途？大寨主再英明能幹，也是個寨主，他寧管了數千兄弟的生殺大權，而一般弟兄，却有的是什麼？作戰、戍守、流亡生涯的馬上歲月，有誰不想過安定的生活？」

無情微微震訝於外表粗豪的游天龍，看他心思却粗中有細，而且言談間顯示出他心思極細，點頭道：「你跟他們一起出身，就這一點上，的確可能要比戚少商更瞭解連雲寨下層弟兄的心態。可是，勞穴光呢？」

游天龍冷哼道：「二寨主一向服膺大寨主，他是大寨主的應聲虫。」他搖搖首又道：「戚大哥雖然神武過人，但也不是完人，他風流倜儻，跟一些寨中的姊妹們，難免把持不住，一夕風流，這些女子，有些是日後成爲弟兄們的妻室，如此一來，顧老大便加以宣揚，使得大寨主確實失了一些人心……」

無情忽截道：「戚少商跟這些寨中女子往來，可有不情願的成份？」

游天龍一怔，答：「這倒沒有。」

無情道：「可有份屬人妻，戚少商加以强佔？」

游天龍遲疑了一陣：「其實，那都是你情我願的事兒，只是在事後，女方總會歸咎是對方誘迫——」

無情截道：「這當然是顧惜朝宣揚的重點。」

游天龍冷哂道：「顧惜朝其實比戚少商起碼要不檢點十倍！」

無情道：「戚少商的到處留情，早巳傳遍江湖，世間風流男子，多不勝數，憑此也不能定他的罪。」

游天龍道：「顧老大說過：要去征討一個人的時候，必須要先冠之以滔天大罪，以此惡名，這樣才可興堂正之師，有很多的方便。」

無情道：「除此以外，你正覺得戚少商有那些該殺之處？」

游天龍沉吟了一陣，說道：「你知道嗎？其實，我畢生最佩服的，只有一個人，便是戚寨主。」他回憶而感觸良深地道，「他雖是權勢集一身，但處處關心部屬冷暖溫飽，事事爲子弟着想，要判一個人有罪時，不惜心力交瘁明查暗訪，常想爲他翻案，無論任何不重要的弟兄求請他帮忙，他總義不容辭。他實愛一位部下的才幹時，比什麼都高興；他重用一個人才時，不會因過錯和讒言而有所改變。他眞的把連雲寨一干苦人兒，當作自己的親生兄弟；半生裏，大部份時間精力，都耗在其間。」

游天龍長嘆一聲又道：「我知道，像他這種人，若爲了自己前程而盡全力，不管在朝在野，早就大富大貴，權力功名，享之不盡了。」

無情道：「可是，現在，他巳是你們的敵人，你們巳經失去他了。」

游天龍自嘲地一笑道：「我們不是他的敵人，我們沒有資格成爲他的敵人，顧惜朝才配當他的敵人。」他用譏誚的語調道：「沒有了他，連雲寨還算是連雲寨嗎？那只是强取豪奪的官府，多了一處變相的分部罷了。」

無情不再作聲。

游天龍又瞪住他，道：「你還想問些什麼？」

無情冷冷地掃了他一眼。

游天龍又說道：「你要殺我，便不需多考慮，我就當是叛忠背義，所應遭的報應。」

無情忽道：「你走吧。」

游天龍忽道：「你好像一直沒有站起來過。」

無情不說話。

游天龍道：「所以我巳知道你是誰了，你的暗器手法，的確天下無雙，不過，我會當我自己不知道的。」他說這句話的神情，一點也不像個老粗了。

游天龍瞪了無情一眼。

深深地瞪他一眼。

然後就走。

這個鐵塔般的漢子，一旦邁步，只怕很難有什麼東西能叫他分心止步。

× × ×

游天龍走了之後，四劍僮又立即閃了出來。

他們站在無情身旁，誰也沒有說話。

無情平時偶爾也會跟他們有說有笑，甚至鬧作一團，但在無情肅然沉思的時候，任誰也不敢去驚擾他的思路。

良久，無情長吁了一口氣。

「我抓這個人，是爲了要從他的口裏，讓我作一個明智的抉擇。」

他沒有說出那個怎麼樣的抉擇。

他只是問：「你們能不能告訴我，從我教你們那麼多的先例中，要眞正的瞭解一個人，應該從那一些人的口中查問較爲可靠？」

這個問題對這四位仍未長大的小孩來說，是非常有趣的。

「從他朋友的口中，一個人的一言一行，他的朋友自然瞭解得清楚。」

「從他親人的口中報述，一個人再能掩飾，他的眞正個性，也瞞不過他至親的

人。」

「從他敵人的口中，一個人的優點與缺點，從他的敵人眼裏，看得最是細微清楚。」

「從不認識他的人口中，這些人根本不認識他，只從他言行裏得到印象，必定是最客觀的。」

四劍僮各有意見，而且都裝得非常成熟的樣子。

無情笑了。

他道：「好，那我們就去問問這兒的一處人家？」

可是他已經不用問了。

他看見三個人，走入這鄉間，然後往一間較大的茅屋，走了進去。

無情從他們的裝束上看得出來，這三人正是連雲寨子弟，而且，還是跟游天龍一起留下來在樹林子裏的其中三人。

——他們來作什麼？

——是來找游天龍？還是找息大娘等人？或是來搜索自己的？

無情也想看看，他們進入那茅屋裏去作什麼？

×　×　×

三名連雲寨的人，一腳踢開了門，闖入了那家茅屋。

茅屋的門一倒，屋裏有女人的驚呼，還有小孩的哭聲。

一個粗布婦人，抱着嬰孩，畏懼地道：「大爺……你們，又來做什麼？」

一名麻臉大漢怪笑道：「怎麼？我們不能來麼？」

另一名塌鼻大漢道：「我們連雲寨的人，高興來就來，高興怎樣就怎樣。」他惡意地乾笑兩聲，葵扇大的手掌往木桌重重一拍，叱道：「快去，把韓老頭兒叫回來，不然，我殺了妳兒子，宰了妳家的豬，還姦了妳！」

那女人嚇得臉無人色，低着頭，緊抱着孩子，匆匆去了。

三人樂得哈哈大笑。

另一人道：「要不是這娘兒長得並不標緻，我看你早就不放過了！」

塌鼻大漢一擤鼻子，咳呸一聲，往地上吐了一口濃痰，道：「老九，這倒不是假的，老子好久沒開齋，趁此樂上一樂，那婆娘眞要把老子攪火了，管她嘴大皮粗的，咱也要她叫死叫活！」

「可得小心一些。」那被喚作「老九」的漢子說道：「自從咱連雲寨換了新主兒，這些老百姓好像不怎麼賣咱們的情面了。」

麻臉大漢粗聲罵道：「我賣他娘的！這些人都給姓戚的寵壞了，偌大的山寨，人家不給『紅臟』、『保銀』，還要我們終年庇護，分米派糧的，誰不撐着腰板子等咱們奉養！」

塌鼻大漢子又吐了一口唾液：「那好！咱有顧大當家做靠山，他們吃下的都要他們吐回出來！」

老九道：「只怕這些人不聽話。」

塌鼻大漢伸手自背後拔出一柄大刀，把刀往桌面「拍」地一放，道：「誰不聽話，我就一刀一個，殺了反正也不怕官府追究！」

這時，門口來了幾人，都是農人裝扮，粗布上都沾黏泥濘，東一塊，西一塊的，荷着鋤頭，其中一個年紀很大，其餘兩個是中年人，還有三個青年，可能因耕作維生之故，都很高大結實。

那個驚惶未消的女人用手往屋裏一指，道：「就是他們。」

麻臉大漢一看來人，便道：「噯，韓老頭兒，你回來得正好，安樂里進貢的五兩銀子，七口豬，六隻羊，三頭牛，可都準備好了沒有？」

幾名農夫面面相覷。

其中一名中年農夫怒道：「什麼？先時不是只要五口豬，兩頭牛，那有六隻羊這一樁？」

麻臉漢怪笑道：「六隻羊？那是給咱們三兄弟的茶錢路費呀！咱們爲你們這些區區貢品，往來了幾次，你們送六隻羊來，也是天經地義！」

老九笑嘻嘻的接道：「識相的把鷄呀鵝呀鴨呀什麼的，都抓幾隻來，給爺們帶走。」

塌鼻漢子眉開眼笑地道：「還有，你們村裏不是有個叫什麼來娣的標緻娘兒，也得送來跟咱們樂上一樂，這才不枉費了爺兒爲你們保護財物人命的大功大德！」

「我呸！」一名莊稼漢道：「這兒一向平安，幾時出過事情！都是你們這班人來攪擾，村裏已起了幾宗人命，還有顏臉來討什麼貢品紅臟！」

這人性子十分衝動，他身旁的幾人連忙制止。

麻皮漢臉色一沉，叉腰道：「哦，你們這算什麼？不認賬了？」

一名青年大聲道：「我們又沒欠賬，憑什麼要我們認賬！」

「就憑這個！」麻臉漢刷地一刀，把桌子一砍兩爿，揮刀指着門口幾人道：「你們要敢不給，就是反抗連雲寨，咱們連雲寨一向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不怕死的儘管不交！」

一名莊稼心平氣和的道：「這位大哥，以前連雲寨都沒這些規例，戚寨主一向都很照顧咱們，怎麼現在全變了樣呢？」

塌鼻漢一聽人提起戚少商，更加怒不可遏，躍上前迎面一拳，把那莊稼漢打得捂臉踣地，鼻血長流。「什麼戚寨主不戚寨主的！現在只有顧大當家，沒有戚什麼寨主！」

老九却覺得惡名不妨由別人頂替，便接塌鼻漢的話說下去：「我們就是戚寨主派來的，他要你們交白銀獻貢禮，我們也沒辦法！」

那幾個農人雖然長得結實，但對武功是一竅不通，塌鼻漢閃身掠近，出擊命中，他們全無法抵擋，知道決不是這幾人之敵，心中却怒不敢言。

麻皮漢怪眼一翻，道：「怎樣？你們交是不交？」

那韓老爹道：「三位好漢，請高抬貴手，我們不是不交，而是最近收成實在不好，貢禮又那麼多，我們怎交得起？」

麻皮漢嘿地一笑道：「交不起？交不起我們就要放火燒你們的田，看你們交是不交！」

幾名青年都忍無可忍，韓老爹道：「你們忒也霸道……能不能，通融一下，多

少一些？」

塌鼻漢笑道：「可也！不等，那個來娣姑娘一併奉上，咱三人要是滿意，那就不跟你們多作計較！」

那名極易衝動的莊稼漢怒吼道：「你們這算什麼？無法無天，強欺良民，從前連雲寨豈是這個樣子的——」

塌鼻漢臉色一變，一刀砍去，幾名莊稼漢揮動鋤具反擊，這幾人雖不會武功，但含忿出手，塌鼻漢竟一時有些招架不住，老九與麻皮漢雙雙撲出，拳打脚踢，把幾人擊倒，塌鼻漢一把扭住那火氣大脾性躁的漢子，騎在他的背上，揮刀獰笑道：「我先宰了你，好教人看着不聽話的人如何下塲！——」揮刀就要砍下，眼前忽然多了兩個孩童。

這兩名小僮，樣子十分可愛，紮着冲天小辮子，雙眼圓骨溜，黑烏烏的，唇紅齒白，雙頰樸紅，塌鼻漢一怔，怎麼會突然自天而降一對仙童？這一刀倒沒立即砍得下去。

這兩名童子側頭望着他，他也側首望着兩名童子，望得頭都歪了。

其中一名伶俐的童子說：「你們三人，實在太壞了，怎麼這樣欺負好人？」

「什麼？」塌鼻漢爲之氣煞，幾曾被一個小孩子這般指着痛斥過？

另一個靈巧的孩童則道：「這是你們最後機會，滾吧！」

塌鼻漢忍無可忍，叱道：「無知小兒，再不滾開，我一刀殺了！」

兩個童子却笑道：「我們不怕，你殺吧！」

麻臉漢和老九伸出大手，要把兩個小孩像貓一般地拎出去。

就在此時，劍光閃動！

劍光並不太亮。

但極快。

麻臉漢、塌鼻漢和老九要想招架防禦時，左邊小僮的鐵劍，已割下了麻臉漢右耳，再斬斷了老九的左手指，而銅劍先刺瞎塌鼻漢一隻左眼，再斬掉麻臉漢左耳，然後兩劍交叉，錚地一响，收劍回鞘，拍拍手掌，像拍掉身上的灰塵一般，在三人負傷慘嗚中說道：「我家公子說，你們罪當處斬，但如果並未不出手斬殺我倆，則可免一死。」

「我家公子叫你們告訴顧惜朝，不要再假冒戚少商之名作惡，否則王子犯法，與民同罪。」

那干鄉民萬未料到這一對粉雕玉琢似的孩童，武功如此之高，劍術如此之好，而出手竟又這般狠辣，都嘖嘖稱奇不已，韓老爹不禁問道：「你們家公子究竟是什麼人啊？」

銅劍反問道：「你們聽說過四大名捕嗎？」

鐵劍補充道：「我家主人就是無情公子。」

這一羣莊稼漢，畢生都難得進城一趟，除了韓老爹曾略聞「四大名捕」之威名外，餘人大都不知「無情」是何方神聖。

可是那三名負傷的大漢，一聽到「無情」二字，連呻吟都吞回喉嚨裏去了。

斷手的捂手，眇目的遮眼，兩頰淌血的捂住雙耳，溜之大吉——事後他們只有慶幸：幸虧那天出手的不是無情！

——要是無情親自出手，他們要想活命，只怕也是下輩子的事。

×　×　×

鐵劍與銅劍，便在此時與無情及兩位師兄分手的。

無情親眼目覩這一切事情。

他看出顧惜朝、黃金鱗與文章三人之間表面是共同對敵，內裏勾心鬥角，顧惜朝想藉滅「連雲寨」來鞏固自己的地位，突出自己在朝野間的成就；黃金鱗是敉亂總指揮，文章是敉亂督察使，一受命于天子，一爲傅丞相効命，各有爭功之心。

游天龍更是連雲寨九大當家之一，後來背叛了戚少商，無情刦持他，便是要從他的口中，瞭解戚少商是怎麼一個人，連雲寨是怎樣的一個組織。

而今，他又從這三 連雲寨「叛徒」的行爲裏，明白了連雲寨今昔作風的對照了。

他吩咐鐵劍與銅劍「處理」那三個欺壓百姓的人，而他自己，決定帶金劍與銀劍，去做一件事：

追劉獨峯！

——戚少商不該被捕。

很多汪洋大盜，窮兇極惡的人，看到無情，知道他手段冷酷，處事狠辣，都嚇得雙脚打顫，就像老鼠遇着了貓，能逃得了性命已算徼天之幸。

可是無情只殺該殺的人。

他知道戚少商並不該死。

他更加明白，只要戚少商一旦被押回京師，則非送命不可——傅宗書要他死，誰也保他不住。

所以他要去追劉獨峯，希望能說服他，勸他放走戚少商。

——劉獨峯會答應嗎？

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能追得上劉獨峯嗎？

無情全無把握。

但是他只知道一點：該做的事，便一定要去做。

雖然，他跟戚少商並沒有交情，也不想有劉獨峯這樣的敵人！

×　×　×

追踪劉獨峯，絕對吃力而不討好，而且容易得到毫無結果的事。

劉獨峯出身世家，貴爲望族，養尊處優，錦衣美食，就算早年行走江湖，也是僕從如雲，華厦香車，聲勢浩大，排塲威煌。

但這一次，劉獨峯幾經艱辛，方才捕獲戚少商，身邊六名高手忠僕，折損其四，顯然使劉獨峯深自警惕；無情沿着劉獨峯必經之處，已然追出兩百餘里，仍是全無劉獨峯一行四人的踪迹！

無情深知劉獨峯一向講究排塲氣派，而且出身貴介，但他畢竟是捕快中最卓絕的前輩人物。

如果刻意要避免招搖，隱蔽身份，除非是三師弟追命親至，否則，要追搜出他的行藏，只怕希望甚渺。

無情並不氣餒。

他又追出百餘里。

尚未找到人。

（未完・十九）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于飛虹帶着瑤華，若華等四人離開了翠園紅樓，在深谷療傷之後，行止未定，和瑤華姊妹商量，先到信陽龍鳳鏢局找龍在天鏢主，探聽南宮慕白的行踪，在信陽分局只找到鏢頭周杰，才知道三天前南宮公子和龍在天去了湘西，於是瑤華聘請周杰保人頭鏢，分乘二輛馬車去湘西，在路上碰到一個穿紅衣、手上帶了一串銀環的人，坐着兜子，前呼後擁的抬住他經過，瑤華暗中詢問周杰，才知道他是十多年未在江湖出現的懶龍，在路上亦有人跟踪馬車，一行人來到武昌城，爲了表現若無其事，于飛虹到黃鶴樓暢遊，周杰備船南下……

水帮燈號傳訊息　棄船就道坐馬車

于飛虹步上大船，船主人帶着十名水手立迎於甲板之上，船主人一抱拳，道：「歡迎貴客光臨飛魚三號客船，在下船主張海光。」

于飛虹抱拳還禮，微笑示意。

瑤華取出一錠黃金，遞了過去，道：「張船主請先收下，如有不足，我們再行補上。」

張海光笑道：「多謝客官，請入艙中小息一會，酒飯即可擗上。」

客艙雖然不大，但佈置的却很實用舒適。

周杰輕輕吁一口氣，道：「張兄，直駛江心，看看船在行進中是否穩妥？」

張海光微微一笑，雙手連揮，但見十個水手動如脫兎，張帆搖槳，動作快速異常，片刻間，大船已離江岸，破浪急進，行入江心。

于飛虹坐在艙中，憑窗探視，望着那滔滔江流，濁浪翻滾，心中十分歡愉，大自然的壯麗景色，果非筆墨所能形容。

她讀書萬卷，胸羅甚博，但目睹得江上景色，和書中記述印證，又自感受不同，看的高興，索性捲起垂簾，探首窗外，視界頓然寬闊，只見往來舟船，張帆迎風，幾艘橫渡江面的小艇，穿梭往來。

忽然間，一艘梭形快舟，劃波而至，掠窗急過，快槳盪飛起的水珠兒，濺飛在于飛虹的臉上。

她沒有讓避，反覺得十分好玩，舉起衣袖，拭去臉上水珠，凝目望去，只見那快舟上站着一個身着藍衫，黑髯垂胸的中年文士，操槳的却是一個全身黑衣的大漢。

藍衫人站在快舟上，有如釘在甲板上一樣，隨着那起伏不定的小舟上下本身紋風不動。

于飛虹心中一動，心中不由忖道：這人深厚的功力，莫非這就是金百輪說的那些人追踪而來……。

飛虹姑娘的決定，是以不變應萬變，暗中運氣戒備，却盯着快舟瞧看。

艙門忽閈，瑤華行了進來，低聲道：「小姐，坐得慣麼？」

于飛虹放下垂簾，回頭笑一笑，道：「很好啊？」

瑤華道：「周鏢頭辦事老練，已經把咱們的行李搬上了船，剛才婢子檢查過，東西都已搬齊，如果小姐坐得慣，不用再回頭了，就此放船而下。」

于飛虹道：「好！」

瑤華道：「姑娘，婢子想過了，只有一宗不好，小姐要不要考慮一下？」

「妳說！」

「婢子和若華，只是稍通水性，小河小湖裏，還可以在水中活動一下……」瑤華苦笑一下說：「在這種濁流滾滾的大江中，可是沒有一點辦法，不知姑娘的水性如何……」

于飛虹道：「我是旱鴨子，連小河小湖也沒法子……。」

瑤華吁一口氣，接道：「我想劉星、茶花也不會水性，一旦遇上麻煩，就完全沒法子應付了。」

于飛虹沉吟了一陣，道：「不要緊，眞到動手的時候，在船上對付他們？」

瑤華點點頭道：「其實水旱兩路，都一樣會出事情，但婢子不得不先說明白，請小姐作個決定？」

「妳很謹愼……」于飛虹本想把剛才發生的事說出來，但話到口邊，又忍了下去。

她聰明絕倫，很快的學會了運用思攷智慧，判斷事物，有些事說出來徒亂人意，還不如不說的好？

譚瑤華微微躬身，道：「小姐既已決定，婢子這就去通知周鏢頭，知會船家。」

于飛虹點點頭，道：「記着告訴若華、劉星他們，非到必需時間，不可動手，但要隨時暗作戒備。」

「是……」瑤華應了一聲，轉身出艙。

順流順風，船行奇速，船上水手，又是久年在長江行駛的行家，熟知水道，操作靈活，雖有風浪，但船行仍極平穩。

劉星、茶花、于飛虹，都是第一次坐船，但幾人功力深厚，並無暈船的感覺。

日上三竿時分，船在一座江套口內停了下來。

船主人突然派人請于飛虹等到大艙進用早餐。

一向餐點茶水，都是分送入艙，怎會忽然間一大早叫客人進到大艙早餐。

于飛虹步出艙門，瑤華、若華早已在艙外恭候。

未待于小姐開口，瑤華已搶先說道：「周鏢頭轉話過來，要我謹愼一些，一切事由他應付；他應付不了時，再向小姐請示。」

于飛虹一揚柳眉兒，問道：「出了什麼事情？」

瑤華道：「一夜平靜，未聞警訊！」

于飛虹道：「咱們去大艙看看吧？」

張海光、周杰、劉星、茶花，都已在大艙等候。

于小姐被讓到上座，張海光坐了主位，一張圓桌上擺滿了豐盛的早餐。張海光神情嚴肅，顯是有着很重要的事情要說，但他一直忍着先讓客人進餐。

于飛虹早得傳話，也樂得裝糊塗。

早餐過後，張海光才輕輕咳了一聲，道：「周兄，你是久走江湖的人了，長江水道上的規矩，你大概早知道了？」

周杰道：「張兄有話，儘管請說。」



張海光道：「一夜順水順風，中午大概就可以到岳陽了，這地方叫魚腸集，碼頭雖小，可也有往來接客的小船，諸位請在此處換船吧，當然，咱們負責給周兄找一艘到岳陽的船，至於兄弟的船資，張某人未能把諸位送到約定的地方，不敢收受，就算兄弟招待諸位遊玩一天一夜……」

伸手取出黃金，放在桌子上，接道：「這是諸位付的船資，請收回去吧？」

周杰望了于飛虹、瑤華一眼，笑道：「張兄，這是爲了什麼呢？既然約定了送我們到長沙，張兄怎可中途變卦？」

張海光冷冷說道：「長江水道上有這一條規矩，咱們不收代價，代客人找船接運，用不着說明原因的。」

周杰道：「長江水道上有這條規矩，兄弟倒也聽過，但據兄弟所知，僱客可以追問原因，不知張兄可否說個明白？」

「可以，不過，說出來，難免會有爭執，如是周兄理虧，欺騙了咱們，那就有點麻煩了……」張海光神情冷厲的說出所以，在下也不願抖明白，大家裝糊塗，諸位換艘船上路，到岳陽再想辦法，豈不是兩全其美，龍鳳鏢局照顧我們堂口生意很多，兄弟實在不希望鬧的大家下不了台。」



周杰道：「周某先說明白，這一次兄弟是以私人身份應聘作于公子的嚮導，和龍鳳鏢局無關？」

「噢……」張海光打量了于飛虹等一眼，道：「這麼說，要于公子作主了？」

于飛虹道：「請說吧！舟行半途，攆我們下船，是何道理？」

張海光道：「于公子一定要知道？」

于飛虹點點頭。

張海光霍然站起，怒道：「希望你于公子不要後悔……」

周杰急急接口說下去，道：「張兄，有話好說，于公子初涉江湖，不知洞庭水帮的規例，再說……」

于飛虹接道：「周鏢頭，這不是你管的事。洞庭水帮有規矩，那是他們的家規，我們管不着，我要講的是道理！」

瑤華暗道：呵！我們這位二小姐學的是眞快呀！出門幾天，竟像是老江湖了，讀書多的人，果然是聰明的很。

「講道理！好啊……」張海光按下怒火，又緩緩坐下，道：「于公子帶着仇家登船避禍，事先爲什麼不告訴我們？」



于飛虹緩緩吁一口氣，道：「噢！發生了什麼事情？」

「哼！昨夜快舟踩踪，緊追不捨，連發了三次燈號，諸位在艙中睡的很好，我們却是一夜未曾闔眼，如若你于公子坐的不是洞庭水帮的船……」張海光說：「只怕昨夜中就要葬身魚腹了。」

「有這等事，我竟然一點也不知道？……」

于飛虹說：「倒要感謝張船主帮忙了！」

張海光道：「我們一面用燈號回話，告訴他們天亮停船，一面全神戒備，總算沒出事情，于公子，我現在都說明白了，這船資就不能退回了！」

于飛虹道：「船資小事，但道理上，還是說不過去，就算有人追踪我們，我們事先不知道，自然無法先行告訴船家，我們僱了你的船，被人追踪，船家也沒有告訴我們，其錯竟在我？」

張海光道：「張某人夜不驚客，那正是表明了我們的担當，現在告訴諸位換船，是水帮的規矩，明白點說，對方不下手，那是給我們洞庭水帮的面子……」

瑤華突然接口，說道：「那是說，我們下了你這艘船，發生的任何事情，就和你們無關了？」

「不錯，咱們拿了那麼一點船資，總不能要叫咱們爲諸位賣命吧？」

于飛虹又問道：「追踪我們的人，現在何處？」

張海光道：「就在套口外面的江面上。」

于飛虹站起身子，道：「好！我們下船，也不用你張船主代我們僱船了，你送我們上岸就是，不過，我有幾句話說出來，希望張船主不要見怪！」

張海光道：「只要有道理，張某人願意領教！」

于飛虹道：「對方打出示警的燈號，那表示和你張船主很熟了？張船主想必已知道他們的身份？」

張海光哈哈一笑，道：「聽于公子的口氣，似乎是指責我們和對方有勾結了？對麼？」

瑤華道：「就算沒有勾結，也是互通聲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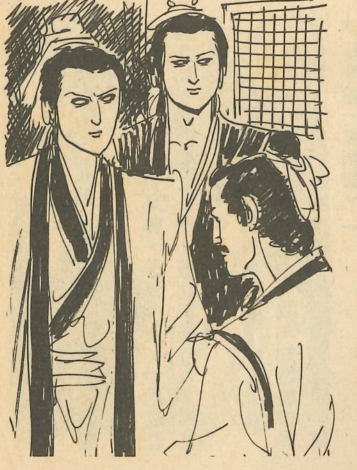
張海光道：「洞庭水帮在長江水面上經營客、貨生意，有一百多艘大船，做的可都是規規矩矩的生意，老實說，搭上了我們洞庭水帮的船，客人才能坐的安心……」

于飛虹冷冷接道：「我們被你張船主在半途中攆下船去，算得什麼安心？」

這是斷章取義，但話接的恰到好處，噎的張海光一口氣幾乎吐不出來。

「話不能這麼說……」張海光道：「對方打出燈號，未必就和船主有關，可能是受到乘客的脅迫，也可能是應乘客之請，追踪咱們，不管是什麼原因，但對方打出燈號，就表示有了交情，于公子，那燈號不是爲你們打的，而是爲了我們洞庭水帮！」

于飛虹笑一笑，道：「這麼說來，那打出燈號的船家，也是你們洞庭水帮的船了？」



「不是！」張海光說：「如是我們洞庭水帮的船，我們也不會戒備一宵了？」

于飛虹道：「長江水面上除了洞庭水帮之外，還有別的船帮了？」

張海光道：「不錯，長江水面除了洞庭水帮之外，還有排教和太湖水帮？」

「噢！昨夜中打出燈號的是排教？抑是太湖水帮？」于飛虹緩緩說道：「除了要你們停船之外，還有什麼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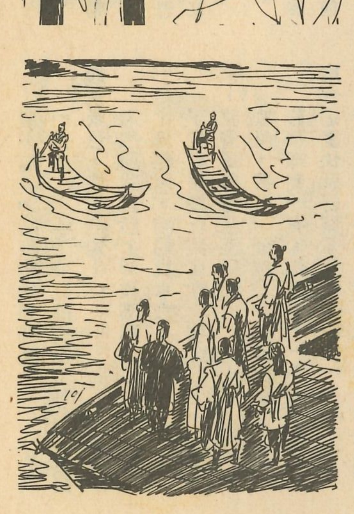
張海光皺皺眉頭，道：「于公子，你問了這麼多，用心何在？」

于飛虹道：「我想知道，什麼人追踪我們，又爲了什麼？」

張海光沉吟了一陣，道：「是排教的船，但有一點，我可以担保的是，不論洞庭水帮，太湖水帮，或是排教，這長江水面上三大勢力，都是規規矩矩在作生意，就算你和排教有過節，他們也不會在水面上動手，所以，就在下的經驗而言，一定是有人僱了排教的船，追踪你們？」

于飛虹點點頭，道：「多謝張船家帮忙，我們靠岸吧！」

張海光四顧了一眼，道：「于公子，此地碼頭小，大船不方便靠岸，在下替諸位叫兩艘小船吧？」



于飛虹心中奇怪，這裏離岸也不過三四丈的距離，爲什麼要叫兩艘船。」

但她却沒有多問。

片刻之後，兩艘小舟，都已經靠近了大船旁。

周杰急行兩步，到了于飛虹的身側，低聲道：「分兩批上岸，一批守在甲板上，等第一批登岸之後，第二批再下船。」

于飛虹明白了，一批人乘船時，另一批人在甲板上接應，等第一批登岸後，在岸上接應，第二批再下船，兩艘小船停在水面，接應上也方便了很多。

張海光雖然把他們攆下了船，但內心之中，仍有着暗中相助之意，才作了這些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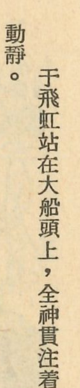
但這也給了于飛虹一個很大的警惕，這數丈距離的舟程，可能隱伏有很大的凶險？

心中念轉，當機立斷，一指瑤華、茶花，說道：「你們兩個和周杰鏢頭帶上行囊先行登岸！」

瑤華點點頭，提起了早已整理好的行囊，跳上小船去。

茶花、周杰緊跟隨躍上小船。

小船划向江岸。



于飛虹站在大船頭上，全神貫注着江面的動靜。

三四丈的距離，很快靠岸，水面上一片平靜。

原本躲在艙中的張海光，此刻却突然行上了甲板。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張船家，多謝你送我們這一程，告辭了。」

張海光神情肅然的道：「于公子，你好走！如果他們是有意捉弄我們，洞庭水帮自會找排教說話？」

于飛虹有些不太明白，低聲道：「張船家，有什麼不對了？」

張海光道：「這是洞庭水帮和排教的事，于公子不用多管了。」

看他神情的沉重、冷肅，于飛虹實在想不通爲了什麼？但她未再多問，飛身躍落小舟。

若華、劉星，緊隨在于飛虹的身後，躍落在小舟之上。

大概小舟主人，也知道大船在此地下客，一定是發生了什麼麻煩，雖然只有數丈的距離，但却盡量划的很快。

小舟很快靠岸，于飛虹等上岸之後，才見一艘梭形快艇，疾如流星一般，直衝過來。

周杰低聲道：「于公子，如果沒有找上咱們，最好不要挿手。」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我不能眼看到那些船家被殺，周鏢頭，帮助過你的人，一旦遇上了危機，你總不能袖手不管吧？」

周杰沒有再說話。

他已瞭解到，眼下自己在這個境遇中，只是一個帶路引綫的角色。

那梭形快艇直衝到大船前面，站在甲板上的一個黑衣大漢，突然一伸雙臂，人如巨鳥騰空，在急行飛馳的快舟上，飛落大船甲板上。

周杰只瞧的心頭一震，忖道：好高明的輕功，只此一點，我就望塵莫及了。

于飛虹凝目望去，只見那黑衣大漢對張海光抱拳作禮，兩人低聲交談了幾句，黑衣人又飛落在小艇之上，梭形快艇掉頭而去。

張海光轉身入艙，大船也起碇而去。

于飛虹站在江岸上，目睹那遠去的帆影，呆呆地出神。

瑤華低聲道：「看來，他們只在表現出實力，封鎖我們，使我們行動不便。」

于飛虹搖搖頭，道：「恐怕不會如此的簡單……」

瑤華接道：「公子的意思是——」

于飛虹接道：「他們可能在佈置一場圍擊，安排好陷阱，把我們逼入陷阱之中。」

瑤華回頭望去，後面數里之外，水波盪漾，竟是一個大湖。一皺眉頭，道：「公子，後面有個大湖。」

鄂南地區，本是魚米之鄉，處處湖泊，水道交錯。

周杰道：「那是有名黃塘湖。」

于飛虹道：「周鏢頭，咱們由旱路到長沙，要多少時間。」

周杰道：「快馬急趕，也要十天半月的工

夫，路上山道崎嶇，行走不易……」

于飛虹接又道：「咱們是不是一定要到長沙？」

周杰道：「是！長沙分局，才知道總鏢頭和慕白公子的行踪。」

「瑤華……」于飛虹回過頭說：「是不是一定要見龍總鏢頭？」

「啊……妳是瑤華姑娘，那位是令妹若華了……」周杰笑道：「常聽譚老鏢頭提到兩位的。」

若華急急接道：「我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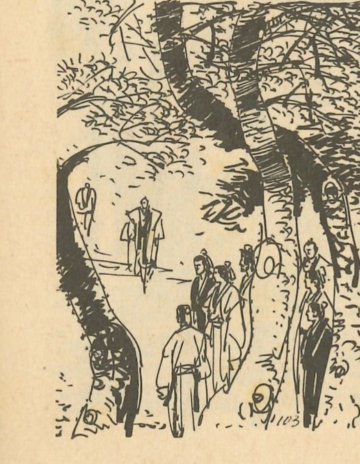
周杰接問道：「令尊的名諱，是不是譚文通？」

「對！他現在何處？……」若華急道：「他的身體好吧？」

「譚老鏢頭的身體很好……」周杰說：「他分在長沙分局。」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周鏢頭早知道我們是女扮男裝了？」

「何止在下……」周杰微笑着說：「只怕那張海光也早瞧出來了，其實，只要稍有江湖經驗的人，一眼之間，都可以瞧得出來，如果諸位想要瞞過別人的耳目，只怕還得戴上面具，或是用些易容藥物？」



于飛虹道：「如是有人要追踪我們，易了容也一樣無法逃避。」

瑤華道：「我們易容，只不過是爲了行動力便一些。」

周杰目光一掠瑤華、若華，道：「兩位既然是譚老鏢頭的女公子，彼此不是外人，周某人就要放胆直言了。」

于飛虹道：「我們洗耳恭聽？」

周杰沉吟了一陣，道：「我不知姑娘得罪了什麼人？但姑娘的推斷，却是很有道理，他們是準備一場圍擊？」

于飛虹回顧了一眼，道：「就在這裏？」

周杰道：「這附近吧？他們由水路集中力量，速度很快，但咱們的行動，却是太慢了，他們很容易把我們圍起來，除非姑娘準備和他們一決勝負，最好是行動快速一些。」

于飛虹說道：「見微知著，他們能逼的洞庭水帮撵我們下船，那證明了他們潛在的勢力非常的龐大，我們躲不開，也逃不過他們的監視？」

周杰道：「姑娘的意思是……」

于飛虹道：「要來的，終歸會來，我們以不變應萬變，瑤華，你和周鏢頭一起去找輛馬車，咱們慢慢的趕路？」





周杰道：「姑娘準備到那裏？」

「長沙……」于飛虹微笑說：「咱們一路觀賞景色，慢慢的走！」

周杰還想說話，却被瑤華拉了一把，道：「走！周鏢頭，咱們找車去！」

于飛虹緩緩行到江畔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望着那無際江流出神。

劉星、茶花，分站在身後兩側。

若華却笑一笑，低聲道：「小姐，他們怎麼會這麼快就得到了消息？」

于飛虹道：「金叔叔用飛鴿傳書告訴他們的？」

若華道：「金百輪很可惡，他和小姐相處那麼久，竟然沒有一點情意？」

于飛虹歎息一聲，道：「我在想，南宮慕白知道了我們的處境之後，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

「慕白公子看來不會吧？……」若華低聲說道：「他有俠義心腸，對小姐又極仰慕，我想……」

「如果，我們的敵人勢力，不是南宮世家所能抗拒，……」于飛虹黯然的說：「他會不顧南宮世家的安危麼？」

「這個，婢子就不知道了？……」若華搖搖頭，說：「可是江湖上，什麼人能威脅到南宮世家呢？」

她久年在江湖上走動，也聽過一些傳說，南宮世家屹立於九大門派之外，分庭抗禮，雖少林、武當，也不敢輕視這個家族？

于飛虹說道：「我不知他們是誰，但我們已經感受他們的壓力了，我不希望再拖累了別人。」

若華道：「小姐，不用想的太多，我們自己就是對抗他們的力量……」

「妳不怕……」于飛虹望着若華，說：「妳和瑤華還來的及退出這場是非……」

若華忽然跪了下去，道：「小姐，婢子說錯了話，妳可以打我、罵我，不能逐我離開小姐……」

扶起若華，于飛虹吁一口氣，道：「我是眞心的，若華，如果我註定要被他們逼入絕境，妳和瑤華，實在用不着跟我犧牲……」

「小姐，生死相從，心無二志，不相信，若華立刻可以死在小姐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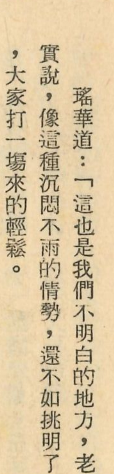
「我相信……」于飛虹拍拍若華，說：「咱們是生死同命的好姐妹。」

「婢子不敢……」若華說：「小姐是小姐，婢子這一生都是妳的丫頭。」

于飛虹目中含蘊着淚水，臉上却帶着微笑，說道：「我在心裏面，會把妳們當作姐姐看待……」

若華接道：「小姐，生死有命，我和姐姐瑤華，進入翠園紅樓，見過小姐之後，已暗下決心，終身追隨，不管會遇上多少凶險……」

「有妳們兩位知己，我心裏好高興。我已經作了最壞的打算，就算是天下所有的人，都要和我爲敵，我也不怕……」于飛虹意氣飛揚的說道：「他們可以要我的命，但不能使我屈服？」



「對！不管山有多高，水有多深，路有多長……」若華說：「我們都會追隨在小姐的身側？」

× × ×

瑤華和周杰，果然找來了一輛馬車，車雖很舊，但還很完整，車篷上打了幾個補綻，但仍能遮蔽風雨。

車門上也有垂簾，那是瑤華臨時作的，用一塊藍布，剪裁而成。

「小姐，請上車吧！」既然是周杰已經知道她們是女扮男裝，倒也用不着在周杰面前掩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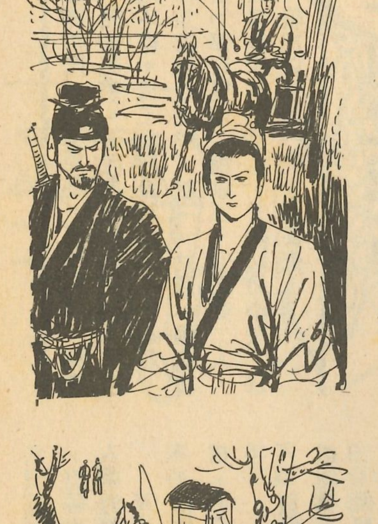
于飛虹登上篷車，目光一掠瑤華、若華，道：「你們陪我坐吧！」

「若華、茶花，妳們上車陪小姐，劉兄請隨在車後……」瑤華躬身說道：「小姐，婢子陪周鏢頭開道。」

于飛虹點頭微笑，說道：「辛苦你了，瑤華。」

拉車是一匹老馬，雖然走的慢了一些，但老馬識途，跟在周杰、瑤華身後，用不掌鞭馳車。

周杰回顧了落後在兩丈左右的篷車一眼，低聲道：「譚姑娘，譚老鏢頭和在下相交很深



，彼此不是外人，恕我胆大多問，究竟是什麼人和你們過不去，目的何在？」

「眞的不知道……」瑤華說：「小姐初涉江湖，我和若華，也沒有結過仇怨，怎麼會發生了這些事，實叫人想不明白，周鏢頭見識廣博，可曾瞧出一點眉目。」

周杰沉吟了一陣，道：「能使得排教中人效命，洞庭水帮屈服，自然不會是簡單人物，就在下暗中觀察，他們是一個實力龐大的組合，才能在不着痕跡中追踪諸位。」

瑤華微微一笑，道：「周鏢頭，以你的經驗，也瞧不出他們的來路麼？」

「瞧不出來，但我感覺得到，他們强大的力量，他們的監視追踪，不是一般的踩跡之法，而是交替、潛隨，無所不在，這必須一股强大的組合力量才行……」周杰雙眉緊緊皺起說：「更可怕是，他們能夠支配，利用的力量，非常廣泛。」

瑤華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道：「周鏢頭，你看看，現在是不是有人追踪咱們？」

周杰苦笑一下，道：「看不到，但我可以胆大的說一句，咱們的行動，絕對在他們監視之下，奇怪的是他們爲什麼一直不肯出手？等什麼？用心何在？」

瑤華道：「這也是我們不明白的地方，老實說，像這種沉悶不雨的情勢，還不如挑明了，大家打一場來的輕鬆。」

周杰說道：「在下的看法，倒是和姑娘不同？」

瑤華笑一笑，道：「願聞高見？」

周杰道：「敝局龍總鏢頭，交遊廣闊，武功高强，南宮慕白，更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如果找到了他們兩位，我想很多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瑤華道：「周鏢頭，我的看法，有些不同，我們也希望早些找到慕白公子和龍總鏢頭，只希望他們能給我們一些指點，我們並沒有投靠的意思，對抗侵犯我們的力量，是靠我們自己。」

「噢……」周杰打量着瑤華說道：「我相信諸位都是高手，不過，江湖上高手很多，諸位還是小心一些的好！」言下之意，已然十分明白，他心中對于飛虹等人，並沒有很强的信心。

瑤華沒有反駁，笑一笑，道：「周鏢頭的意思是，早一日見到龍總鏢頭和慕白公子，會安全一些。」

周杰道：「不錯，如若龍總鏢頭和慕白公子在此，情勢立刻大爲改觀……」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就拿洞庭水帮說吧！如是龍總鏢頭和慕白公子在此，他們絕不會把咱們撵下帆船。」

瑤華一揚柳眉兒，道：「這就不對了，洞庭水帮的張海光，是按規矩辦事，如若規矩因人而異，那還算什麼規矩？」

「姑娘……」周杰微微一笑說：「這不能責怪張海光，老實說，他已經替我們担待很多了，他不相信我們眞有保護自己的能力，眞要衝突起來，我們担待不了，勢必要把他也拖下去。……」

瑤華接道：「他爲什麼不說清楚呢？」

周杰笑一笑，道：「長江水道上，還有一條規矩，張海光沒有說出來？」

「噢！什麼規矩？」

周杰道：「他們可以把客人交出去，所謂交出去的意思，並不是把我們繩綑索綁的交給別人，而是聲明客人的生死和他們無關，對方可以登船索仇，當然，船家所受的損失，會得到一定的補償。」

瑤華點點頭，道：「周鏢頭也知道這個規矩了？」

周杰道：「知道……」

「爲什麼當時不提出來？」

周杰笑一笑，道：「我不太瞭解諸位的實力，而且，我相信諸位水中的工夫，不會太好，大江之上，洪流滔滔，一旦動上手，如不會水，輸面很大。」

瑤華嗤的一笑，道：「周鏢頭經驗豐富，說的有理。」

周杰道：「好！姑娘肯講理，想必于姑娘也是一位講理的人了？」

瑤華道：「那當然，周鏢頭，有什麼話，儘管請說？」

（未完・十）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岳小玉傳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小玉和樂青獅拚鬥，一個用劍、一個用刀，樂青獅雖然號稱「百勝刀客」，從未失手，這回眞是栽到家了，被岳小玉制服，點了穴道，動彈不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爲了救馮逢花的女友徐芷若，便將他五花大綁殺上黑草崖，作爲人質交換。見徐芷若備受凌辱，被一「站籠」困立在練武場上，岳小玉首先將八個死士的手斬斷，引出「西府雙聖」招歡厲、賀天齊二人，說明交換條件，雙聖見是岳小玉和小公主一起，以爲他引誘小公主，看不起岳小玉，以爲一二招便可將他殺敗，恃强凌弱，不答應要求，戰況以二比一仍未見高低……

雙聖各傷死

賀天齊本來不想說話，但這時却還是忍不住回敬了一句：「就只怕你奉陪不了多久——」

語聲未落，忽然右肩一陣冰凉，居然巳給岳小玉刺了一劍，登時的鮮血汩汩直冒。

一劍定威名

招歡厲臉色一變，喝道：「小子，你再敢放肆，那娑娘性命立刻不保——」

岳小玉最討厭他這種說話，當下也不再客氣，又是一劍向招歡厲刺去。

招歡厲本已把金雲大刀舞得潑水不進，但岳小玉的劍却還是可以沒聲沒息地刺入他的咽喉。

× × ×

招歡厲狂吼着倒下，他至死也不肯相信，西府雙聖會敗在一個如此年輕的劍士手下。

賀天齊本來也不能相信，也不能接受這種事。

但事情的確巳發生了，西府雙聖在黑草崖上遭遇到最慘重的失敗。

招歡厲巳死，但賀天齊却不想陪着他共赴黃泉之路。

他在驚惶，羞慚，失望中退後，一步一步的退後。

岳小玉不再嬉笑了，他的神情變得嚴肅，就像個鐵面無私的官員。

「跪下！」他居然這樣喝令賀天齊。

賀天齊的臉立刻變了顏色，他的臉龐變得比泥土還更難看。

「你說甚麼？……」他愕然地盯着岳小玉。

岳小玉手揑倚馬神劍，冷笑着道：「你是否覺得這兩個字很好聽？」

「我只是聽不清楚……」賀天齊嘴裏這樣說，心裏却在不斷咒罵着岳小玉。

「眞的聽不清楚？」岳小玉冷冷一笑，道：「這麼說，你的耳朶一定不怎麼靈了。」

賀天齊吸一口氣，強顏一笑，道：「也許是有點不靈罷……」話猶未了，左耳突然又是一陣冰凉，血光又再飛濺。

直至這一刹那，他才知道岳小玉的劍有多快。

岳小玉的臉色更不好看了，彷彿並不是他削掉別人的耳朶，而是自己的耳朶給別人削掉下來一樣。

他冷冷的瞧着賀天齊，道：「怎麼了，現在你的耳朶還靈不靈？」

賀天齊連番受挫，早巳冷汗如醬，身子抖個不停。

他自出道江湖以來，幾乎可說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即使是提龍王府主人萬層樓，也從來沒有對他呼呼喝喝，氣指頤使。

但在這一戰之後，和他並肩作戰多年的招歡厲死了，而他自己也蒙受着難以忍受的侮辱。

他想孤注一擲和這年輕人拚了，但雙方優劣之勢是那麼明顯，他就算想同歸於盡，也是妄想的。

他現在唯一可行之法，就是自戕畢命，一了百了，可是，他既不老，也不想死去。

最後，他只好哭喪着臉，在岳小玉的面前跪了下來。

岳小玉這才滿意地笑了笑，道：「識時務者爲俊傑，你老人家若早一點跪下，老子也不會要你白賠上一隻耳朶。」

賀天齊忽然掩面大哭。

岳小玉「嗯」一聲，奇怪地問：「說得好好的，怎麼號哭得像個丟掉了錢包的婦人了？」

鐵老鼠心中暗暗好笑：「你佔盡了上風，自然說得好好的，若是易地而處，只怕你會哭得厲害百倍。」但對於賀天齊那樣的人物，居然會敗了便哭，也是覺得相當詫異。

賀天齊哭了好一會，才苦着臉說：「咱們雙聖技不如人，無論怎樣都是無話可說的了，但你怎麼不殺了賀某？却要一劍一劍，一着一着的把賀某加以折磨？」

岳小玉望着他，良久才嘆了口氣，道：「你以爲老子是甚麼人？老子是岳小玉，可不是個嗜殺的殺人王，唉，天下間過癮的事情不少，也許有人覺得殺人這種事十分過癮，但老子却認爲一點也不過癮，正是可免則免，沒有必要，又何苦做個滿手血腥的屠夫？」

賀天齊呆了一呆，岳小玉接着又說道：「老子要你跪下，並不是存心加以羞辱，只是希望閣下好好反省一下，你們這樣對付一個手無寸鐵，弱不禁風的女子，是否太過份了？」

賀天齊吶吶道：「是……是過份了一點……」

「放屁！這不是過份了一點點，而是大大的過份，簡直就是他媽的沒有人性！」岳小玉的怒火一來，也不顧得小公主就在身邊，罵人的粗話又再搬出。

賀天齊給岳小玉這麼一罵，登時垂頭不語，肩上、左耳處迸流的鮮血却是更多了。

流了那麼多血，就算是鐵漢也快要熬不住。

賀天齊的臉巳漸漸變得完全沒有血色，看來就像是一張白紙。

「他媽的蠢驢，」岳小玉又再罵：「你實在懂不懂人性？怎麼直到現在還不叫嘍囉把徐姑娘放了出來？」

賀天齊這才如夢初醒，連忙轉過臉怒聲道：「你們這些蠢材，還不快快放人，是不是想作反了？」

岳小玉鐵靑着臉，心中却在笑道：「他媽的，沒有你這個命令，那些蠢材若是放了徐姑娘，那才是作反！」

賀天齊命令一下，徐芷若立刻就給釋放了，但她受盡折磨，身子巳虛弱得很，雖然給釋放出來，但人却有如搖風擺柳似的，小公主連忙上前把她扶住。

馮逢花當然是緊張到不得了，他匆匆趨前問這個問那個，又狠狠的瞪着賀天齊，最後更忍不住一脚向賀天齊的胸口踢過去。

但他這一脚才踢出一半，岳小玉便巳一掌劈在他的膝蓋上。

馮逢花連忙縮脚，岳小玉冷冷道：「你這算是甚麼？想鞭屍三百嗎？」

馮逢花漲紅了臉，道：「他還沒有死，怎算是鞭屍？」

岳小玉冷冷道：「有些人，活着有如死了，當然也有些人死了仍然等如活着，你懂不懂？」

馮逢花「呼」的吐出口氣，道：「我不懂！」

岳小玉道：「你瞧，這姓賀的如今雖然還沒有斷氣，但和一個死人又有甚麼分別？你現在想踢他一脚，就算不是鞭屍，最少也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

馮逢花懾住，無言以對。

岳小玉橫了他一眼，忽然嘆了口氣，揮着手道：「算了，老子也不想跟你計較

，你帶着徐姑娘走罷。」

鐵老鼠忙道：「這怎麼可以？」

岳小玉反問道：「爲甚麼不可以？」

鐵者鼠立刻壓低了嗓子，道：「那一支鏢……」

岳小玉道：「這個不必担心，他早已說出了眞相。」

鐵老鼠皺了皺眉，道：「話雖如此，怎知道他的說話是否靠得住？」

岳小玉道：「我相信靠得住。」

鐵老鼠道：「萬一他撒謊騙你一騙，那又怎樣？」

岳小玉說道：「不會的，他沒有這個必要，而且，他也想我替他出了這一口烏氣。」

鐵老鼠想了想，覺得岳小玉之言也很有道理，便不再說些甚麼。

徐芷若在小公主扶持下，坐在一株大樹下歇息片刻，精神已漸漸好轉。

馮逢花一直小心翼翼地在旁看守着，鐵老鼠不由嘆了口氣，對岳小玉說：「想不到一個江湖大盜，會是一個如此痴情的漢子。」

岳小玉笑了笑，道：「英雄固然難過美人關，大盜也是一樣的。」

鐵老鼠乾笑一下，在岳小玉耳邊悄悄道：「甚麼美人？這徐芷若跟小公主相比，可差了一大截。」

岳小玉撇了撇嘴，道：「是又怎樣？跟小岳子可沒有甚麼相干。」

「怎會沒有相干？」鐵老鼠神秘地一笑，道：「照區區看，小公主對你實在不錯。」

岳小玉的臉紅了一紅，兩眼眨了眨，道：「他對你也是不錯嘛。」

「當然不錯，小公主對區區很是尊敬，簡直把我當作是同胞親哥哥，」鐵老鼠自豪地一笑，接着又再曖昧地在岳小玉耳邊輕輕說道：「但她對你卻不同……」

「夠了夠了，小岳子不是笨人，你不必解釋得這樣清楚。」岳小玉一手按住鐵老鼠的嘴巴，道：「現在咱們什麼事情都不用說，先辦了正經事，其他事情押後慢慢再談。」

× × ×

黑草崖一役，岳小玉大獲全勝。

西府雙聖一死一傷，岳小玉雖然沒有殺了賀天齊，但卻也廢了他的武功，至於樂青獅，也遭遇到同一命運。

對於岳小玉來說，這才是眞眞正正揚名立萬的一役，在此之前，除了極少數人（例如布狂風、練驚虹、展獨飛夫婦等等）之外，誰也不相信五年前還是小無賴一般的岳小玉，居然可以擊敗西府雙聖，把徐芷若從龍潭虎穴中拯救出來。

鐵老鼠眼見小岳子武功比從前判若兩人，不禁既是驚詫，又是十分興奮。

馮逢花也很感激岳小玉，他雖然願意爲了金子銀子而拚命，但在這個江湖大盜眼中，最重要的還是徐芷若。

倘若沒有徐芷若，他活下去也沒有甚麼意思，至於金銀財帛，更是有如糞土般不屑一顧了。

谷鐵邦本來想一直跟着岳小玉，但岳小玉卻對他說：「谷護法，你怎麼不去找萬敎主？」

谷鐵邦臉色發白，良久才嘆息一聲，道：「老夫背叛了萬敎主，已沒有面目去見他老人家。」

岳小玉道：「這也不是辦法，一個人若老是逃避，一定不會活得愉快。」

谷鐵邦道：「老夫自己活得愉快不愉快，其實已經不怎麼重要，倒是萬敎主，他若看見我這個叛將回去，一定會很不高興。」

岳小玉道：「你又沒見過萬敎主，怎知道他會不高興？」

谷鐵邦楞住，雖然嘴裏甚麼話也說不出來，但心中卻在想：「這話也不錯，怎曉得萬敎主一定不肯原諒我這個叛徒？就算他眞的不原諒，把我宰了，也是罪有應得，怪不了任何人，反而可以了卻一件心事。」

若在一天之前，他就算做夢也不會有這種想法，但經過今天的敎訓，和看見西府雙聖的下場後，他的心境已和一天之前截然不同，對人和事的看法也有了極大的差別。

這好像是不可能發生的事，但卻的確發生了，而且就發生在他自己的身上。

他終於完全同意岳小玉的見解，道：「你說得對，我應該回去見萬敎主和萬大小姐，告辭了。」

小公主對他道：「你有辦法找到我爹嗎？」

谷鐵邦道：「總有辦法的。」像他這種人，說有辦法就一定有辦法。

谷鐵邦離去後，鐵老鼠不由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在這幾個時辰之內，咱們好像已解決了不少事情，但是這些事情，卻根本就不是咱們的事，而是別人的事情。」

岳小玉道：「但你不能說別人的事跟咱們的事全沒關係。」

「這個自然，」鐵老鼠嘆了口氣，道：「天下間最麻煩之事莫過於此；分明自己身上有一大堆事情非要辦妥不可，但卻得首先解決別人的事，然後才能去辦自己的事情。」

岳小玉道：「幸好現在總算把別人的事情解決了。」

鐵老鼠道：「你有甚麼打算？」

岳小玉說道：「離開這裏，到洛陽城去。」

鐵老鼠一怔：「洛陽？咱們到洛陽有甚麼事？」

岳小玉道：「找一個人。」

鐵老鼠道：「找誰？」

岳小玉道：「豪賭公子。」

「豪賭公子？」鐵老鼠兩條眉毛立時一揚：「你也知道江湖上最近出現了這麼一個人物？」

岳小玉淡淡道：「你以爲我是個蠢蛋？還是個面壁了三十年的和尚？」

鐵老鼠訕訕一笑，道：「你從來都不笨，既然你想找這個人，區區自當奉陪到底，但且容鼠老兄問一問：豪賭公子是否跟這一支失鏢有關？」

岳小玉的回答只有兩個字，他說：「是的。」

鐵老鼠聞言，登時精神一振，接着對小公主說：「妳去不去洛陽？」

小公主鼓了鼓香腮，半晌才說：「我……我不知道。」

鐵老鼠大奇，道：「這是妳自己可以決定的事，怎會不知道？莫不是忽然害臊起來了？」

他不說猶可，一說之下，小公主的俏臉登時一片漲紅，她連忙扭轉身子，說：「我不去洛陽了。」話才說完，人已匆匆向北急走。

但她才走出幾丈，岳小玉已追了上來，一手拉住她的右臂：「小公主，等等。」

小公主用力掙開，喘着氣說道：「不要阻我，我要回去見爹。」

岳小玉卻還是攔在她面前，柔聲道：「妳要見萬敎主，那是誰也阻擋不了的，但遲一點才回去行不行？」

「不行！」小公主拚命的搖頭，咬緊着嘴唇說：「我離開他已太久了，他會掛念我的。」

岳小玉說道：「萬敎主掛念妳，但我呢？」

小公主的一顆心立刻「噗噗」亂跳，一時間也不知道該怎樣對答，便說：「鐵大哥會照顧你的。」

岳小玉忽然又抓緊着她的手，眨着眼說：「鼠老兄還鼠老兄，妳還妳……」

小公主急了起來，說：「求求你放過我好不好？」

「放過妳？」岳小玉眼色倏地一變，接着怔怔地瞧着小公主又紅又急的臉：「妳把我看成是甚麼人了？是個採花淫賊？還是個吃人妖怪？妳說！妳說！」

「不！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小公主給他的說話嚇了一大跳：「我也不會相信你是個這樣的人。」

岳小玉這才面容一寬，道：「這就是了，難道妳和我在一起，一直都很不愉快嗎？」

「不！和你在一起，比甚麼事情都更令人感到愉快。」小公主情不自禁地說。

岳小玉高興地叫了起來：「這好極了，咱們一起到洛陽，去會一會那位豪賭公子。」

小公主仍然搖搖頭，道：「不行。」

岳小玉聽見這兩個字，臉色立刻又沉了下來，就像是給人迎頭澆了一桶冰冷的水。

「爲甚麼不行？」

小公主遲疑了半晌，才道：「我曾經冒認是岳小玉，這件事，我一想起就很生氣。」

「生氣？生誰的氣？」

「自己生自己的氣。」

「這就他媽的十分多餘了。」岳小玉雙手揮動着，道：「若是別人冒認岳小玉，就算那人自己不生氣，老子也一定大大的生氣，但妳卻不同。」

小公主愕然地凝視着岳小玉，道：「我又有甚麼不同了？」

岳小玉道：「因爲妳是個好女孩。」

小公主道：「我又有甚麼好了？」

岳小玉道：「妳聰明、美麗、心腸又好，有妳這樣的小公主冒充岳小玉，我是高興還來不及的，又怎會爲了這件事而生氣？」

小公主眨動着長長的睫毛：「是眞的嗎？」

岳小玉道：「當然千眞萬確，妳若不相信，小岳子立刻在妳面前罰誓——」

「不！不要罰誓！」小公主忙道：「我相信你說的都是眞話。」

「這就好了，」岳小玉展顏一笑，笑得十分討人歡喜：「妳現在還肯不肯去洛陽？」

小公主道：「這一次去洛陽，對失鏢之事眞的很重要嗎？」

岳小玉道：「當然很重要，妳若半途而廢，不但我會不高興，鼠老兄也會感到十分失望的。」

小公主凝視着他，終於點了點頭：「好，我跟你們去洛陽！」

「一言爲定？」

「當然一言爲定！」

接着，兩人相視而笑，而且兩張臉龐的笑容都同樣甜膩、可愛、動人……

洛陽爲隋煬帝所建，隋書食貨志稱營建時「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又「往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遞送往返，首尾相屬者千里」。

洛陽又有「九朝都會是洛陽」之雅號，唐時，洛陽爲東部，宋時爲西京，而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隋及後唐等皆曾建都於此。

由於洛陽位於豫之西北，右掌虎牢關，左扼函谷關，北望孟津，南眈伊闕，握有四關之險，是中原要地，也是歷代兵家問鼎中原必爭之處。

洛陽是大地方，城內當然也是潛龍伏虎，隱異匿奇之地。。

這一天，天氣很好，岳小玉，鐵老鼠和小公主在陽光下進入洛陽城。

這時候，小公主已恢復本來面貌。

卿本佳人，她一回復女兒家身份，就變得更嬌俏更可人了。

岳小玉在路上不時望着她，而且不是望望便算，有時候簡直望得如痴如醉，若不是鐵老鼠把他叫醒，他可能眞的會「醉倒」在路上。

進入城內，鐵老鼠很快就遇上了「熟人」。

那是另一個偷兒，他叫蔡吉，年紀跟鐵老鼠差不多，扒竊功夫卻比鐵老鼠差了一半。

雖然差了一半，但已比其他偷兒高明得多。

像鐵老鼠那樣的偷兒，江湖上最多不會超過五個。

蔡吉一看見鐵老鼠，簡直比爛賭鬼看見賭場還更高興，一上來便首先叫了一聲：「師兄！」

「師兄？甚麼師兄？」鐵老鼠臉色一沉道：「我幾時有你這麼一個師弟了？」

蔡吉笑道：「你若不是我的師兄，就是我的師父！」

鐵老鼠哼一聲，道：「怎麼了，是不是又闖了禍？」

蔡吉搖搖頭，道：「沒有，沒有！自從兩年前給你老人家指點了幾手功夫，這兩年來每次出手，都十分順利，絕對沒有出過甚麼岔子。」（未完．卅二）

雙鷹神捕後傳

之二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囊中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屈少青和歐陽珠走離天柱山不久，雙鷹神捕就回山，知道雄獅帮之事，便派顧思南夫婦、夏雷帶領彭七、商衞、馮曉年、黃志柏到雄獅帮去調查案子……屈少青、歐陽珠回帮之後，堂主、香主等帮衆見少帮主無恙歸來都很高興，大表歡迎，提出改善計劃的建議，屈少青邊整頓、邊等候雙鷹神捕派人來調查事端，只是幾天時間，以前來爭帮主位置的青衣漢又來爭奪，雖然被他師父青袍客解圍，但雷凌峯也接踵而來爭奪，幸顧思南等人已及時將他趕走，揷手調查事端經過，屈少青將前後情況和帶他勘察父親練功秘室等地方……

無人證物證　查案顯棘手

「岷山三妖已被令尊殺死，而且是在十八年前的事，這不可能是他刻的！除非……」顧思南沉吟道：「除非凌辱令堂的人根本不是岷山三妖！」

屈少青說道：「這件事胡、應兩位總堂主都知道，確是岷山三妖那三個狗賊幹的！」

雲飛烟接問：「胡應兩位堂主親眼所見！」

「不是，他們是聽先父在事後說的。但他倆跟先父已有二三十年，家父沒理由騙他倆！」

雲飛烟道：「這可難說……」她到底是女子，有些話不大好意思開口。

屈少青道：「女俠有何高見？」

顧思南道：「假如這八個字的確是令尊所刻，那麼「岷山三妖」可能只是帮兇，眞正的兇手，另有其人！」

「既然如此，先父爲何不告訴胡應兩位堂主？」

「也許那人武功高，令尊沒有把握勝得了他，又怕給人恥笑，所以只好隱瞞眞相！」

屈少青搖頭道：「這可能性不大。」

「男人都有自尊，妻子被辱，丈夫不能保護，已是奇耻大辱，若連仇也不能報，你說心裏會有多窩囊？」夏雷接口答道：「小弟贊成顧兄的看法！」

屈少青皺眉道：「假如眞如兩位所推測，那人會是誰？」

「這便要咱們調查了！」雲飛烟道：「說不定殺死令尊就是此人！」

夏雷不由叫道：「不錯！你不是說令尊離家之前，神情好像有不安的跡象麼？且又表示非去不可！可能當年令尊的武功不如對方，便跟對方訂下決鬥的日期……唔，就是十八年後，去年令堂剛好故世十八年！」

屈少青也激動起來：「一定是這樣！這禽獸辱我娘親，殺我父親，我屈少青不報此仇，枉爲人！」

顧思南比較冷靜，他在石室裏邊打量邊沉思。半晌才喃喃地問道：「當年令尊回來，是否有受傷？」

「在下不知道，但等下可以詢問胡應兩位堂主！」

「那人除非有十足把握，否則又怎會答應令尊十八年再決鬥的道理？」

夏雷道：「一定是如此，也所以屈招雄才會在十八年後才赴約！」

「赴約只是咱們的推測！」

「但可能性很高，因爲他被殺的地方，是在洞庭湖中的龜蛇島上！我相信屈招雄不會是去那裏欣賞湖景，恰好遇上仇家才爆發大戰的！」

雲飛烟也同意夏雷的看法，但顧思南道：「我始終覺得這個推測跟事實有距離，而且這其中也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

夏雷道：「那些地方不合理！」

「假如凌辱朱蘭香的人武功遠比屈招雄高，他更該將自己平生絕技傳授給兒子，以便自己不敵時，兒子能爲父報仇！」顧思南看了屈少青一眼，沉吟的道：「除非……」

屈少青說道：「顧大俠，有話但說無妨！」

顧思南吸了一口氣，道：「除非閣下不是屈招雄所生！」

屈少青臉色一變，道：「此事我已問過帮中元老，甚至問過二娘，他們都一口咬定在下是先父跟先母的親生兒子！」

顧思南嘆了一口氣。「如此在下便更加難以解釋了！還有，令弟被他送到那裏學武治先天內傷，就算他一向不說，但在去年臨離家時也應該告訴你！」

屈少青低下頭思索，語氣十分緩慢地道：「如令在下也記起來，先父臨離家前，曾與在下談過，當時他似乎對在下不太信任……」

雲飛烟心頭一動，急道：「少帮主可否將當時的情況，仔細說一遍！」

屈少青邊回憶，邊將當日父親在書房跟自己所說的話，描述了一次，然後長嘆道：「這件事實在太複雜了！唉，我是他的兒子，他爲什麼不跟我說清楚！」

雲飛烟道：「這件事與他不將帮主之位傳給你實有關係！他要將帮主之位傳給令弟！」

屈少青蹲下身，痛苦地將頭臉埋在雙掌之中。顧思南輕咳一聲。「這八個字一定是令尊在練劍之後，心情激動才刻下的！這又證明一件事：『岷山三妖』不是凌辱朱蘭香的人，最低限度不是主兇！實際上另有其人，而屈招雄之死，一定與這個人有關！這是到此爲止，咱們所能確定的一點，只要能找到這個人，眞相料可以大白！」

屈少青忽然抬起頭來：「諸位一定要替在下，將此人揪出來！」

顧思南忙道：「這個自然！令尊雖然守口如瓶，但這八個字終還是透露了一些眞相！現在咱先回去找胡應兩位堂主！」

× × ×

應天源和胡駿一口咬定，當年屈招雄回來之後，身上毫無損傷，他只說朱蘭香受辱跳崖自盡，屈招雄殺死「岷山三妖」便回來。

雲飛烟問道：「屈帮主可有什麼異常的地方？」

應天源想了一陣，道：「帮主回來之後，足不出戶，把自己困在書房內，足足有一個月之久！」

顧思南發現一個疑點，忙問：「屈招雄說他夫婦被蒙汗藥迷倒？」

「不錯，他是這樣說。」

「岷山三妖既然垂涎朱蘭香的美色，他們爲何不趁屈招雄暈迷時，下手殺死他呢？」

應天源抓抓頭皮。「這是有點奇怪……當時咱們並無問他。」

胡駿嘆息道：「即使當時咱們發現疑點，也不敢問。怕引起帮主傷心！誰都知道帮主對夫人一往情深！」

夏雷說道：「屈招雄深愛妻子，這點咱們已經肯定，但屈夫人對他的感情又如何？」

「他倆是在江湖上認識，並肩行走江湖兩年才結合，婚後也常聯袂出外，直至產下少青兒子，屈夫人才不出外，她待帮主亦極盡溫柔！」

雲飛烟插腔問道：「屈夫人的相貌如何？」

應天源乾咳一聲，道：「她不但美麗，而且賢慧嫻淑！說句老實話，夫人之容貌絕不在女俠之下！」

雲飛烟粉臉微紅，道：「晚輩乃蒲柳之姿，豈敢與屈夫人相提並論？」

顧思南道：「屈少英一生下來，身體便有病？這是你們一早知道的，還是後來才聽屈招雄夫婦提及的？」

應天源與胡應想了一陣，道：「好像是在孩子的羌酌上，屈帮主說的！他一直

以來，眉宇之間都有憂鬱之色！」

雲飛烟再問一句：「應堂主口中的一直以來，是指由那個時候開始？」

應天源看了胡駿一眼，道：「老朽覺得，自從少青侄出生之後，帮主便鬱鬱寡歡。他以前很樂觀又健談，但自此之後，便變得非常沉默，甚至不喜見人。帮內有命令要頒發，很多時也只叫老朽跟胡堂主到他書房聽令，然後再替他轉達！」

顧思南三人聽了這些話之後，心中都泛上疑雲，依照胡應兩位堂主的描述，屈招雄之死，可能遠在屈少青出生時便已種下禍根。

夏雷又問：「屈少青出生之後，屈招雄可有出外？」

「有，但每次都很快便回來，而且都是爲了帮務而去的，老朽與胡堂主都會陪他去過！」

「朱蘭香便不會離開貴帮！」

「是的，直至出事的那一次，也就是當屈帮主將屈少英往送給人治傷後的一個月！」

「當時屈帮主可有言明，要去多久時間麼？」

胡駿道：「老朽還記得他說過，多則三月，少則一月，但結果帮主三個多月後才回來，並帶來了夫人的屍體，當時咱們都十分悲慟，準備風光大葬，但卻爲帮主所拒……」

夏雷急問：「這是什麼原因？」

「帮主就不希望有人打擾夫人，不過咱們常見到帮主在晚上去拜墓，甚至坐在墳前流淚，」胡駿嘆了一口氣：「像帮主這麼深情的男人，實在少見！」

一直坐在一旁不發一言的屈少青，忽然大聲叫道：「爲什麼？爲什麼爹在我出生之後，便鬱鬱寡歡？我一定要解開這個謎！」

雲飛烟道：「如果能夠跟白髮婆婆談談，相信裨益甚大！」

屈少青沉吟的道：「我試說服表妹看看！」

× × ×

屈少青果然能夠說服歐陽珠，帶他們到白髮婆婆隱居之所。這時候已靠近黃昏，附近本就沒有其他人家，只有歸飛的宿鳥，在樹上啁叫，益顯得寂靜。

夏雷道：「她可能不在家！」

「不，你看屋頂的烟囪還冒着烟，她一定在家！」屈少青道：「表妹，你快去拍門！」

歐陽珠道：「小妹可沒有把握，讓她見你們！」

雲飛烟道：「盡力而爲就行！」

歐陽珠上前拍門，片刻屋裏便傳來白髮婆婆的聲音：「誰呀？」

「婆婆是我，歐陽珠！請您開門，珠兒有事很跟你商量！」

白髮婆婆的聲音聽來十分冰冷。「你要進來，婆婆歡迎之至，不過你可得先將背後的人趕開，你知道婆婆一向不見臭男人！」

「婆婆，他們是來帮助珠兒和表哥的，請婆婆破一次例！」

白髮婆婆怒道：「你再囉嗦，連你也不見！」

雲飛烟忙道：「婆婆莫生氣，臭男人不進去，你讓我進去行不行？晚輩有幾句話問您。」

「你也叫他們臭男人！」

雲飛烟嘆息道：「男人有幾個是好東西的？」

「不錯不錯，男人都不是好東西！」一頓，白髮婆婆又怒道：「你分明是用話賺我，如果你討厭男人的，又怎會跟那些臭男人在一起？

雲飛烟不慌不忙地道：「婆婆難道不知道，明知男人不好，偏又不能撇掉他們，這才是最可悲的？」

白髮婆婆大表同情：「原來你的處境這般悲慘，他們欺侮你麼？是不是打你罵你？」

「打我罵我還好一點，最難受的是你對他好，他不對你好，偏偏你又不能與他分手！」

夏雷輕輕推推顧思南的後腰，顧思南明知妻子志在賺對方開門，故意沉着臉道：「你說完了沒有？」

白髮婆婆怒道：「這臭小子是你什麼人？」

「就是晚輩這個苦命女人的丈夫！」

「丈夫又怎樣？他待你不好，便不要他吧！男人可以休妻，難道女人不可以休夫麼？」

「晚輩何嘗不想跟他分手？奈何一嫁給他，便替他生下一個兒子！俗語說不看僧面看佛面，晚輩不想讓孩子沒有爹！」

白髮婆婆聞言深深慶幸當年自己沒有生孩子，當下深表同情地道：「孩子，你找婆婆什麼事？要不要替你出口氣？」

「出氣暫時不用，婆婆你先開門，晚輩才跟你商量！」雲飛烟擺出一副楚楚可憐的神態。

白髮婆婆道：「讓你進來也行，你得先替婆婆把那三個臭男人趕掉！婆婆最恨臭男人！」

雲飛烟連忙轉過身去，大聲喝道：「你們聽見沒有！還不給我滾！」她邊說邊向顧思南打眼色，因爲背向着門，所以不怕被白髮婆婆發現。

顧思南知妻莫若夫，故意冷笑一聲：「臭婆娘，且讓你得意一陣，等下你就知道我的厲害。」

話音剛落，大門「呀」地一聲拉開，白髮婆婆如鬼魅般，聳肩飛了出來，只一個起落，便擱在顧思南的身前。雲飛烟吃了一驚，忙道：「婆婆，你可憐晚輩，別讓晚輩的孩兒，剛出生便沒有爹爹！」

白髮婆婆冷哼一聲，道：「聽見沒有？你老婆對你多好，你自己摑兩巴掌，老身便放你離開。」

顧思南故意道：「你有什麼本領命令我？」

白髮婆婆頭上的白髮忽然倒豎起來，如被大風所吹，她緩緩舉起一掌，顧思南夫婦都吃了一驚，雲飛烟尖聲叫道：「婆婆！」

白髮婆婆手臂一橫，手掌向旁拍出，一股罡風自他掌中湧出，「呼」的一聲，掌風擊在旁邊一棵小樹上，但聞「喀嚓」一聲，那小樹自中折斷，斷枝被捲上半天高！

顧思南心頭吃了一驚，自忖難敵，何況自己只是與雲飛烟演戲給白髮婆婆看而已，是以臉色一變，揮手摑了自己兩巴，道：「婆婆饒命！」

白髮婆婆喝道：「你以後還敢虐待自己的妻子麼？」

「晚輩不敢了！」

「再敢欺侮女人，老身便打斷你的狗腿，滾！」

顧思南拉着夏雷和屈少青急忙展開輕功飛奔，白髮婆婆道：「你叫什麼名？婆婆替你報仇了。」

雲飛烟向她行了一禮，道：「多謝婆婆，晚輩雲飛烟。」

「進去談吧！」白髮婆婆推開木門，請雲飛烟和歐陽珠進內：「你倆隨便坐吧，緒兒，拿壺茶出來！」

歐陽珠訝然問道：「婆婆，你幾時收了個女傭？」

白髮婆婆呵呵笑道：「不是，她以前是婆婆的病人，路過來探我的。」

說着裏面走出一個穿白袍的女人，長髮披肩，袍裾寬闊，臉上白慘慘的，沒一絲血氣，看來十分僵硬，即使如今天色未黑，雲飛烟與歐陽珠目光一及，心底都冒起一股寒氣，就像是見到幽靈般。

那白袍女子將茶放在桌上，轉身欲走，雲飛烟家學淵源，她父親是武林第一易容大師雲千首，是以再一眼便看出那女子臉上戴着一張人皮面具，她心頭一動，問道：「姑娘貴姓芳名？」

「敝姓洪，洪水猛獸之洪，賤名倭緒，倭寇之倭，情緒之緒。」

歐陽珠脫口道：「這名好怪！」

洪倭緒住足淡淡地道：「姓名乃父母所賜，姑娘這樣說，敎人難受。」

歐陽珠忙道：「小妹一時失言，請姐姐原諒！」

白髮婆婆道：「緒兒，你坐下吧，大家都是女人！」

洪倭緒畧一猶疑，拉了一張櫈子在她背後坐下，白髮婆婆對雲飛烟道：「你可以說了。」

「婆婆，晚輩聽歐陽妹子說您在十八年前目擊雄獅帮帮主屈招雄擊殺『岷山三妖』，未知婆婆可否將當時的情況告訴晚輩？」

白髮婆婆微微一怔，反問：「你來找老身，便是爲了此事，你跟『岷山三妖』有何關係？」

「晚輩跟『岷山三妖』毫無關係，只是應歐陽妹子之請，來調查屈帮主的死因。」雲飛烟十分聰明，她不提是屈少青請她的，免得惹白髮婆婆生氣，可惜她未曾留意坐在白髮婆婆後面的洪倭緒，在聽了她的話後，嬌軀倏地震了一震。

白髮婆婆說道：「那麼你到底是什麼人？」

「晚輩素來在沈鷹門下辦事？」

「昔日江北神捕『神眼禿鷹』沈鷹？嘿嘿，你倒會騙人，沈鷹的門下會被人欺侮麼？」

「婆婆息怒，晚輩這樣做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婆婆大量，瞧在大家都是女人的份上，當能原諒晚輩！」

「哼！你這張嘴倒會說話！」

雲飛烟瞧她並非眞怒，便大着胆子道：「婆婆請說，日後晚輩定有所報。」

白髮婆婆想了一下，道：「唉，一眨眼已經十八年了，那年老身那個沒良心的傢伙，突然棄我而去，老身不甘心，一路跟踪……」

雲飛烟忍不住問道：「他是誰？」

「你好奇心未免太大，你到底要查屈招雄，還是要查那沒良心的東西？」

雲飛烟忙道：「對不起，請婆婆繼續說下去。」

「老身一直追至川貴邊境的金佛山下，被那沒良心的撇掉，於是四處找尋，剛進入一座樹林，便聽見裏面有人道：『屈某今日特來借三位的首級用用。』老身一聽便知裏面有高手，是以連忙匿在一棵大樹後，悄悄探頭偷窺。

「只見林中有四個人，其中一個，相貌堂堂，手提一柄劍，另外那三個一望便知非我族類，但手上握的却是中原常見的單刀，其中一個道：『咱們岷山三妖，跟你們雄獅帮可沒有過節，你苦苦追趕咱們三兄弟數百里，到底是因爲何事？』老身這才知道這那姓屈的漢人是雄獅帮帮主屈招雄！」

雲飛烟插腔問道：「婆婆之前未曾見過屈帮主？」

「只聞名而不曾見過，」白髮婆婆續說下去。「屈招雄哈哈笑道：『江湖上殺人之事，無日不發生，難道都要講原因，你們三人作惡多端，死在屈某劍下一點也不寃！』

「那三妖說聲咱們也不是好欺侮的，便將屈招雄圍住，四人便打將起來。

「屈招雄果然不愧是一帮之主，以一敵三，毫不畏懼，大約鬥了二百多回合，便逐一將三妖結果了，然後割下三妖的首級離開，老身却因此而找不到那沒良心的東西！事情經過就是這麼簡單。」

雲飛烟再問一句：「婆婆記得清楚，屈招雄只說過那麼幾句話？」

白髮婆婆想了一下，道：「老身記性素來不壞，相信沒有記漏，除非是幾句無關重要的！」

「他有沒有提及他妻子的事？屈招雄的妻子叫朱蘭香！」

白髮婆婆一怔，問道：「屈招雄的妻子跟岷山三妖有什麼關係？」

雲飛烟因洪倭緒在場，欲言又止，洪倭緒似乎十分聰明，及時長身，道：「婆婆，緒兒去摘幾棵菜。」說着翻身進內去了。

雲飛烟過了一忽才道：「據屈招雄回雄獅帮後所述，他妻子朱蘭香是因遭岷山三妖凌辱，然後跳崖自盡的！」

歐陽珠插腔道：「姨丈說他倆夫婦都着了三妖的蒙汗藥而暈迷。」

白髮婆婆搖搖頭道：「不合理，你們聽錯了吧？要不就是你們所調查的人，故意揑造事實來騙你們，假如屈招雄夫婦被迷倒，屈招雄跟三妖對陣時，自然會提出來，而三妖也不會說出跟他沒有過節的話來。」

雲飛烟道：「婆婆也覺得不合理是不是？所以咱們才來問你。」她頓了一頓，又道：「婆婆不覺得這是屈招雄故意騙帮

中之人的麼？」

白髮婆婆睜大了雙眼，反問：「他爲何要騙手下？」

「晚輩大胆假說，凌辱朱蘭香的是另有其人，屈招雄沒法殺死那人，所以只好隨便殺幾個人回去交差，面子上比較好過，是不是？」

「這也有可能，但他爲何要宣稱朱蘭香是遭凌辱，後來才跳崖自盡的？」

雲飛烟心頭一跳，半晌說不出話來，這個問題也一直沒有想到，但朱蘭香曾受凌辱，此事料不假，因爲雄獅谷裏山洞石室之內，牆上刻着那八個字：辱妻之仇，不能不報！

根據屈少青所述，那石室連他自己也不知道，而雄獅谷帮內的人也不能隨便闖入，那是屈招雄的練功密室，當無疑問。

雲飛烟越想心中疑雲越盛，幾個謎團在心中翻騰，糾纏在一起，千頭萬緒，不知該由何處開始抽剝。

白髮婆婆道：「老身所知道的只是這些，至於那個朱蘭香，老身未曾見過，如果是老身，要跳崖也得在殺死那些臭男人之後才跳！」

「以後您也未再見過屈招雄？」

白髮婆婆搖搖頭，道：「後來老身隱身於此，與雄獅帮雖然咫尺相近，但從未再見過他。」

「婆婆覺得他武功如何？」

白髮婆婆毫不猶豫地道：「以當時的武功來論，他肯定在老身之上，允稱武林一流高手，已無疑問。」

雲飛烟眉頭一皺，喃喃地道：「那人看來武功遠在屈招雄之上，他是誰？」

白髮婆婆問道：「你說的他是誰？」一頓又道：「你倆今晚留下來吃飯，陪婆婆說話吧，珠兒，你不是想學老身的醫術麼？」

雲飛烟生怕顧思南他們會担心，正在猶疑，白髮婆婆已朝內喊叫道：「緒兒，你多下兩把米吧，緒兒……咦，她去了那裏？」

× × ×

洪倭緒在牆後聽了一半，便悄悄拍開後窗，縱身跳了出去，她站在樹林中發怔，不一刻嬌軀忽然亂抖起來，也不知過了多久才慢慢走動，忽然她好像受驚的兔子般，倏地拔身而起，落在一棵大樹上。

原來顧思南等三人走了一程，便又慢慢向白髮婆婆的居所走回去，他們害怕被她發覺，所以繞了半圈，向屋子的後方前進。

剛踏進樹林，忽然見到一道白影一晃即沒，顧思南輕聲問道：「少帮主，白髮婆婆是否獨居？」

「是的，她脾氣古怪，也無人肯跟她住在一起。」

「剛才那個白影你們可有看見。」

夏雷道：「小弟也有所覺，此人不知是誰？咱們搜一搜！」

顧思南道：「咱們分頭搜索，有所發現時，立即發聲示警！」他首先向左邊掠去，夏雷仍向前行，屈少青則走向右首。

夏雷橫刀在手，邊走邊看，一陣夜風吹過，樹枝婆娑，發出沙沙聲，他下意識地抬頭望去，忽見一道白影掠空，飛向另一棵樹！

夏雷大喝一聲，拔空而起，一刀向白影後背劈去！

那白影正是洪倭緒，只見她蜂腰一晃，已落足在另一根樹枝上，但聞「喀嘶」一聲，夏雷寶刀過處，已砍下一根樹枝。

洪倭緒一回身，一對白袖齊出，掃向夏雷的臉門，夏雷手腕一翻，寶刀掃開袖管，但袖管乃柔軟之物，寶刀未有傷其分毫。

洪倭緒的白袖如大白蛇般，凌空一個翻身，袖管又至夏雷的門面，夏雷以快刀出名，但兵器始終沒有袖管的靈活，收刀回護不及，被迫落樹枝。

他身子急墜，但仍不甘心，右手寶刀一揮，刀尖剁在樹幹上，左臂凌空一劃，身子借力再度騰上，這幾下動作乾淨俐落，也充份顯露出其靈敏的反應，眞不愧有「飛雁」之外號。

可是洪倭緒又換了一個方向，她臉上毫無表情，彷彿夏雷這幾手，在其眼中不過爾爾。「我與你無寃無仇，你見面便動刀動槍，算是什麼？」

夏雷微微一怔，道：「你鬼鬼祟祟在這裏何幹？」

洪倭緒語氣冰冷地反問：「我是白髮婆婆的病人，你才是鬼鬼祟祟，趕快離開，婆婆最恨男人！」她一語旣畢，凌空飄飛，白袍飛揚，秀髮揚起，狀似仙女下凡，只可惜她那張臉，實在太難看。

夏雷呆了一呆，心中也覺得自己有點魯莽，又覺她無惡意，便停步不追。

洪倭緒向右掠去，樹後忽然閃出一個人來，喝道：「住步！」

洪倭緒充耳不聞，那人也及時退後，仍然攔在洪倭緒身前。「讓開！」

「站住，別以爲我屈少青是好欺侮的人！」

洪倭緒倏地立定，就像是根木樁栽在那裏，她雙眼神光大盛，右臂微微舉起，袖管無風自動，屈少青見狀吃了一驚，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澀聲道：「你是人還是鬼？」

這時候天色已黑，黑暗的樹林中，突然冒出這模樣的一個人來，也難怪屈少青心裏疑惑！

洪倭緒忽然輕聲笑了起來，笑聲十分古怪，令人難測其內心之喜怒哀樂。「你說我是人還是鬼？」

屈少青又退了一步，囁嚅地道：「你……是人，爲什麼扮成這個樣子？」

「你剛才說你是叫什麼名字？」

屈少青再退了半步，忽然意識到此乃懦夫的行爲，當下挺一挺胸，道：「在下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屈少青是也！」

洪倭緒忽然尖聲問道：「屈招雄是你什麼人？」

「正是先父？你跟先父有仇？」

洪倭緒雙眼神光一變，道：「我欠了你父親的債，但你却欠了我的債！」

屈少青見她向自己走過來，忙道：「你……瘋了麼？」我又不認識你，怎會欠你的債？」

一語未畢，洪倭緒已迫至身前，雙袖一展，已將屈少青籠住，屈少青慌忙揮劍亂刺，洪倭緒冷笑一聲：「屈招雄一生英

雄，想不到教了個膿包！你看你這招『寒梅斜生』使成什麼樣子！」

屈少青本來習的是胡駿的劍法和應天源的刀法，乍學父親遺下秘笈上的武功，在此時候，自自然然使了出來，可是他一直獨自練習，完全沒有對陣經驗，心慌意亂使來的確章法大亂。

屈少青怕吃洪倭緒耻笑，心頭怒意一生，胆氣稍壯，劍法一變，使出胡駿的看家本領，果然順手很多，不料洪倭緒仍將他劍法叫了出來：「沒出息，胡駿那幾手破劍法，也能拿出來唬人麼？」

屈少青剛升起的兩分勇氣，刹那間又消失得無影無踪，手脚一慢，洪倭緒袖管過處，已纏住長劍，在屈少青未發力之前，向旁一扯，長劍便應聲飛出！

屈少雷向後一跳，喝道：「你……你到底是誰？我跟你無寃無仇……」話音未落，洪倭緒左袖過處，已將屈少青拉倒在地上，一脚踏在他胸膛上。

屈少青臉無人色，叫道：「顧兄夏兄快來！」

「小畜生，如果不是你，我又怎會受了這許多年的委曲！」

屈少青見她雙眼露出瘋狂之色，心頭更爲驚駭，結結巴巴地道：「你說什麼我根本聽不懂……你認錯了人吧？快放我起來……」

「只要你自認是屈招雄的兒子便沒錯了！」

「你到底爲何要殺我，你不說，我死不瞑目！」

「我也不想殺你……到底你是……但你不死又不行……」

屈少青大聲叫道：「爲什麼？爲什麼我不死不行？」

洪倭緒忽然泣啜道：「等你死了之後……我……自然會告訴你！」

「放屁！我死了之後，還知道什麼？」屈少青在此生死存亡之際，極力掙扎起來。「快放開我！」

洪倭緒冷哼一聲，不再說話，她脚底漸漸增加力量，屈少青只覺胸口被重鉛所壓，呼吸難暢，胸膛又脹又痛，連臉也漲紅了，他自知死神已降臨，可是實在不甘心就此撒手寰宇，張口欲呼，却叫不出聲來。

洪倭緒聲音忽然變得十分溫柔。「你再忍一忍，很快便脫離苦海了！」

話音剛落，背後忽然有人喝道：「妖婦，吃我一刀！」刀聲呼呼，令人震慄。洪倭緒不敢怠慢，收脚跳開，一回頭，正是夏雷。

「你纏住我幹什麼？」

夏雷道：「你無故逞兇，難道我管不得！」

與他同時竄出來的，尚有顧思南，他先去看望屈少青，然後回過身來，堵住另一端。

洪倭緒雙脚一錯，如流水行雲般，橫掠丈七，一俯身，拾起屈少青那柄劍，再擰腰揮臂，長劍已格開夏雷的刀，右袖一展，急拂顧思南面門。

顧思南這幾年在山上苦練，武功大有進展，只見他一低頭，反撞進對方的懷內，寶刀直豎，向下一拉，這一招兇險辛辣之至！

洪倭緒嬌軀一晃，退後幾步，左手劍回過來，斜削顧思南的肩頭。

夏雷見她輕功了得，精神一振，揮刀快攻，道：「顧兄請截住她背後！」

洪倭緒左手長劍委實了得，變化萬千，加上右袖緊密配合，迫得顧思南與夏雷無法分開，如此一來兩人的威力便無從發揮。

顧思南到底經驗比較豐富，忙說道：「夏兄快跳開，繞至其後，小弟先來抵擋她！」

夏雷應了一聲，立即抽身後退，顧思南拚命揮刀抵擋洪倭緒的攻勢。洪倭緒忽然叫道：「婆婆，這三個臭男人欺侮我，快救我！」

夏雷剛好退後，聞言下意識地轉頭後望，而顧思南手中刀也不期然慢了一慢，洪倭緒忽然一個倒縱，向後掠去。

夏雷大叫道：「妖婦使詐，莫讓她逃走！」

話音剛落，洪倭緒突將手中長劍拋出，向顧思南射去，夏雷揮刀繞路追前，洪倭緒把手一揚，叫道：「看暗器！」

黑暗中但聞有「刷刷」之聲，夏雷不敢大意，立即歪步斜閃，匿在一棵大樹後，鼻端嗅到一股泥土氣味，不由跺足道：「咱們又中計了！」探身出去，已不見洪倭緒的踪影。

顧思南道：「夏兄請看住少帮主，小弟且追一程！」

他展開輕功掠前，一口氣奔出樹林，洪倭緒早已鴻飛冥冥！他嘆了一口氣，只好由原路回去。

夏雷早已扶起屈少青，顧思南問道：「這妖婦爲何要殺你？」

屈少青苦着臉道：「小弟也給她弄糊塗了，咱們回去再說吧！」

三人繞至屋前，聽見裏面有人聲，知道雲飛烟和歐陽珠尚未回去，心頭稍鬆，顧思南示意屈少青去叫門，屈少青振作精神叫道：「表妹，婆婆請開門！」

白髮婆婆的聲音自屋裏傳出來。「你還未滾麼？」

屈少青道：「婆婆，晚輩給人打傷，請您高抬貴手，賜點靈藥！」

歐陽珠問道：「表哥，是誰將你打傷的？」

「不知道，是個穿白袍的女子，臉孔十分難看……」

白髮婆婆把門打開，忙問道：「緒兒呢？」

「緒兒是誰？」

「就是你說是那個女人！」

「剛才幸好顧兄夏兄來救，她跑了！不知去那裏！」屈少青道：「嗯，對啦她好像認識您，還拿您的名頭嚇唬咱們！」

白髮婆婆瞪了他一眼。「廢話！緒兒爲什麼會將你打傷？」

「晚輩一報上自己的名，她便向我施殺手！」

歐陽珠連忙道：「婆婆先讓他們進來吧！」

白髮婆婆沉吟道：「他們只准在廳上。還有，上廳之前，要先解下靴子！」

夏雷心中有氣，不過有求於人，只好

按捺住。三人解靴上廳，白髮婆婆進內拿藥，顧思南輕聲問道：「歐陽姑娘，內子走了麼？」

「婆婆叫雲姐姐到灶房煮飯！」

未幾，白髮婆婆取藥出來，道：「解開上衣讓老身看看！」

屈少青依言解開上衣，只見胸膛上現出一個清晰的鞋印，白髮婆婆先用藥酒替他推拿，邊問道：「緒兒這丫頭一向文靜，爲何會對你施此辣手？」

「晚輩也不知道，她說晚輩欠了她的債，要晚輩還給她！但晚輩根本不認識她的！」

顧思南插腔道：「她臉上戴着人皮面具，你怎知不認識她？」

「她不管有沒有戴面具？總是女人吧？我根本沒跟女人有任何關係，又怎會欠她的債！」

白髮婆婆替他推拿之後，又爲他敷藥，道：「你且將經過說給婆婆聽。」

屈少青一口氣將剛才的情況說了一遍，雲飛烟恰好煮好飯，把飯菜捧了出來。白髮婆婆道：「咱們邊吃邊談，但今晚沒煮你們三人的飯……」

顧思南忙道：「婆婆不用客氣，咱們不餓！」

雲飛烟抿嘴一笑，白髮婆婆道：「就算你們肚子餓，也沒得吃！」顧思南三人相顧苦笑，眼睜睜望着三個女人吃飯。

雲飛烟道：「少帮主，你剛才說，洪倭緒兩番指出你的劍法招式？」

「是的，晚輩也十分奇怪，他與先父似乎甚爲熟悉！」

「不是令尊！而是對貴帮的一切都熟，否則她又怎會知道胡駿此人？而且一眼便看出你使的是胡駿的劍法？」

屈少青抓抓頭皮，喃喃地道：「那妖婦到底是誰。對啦，她還說她欠了先父之債，而我則欠她的債，如果不是因爲我，她也不用受了這許多年的委曲！」

「眞的？」雲飛烟雙眼放出異采，但隨即又隱去。「她還說了什麼？」

「她說的話，我剛才都已全說了！」

雲飛烟放下碗筷，皺着秀眉，苦苦思索，顧思南看着她，問道：「飛烟，你有何發現？」

雲飛烟轉頭問白髮婆婆。「婆婆，你說她是您的病人，那是多久的事？」

「十多年囉了！」

「婆婆記得確實日子麼？」

白髮婆婆想了一陣，道：「大概十三四年了吧，當年老身到天目山採藥，見她在山裏生活，愁眉苦臉的，老身動了惻隱之心，主動跟她搭訕，因爲老身見她面黃肌瘦，知道她內腑受了重傷，後來便替她治病，還發現她肋骨曾斷，後來續回，却因接得不好，對身體和行動都有所影响，是以勸她跟老身來這裏醫治，足足醫了一年，她才痊瘉！」

顧思南問道：「婆婆，她一開始便告訴您，她叫洪倭緒？」

「不錯，當時老身也覺得奇怪，不過知道她身世淒涼，不敢多問！」

夏雷道：「她一個人，怎會在山中生活？」

「她說因爲丈夫在外面拈花惹草，所以，她在半夜，將丈夫殺掉，逃出夫家，却讓夫家的人，一直追至山中，她失足由山上跌下，只因半途幾番受石縫中的小樹阻擋，所以跌到谷中，才不致死。她夫家的人，以爲她必死，便收隊回去了，以後她因爲身上受了重傷，十成武功只剩得一成，所以一直躲在山中，一年後才遇到老身。」

雲飛烟問道：「婆婆，你會相信她的話？」

白髮婆婆怒道：「她又不是男人，老身爲何不相信她？」看來她因受男人之騙，因而對男人有極大的偏見。

雲飛烟不好駁斥，忙改個話題。「洪倭緒的眞面目，婆婆一定見過！」

「老身見到她時，她已是這副模樣，老身也十分好奇，想看看她的眞面目，所以有一次趁替她治病時，下了迷藥，掀開她的面具看了幾眼。嘿，也難怪她要戴面具！」

夏雷脫口道：「她面貌很醜陋？」

白髮婆婆怒道：「你們男人沒一個是好東西，沒一個不好色！」

夏雷被她罵到莫名其妙，訕訕地道：「那婆婆那句話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不好？誰讓他插腔？她的面貌其實不錯，不過比老身年輕時差多了，而且臉上有許多疤痕！」

顧思南三人都覺得好笑，拚命忍住，不敢露出一絲笑意，雲飛烟和歐陽珠何嘗不是如此，白髮婆婆瞪了歐陽珠一眼。「珠兒，你笑老身？」

歐陽珠忙道：「晚輩怎敢笑婆婆？不過比婆婆差多的人，面貌也不會差到那裏去！」

白髮婆婆臉色稍寬，頷首道：「你說得不錯，想老身年輕時，的確是個大美人，只是那沒良心的東西不懂欣賞？」

夏雷再也忍不住，哈哈笑道：「婆婆，他的眼睛一定是讓狗吃掉了！」

白髮婆婆一掌掃出，幸而夏雷輕功了得，立即倒飛落天井，詫聲問道：「婆婆，晚輩說錯麼？」

「你分明在笑老身！」

夏雷道：「晚輩不是笑婆婆，而是替婆婆可惜……」

「可惜什麼？老身要你同情！你不說個清楚，便敎你葬身此處！」

夏雷訕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婆婆您又何必生氣，晚輩可惜婆婆遇人不淑……」

「住口！你這不是諷刺老身雙眼被狗吃掉？」

夏雷覺得此嫗實在不可理喻，不由也有怒意，道：「婆婆，這樣敎晚輩如何解釋？」

「好好，老身就聽你解釋！」白髮婆婆放下碗筷，站了起來，大有假如夏雷的解釋不能令她滿意的話，便要動手之勢。

雲飛烟忙道：「婆婆，他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諷刺您！」

「什麼？連你也替他說話？都給老身滾吧！」白髮婆婆怒氣冲冲地拉開大門，道：「老身數十聲，你們不離開，便莫怪老身不客氣！」

雲飛烟見沒有轉圜的餘地，只好長身

施禮道：「多謝婆婆替咱們澄清了幾件事，異日經過再登門致謝，後會有期！」

白髮婆婆厲聲道：「你們再來，老身便打斷你們雙腿！」她望着歐陽珠的後背，忽然神態一歛，柔聲的道：「珠兒，你有空要來看婆婆，婆婆把醫術傾囊傳授與你！」

歐陽珠連忙致謝一番，才與雲飛烟等人離去，白髮婆婆望着夜色，挺立如石像，良久才喃喃地道：「我又發什麼脾氣，長夜孤燈，多幾個後生小輩陪伴不好麼？也勝似日夕對着那些草藥！唉，都是那沒良心的不好，他如果不是薄倖，老身如今也兒孫滿堂了……」她無力地將木門關上，上了廳也不收拾，便走進寢室。

剛跨進房裏，忽然她警覺地跳了出來，厲聲道：「你們還敢回來？老身殺人從來都不眨眼！」

外面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婆婆是我。」

「是緒兒？快進來！」

俄頃，只見屋頂上跳下一個白袍女子，正是洪倭緒。「緒兒，你去那裏！你爲什麼要殺屈少青那小子，他可是婆婆最疼愛的珠兒的未婚夫！」

洪倭緒嘆了一口氣：「婆婆，我還未吃飯！」

「來，坐下一起吃吧，老身也未吃飽！」白髮婆婆的態度跟剛才完全不一樣，熱情地拉着她坐下。「快坐下，咱邊吃邊談！」

× × ×

顧思南五人漏夜趕路，由於屈少青受傷，顧思南及夏雷須輪流扶他，影响了速度，返回雄獅帮已經天亮。

應天源正在巡邏，見他們天亮即回，只道有了重要的發現，連忙迎了上去，屈少青急道：「應堂主你來得正好，咱們餓死了，快吩咐厨子煮頓好的！」

應天源向手下交代了兩句，未待他開口，雲飛烟已道：「應堂主等下有空，請到廳上來，咱們有事跟你商量！」

應天源道：「老朽巡視一下即來！」他帶人匆匆而去。

衆人到廳裏，歐陽珠先扶屈少青進房休息，顧思南見蔣香主在旁邊，忙問：「蔣香主，請問在下那幾個弟兄可有消息回來？」

蔣香主恭聲道：「還沒有。」

說着應天源進來了，他拉了一張櫈子坐下，道：「女俠有何事跟老朽商量？」

雲飛烟先將屈少青被洪倭緒迫殺的經過說了一遍，胡駿剛至，聞言脫口道：「她認得老朽的劍法？奇怪！」

應天源轉首問道：「老胡，你可有這樣的仇家？」

「武功較高的女人，除飛虎寨的押寨夫人及龍鳳帮的白鳳外，老朽可想不起還有誰熟悉老朽的劍法！」

應天源道：「紅衣娘子使的是雙刀，白鳳使的是長鞭，看來都不像！」

胡駿苦笑說道：「所以老朽也覺得奇怪！」

顧思南道：「兵器可以更換，問題是這兩人，現在尙在否？」

應天源道：「當然還在，而且紅衣娘子智勇雙全，飛虎寨缺少不了她，龍鳳帮是由田氏兄妹創辦的，白鳳便是那位妹妹，龍鳳帮少了白鳳也不能叫龍鳳帮了！」

夏雷道：「這樣說來，洪倭緒絕對不是這兩個人，除此之外，眞的沒有別人麼？而且她還熟悉屈招雄的武功！」

應天源沉吟道：「老朽眞的想不起來，屈帮主極少與女人來往！」

雲飛烟道：「朱蘭香可是使劍？」

胡駿道：「是的，她是雷音庵鐵拐神尼的俗家弟子，鐵拐神尼年輕時是用劍的，後來跛了一條腿，須持拐行動，才改練拐法！」

雲飛烟再問：「她使的是右手劍還是左手劍？」

胡駿和應天源同聲齊答道：「是右手劍！」

雲飛烟說道：「這樣說，又不會是她了！」

顧思南脫口道：「飛烟妳懷疑她是朱蘭香？」

「是的，我的確懷疑她是朱蘭香！」

胡駿道：「朱蘭香早已死了，而且已經死了十八年，女俠怎會思疑她？」

「只有她才最熟悉你們的武功！」

「不會的，她已經死了！」

雲飛烟道：「你們不是說她臉目難辨麼？也許這是屈招雄故意佈下的！」

應天源道：「雲女俠對于查案雖然有經驗，老朽也十分佩服，但老朽不相信，屈帮主會爲他佈下的假屍，痛哭流涕，坐在墳前不飲不食，那種悲痛傷心，可不是可以假扮出來的！」

胡駿接道：「應兄說得對，咱們也陪他流了不少淚，說那不是屈夫人的屍體，打死咱們也不相信！」

雲飛烟不由沒話可說，良久才道：「假如洪倭緒不是朱蘭香，那會是誰？她爲何會對屈少青說那種令人費解的話？」

應天源道：「就算她是屈夫人，也不會說出少青侄欠她的債，而且她也沒欠屈帮主的債！」

雲飛烟道：「我相信其中必有原因，不過咱們還未勘破其關鍵，除非她是個瘋子！」

顧思南道：「我看她不是瘋子，否則白髮婆婆一定會提及！」

說着下人已送上早飯，衆人昨晚沒吃，又連夜趕路，也不客氣，據桌而吃，才吃了一半，馮曉年和商衛忽然滿頭大汗地跑回來，夏雷喜道：「查到雷凌峯的下落啦？」

「是的，咱們找到他們了，就在此雪峯山裏！」

胡駿問道：「離此有多遠？」

一直越過幾座山峯，那裏只有幾間暫時搭蓋的草棚，他們可不一定會留在那裏！」商衛抹一抹臉上的汗，雙手在身上揩抹一下，抓起一個饅頭便往嘴裏塞去，語氣含糊地道：「所以咱們要趕快去，要不他們可能會溜掉！」

顧思南道：「你可知道他們有多少個人？」

「大約三四十個，不過以小弟看，那三四十個人，可抵得雄獅帮一百個！」

（未完・六）

新派武俠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天壤一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管秋霜等人正和朱九通比鬥之時，姜太公暗中相助，使祭起的神劍威力更盛，嚇得朱九通一干人等全逃去無踪……姜太公要凌千青、管秋霜兩人同到仙女廟中，要朱九通把落在仙女廟中的霍天生、卓一絶、沈大娘等人放走，凌、管兩人帶着姜太公的竹符令去見朱九通，朱九通見到符令大驚失色，忙去找斗姆商量，斗姆不願放人，却相約在重陽佳節時在五老峯和姜太公相會，凌、管兩人趕回去向姜太公稟告……此時，沈若華、田玉燕、畢秋雲已拜姜太公爲師，姜太公見凌、管兩人回來，料知朱九通不願放人，心中早想好如何應付重陽節之約……

救回聶小香

沈若華朝畢秋雲走去，說道：「二妹，妳自己想相親是不是？那好，你快去相呀！」

一把拉着畢秋雲朝凌千青身邊推去。

畢秋雲順勢也把沈若華朝凌千青身邊推，口中說道：「妳是大姐，自然該妳先相親了。」

兩位姑娘拉拉扯扯的都希望把對方推到凌千青身上去，但這一拉一推，兩個人都立不住，身子一歪，一齊朝凌千青身上撞了上去。

凌千青給田玉燕一說，也不禁俊臉發熱，本來她們姑娘家互相笑謔，自己不該多嘴的了。

這時眼看兩人跌跌撞撞朝自己撞來，他如果不及時出手，兩個姑娘就會一齊跌了下去，這就雙手一伸，把兩人一齊攔住，說道：「好了，妳們別開玩笑了。」

他這一攔，兩個姑娘同時撞了他的懷裏，直羞得兩人兩張粉臉漲得像大紅緞子一般，各自站住。

一片喜洋洋

沈若華羞急的嗔道：「都是妳……」

畢秋雲道：「難道妳心裏不想麼？」

沈若華道：「妳還要說？妳才想呢！」又要朝她撲去。

畢秋雲嬌笑着雙手作勢，說道：「妳敢過來！」

「妳們幾個女娃兒快別吵了！」左首廂房之中忽然傳出姜太公的聲音說道：「這一鬧，把妳們老夫子都給吵醒了。」

田玉燕咦道：「老夫子，你幾時回來的呢？」

姜太公笑道：「我一直就在房裏睡覺，又沒出去，何用回來？」他不待她們說話，接下道：「凌老弟，有一件事，非你去趟不可。」

凌千青道：「老人家但請吩咐。」

姜太公道：「你從這裏去，到三汊河路旁去等着。」

凌千青道：「晚輩到了三汊河，又要做什麼呢？」

姜太公道：「那裏有一棵大樟樹，你在樹底下站着就好。」

凌千青道：「晚輩只要站在樹底下，就沒事了麼？」

姜太公道：「該當如何，那是你的事了。」

管秋霜道：「凌大哥，我也去。」

姜太公說道：「妳們在這裏等着就是了。」

凌千青道：「晚輩這就去。」

轉身走出茅屋，一路奔行而去。

朴樹灣離三汊河不過一、二十里路，自然很快就趕到了。

這時候夜色已濃，大路臨江，烟波浩渺。

三汊河是一個小鎭集，集外大路邊，果然有一棵大樟樹，覆蓋如傘，樹葉十分茂盛。

凌千青找到這棵樹下，遊目四顧，不見一個人影，這時已是初更時分，小鎭集上的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這時候早就進入夢鄕久矣！

這時候出來活動的人，當然是夜行人了。

凌千青不知道姜老夫子要自己到這裏來等的究竟是什麼人，究竟有什麼事，但他相信姜老夫子說的話，今晚，這大樟樹下，一定會有事情。

他目光一瞥，正好樹下靠樹身有着幾方大石，那是給行人歇脚的，他走到大石前，坐了下來。

就在此時，瞥見遠處正有兩條人影，在大路上出現，一路奔行而來。

人影漸漸近了，凌千青已可分辨得出來人身形苗條，似是兩個女子，心中暗自忖道：姜老人家要自己等的，會不會就是這兩個人呢？

心念一動，不覺一吸眞氣，身形往上拔起，一下隱入枝葉之中。

兩條人影漸漸奔近，到了大樟樹下，便自停住。

那是兩個面上蒙着黑布的姑娘家，因爲她們面上蒙了黑布，所以看不清她們的面貌。

兩個姑娘在樹下停步之後，目光不住的向四下迴顧，似是十分焦急模樣。

只聽其中一個口中輕「咦」一聲，低低的道：「那位老人家明明是說，只要把妳護送到這裏，自會有人前來接應，怎麼會不見人的呢？」

她這一開口，凌千青聽出來了，這說話的竟是黑衣魔女何眞眞！

她是有一位老人家叫她護送另一個姑娘到這裏來的。

她口中的「那位老人家」，莫非就是姜老人家？

只見另一個姑娘忽然朝何眞眞盈盈拜了下去，咽聲說道：「何師叔……」

何眞眞「哎」了一聲，說道：「我和妳說過，從現在起，妳不准再叫我師叔了。小妹子，我們以姐妹論交，妳只要叫我一聲姐姐就好。」她伸手去拉着她。

另一個姑娘雖黑布蒙面，但她雙肩聳動，好像哭了，咽聲道：「姐姐，你冒着大不韙，把我救出來，小妹終身感激不盡，妳快回去吧，我在這裏等着好了。」

凌千青聽得心裏猛然一震，暗道：會是聶小香？

只聽何眞眞道：「那怎麼成？這裏離仙女廟極近，有我陪着妳，就算有人追來了，還不要緊……」

她話沒有說完，凌千青已經一躍而下，叫道：「眞眞……」

何眞眞倏地回過身來，口中喝道：「什麼人？」嗆！一道青虹應手而出，朝凌千青身前劃去。

凌千青連忙後退一步，叫道：「眞眞，是我！」

聶小香已經聽出是凌千青的聲音了。此時夜色已深，她功力較差，自然看不淸面貌，但凌千青的聲音，是她永生永世也不會忘記的，她聲音入耳，喜極叫道：「姐姐，是他……是……是……凌郎……」

何眞眞也聽出來了，鳳目一凝，急忙撤劍，叫道：「是你，凌大哥，你什麼時候來的？」

凌千青含笑說道：「我是奉姜老人家之命，到大樟樹下等人來的，不知來的會是妳們兩個。」

何眞眞說道：「你來了就好了，我把小妹子聶小香交給妳了，我還得趕回去，哦……」

她忽然「哦」了一聲，從身邊解下一柄長劍，說道：「這是鎭山劍，本來是你的，你也收回過去，劍歸原主，人……也歸原主了，我總算替你做到了兩件事，我……我的心願……已了……」

凌千青並沒伸手去接，手掌輕輕一推，感激的道：「眞眞，妳對我的一番情意，我很感激，我有師門的青藤劍了，這柄劍，就算我送給妳的，妳收着吧！」

何眞眞一手揭下蒙面黑布，她臉上隱有淚水，但却笑了。點着頭道：「大哥，你的劍，我自然要，我縱然沒有和你在一起，但有你的劍伴着我，也可以聊勝於無了。」

說着果然把鎭山劍欣然的佩到身邊，但目中却含了晶瑩的淚水，盈盈欲墮。

凌千青乘機跨上一步，一手握住了她的柔荑，誠懇的說道：「眞眞，妳是個明白人，江湖上人，分爲黑白兩道，正與邪，妳應該分得清，我和令師姐有殺父之仇，本來這是一人一家的私事，但令師好像老羞成怒，邀約了昔年魔頭，大有和正派人士來一次算總帳的意思，目前或許勢均力敵，勝負未分；但自古以來，邪不勝正，這一點，妳一定要相信，妳是個好女子，應該潔身自好，千萬不可淌入這場渾水之中……」

何眞眞兩行淚水突然掛了下來，她任由他握着自己的手，點點頭道：「大哥，我知道，只是你一番好意，我却無法接受，仙女廟逃去了一個聶小香，還不算重要，若是叛走了我何眞眞，那還得了？我是師父一手扶養長大的，師恩如山，雖然我……我一顆心已經非君莫屬，但我這一個人是師父的，我無法兩全。大哥，你帶着小香回去吧，我……我們是無法……」

她忽然泣不成聲，輕輕掙脫凌千青的手，咽聲道：「大哥，你們保重，我要走了，你……我到了無法兩全的時候，我會

有自處之道的……」

話聲一落，一個轉身，急奔而去。

凌千青目送她身形遠去，漸漸消失，一個人猶怔立當場。

聶小香一手扯去了蒙面黑布，低低的叫道：「凌……郎……」

凌千青聽到她的叫聲，才如夢初醒，口中「啊」了一聲，急忙回過身去，歉然道：「小香，對不起，眞眞太令人感動了，妳也受了很多委屈……」

聶小香兩眼一紅，一個身子一下撲入凌千青懷裏，流淚道：「我受些委屈，就是再多，我也不怕，我怕……」她沒說下去。

凌千青問道：「妳怕什麼呢？」

「我怕對不起你……」

聶小香一顆頭埋在他的懷裏，幽幽的說道：「因爲……因爲……我有了身……我怕會被磨折得掉下來，那我就對不起你了。」

這是說：她果然有了三個月身孕。

凌千青緊緊的抱住她，目中也有了淚光，激動的道：「小香，香妹，是我對不起妳，妳被柳鳳嬌擒去，我營救無方，反勞何眞眞把妳救出來，唉！我眞是慚愧之至。」

聶小香偎在他懷裏，幽幽的說道：「凌郎，我一點也不怪你，你父仇未報，這是大事，我會累了你，凌郎，我已經脫出虎口，我會照顧我自己的，你不用以我爲念……」

「香妹，快別這樣說了。」

凌千青依然抱着她嬌軀，說道：「我們已經重逢，再也不會分離了，我會盡我之力保護妳的，只等重九之會，我報了先父之仇，我們找一處山明水秀的地方，築三間茅屋，蒔花栽柳，男耕女織，只要有飯吃就好了，我會陪伴妳一輩子的。」

聶小香嬌軀顫抖，喜極而泣，輕聲說道：「凌郎……大哥，我……我……好幸運……」

凌千青取出手絹，替她擦着淚水，柔聲地說道：「好了，香妹，我們可以回去了。」

「回去？」聶小香站直身子，望着他問道：「我們回那裏去呢？」

凌千青道：「妳總記得，妳從仙女廟出來，不是到過沈大娘的家麼，現在大家都在那裏，妳自然到那裏去了。」

聶小香幽幽的問道：「大家，是些什麼人呢？」

凌千青道：「第一位，是武林中號稱福星的姜太公姜老人家。」

聶小香問道：「是不是那位白鬍子老伯伯？他說我叫他老夫子就好。」

凌千青奇道：「妳怎麼知道的呢？」

聶小香道：「我就是白鬍子老伯伯把我救出來的，他把我送到何師叔那裏，不，她不許我叫她師叔，要我叫她姐姐，她護送我出來的。」

凌千青道：「會是姜老人家？他吃晚飯的時候，果然出去了。」

聶小香道：「對！就是吃晚飯的時候咯！」

凌千青心想：還有歐前輩，不知到那裏去了？

聶小香又問道：「還有呢，是些什麼人呢？」

凌千青道：「還有一位歐前輩？他就是沈若華沈姑娘的父親，還有四位姑娘，妳都見過，一個是沈若華，一個是畢秋雲，一個是管秋霜，還有一個是田玉燕。」

聶小香微微搖頭道：「畢秋雲，田玉燕？這兩人我沒見過。」

凌千青笑道：「畢秋雲就是妳叫她二哥的畢雲秋，田玉燕就是田中玉，妳現在總想起來了吧？」

聶小香點點頭，笑道：「畢二哥我早就看出她是女的了。」

田中玉她早就知道她是女的，只是不知道她改了名。

凌千青笑道：「現在妳不是都知道了嗎？」

聶小香臉上一紅，低低的道：「但……但我再過一兩個月，肚子大起來了，這……這……多不好意思！」

凌千青也不禁俊臉一熱，他想到不久自己可以做爸爸了，心頭一喜，說道：「這有什麼不好意思的？她們也總有一天會做母親的。」

「不！」聶小香低垂粉頸，羞澀地道：「但我們……我們還沒有名份呀！」

「這也不要緊。」凌千青道：「我們回去，請求姜老人家給我們主婚，他一定會答應的，我們不是就有名份了麼？」

聶小香一下撲入凌千青懷裏，喜得嗚咽的道：「大哥，你眞好。」

凌千青道：「好了，我們走吧！」

聶小香點點頭，兩人就一同離開大樟樹，朝朴樹灣奔行而去。

兩人走後，從大樟樹頂上，像飛鳥般飄落一個人影，他正是南海風雷門的掌門人歐一峯，望着兩人後影，微微出神，歎息一聲道：「看來若華是落空了！」

一道人影相繼飛起，劃空而去。

× ×

凌千青、聶小香回轉朴樹灣，跨進門，就見燈火熒熒，大家都在堂屋中坐着等候。

畢秋雲一眼看到聶小香，就欣然道：「三妹，妳回來了！」

聶小香叫道：「二哥，我早就看出妳是女的了。」

畢秋雲附着她耳朵，低低的道：「我也早就看出妳有身孕了。」

聶小香聽得大羞，口中「嗯！」了一聲。

凌千青問道：「姜老人家呢？」

沈若華道：「姜老夫子和爹都已經睡了。」

田玉燕喜孜孜的道：「我們又多了一個聶姐姐，本來的大姐，二姐、三姐、四妹，又要重排過了呢！」

畢秋雲笑道：「不用重排，三妹不和我們排在一起的。」

田玉燕問道：「那爲什麼呢？」

畢秋雲低笑着說道：「因爲，她是我們……」

聶小香又羞又急，漲紅着臉說道：二哥，妳是我二哥咯，怎好來取笑妹子的呢？」

畢秋雲道：「妳怎麼知道我是取笑妳了呢？」

沈若華道：「快別儘說笑了，聶姑娘剛來，快讓她坐下來歇息才是。」

管秋霜道：「聶姐姐，到我們房裏去吧！」

四個姑娘簇擁着聶小香朝左首房中行去。

凌千青也就回到右首房中去休息了。

反正茅屋前面貼上了一張「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紅紙條，仙女廟縱然高手如雲，也絕不敢妄越雷池一步的，因此大家連木門都不用關，眞正做到夜不閉戶了。

第二天早晨，凌千青和五位姑娘起來之時，又不見了姜太公和歐一峯的蹤影。

大家猜測兩人一定又有什麼事去了，也就不以爲意。

吃過早餐，沈若華等四位姑娘，又要到大門前一片草坪上練功去了，屋中只剩下凌千青和聶小香兩人。

坐了一回，依然不見姜太公和歐一峯回來，直到日上三竿，才見歐一峯一個人手中捧着大包小包的一大堆東西走入，放到八仙桌上，才吁了口氣道：「好了，好了，凌老弟，你去叫大家進來，聽候老夫差遣。」

凌千青道：「前輩一早去了那裏？」

歐一峯含笑道：「老弟，不用多問，且去把大丫頭和她們叫進來，老夫自有吩咐。」

凌千青不好多問，只得站起身，走出門口，就大聲叫道：「沈姑娘，歐前輩回來了，要妳們進來，聽候差遣。」

沈若華等四人聽說歐一峯回來了，叫她們聽候差遣，還道有什麼行動了，就一陣香風，紛紛趕入茅屋！

沈若華問道：「爹，我們是不是要去仙女廟呢？」

歐一峯呵呵一笑道：「叫妳們聽候差遣，就是要派妳們工作，並不一定要去仙女廟呀！」

田玉燕道：「歐伯伯，那你要派我們什麼工作呢？」

歐一峯兩道眼神朝四人打量了一下，才說道：「若華、玉燕，妳們兩個過來聽命。」

沈若華、田玉燕依言走了過去。

歐一峯把桌上幾個大小紙包，分出了一半，然後嘴皮微動，敢情在和兩女「傳音入密」說話。

沈若華、田玉燕臉上有了笑容，兩人各自捧起大小紙包，舉步往裏行去。

歐一峯又道：「畢秋雲、管秋霜，妳們兩個過來。」

畢秋雲、管秋霜依言走上兩步，到了他面前站定。

歐一峯又把桌上另一堆大小紙包，朝兩人一推，同樣嘴皮微動，以「傳音入密」說了一陣，兩女臉上同樣流露出笑容，各自捧起大小紙包，朝右首房中行去。

凌千青看得心中暗暗嘀咕，說道：「前輩不派晚輩工作嗎？」

歐一峯含笑道：「老弟自然也有工作，不過你先坐下來，等一會再說。」

一回功夫，後面廚房裏傳出一陣刀砧之聲，好像正在忙着。

聶小香站起身道：「我到廚房去看看，好像沈大姐她們正在忙着呢！」

歐一峯喝着茶，笑道：「聶姑娘，妳還是坐一回吧！不用去帮她們了。」

聶小香已經走了進去，果見沈若華，田玉燕兩人，一個洗滌，一個割切，廚房的桌上，擺放着鷄鴨魚肉，忙得不可開交，這就說道：「沈大姐，要不要我來帮忙呢？」

田玉燕急忙用布擦了把手，攔着笑道：「聶姐姐，這裏沒事，不用妳帮忙，妳快出去吧！」

聶小香看她笑得好生神秘，正要開口詢問。

田玉燕咭咭格格的笑了起來，還用手推着聶小香，說道：「聶姐姐，妳待一回就知道了。」

聶小香被她推着走出，經過右廂，聽到房中畢秋雲和管秋霜正在低聲說話，伸手一推，房門裏面下了閂。

這就輕輕叩了兩聲，叫道：「二姐，妳們怎麼把房門關了呢？」

畢秋雲道：「我們正在忙着呢！」

聶小香道：「快開門呀，我來帮忙不好麼？」

管秋霜輕笑道：「不用了，妳不能進來。」

聶小香道：「那爲什麼呢？」

管秋霜道：「妳待回自會知道。」

聶小香心中暗暗奇怪，她們都說待回就知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她只好回身走出。

凌千青問道：「她們在做什麼呢？」

聶小香道：「沈大姐和田小妹在廚房裏忙，二姐，三姐却躲在房間裏，連門都不肯開，不知她們在忙些什麼。」

正說之間，只見姜老夫子藍袍黑褂，從門外踱着方步，走了進來，他手上也拿着一個大紙包，看到歐一峯，就呵呵一笑道：「歐老弟，你事兒都辦好了麼？」

歐一峯連忙站了起來，說道：「都辦好了。」

姜老夫子又道：「四個丫頭都交代好了？」

歐一峯道：「她們正在忙着。」

姜老夫子點點頭道：「很好。」

凌千青和聶小香都已站了起來。

聶小香看到姜老夫子，認出他正是昨晚救出自己，送到何眞眞那裏去的白鬍子老伯伯，急忙走了過去，朝姜老夫子身前盈盈拜了下去，說道：「白鬍子老伯伯，你昨晚救了我，我還沒有給你老人家叩謝呢！」

凌千青忙道：「小香，他老人家就是姜老夫子，妳要叫他老夫子才是。」

姜老夫子呵呵笑道：「對，對，叫我老夫子就好，老夫平日最討厭人家作磕頭蟲；但妳該磕幾頭，老夫生受了，四個丫頭都記在老夫門下，自然不能讓你吃虧，好，好，現在可以起來了。」

大袖一揮，把聶小香一個人從地上托了起來。

聶小香被一股無形大力托起，方自一怔！

凌千青已經聽出姜老夫子的口氣來了，不覺大喜，忙道：「小香，姜老夫子答

應妳做記名弟子了呢！快拜師呀！」

聶小香道：「大哥，老夫子要收我做記名弟子麼？啊，弟子給師父叩頭。」

果然又待拜了下去。

姜老夫子一擺手，不讓她再拜下去，一面說道：「凌老弟，你還要她拜師作甚？老夫方才不是已經讓她叩過頭了麼？」

一面朝聶小香道：「妳叫我老夫子，可別叫師父，我最討厭人叫師父了。」

歐一峯笑道：「恭喜前輩，又收了一個女弟子。」

「不收行麼？」

姜老夫子拂髯笑道：「老夫總不能讓她吃了虧呀！」

一面朝凌千青道：「來，來，凌老弟，現在你的差使來了。」

凌千青道：「老人家有何吩咐？」

姜老夫子走到方桌旁，把手中紙包拆了開來，裏面是一卷大紅洒金箋，和一方硯台，一錠松烟墨，和一支羊毫筆，一面說道：「老夫一早去揚州皮包水，順便買回來的，你去舀些水來，替老夫磨墨，老夫要大筆一揮呢！」

凌千青依言舀了水來，就替他磨起墨來，心中暗道：大概姜老夫子又要寫『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了。

一回工夫，墨已磨濃，姜老夫子走到上首，要凌千青帮他攤開洒金箋，那是已經裁好了的一幅長聯，一幅小對聯，和一幅中堂。

姜老夫子提起筆來，飽濡濃墨，就在長聯上落筆如飛，寫了：「百輛盈門喜迎鳳輦」八個字。

歐一峯站在一旁，讚道：「姜老人家這筆顏字，眞是龍飛鳳舞，墨酣勢勁，好不雄渾！」

「哈哈！」姜老夫子大笑道：「不能寫幾筆，還能當老夫子麼？」

歐一峯帮着凌千青等他寫完，把上聯放到地上，又在桌上舖好下聯。

姜老夫子又提筆寫了下聯：「三星在戶，雅奏鸞鳴。」

凌千青心中暗暗道：這是新婚用的聯句。

歐一峯又帮着把下聯放到地上。

姜老夫子又取過一付小對聯，寫了：「玉燕懷中先兆瑞」、「石麟天上早呈祥」，放下筆來，呵呵地笑道：「都是老句子。」

歐一峯說道：「本來這是討個口彩罷了。」

接着，姜老夫子又攤開洒金箋中堂，濡滿了筆，寫了一個擘窠大的「喜」字，才回頭朝凌千青說道：「凌老弟，你去廚房弄些漿糊來，咱們把中堂和對子貼起來了。」

凌千青道：「要貼起來幹麼？」

姜老夫子一手摸着白髯，呵呵笑道：「辦喜事，自然要辦得像呀！這貼上了，氣氛就不同了。」

「辦喜事」這三個字聽到凌千青的耳中，便料到了幾分，俊臉不禁驟然紅了起來。

歐一峯笑道：「凌老弟，這是姜老人家的意思，他老人家收了聶姑娘做記名弟子，師父替門下弟子主婚，這是天經地義之事，老夫也作了現成的大媒，好替老弟和聶姑娘完成嘉禮。」

凌千青聽得心頭大爲感激，聶小香雖是漲紅了臉，更感動得流下淚來，兩人雙雙跪了下去，凌千青道：「老夫子，歐前輩玉成之德，晚輩感激不盡。」

聶小香咽聲道：「老夫子、歐前輩，弟子沒有爹娘，全憑老夫子作主，兩位老人家對弟子太好了。」

姜老夫子含笑道：「你們起來，這件事是昨晚老夫和歐老弟商量決定的，昨晚老夫去救聶小香，要歐老弟暗中保護你們，他回來之後，認爲重九之會，雖然還有三個月時間，但咱們也得稍作準備，算來時間已十分倉促，應該先給你們有了名份，才是正式夫婦，夫婦乃是人倫中的一倫，自然不能草率，本該去通知你師父前來主持，但時間已不容躭擱，由老夫作主，你師父諒也不至於反對，所以臨時決定今日給你們完成大禮。」

他剛說到這裏，畢秋雲、管秋霜兩位姑娘已經從右廂房開出門來，咭咭格格的笑着道：「新娘快來換裝了！」

一人一邊，挽着聶小香的臂胳，把她拉入房裏去，又「砰」的一聲，關上了房門。

歐一峯催道：「凌老弟，快去取漿糊來，咱們該佈置禮堂了。」

凌千青紅着臉，答應一聲，從廚房取來了漿糊，歐一峯帮着他，在堂屋中間貼上了「喜」字，左右兩邊，貼上喜聯。管秋霜把一對龍鳳花燭，放到方桌之上，又回身入房，捧出一包衣衫，飛紅着臉，交到凌千青手中，說道：「凌大哥，你去左邊廂房更衣吧！」

歐一峯道：「行禮的時間，就在午刻，這是姜老夫子揀的好時辰，老弟快去換衣服吧！」

凌千青接過衣衫，臉上更紅。

管秋霜推着他道：「快去呀！還等什麼呢？」

凌千青依言走入左廂，掩上了門，打開布包，裏面是一襲藍衫，一套內衣袴，連靴襪俱全，全是新的，自然是剛才歐一峯從城裏買來的，心中好生感激！當下脫下衣衫，換上了新的，但他究是第一次做新郎，年輕人臉嫩，竟然不好意思出去。

只聽畢秋雲在房門口叫道：「大哥，快開門呀，要行禮了呢！」

凌千青只得打開了門，只見畢秋雲也換了一身男裝，舉步跨入，含笑道：「大哥，恭喜你了。」

凌千青紅着臉道：「二妹，妳怎麼改穿男裝了呢？」

畢秋雲瀟洒一笑道：「小弟是權充大哥的伴郎呀！新郎官，快出去了！」

她伸手挽着凌千青的臂胳，往外就走去。

凌千青道：「就要出去了麼？」

畢秋雲嗤的笑道：「就等着你行禮了，你還要躲在房裏麼？」

兩人舉步走出，右廂房中，管秋霜也扶着聶小香舉步走出。

聶小香身穿大紅緞子綉金上衣，大紅綉金百褶裙，一身衣裙，當然也是全新的了，頭上也覆了一方紅綢，連走路都看不見，要管秋霜攙扶而行。

堂上早已點起了龍鳳花燭，中間站立的是姜老夫子，歐一峯站在方桌左首，沈若華、田玉燕却站在下首，看到了新郎和新娘走出，兩位姑娘就劈劈拍拍的鼓起玉掌來。

歐一峯高聲道：「升炮！」

田玉燕正在鼓掌的人，聽了歐一峯的話，立即三腳兩步地奔出門去，點燃了一串鞭炮，門外炮聲大作，她又匆匆回了進來。

歐一峯又道：「主婚人上香。」

沈若華立即趨上前去，點燃三根香，送到姜老夫子手中，姜老夫子上了香。

歐一峯又道：「進爵！」

沈若華又取過一隻酒杯，遞給了姜老夫子，姜老夫子向上一拱，由沈若華接過放到桌上。

這時新郎新娘已由畢秋雲、管秋霜扶着在下首面向香案站定。

歐一峯又道：「讀祝文。」

畢秋雲連忙從袖中取出一卷紅紙，那是姜老夫子早已寫好了的，她走上前去，站到姜老夫子左首，屈膝跪下，朗誦了一遍。

姜老夫子也隨着朝堂上的香案跪拜行禮。

禮畢，歐一峯又高聲道：「新郎、新娘跪拜天地！」

姜老夫子往左退開。

由畢秋雲、管秋霜扶着凌千青、聶小香走到香案前面，雙雙行跪拜禮。

禮畢，歐一峯又高聲道：「送新郎、新娘入洞房！」

於是又由畢秋雲、管秋霜攙扶着兩人往右廂房行去。

右廂房的門上，早已貼上了大紅洒金喜聯，房中也佈置得煥然一新，一張木床上，舖好了大紅的床單，兩個粉紅湘繡的鴛鴦枕，一條薄被，也換上了大紅繡花被面。

這些自然是剛才畢秋雲、管秋霜兩個人關起房門來縫製的了。雖然是瞬時趕出來的，但新房裏，已經有着濃厚的喜氣。

沈若華、田玉燕兩人各自捧着一支花燭，作爲前導，現在已把燭台放到了床前一張橫桌上。

凌千青、聶小香進房門，兩個人的心房，不禁跳得好猛。

畢秋雲咭的笑道：「大哥，大嫂，你們在這裏坐一回吧！」

管秋霜道：「對了，老夫子說的，凌大哥，等我們走了，你就要把新娘子的蓋頭紅巾揭開來，不要忘了！」

兩人說着，一齊退了出去，還隨手帶上了房門。

凌千青坐在床沿上，轉過身去，待要伸手去給聶小香揭開頭巾，但覺心頭上止不往狂跳，連雙手也起了一陣輕顫，緩緩的替她揭開了蓋在頭上的紅巾。

這一揭開紅巾，映入他眼中的聶小香，竟然粉頸低垂，一派含羞脈脈的模樣。

凌千青但覺眼前一亮，聶小香，是他最熟悉的人了，但這回他竟然感到她美得有如天仙！

這自然是畢秋雲、管秋霜兩位姑娘給她打扮的了，眉黛初描，鳳眼含春，臉頰上輕撲龍消，淡勻燕脂，加上一點鮮紅的絳唇，經過一番刻意的修飾，就是本來不美的人，也會顯得美麗動人，何況聶小香本來就是秀美絕倫的人，自然更美了。

凌千青看得呆了，忍不住低低的道：「香妹，妳這一打扮，就更美了。」

聶小香也是破題兒第一次做新娘，女孩子不管妳平日如何刁蠻，當了新娘，就會有新娘的模樣——羞人答答，她自然也羞答答的飛紅了臉頰，悄聲道：「凌郎，你說得輕一些，給她們聽到了，不取笑我才怪！」

凌千青伸手握住她的手，說道：「自從我聽說妳有了身孕，我一直感到對不起妳，今天總算蒙老夫子成全，妳正式作了我的妻子，我心裏才稍稍安了些。」

聶小香依然低着頭道：「凌郎……我太高興了，今天不但蒙老夫子收爲記名弟子，和你還有了名份，凌郎，我……我是不是在做夢？」

凌千青連忙說道：「這是眞的，是事實……」

「凌郎……」聶小香激動得嬌軀發顫，一下撲入凌千青懷裏，凌千青雙手緊緊的抱住了她的香肩。

兩人正在偎依之際，突聲一陣咭咭格格的笑聲，房門突然被推開，田玉燕像是留腳不住，一個人從門外一下跌跌撞撞的衝了進來！

不，她是被大家擠進來的。四位姑娘一齊擠在門口，妳推我擠，田玉燕就身不由己的衝了進來。

接着管秋霜、畢秋雲、沈若華三人也相繼妳拉我扯的笑着衝入。

凌千青、聶小香擁抱着的人，急忙分開，新郎倌俊臉通紅，新娘子更是羞不可抑。

田玉燕拍手笑道：「凌大哥、大嫂，好親暱啊！妳們大家都看到了！」

管秋雲道：「凌大哥，我們是來鬧新房呀！」

畢秋雲含笑走到聶小香面前，回頭朝田玉燕說道：「四妹，妳還記得不，昨晚妳不是說過：我們多了一個聶姐姐，本來的大姐、二姐、三姐、四妹，又要重排了？我說：不用重排，三妹（當時凌千青是大哥，她是二哥，聶小香是三妹）不用和我們排在一起，現在妳明白了吧！聶家三妹是要做我們大嫂的呀！」

沈若華道：「凌大哥，我們可不是在門口偷聽，我們是奉老夫子之命，來請新郎新娘入席的。」

凌千青經她們妳一句，她一句的說着，方才被她們撞見時的羞窘，已經漸漸定了下來，含笑站起，朝四位姑娘，拱手作了個長揖，說道：「四位妹子，這場婚禮，今天多蒙妳們全力協助，使得我和小香有了名份，妳們都是我的好妹子，我不敢言謝……」

管秋霜沒待他說下去，就秋波瞟着他道：「本來就不用謝咯！」

畢秋雲道：「是呀，你是我大哥，我是三妹的二哥，幹麼酸溜溜的說謝呢？」

「啊！」田玉燕拍手笑道：「妳們聽，二姐還酸溜溜呢！」

畢秋雲粉臉驀地飛起兩朵紅雲，啐道：「妳話都沒聽清楚，妳才酸溜溜呢！」

田玉燕也紅着臉道：「這話明明是妳自己說的，還想賴麼？」

畢秋雲一指房門上掛着的喜聯，說道：「妳們看，這門上不是寫着四妹的名字麼？」

門上貼的喜聯，確是「玉燕懷中先兆瑞」「石麟天上早呈祥」。

玉燕又羞又急，說道：「我去叫老夫子再加上妳的名字好了。」

沈若華是她們大姐，眼看兩人越說越不對，忙道：「大家別鬧了，老夫子是要我們來請新郎、新娘的，現在巳經快未時了，喜筵巳經開了，快去入席吧！」

凌千青也因她們笑謔得太離譜了，也隨着道：「小香，別讓老夫子和歐前輩等久了，我們就出去吧！」

於是一對新夫婦由四位姑娘簇擁着走出新房。

堂中間巳經擺好了喜筵，鷄鴨魚肉一盤盤滿滿的羅列了一桌。

姜老夫子和歐一峯早巳坐在左右兩張椅子上，上首中間留了兩個位子，那是新郎、新娘坐的。

姜老夫子看到凌千青、聶小香走出，就站了起來，呵呵一笑，拱着手道：「恭喜凌老弟百年好合，五世其昌。」

歐一峯也同時站起來，拱着手說道：「恭喜凌老弟、聶姑娘佳耦天成，早生貴子。」

「早生貴子」這話聽得聶小香紅透了耳根，羞得抬不起頭來。

凌千青偕同聶小香雙雙朝姜老夫子拜了下去，由凌千青道：「晚輩叩謝老夫子玉成之德。」

姜老夫子含笑着還了半禮，說道：「你們快起來，老朽等了半天，快些喝喜酒了。」

凌千青夫婦站起身又朝歐一峯拜了下去，說道：「晚輩夫婦叩謝歐前輩。」

歐一峯一把把他拉住，說道：「不敢當，不敢當，賢伉儷怎可行此大禮？」

沈若華道：「凌大哥、大嫂快請入席了，老夫子要喝酒了呢！」

畢秋雲連忙說道：「新郎、新娘請上坐。」

凌千青道：「上首應該請姜老夫子坐才對。」

姜老夫子道：「今天不同，你們是新郎新娘，理該坐在上首的了。」

凌千青、聶小香只好並肩坐在上首，他們左右是老夫子和歐一峯，再下來則是四位姑娘。

田玉燕伸手拿起酒壺，站起身，走到上首，先給新郎、新娘杯中斟滿了酒，然後又給老夫子、歐一峯和三位姐姐面前斟酒。

管秋霜咭的笑着道：「做姐姐也有好處，不但不用替人斟酒，還有人給我斟酒呢！」

「是啊！」田玉燕嬌笑道：「有一天，我做小妹的還要給妳斟兩杯酒呢！」

管秋霜紅着臉道：「妳如果心急的話，就可以早些和妳情郎成親，我這做姐姐的也可以給妳們斟兩杯酒呀！」

姜老夫子含笑說道：「妳們不許再吵了，咱們該敬新郎、新娘的酒了。」說着一舉手中酒杯，又說道：「老朽敬兩位一杯，祝你們白首偕老，多福，多壽，多男，多……。」

凌千青、聶小香雙雙站起，舉杯道：「晚輩應該先敬老夫子的。」

兩人和姜老夫子對乾了一杯，接着是歐一峯敬新郎、新娘的酒，兩人也和歐一峯乾了一杯。

接着是四位姑娘敬酒了，那可就熱鬧了，鶯聲燕語，搶着要大哥喝酒，又逼着大嫂也非喝不可。

各人都有一番說詞，像畢秋雲，便說和凌千青、聶小香是口盟兄妹，自該多喝一杯。

像管秋霜便說，凌、管兩家是世交，凌大哥現在成親是凌家的大喜，也該多喝一杯。

小妹子田玉燕却說凌大哥救了她的命，是大恩人，也非多喝一杯不可，但她一想起當時的情景，凌大哥給自己……還沒喝酒，不由得粉臉驟然紅了起來，心裏有着悒悒說不出的情緒，忍不住望着凌大哥，半晌說不出話來。

凌千青眼看着四位如花似玉的妹子，誰也推辭不得，只好杯到酒乾。

聶小香緋紅着臉，今天是她大喜的日子，心頭也着實喜不自勝，只是她不敢多喝，那是顧慮肚子裏三個月的身孕，她只是跟四位叫她「大嫂」的姑娘敬的酒，淺嘗輒止。

四位姑娘中尤其是管秋霜和田玉燕，硬是不肯饒她，非要「大嫂」喝不可。

這是喜酒咯，不鬧鬧新娘，那就不熱鬧了。

聶小香紅着臉，羞急的道：「我……我真的……不會喝酒。」

田玉燕不依道：「妳是大嫂咯，我們這是第一次叫妳大嫂，也是第一次敬妳大嫂的酒，妳怎麼好不喝呢？」

聶小香道：「好妹子……我真的不會喝……」

此時姜老夫子摸着鬍子，開口了：「玉燕，妳大嫂不能喝酒，那就意思意思好了。」

田玉燕道：「老夫子怎麼偏起心來了，也帮着大嫂說話了呢？」

畢秋雲道：「四妹，老夫子說得是，大嫂不能多喝。」

田玉燕道：「妳怎麼知道她不能夠喝酒？」

畢秋雲含笑道：「妳日後自然也會知道。」

這可是雙關語，說聶小香有身孕，當然可以，說妳日後也會懷孕，也可以。

田玉燕一張粉臉驀然紅了起來，啐道：「妳日後也……也……」她想說：「妳日後也會懷孕」，但姑娘家這「懷孕」二字可說不出口來。

沈若華道：「二妹、四妹，妳們難道只知道敬新郎、新娘？今天，老夫子是主婚，我們應該敬老子一杯呢！」

「哈哈！」姜老夫子掀髯大笑道：「這話不錯，有酒食，先生饌，妳們敬爲師的酒，老夫可以來者不拒。」

歐一峯一擺手道：「妳們且慢，要敬老夫子，也該由我先敬了。」說完，舉起酒杯，朝老夫子說道：「晚輩先敬前輩三杯。」

「這才對，敬酒就該三杯一敬，才有意思。」

姜老夫子和歐一峯連乾了三杯，才呵呵一笑說道：「妳們也和爲師乾三杯，如何？」

沈若華道：「老夫子，爹會喝酒，我們不會喝酒，不能和爹比，我們每天敬你老人家一杯，表示敬意就夠了。」

「不夠，不夠！」姜老夫子道：「妳們酒喝得最多，敬意也最多了。」

田玉燕道：「大姐，不成，我們只敬一杯就夠了！」

四位姑娘鶯聲燕語，依次敬了老夫子，跟着又敬歐一峯。

三間茅屋之中，洋溢着一片喜氣，也洋溢着一片歡笑之聲。

但四位姑娘心裏，總是有些惘然若失的感覺。

四人中間，只有沈若華較爲穩重，她對凌千青雖然也有一份情意，那只是蘊藏在心裏的情意罷了。她也知道，二妹（畢秋雲）、三妹（管秋霜）、和四妹（田玉燕）對凌大哥都各有一份特別的感情，她和她們比，就顯得交淺不足以言情，是以平常都深自掩歛，不敢形諸於色。

畢秋雲從女扮男裝，和凌千青結爲兄弟，一顆心早就在凌大哥的身上，她是四人中和凌大哥交誼最深厚的一個了。

管秋霜和凌大哥是世交，又同樣和柳鳳嬌有殺父之仇，身世相同，後來兩人一路同行，她心中也早巳默許。

田玉燕呢？凌千青是一直把她當小妹子看的；但田玉燕因凌大哥替她療過傷，女孩兒家冰清玉潔的身子，都給他看到了，她心中自然也並不眞的把他當作「大哥」，而有着一份特殊的心情。

因此今天在筵上，面對着一對新人，難免都有女孩兒家說不出來的心事。

四人之中，當以田玉燕的孩子氣最重，平日她雖然了無心機，天眞無邪，可是今天眉心之間，有時在笑容後面，也難免流露出悒悒之色。

這些情形，凌千青和聶小香當然看不出；但焉能瞞得過坐在上首的姜老夫子和歐一峯兩人的眼睛？

姜老夫子暗暗皺了下眉，心中暗道：「看來這幾個女娃兒，對凌老弟都有着一份感情，這事倒是棘手得很。」他不覺看了歐一峯一眼。

歐一峯心中暗道：看來姜老夫子也看出來了，這樣也好，這個難題有姜老夫子去安排，就省得自己操心了。

一念及此，就含笑舉杯道：「姜前輩，咱們喝酒。」

姜老夫子心中明白，暗道：「好哇！你想把難題推給老夫，那可沒有這麼便宜。」他哈哈一笑道：「老弟是大媒人，理該多喝一杯！哦，哦一杯怎麼夠？就算喝上三杯四杯，也不算多呀！」

四位姑娘還不知道兩位老人家是在打暗語，畢秋雲道：「對了，老夫子和歐前輩自該多喝幾杯。」

管秋霜道：「四妹，妳快斟酒呀？」

田玉燕道：「難道妳不能給老夫子斟酒麼？」

管秋霜咭的笑道：「誰要妳是小妹，酒自然該妳斟的了。」

田玉燕道：「斟就斟咯，不過我也不是最小了呢！」

管秋霜道：「還有誰比妳小的？」田玉燕指指聶小香，咭的笑道：「就是新娘子咯，她雖是我們大嫂，但那是從凌大哥排過來的，如果以老夫子門下排，她比我們後進門，就是我的小師妹了。」

管秋霜道：「這麼算來，我是妳們的大師姐了。」

「不算，不算。」

姜老夫子搖着手道：「妳們又是結義姐妹，（沈若華等四人姐妹相稱）又是結義兄弟，（凌千青、畢秋雲和聶小香）這筆帳，算來算去，也算不清了，好吧，妳們五個人都是爲師的記名弟子，現在由爲師來給妳們作個證，以年齡大小，排爲姐妹，以後就不用再爭執了。」

畢秋雲道：「老夫子說得是，新娘子，妳說，妳幾歲了？」

聶小香道：「十八。」

田玉燕道：「我也十八，妳是幾月裏生的？」

聶小香：「二月。」

田玉燕道：「看來又是我最小了，我是四月裏生的。」

沈若華道：「這樣就好了，新娘子是四妹，玉燕是五妹了。」

田玉燕道：「老夫子，這樣還是算不清呢！」

姜老夫子道：「如何算不清？」

田玉燕道：「她是我們大嫂，又是我們四姐，不是算不清麼？」

姜老夫子呵呵一笑道：「這最好算了，她和凌老弟在一起，妳就叫她大嫂，但和妳們在一起的時候，妳就叫她四姐，不是很清楚麼？」

這一席酒，大家直吃了半個多時辰，才算散席。

四位姑娘又簇擁着一對新人，回入洞房，在房中又鬧起新房來，就不必細表。

一連三天，都是新郎、新娘的佳期，大家都在歡愉的氣氛中渡過。

第四天一早，這四天凌千青和聶小香都不敢貪睡，起來得很早，原因自然是怕四位姑娘取笑了。

第四天，一切又恢復正常，姜老夫子又要四位姑娘到門外去練功，一面也傳了聶小香運功行氣的口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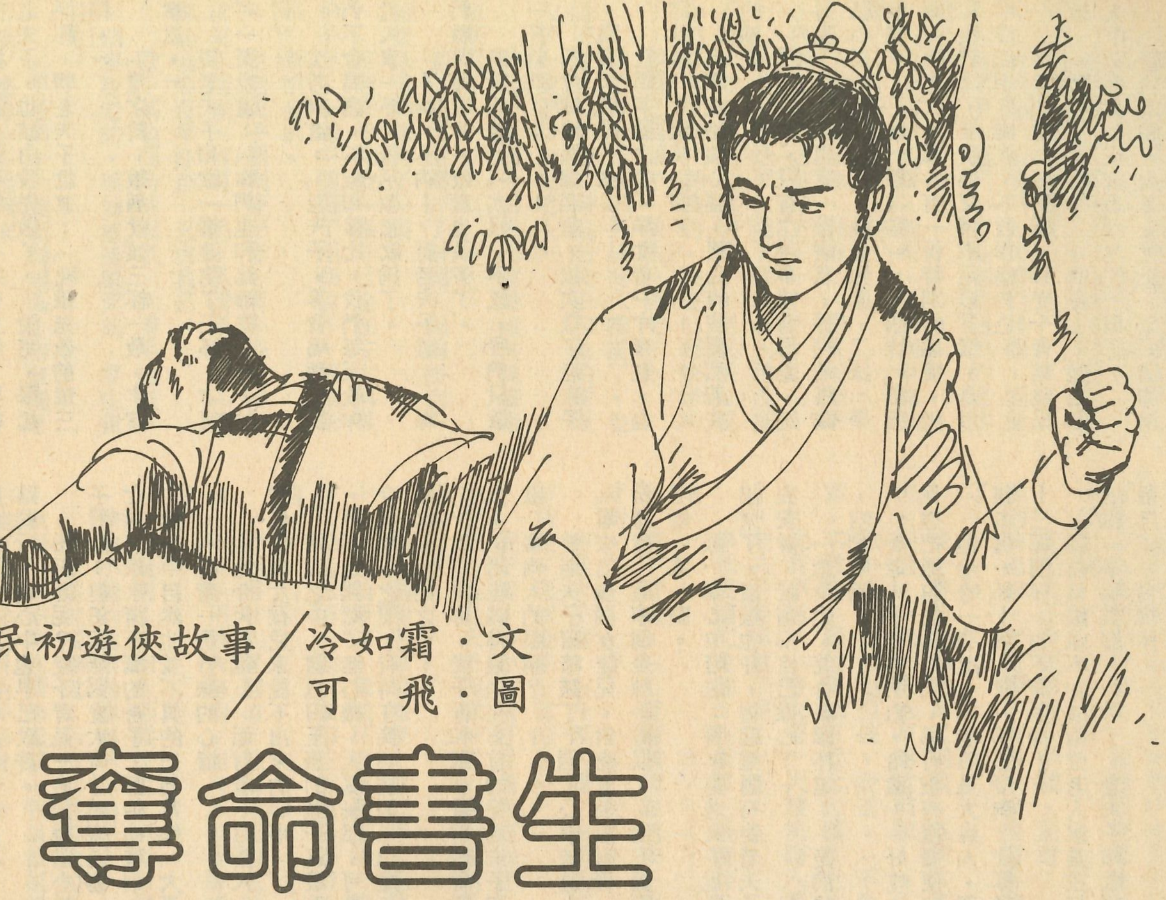
然後朝凌千青招招手道：「凌老弟，你隨老夫到房裏來。」

凌千青隨着他走入房中。

姜老夫子朝床前木椅一指，說道：「你坐下來。」

凌千青依言坐下，說道：「不知老前輩有什麼指示麼？」

姜老夫子微微一笑道：「本來你老弟正當新婚燕爾，老夫不好有事交你去辦，但重九之會，時日不多，老夫早巳封劍歸隱，又不便親自出手，斗姆邀約的人中，不乏能手，咱們自該早爲之計，因此打算要你老弟去辛苦一趟。」（未完・十九）



民初遊俠故事／冷如霜·文　可飛·圖

奪命書生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雷天放和高家的淵源，以及他隱瞞身份的事已洩漏出去，立卽到高家查問眞相，高家的三少爺高揚身邊有兩個關外「鷹爪王」的門下查猛、查彪，雷天放向高揚詢問一切，對查家兄弟有了懷疑，假意在查家兄弟面前說些秘密要事，隨後注意他們的行動，果然發現查彪去放信鴿送信，事情被揭穿了，查彪想逃，被雷天放制住，但高揚也同時被查猛挾持，最後雷天放只得放了查家兄弟，保住了高揚……雷天放跟踪查家兄弟至一大院內，院內尤大爺現身，言明要殺雷天放，但雷天放手中的霹靂子使尤大爺不敢妄動，而放了雷天放……

揭發查兄弟　智鬥尤大爺

「不敢當。」葛仁英淡淡說：「有兩件事，方朋友知也不知？」

「那兩件事？」

「第一，那雷天放與城西高家有極深淵源。」

此言驚人，雷天放心中不禁倏然一震。

「什麼極深淵源？」

「那雷天放之師雷雲龍之妻，乃是高謙祥的表妹。」

「哦！」雷天放强忍心中的震驚，平靜着心神：「那第二件呢？」

「那雷天放雖然被迫投入洪澤湖中，但却並未葬身湖底。」

雷天放心中又一驚，訝然目注：「這話怎麼說？那董世良與沈雁秋等人都親眼看見他……」

葛仁英淡淡一笑，說道：「事實上如今他已改頭換面，使用假姓假名又來了金陵。」

「有這等事？」雷天放矯作驚詫無比地搖搖頭道：「我不信，葛老大這是聽誰說的？」

「目前齊集金陵的各路英雄，無不知曉此事。」

「消息由何而來？」

「不知道。」

「葛老大認爲這兩件事可信？」

「似乎不是無中生有。」

雷天放雙眉微皺，默默沉吟了一下說：「我以爲那雷天放跟高家有這層淵源，但這跟高家有沒有『玉佛』似乎扯不上關係。」

「不！不但扯得上關係，而且有極大的關係。」

「哦！願聞高明。」

「雷天放旣跟高家有這等淵源，他將魏小姐隱藏在高家就非決無可能。因此，高家有『玉佛』之說，也就極有可能是眞。還有，雷天放旣已改頭換面使用假姓名潛來金陵；他來幹什麼？當不會是奪寶，任何人都該能想得到，他是護寶。綜此以上兩點，高家有『玉佛』之說，便十分可信了。」

葛仁英說來頭頭是道，似乎也都是事理。

雷天放吸了口氣說：「有件事賢昆仲三位恐怕還不知道。」

「什麼事？」

「那雷天放也是被害之人。」

「哦！這話怎麼說？」

「魏家的人不是他殺的。」

「方朋友怎知不是？」

「葛老大又怎肯定是他？」

「這有兩點。」

「那兩點？」

「一是魏家人全都死在他那獨門的『鎖喉奪命指』下。二是金陵自有魏家之後，高家的聲譽便被魏家壓蓋了下去，雷天放跟高家有這一層淵源關係，那麼他替高家出這口氣，挽回高家的聲譽，也是該當的。」

雷天放怔了怔，不由搖頭强笑了笑，說道：「看來雷天放跟高家人是有口莫辯了。」

葛仁英淡淡說：「如今方朋友可以告知眞姓名了麼？」

「依我看來，暫時還是不告訴三位的好。」

「爲什麼？」

「日後自知。」

葛仁英突然一聲冷笑：「其實方朋友你不說出來，我兄弟也已經知道方朋友是誰了。」

「眞的？」雷天放雙目倏然凝注。

「嗯。」葛仁英又冷笑一聲說：「我兄弟還不算太糊塗，我兄弟雖然欠了你一次情，但如今我兄弟當面放你一馬，咱們算是扯平。然而我却告訴你；邪永遠不能勝正，魔也永不能高過一個道字。我言盡於此，就此告辭，二弟，三弟，走！」一抱拳，轉身大步而去。

雷天放怔住了，愕然地怔住了。及至他定過神來，葛氏三英已走得不知去向。

望着夜色，他不禁搖頭苦笑。如今，他也不得不承認；他完全是處於劣勢，也不得不佩服那猶不知是誰的對方，高明驚人。

有道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然而他是只知己而不知彼，對方對他却是瞭若指掌。

他雙眉深鎖，默然沉思。忽然，他發現了一個疑點；那就是：他跟高家的淵源關係，對方是怎麼知道的？

這；只有高家的那幾位知道，對方怎竟也摸得一清二楚？

「這，這是怎麼回事？」

於是，他舉步向西行去，離開了秦淮河岸。片刻之後，他到了城西高家那宏偉的大門前；毫不猶豫地抬手拍了門。

「那一位？」

「是高榮兄麼？是我。」

「哦！原來是雷……」門拴一陣響動，兩扇大門打開正是高榮。

「見過雷……方爺。」

「高榮兄別客氣，請代我通報，就說我有事求見老人家。」

「高榮！是誰？」裏面傳來駱大鵬的話聲。

「回駱爺！是方爺。」高榮答。

「哦！」駱大鵬立即快步走了過來，近前微一躬身：「見過方爺。」

雷天放謙遜還禮。駱大鵬側身擺手，恭謹地往裏讓客。

「方爺！外面的情形怎麼樣？」駱大鵬陪着雷天放往裏走，邊走邊問。

「謠言很多，詭譎百變，很出意料之外。」

「哦！方爺此刻來是……」

「把所見所聞向老人家稟報一聲。」

「那麼方爺先請廳裏坐坐，我這就進去請老人家出來。」說話間已行至大廳前石階下。

「有勞駱總管，我在這兒等好了。」

雷天放停步站在石階前。

「如此您請稍候。」駱大鵬一躬身，急步往後行去。

片刻之後。高謙祥帶着老大高威、老二高雲快步走了出來，駱大鵬緊隨在後。

「賢侄！怎麼不到廳裏坐。」高謙祥說。

「不客套了。」雷天放微一搖頭：「小侄特來向老伯稟明一事，馬上就走。」

「幹什麼那麼急？」

「老伯不知道，眼下外面的情形詭譎百變，隨時都得留意。」

「哦！那麼，賢侄有什麼事情，請說吧。」

雷天放抬眼環顧一匝說：「老伯！怎麼未見三弟？」

「他値夜，正在各處巡視。」

「哦！」雷天放再次抬眼環顧駱大鵬等人一眼，說道：「眼前在場之人，兩位是老伯的親骨肉，駱總管是老伯的當年故舊，都不是外人，如果我在言語上有什麼得罪之處，還請二位兄弟及駱總管原諒勿怪。」

高謙祥一怔，方要問。

「老伯！」雷天放已然接着說道：「日間小侄來此跟老伯在廳裏的談話，已經外洩了。」

高謙祥臉色一變：「賢侄！這……怎麼會？」

「事實上，小侄跟老伯的淵源關係，如今外間皆已知曉。」

「有這等事？賢侄可否說詳細些？」

雷天放當即把葛氏三英的話，簡要的轉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高謙祥、高威、高雲、駱大鵬等人的臉色莫不變得驚詫、沉凝而難看。

「正如賢侄所說，當時在廳裏的人，除了大鵬外，便是威兒三兄弟，可是，這會是誰呢？」高謙祥皺着眉頭，倏而，他雙眉一揚：「難道當時的談話，被人在廳外竊聽了不成？」

「不可能。」高威搖頭說：「那或可瞞過我們的耳目，但絕瞞不過大哥。」

高謙祥沉吟地說：「這麼說來，必是內……」

「老爺子！」駱大鵬突然接口說：「大鵬自請扣押，待事情查明。」

「大鵬！」高謙祥雙目一瞪：「你這是什麼話，幾十年了，難道說我還信不過你？」

「老爺子明鑒，事關重大，怎麼說大鵬總是個外人，不得不有所表明，以待事實之查證。」

「爹！」二少高雲突然開了口：「您看查家兄弟……」他指的是三少高揚身邊的那兩個關外「鷹爪王」門下，查猛、查彪兄弟。

高謙祥沉聲輕叱：「事關重大，無憑無據，不許空口指人。」目光轉望着雷天放：「賢侄！你看這件事該當如何……」

「老伯！一切還得您作主。」

「賢侄！彼此不外，你就不必顧慮什麼了。」

駱大鵬接口說：「事關重大，還請方爺伸手查明此事，以免衆心不安。」

「老伯眞要小侄查？」雷天放目光凝注。

「賢侄？」高謙祥正色說：「你我之間還有虛情假意麼？」

「老伯！小侄遵命。」轉向駱大鵬：「駱總管！請恕我要得罪了。」

「方爺只管請說。」駱大鵬神色泰然地說。

「駱總管！我佩服你的高明。」雷天放一聲冷笑，突然抬手一指點向駱大鵬的咽喉。

高謙祥父子三人見狀大驚失色，駱大鵬却坦然平靜如常，一動未動。

雷天放一指堪堪點上駱大鵬的咽喉，却突然沉腕收指一笑說：「駱總管！事非得已，你要多多原諒。」

駱大鵬淡淡說：「方爺這是什麼話，應該的。」

雷天放一笑轉向高謙祥說：「老伯！請召三弟來，就說您有事相詢。」

「雲兒！去，叫你三弟來。」

高雲應了一聲，快步而走。

「賢侄！剛才你對大鵬那是……」高謙祥雙目凝視着雷天放。

「試試他。」雷天放淡淡一笑：「他若是我們要找之人，必然心虛。」

「哦！」高謙祥點點頭：「賢侄可眞嚇了我一大跳。」

「大哥……」是高雲找到了高揚，老遠地就揚手招呼，人至近前熱情非常地說：「大哥什麼時候來的，怎不早叫我一聲呢。」

雷天放笑了笑：「剛來一會兒，三弟辛苦了。」

「沒什麼，這是小弟份內的事。」

「三弟！有件事我想問問你。」

「是什麼事？」

「三弟身邊那兩個，是什麼時候收在左右的？」

「大哥是說查家兄弟？」

「正是他二位。」

「是不久之前才認識的，不過，那不能叫收，而是我跟他兩個一見投緣，他兩個也正好沒去處，所以……」

「三弟！」雷天放含笑說：「你說的太籠統了，可否說詳細點，像不久之前；究竟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怎樣認識的？等等……」

「大哥！」高揚狐疑地望了雷天放一眼：「有什麼不對麼？」

顯然，二少高雲沒跟他提起。

雷天放淡笑了笑：「沒有什麼，隨便問問。」

「大哥……」

「揚兒！」高謙祥忽然沉聲說：「別多問，先答你大哥問話。」

高揚天不怕，地不怕，對這位嚴父却是怕得要命。「大哥！時間是在半個多月前，地點是在城裏一家酒樓上，至於是怎麼認識的……」臉孔微微一紅，赧笑了笑說：「是因爲我見他倆長相怪異，不由對他倆多看了兩眼，因此就惹上了痲煩。」

雷天放含笑說道：「可是他倆過來責問，恰巧三弟氣盛；於是一言不合就打了起來，結果是不打不相識，成了好朋友。是麼？」

「不！大哥，沒打。」高揚搖頭說：「我一報出姓名之後，他倆馬上改顏致歉，並且一陣恭維把我捧上了天。」

「哦！」雷天放沉吟地轉望向高謙祥：「老伯！我說一句大胆的話；憑藝出關外『鷹爪門』的弟子，實在沒有對高家的人改顏賠罪，奉承恭維的必要。」

「賢侄這話不錯，高家的聲威遠不及關外鷹爪門。」

高謙祥點點頭：「那麼賢侄以爲他兩個是……」

雷天放微微一笑，道：「且聽三弟說下去。」

「大哥！」高揚楞楞地說：「我說的是眞的。」

雷天放笑笑說：「三弟！沒人說你說的是假話，說下去吧。」

「以後彼此談的十分投緣，後來就來了家裏。」

「他兩個來家裏，是出自三弟的邀請，還是……」

「是我邀他兩個來家裏小作盤桓，幾天之後，他兩個就表示初來關內人地生疏，也無處可去，願意在家裏帮帮忙。」

「哦！」雷天放沉吟地轉向高謙祥說：「老伯！鷹爪王在關外業大勢大，門下弟子入關不該是出來找飯吃的。」

「賢侄說得不錯。」

「三弟！」雷天放又轉望向高揚：「你對他兩個了解多少？」

高揚怔了怔：「大哥這話是……」

「我的意思是，三弟覺得他兩個怎麼樣？對他兩個的底細究竟知道多少？」

「他兩個平常沉默寡言，脾氣性情雖然有點乖僻冷酷，但不失爲性情中人，可交的朋友。至於他兩個的底細，我只知他兩個藝出『鷹爪門』。」

「三弟！只是如此而已麼？」

「是的！大哥。」

雷天放默默沉思未語。

「賢侄！」高謙祥突然開口說：「這該夠了。」

「老伯！是的。」雷天放點頭說：「他兩個是夠可疑的。」

「那麼，我們該可以……」

「不！」雷天放搖搖頭說：「老伯！不忙。」

「不忙？」高謙祥雙目惑然凝注：「那賢侄的意思預備怎麼辦？」

「老伯剛才不是命小侄全權處理此事麼？」

「好吧。」高謙祥點頭一笑：「我不問了。」

雷天放笑了笑，轉望向高揚：「三弟！他兩個現在可在家？」

「在！剛才還跟我在一起。」

「那好，痲煩三弟把他兩個叫來，就說有重要大事相商。」

高揚應了一聲，脚下却未動，遲疑地：「大哥！究竟是怎麼回事？」

雷天放神色微微一肅，便把原因概略的說了一遍。

高揚臉上倏然變了色，搖頭說：「不可能！大哥！這絕不可能！」

「何以見得不可能？」

「相處半個多月，我看得出來，他兩個絕不會。」

「三弟！」雷天放淡然一笑說：「沒人說要把他兩個怎麼樣，你又何必那麼緊張？」

「大哥！我絕不是偏袒他兩個，事實上……」

「三弟！我只是要你把他兩個叫來，也的確是有要事商談。」

「好！我這就去。」轉身大步行去。

「三弟！別把不該說的告訴他兩個。」雷天放叮囑地說。

「我知道，大哥。」

望着高揚的背影轉入後院，雷天放目光又環視了高謙祥等人一眼說：「我請諸位跟往常一樣，別露半點聲色。」

「賢侄只管放心，我幾個明白。」高謙祥說。

「老伯！」雷天放微吸口氣說：「他兩個如果是來臥底的，除去他兩個不但於事無益，反而打草驚蛇。逼他們說話吐供，也不如暗中留意，讓他們自己引出那個暗中人來。」

一陣脚步聲響動，高揚帶着查猛、查彪兄弟來了。近前，查家兄弟齊向雷天放施禮。

「二位請別多禮。」雷天放欠身還禮說：「如今大夥兒都到齊了，我要告訴諸位一樁大事，這件事可千萬不能洩露出去，否則的話，我們就要全盤俱墨了。」

高謙祥接口說：「賢侄放心，我們都不會洩露出去的。」

雷天放環視衆人一眼，神情突然一肅：「我已經訂製了一隻『玉佛』，無論大小、形式、玉質，都跟眞品一模一樣。到第三天夜裏拿出來，讓他們去搶去；趁着他們搶奪紛亂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放手幹我們的了。」

放手幹什麼？他沒說，高謙祥等人也沒問，查家兄弟靜靜地聽着，臉上毫無異容。

「好！」高謙祥雙手一拍巴掌，說道：「就這麼辦。賢侄！那隻玉佛已經雕好了麼？」

「還沒有，不過絕對趕得上用。」

「那就行了，賢侄還有別的事麼？」

「沒有了，只是這件事關係高家的安危，千萬不可洩露風聲。」

「賢侄放心，絕不會的。」高謙祥朝高揚一揮手說：「揚兒！你三個去吧。你大哥叫你們三個來的用意，旨在讓你三個小心，加倍戒備。明白麼？」

「孩兒明白。」高揚帶着查家兄弟走了。

望着三人的背影轉入後院不見，雷天放輕聲一笑說：「老伯！我們跟去瞧瞧吧，但是千萬得小心，不能讓他兩個有所警覺。」

「這一下怕不人贓俱獲。走！」高謙祥一笑當先邁步，領着衆人輕輕地向後院掩去。

後院之中，高揚與查家兄弟默默地走着。

突然，查老二查彪開了口：「三少！我內急，去去就來。」

「去吧！快去快來。」高揚說。

查彪應了一聲，手捂着肚子，快步越前向後院深處急急行去。

後院，那緊靠院牆處；是一片草地，草地上建着兩間小房子。其中一間是茅房；一間是柴房。

查彪既然「內急」，就應該進茅房，可是，他却步履輕捷地進了柴房。

片刻之後，他由柴房裏出來時，手裏已抓着一個活的東西；那是一隻信鴿。他抬眼朝四週掃視了一眼，揚手便要放那信鴿。

「查彪！你好大的胆！」夜空中突然響起一聲沉喝。

查彪一驚凝目投注，一處暗隅中轉出五個人來；正是雷天放跟高謙祥，大少高威、二少高雲與總管駱大鵬。

他大驚失色，連忙手一揚，信鴿展翅冲天欲起，然後他跟着騰身要逃。

「查彪！跟我玩心眼兒，你還差得多。」雷天放一聲冷笑，揚手一道寒光飛射向那隻信鴿，身形隨之騰起，一掌擊向查彪，口發冷喝：「下去！」

他動作快捷如電，查彪欲逃未成，身子立被他一掌迫落地面；那隻信鴿也被寒光射中墜落。

「三位且作小忍，我還有話要問他呢。」雷天放身形跟着落地，抬手攔住含怒欲撲的駱大鵬跟高威、高雲。

駱大鵬等三人怒目瞪視着查彪，未再動。

「二弟！」雷天放向高雲說：「痲煩你去把那隻信鴿取來給我，我要先看看牠爲查老二帶出去的是什麼好消息？」

高雲快步過去拾起地上的那隻信鴿交給雷天放。查彪面如死灰，站在那裏不言不動。

「這是什麼字？鬼畫符嘛！」雷天放自信鴿腿上取下一個小紙捲兒，展開一看，他皺起了眉頭。

那紙上，彎彎曲曲地畫滿了；只是那看來不像是字，不知是什麼意思？

忽然，雷天放笑了：「呵！我明白了。二位藝出關外，來自關外，想必這是蒙古文，對麼？」

查彪沒說話，雷天放目光一凝：「可否痲煩閣下，告訴我這是什麼意思？」

「可以。」查彪眼珠子轉動了一下說：「這是我跟本門通信，上面的意思是說我兄弟暫時不回關外，要等高家渡過危難之後才能回去。」

「哦！」雷天放淡淡一笑：「這麼說來，閣下倒是一番仁義好意了。」

「本來就是。」

「這我可就不懂了，關外『鷹爪門』與金陵高家一無親，二非故，二位爲什麼要遠來關內爲高家效力？」

「這很簡單，『士爲知己者死』。」

「好一個『士爲知己者死』，是眞的嗎？」

「自然是眞的，你可以看看那紙條上的字。」

「你這是存心作難我，我怎會看得懂呢。」

「那我就沒有辦法了。」

「我有，只怕你這張紙條送出去後，高家就渡不過危難了。」

查彪淡淡地說：「你若是不信，我莫可奈何。」

「查彪！」雷天放語聲忽地一冷，道：「你當我眞不識蒙古文字麼？」

查彪心中一驚，但旋即平靜地說：「那最好，你既然識得，就該知道我所言不虛。」

「我只知道你的話是虛得不能再虛了，這紙條上所寫的意思，跟我剛才交待的事情一字不差，你不信我唸給你聽聽。」他冷笑了一笑，嘴裏嘰哩咕嚕地唸了一陣：「怎麼樣？對麼？」

查彪身軀機伶伶冷顫，臉色大變，閃身欲逃。可惜，他沒能快得過雷天放，他身軀剛動；雷天放一隻手掌已快捷如電地落在他的肩胛上。他疼的哼了一聲，身軀頓時矮了半截。

「老伯！」雷天放轉向高謙祥：「請派人去把查猛引來。」

高謙祥的臉色十分難看，朝駱大鵬一擺手說：「快去。」

駱大鵬轉身欲去。

「且慢！」雷天放突然說道：「駱總管！三少可是查猛敵手？」

「怕要略遜一籌。」駱大鵬答。

「那麼先把三少引開他身邊。」

駱大鵬一點即透，懂得他這話的意思，剛要點頭答應。突然，一聲冰冷的輕笑傳了過來：「奈何三少他不願離開我的身邊。」

衆人一驚目光投注；只見查猛一隻手捏着三少高揚的頸脖子，一隻手握着一把寒光耀眼的七首，抵在高揚的心窩上，緩步走來。

高謙祥等人臉色勃變，但却沒一個敢動。高揚臉色煞白，神態怕人。

「你們誰敢動一下，我這把七首就插進三少的心窩。」查猛挾着高揚走進五丈之內，冷冷說。

「查猛！」高謙祥瞪目怒聲說：「我高家待你兄弟不薄。」

「那沒有用，我兄弟身受別人的恩惠更深厚。」

「查猛！」雷天放雙目凝注：「你說誰？鷹爪門？」

「鷹爪門中已經沒有我兄弟這兩個人了。」

「這麼說來，你兄弟已經被逐出門牆了？」

「哼！那是我兄弟自己的事，與你無關。」

「怪不得你兩個遠來關內，敢情是有家歸不得。」雷天放目射威稜地：「查猛！我問你，你是受誰的指使？」

「你想我會說？」

「你不說我也知道。」

「那你何必多問。」

「我想由你口中證實。」

「你別夢想了，我什麼也不會說的。」

查猛冷冷地說：「雷天放！現在我要你放了我二弟。」

「你想我會那麼好說話？」

「我以爲你該。」查猛冷冷一笑說：「要不然，我跟你一個換一個，我們兩不吃虧。」

「你想帶走高三少？」

「那是當然，你不放我二弟，我就帶他走。反正我要帶走一個，不是他便是我二弟。」

「你以爲你能出得了高家？」

「那要試試看再說。」

雷天放微一沉吟：「要我放查老二不難，你先放了高三少。」

「雷天放！你是把我當成了三歲孩童嗎？」

「你要明白，你若不放高三少，你出不了高家。」

查猛冷聲一笑：「我更明白，我若放了他，我兄弟倆更出不了高家。」

「你敢把高三少怎麼樣？」

「爲了我二弟，我雖不敢把高三少怎麼樣，然而，你雷天放也未必敢把我二弟怎麼樣。」

「那倒不見得。」雷天放淡淡說：「高老爺子有三個兒子，而你兄弟只有二人，一個換一個，該值得，爲江湖道，爲整個高家安危，應該更値得。」

「那你就試試看吧。」

「賢侄！」高謙祥顫聲接口說：「你說的對，犧牲了高揚，我還有兩個兒子，放了他兩個我高家將難渡危難，金陵江湖道也會遭殃，我這個兒子可以犧牲……」

「爹！」高揚突然厲聲激昂的說：「我一身換我高家跟金陵江湖道安危，不但值得，也壯烈。」

高家父子皆英豪，都是令人敬佩的人物。

雷天放聽得不由暗暗點頭。「查猛！我答應你放查老二。」

「賢侄！不可。」高謙祥急急說。

「老伯！」雷天放微一搖頭，說道：「以三弟的身份，換這兩個跳樑小醜不値得。」

「賢侄！高謙祥不是不明大義之人，你不用……」

雷天放接口說：「老伯可是交小侄全權處理？」

高謙祥輕吸一口氣肅容說：「我明白賢侄是爲我高家，但如此却又陷高家於不義。」

「老伯！我既然全權，一切就應該由我。」目光倏然轉注查猛：「查猛！你聽見了嗎？」

「聽見了，但我要你先放人。」

「查猛！雷天放旣作千金諾，便絕不會食言背信。」

「那沒用，事關我兄弟生死，我不敢輕信任何人。」

「查猛！」雷天放雙目倏射威稜地：「我放了查老二，你若是……」

查猛立刻接口說道：「我自然也會放開了高三少，我若傷了他，我兄弟就走不了。」

「你明白就好。」一抖腕，查彪身子踉蹌前衝，一直衝到查猛身旁。

「查猛！該你放人了。」雷天放冷冷說。

「不忙。」查猛冷冷一笑：「我要請高三少送我兄弟一程。」

高謙祥等衆人齊都勃然色變。雷天放目射煞芒：「查猛！你敢欺我。」

「這不能說是欺你。」查猛淡淡說：「你知道我如在此時放了高三少，我兄弟勢必仍然走不出高家一步。」

「那麼我再作許諾，放了高三少你兄弟只管走，我保證絕對沒有人攔你們。」

「不行！」查猛一搖頭：「我不能冒這個險，也不能相信你。」

高謙祥突然大喝一聲，閃身欲撲。

雷天放眼明手快，一把拉住了他，目注查猛：「查猛！我又怎能相信你？」

查猛陰笑地：「事實上你也只有相信我，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查猛！」雷天放吸了口氣，忽然一點頭說：「好！你兄弟走吧，我話說在前頭，你若傷了高三少毫髮，縱然天涯海角我也必追殺你兄弟。去！」抬手一揮。

「你放心！查猛也向來說一不二。老二，走。」挾持着高揚往外走去。

雷天放與高謙祥等衆人都站在原地未動，直到查猛兄弟挾持着高揚出了大門，衆人這才邁步行向大門口站立。只見查猛兄弟挾着高揚出了百丈之外，才放開高揚，快步飛奔而去。

雷天放心中爲之一鬆說：「倒不失爲信人，老伯！我得跟下去找找綫索去，遲了恐怕來不及了。」彈身而起，朝那查猛兄弟奔去的方向追了下去。

查猛兄弟的脚程不慢，只是雷天放的脚程更快；片刻工夫之後，百丈多的距離已拉近了五十來丈。追着追着，查猛兄弟突然彈身而起，躍上了一家大宅院的圍牆，一頭栽了進去。

雷天放追到那圍牆外，略微猶豫了一下，隨即騰身越牆躍入。

大宅院很大很大，只是，到處一片漆黑、靜寂，不見一絲燈光，不聞一絲聲息，也不見了查猛兄弟的踪影。

雷天放雖然有一身很高的武功，但在這環境陌生，敵暗我明的情況下，他不由立刻皺起了眉頭，也提高了警覺，迅速的閃身隱入了一處牆角，以防猝然暗襲。

「雷天放，你來了麼？」一間屋子裏突然傳出了一個冰冷的聲音。

雷天放隱身牆角處，屏息凝神未動。

那凝冷的聲音一笑又說：「堂堂男子漢，名震江湖的英雄人物，既敢跟到此地，爲何又躲躲藏藏的不敢露頭，豈不令人恥笑……」

「雷天放在此，閣下也該出來見見吧。」一個「激」字刺人，雷天放胸中氣血不由陡地往上一冲，閃身而出。

左邊，十多來丈外的一間屋門霍然打開，閃身走出了個身材頎長的青袍老者，身後跟着四個人，查猛查彪兄弟，另兩個面孔陌生得很，雷天放不認識。

「沒想到『奪命書生』也受不得激，眞出人意外。」青袍老者輕聲一笑說。

「這麼說來，閣下並不知道我會跟來的。」

「不！我猜你一定會跟來。」

「你猜對了，如今我來了。」

「你來得正好，免得我去找你。」

「你找我幹什麼？」

「你跟來此地又幹什麼？」

「我要找那挑起禍端，意欲陷害高家的狡詐惡徒。」

「我找你是爲了要殺你。」

「你我有仇恨麼？」

「沒有。」

「那你爲什麼要殺我？」

「因爲你姓雷。」

「哦！」

「也因爲你是雷雲龍的義子，是他唯一的傳人。」

「哦！就是這點理由？」

「不錯。」

「你與先師有仇？」

「哼，我恨不得能够把雷雲龍碎屍萬段。」

「你恨先師那麼深？」

「比海尤深。」

「那麼對高家呢？你跟高家也有仇恨麼？」

「我跟高家雖然沒有仇恨，但高家不該跟雷雲龍是親戚。」

「這麼說，凡是跟先師有關連之人，你都要殺了？」

「不錯。只要是跟雷雲龍有關連之人，我一個都不會放過。」

「對高家，你打算怎麼辦？」

「簡得得很，我兵不刄血，假手各江湖道除去高家之人。」

「好陰毒的手段。」

「這叫做無毒不丈夫。」

「我猜你如此借刀殺人，大概別有什麼企圖目的吧？」

「你猜對了。」青袍老者嘿嘿一笑：「金陵地區，除了魏家就是高家，如今魏家已只剩下一個小丫頭，高家再一完蛋，這金陵江湖就是我的天下了。」

「你好大的野心。」目光一凝：「我請問，你跟先師有何仇何恨？」

「你去問雷雲龍吧，他自然會告訴你的。」

「他老人家已然故世了。」

「可是我不信。」

「你不信就算了，我再請問，魏家的人也是你殺的麼？」

「不錯！是我殺的。」

「魏家又跟你何仇何恨，難道魏家與先師也有關連？」

「魏家跟雷雲龍雖無關連，却是金陵地區頭一號人物，不除掉魏家，我就無法獨霸金陵江湖。」

「哦，這麼說，擄去魏小姐的也是你了？」

「不錯，是我。」

「她現在何處？」

「一處十分安全隱秘的地方。」

雷雲龍吸了口氣：「你也會『鎖喉奪命指』？」

「當然，要不我怎能嫁禍於你？」

「我很感奇怪，你怎會『鎖喉奪命指』的？」

「你想知道麼？」

「當然想知道。」

「我可以告訴你，但有條件。」

「什麼條件？」

「說出雷雲龍的隱身之處。」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先師巳經故世了。」

「只是我不相信。」

「那只好由你了。」目光倏又一凝：「我還未請敎，閣下尊姓大名？」

「我姓尤。」

「大名？」

「這兒的人都叫我尤大爺。」

「尤大爺？你就是小翠紅口中那尤家大院的主人？」

「是，也不是。」

「這話怎麼說？」

「以前我不是，現在是！」

「尤家大院以前的主人呢？」

「死了。」

「是你殺死的吧？」

「你說對了。」

「你爲何要殺死尤家大院的主人？只爲冒充他？」

「你又說對了，我要以尤家大院主人的身份出現獨霸金陵江湖。」

「你原來並不姓尤吧？」

「不！我正是姓尤。」

雷天放吸了口氣：「現在請明白的答我一問。」

「你問吧。」

「從脅迫小翠紅暗中下毒害我開始，到目前爲止，這一個多月我遭遇的一切，可都是你一手策劃佈置的？」

「不錯。」尤大爺點頭一笑說：「可惜你明白得太晚了。」

「你的意思是說……」

「如今你已經投進了羅網，想活着走出去只有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說出雷雲龍的藏身所在，自殘雙目，我或可恩施格外，放你一條生路。」

「你這裏是龍潭？」

「不是龍潭。」

「是虎穴？」

「也不是虎穴。」

「你該知道，這裏縱然是龍潭虎穴，也未必能困得住我。」

「這裏雖然不是龍潭虎穴，但我有把握你絕對活着走不出去。」

「你的把握可就是憑你們眼前這五個人？」

「另外還有五支快槍。」

「哦！」雷天放心頭暗暗一驚，雙目陡射精光，像一頭獵鷹般向四下掃了一眼：「在什麼地方？」

「四週，他們都掩蔽得很好。」

「我怎麼沒發現，你不是故作危言虛聲恫嚇吧？」

「你不信不妨試試。」

「我當然要試。」脚下邁步緩緩向前逼去。

「砰」然一聲槍響，一顆子彈射在雷天放脚前尺多之地，地上泥土被激起尺多高。

雷天放心頭一凜，脚下停步。

尤大爺嘿嘿一笑說：「這是證明我並非危言虛聲恫嚇，也是警告，你如再妄動一步，槍子兒便會往你身上招呼了。」

「看來，你今天果眞巳决心不讓我活着走出去了。」雷天放深吸口氣，淡然冷靜地說。

「當然。要不然我就不會現身露面，告訴你這些實情了。」

「你說的也是。」雷天放淡然一笑：「我有一樣東西給你看了之後，你可能會後悔。」

「哦！是什麼東西？」

雷天放沒說話，探手囊中摸出兩枚龍眼般大黑黝黝的圓球，托在掌心中：「你識得這東西嗎？」

「這是什麼？」尤大爺深看了一眼，搖搖頭。

「它叫霹靂子。」

「炸藥？」尤大爺臉色一變。

「不錯。」雷天放點頭冷然一笑說：「這東西威力奇大，只要一枚，就足夠使你尤大爺等五位血肉橫飛，粉身碎骨。」

尤大爺臉色再次一變，脚下情不自禁地移步緩緩向後退去。

「站住！」雷天放冷然沉喝：「尤大爺，你最好站着別亂動，只要你的人不動槍，我也不會用『霹靂子』對付你。」

這情形，尤大爺當然明白，暗中埋伏的五枝快槍，雖然足可將雷天放的身軀射成一座螞蜂窩，可是他跟查家兄弟等五人必然也難逃那「霹靂子」的刦數。他不是個不顧自己性命的人，當然不會不爲自己的安全着想。

於是，他暗吸了口氣，擧起一隻手來在空中揮了揮，示意那埋伏在暗中的手下不要胡亂動槍。

「俗話說：識時務者爲俊傑。」雷天放淡然一笑說：「看來你尤大爺倒是個很識時務的俊傑。」

「你想怎麼樣？」尤大爺目光凝注，冷冷地問。

「我想現在我們該好好的談談了。」

「談什麼？」

「條件。」

「不必了，你走吧，今天算你佔了先着，我任你活着離開此地就是。」

「不！我還想帶走一個人。」

「你想帶走誰？」

「魏秋霞魏小姐。」

「不行。」

「你應該明白，如今你的命在我的手裏。」

「我明白，但是你也該明白，我死，你也必死在我手下的亂槍之下。」

這話是實情，雷天放不由暗暗皺起了眉頭。旋而他吸了口氣：「尤大爺！你是個人物不是？」

「怎麼樣？」

「魏小姐只是個弱女子，你擄刦她算什麼，你要是個人物，就該放了她。」

「我會放她的，不過現在還不能。」

「爲什麼？是怕她找你報仇？」

「我要是怕她報仇，我就會斬草除根殺了她，不會還留着她了。」

「那你爲什麼不現在就放她？」

「這問題日後你自會知道，請恕我暫時保密。」

「你打算什麼時候放她？」

「也許是在明天，也許得過上一段日子。」

雷天放微一沉吟，道：「你不會傷害她吧？」

「這你大可放心，到現在爲止，我一直待她如上賓，不過……」嘿嘿一笑：「她如果堅决不合作，我可能會讓她吃點苦頭。」

「你要她合作什麼？」雷天放目光凝注。

「這你日後也自會知道。」

雷天放雙目倏射威稜逼人地說：「姓尤的！我警告你！你如果害了她，我會把你挫骨揚灰！」

「雷天放！」尤大爺冷笑一聲，說道：「這種狠話嚇不了我，錯開今天，我仍然會找你，除非你說出你那老鬼師父的藏身所在，你自殘雙目，我是决不會放過你的。」

「姓尤的！」雷天放雙眉微揚了揚說：「我已經說過兩遍了，現在我再說一遍，先師巳經故世了。」

「可是我决不相信，他向來筋骨强健，又是個練有一身武功的高手，我不相信他會輕易的死去的。」

「你一定不信，我也莫可奈何。」雷天放淡淡說：「俗話說得好：父債子償，師債徒還。你跟先師有什麼深仇大恨，我都一肩承當，你儘管找我好了，只希望你別再牽累別人。」

尤大爺嘿嘿一笑：「現在大部份都巳獲得解决，只剩下你一個，你放心吧，我不會再節外生枝去牽累別人的。」

「那就好。」

「你的話說完了麼？」

「說完了。」

「今天我雖然佈好鈎，張好網，而你也吞了鈎，蹈了網。」尤大爺目光瞥視了他手裏的那兩枚「霹靂子」一眼：「奈何我是個向來行事謹愼，不喜歡冒險做賠本生意的人，現在你請吧。」

雷天放心裏很明白，眼前雖然爲了自己的性命，無法奈何他，可是他却也無可奈何得了對方，目前他只有放過對方，以後再說。

於是，他沒再說話，暗吸了口氣，突然騰身拔起，一個倒翻翻出了圍牆。

× × ×

秦淮河的賽燈船大會，應該正是燈光上騰冲霄，鑼鼓喧天；沿河兩岸人潮如浪，萬頭鑽動，情況緊張激烈的時候。可是，出人意外地，秦淮河上竟然靜悄悄的；那兩岸上萬的人潮不見了，燈船上的燈也已熄滅，賽燈船大會似乎已經結束。

雷天放怔住了，他站立河岸望着那靜靜的河水出了神：這是怎麼回事？現在才十點多鐘，賽燈船大會正該是進行如火如荼之際；怎麼這麼早就結束了？

這是爲什麼？難道出了事？……

但，究竟是出了什麼事呢？……

雷天放緊緊地蹙了眉頭。突然，石橋上飛奔下一個人來——劉四。

「方老哥！你上那裏去了？我到處在找你。」

「四哥！燈船會怎麼這快就散了？」

「我就是爲這件事找你，燈船會進行得好好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忽然停止了；而且，一些江湖人都趕往城西高家去了。」

「哦！」雷天放心頭一震：「高家恐怕要糟，他們去了有多久了？」

「大概有半個鐘頭的光景。」

「我這就趕去，可能還來得及。」

「方老哥！我陪你一起去。」

「謝謝你，四哥。這種江湖事你最好別插手，再說，你去也帮不上忙。」

「那麼我……」劉四知道這是實情話，不由有點不好意思臉孔一紅。

「別說什麼了，我明白你的心意。」雷天放伸手拍拍他的肩膀，邁步往城西飛奔而去。

× × ×

雷天放脚下飛快，一口氣奔到城西，距離高家還在百丈以外，老遠便看見高家大門前街上站滿了江湖人物。人數雖然很多，可是却都靜靜地站立着，看樣子似乎在等待着什麼；而高家的兩扇黑漆大門則關得緊緊的。

「兄台！」雷天放放緩脚步，瀟洒地走了過去，向一個身材魁偉的虬鬚大漢拱手：「請問這是怎麼回事？」

「你不知道？」虬鬚大漢望他一眼。

「要是知道我就不會向朋友請敎了。」雷天放搖搖頭。

「聽說高家有尊『玉佛』，價值連城，就是這麼回事。」

「哦。高家有尊『玉佛』那是高家的事，這麼多人在這兒想幹什麼？」

「想開開眼界。」

「想開開眼界？」雷天放眨眨眼睛：「那必是要高家把『玉佛』拿出來給大家看看了？」

「不錯，正是這樣。」

「高家肯嗎？」

「這只怕他不肯也不行，由不得他高家。」

「爲什麼？」

「你是本地人嗎？」虬鬚大漢翻動着環眼上下打量着他。

「不是，我是由外地來這裏看賽燈船會的。」

「你是個讀書人吧？」

「是的。我讀過不少書，要是在前清，我可以考秀才。」

「咱勸你別問了，你還是趕快離開這兒吧，離得越遠越好。」

這虬鬚大漢外貌看起來雖是個粗暴之人，心地倒是好得很。

「這又是爲什麼？」

「叫你別問，你爲何這麼囉嗦。」虬鬚大漢臉上顯出不高興的神色。

「因爲我好奇。」

「你別好奇了，這種事兒也好奇不得，弄不好就會連性命好奇進去。」

（未完・七）

奇俠司馬洛故事

寶球

馮嘉・文
可飛・圖

機智女郎 神秘失踪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鄒巧兒、珍珠捉到了雷剛，他是搜索者的指揮者，現在利用他下命令搜索者對付湯仲，他是熊公的後台，能够指揮熊公工作，熊公指揮搜索者襲擊鄒巧兒、珍珠，是通過雷剛下達的指示，現在反其道而行之，以暴易暴，搜索者遵照命令只將湯仲打傷，引起警方注意，搜查出大量有關的文件，而且連熊公也牽連在內了。繼而又令雷剛指使搜索者將另一個組織後台麥迪根打傷，使他落入警方之手，同時亦將搜索者也落入警方之手。司馬洛等同時亦將蝴蝶帮的帮主捉住，取到了鏡片，做帳的人也找到，透過水晶球就看到文字和數字了……



「起先是這樣想，」司馬洛說：「但是現在我就忽然有了一種不大對勁的預感了！」

「那麼——那麼——」鄒巧兒的眉頭也緊皺了起來。

司馬洛說：「假如她過了中午還不回來，我們就去找她！」

「到什麼地方去找？」鄒巧兒問。

司馬洛說：「對這一點，我看你是總有一點點概念的吧？」

「也許是的。」鄒巧兒說。

× × ×

珍珠眞的在過了中午之後仍未回來，他們就出發去找她。

鄒巧兒也不是完全沒有辦法找珍珠的，祇是沒有把握吧了。她把司馬洛帶到了一個地方。

那裏是間五金鎖匙店，而鄒巧兒找着店中那個年輕的女店員，相信是店主的女兒，因爲這種店子甚少用女店員。她說道：「我想買一條二百一十四號鎖匙！」

那個女郎對她微笑：「你總是丟失鎖匙的！」

「是呀，」鄒巧兒說，「人的性子是這樣，改也改不掉的！」

那個女郎找了一條鎖匙給她，她付了欵，便與司馬洛離開，司馬洛問道：「這是什麼？」

「這是郵局一隻郵箱的鎖匙。」鄒巧兒說。

「別人的？」司馬洛問。

「是我自己的，」鄒巧兒說：「我長期租用。」

「哦，」司馬洛說：「這就是你另一個用來收藏東西的地方。」

「對了，」鄒巧兒說：「有時我亦會把東西寄給自己！」

「而你也會常常把鎖匙丟失？」司馬洛問。

「不是丟失，」鄒巧兒說，「是棄掉，用完了一次我就棄進海中，免得給人找到，可以開我的郵箱。」

「你的古怪眞多，」司馬洛說：「不過我倒不知道，郵局的郵箱鎖匙是可以在五金鎖匙店買到的。」

「這並不是很特別的鎖匙，」鄒巧兒說：「祇有那麼幾百種變來變去，你知道是幾號，就隨時可以買到一條，也不必配了。」

「唔，」司馬洛說：「這個我也知道，不過我却是還未懂得加以應用，還是你高明一些。」

「還是我古怪一些。」她說。

司馬洛在郵局停車，與她一起進去郵箱的部門，那裏的規矩，是自己進去開郵箱取信件的。

鄒巧兒開了其中一隻郵箱，從那裏而取出郵箱內僅有的東西，就是一張紙。紙上祇是用筆寫了一個數目。

她立刻咬着下唇說道：「她留下了一個訊給我！」

「這是什麼？」司馬洛皺眉問。

他看到這紙上的數目祇有三個位，連電話號碼都不是，這樣三個數目字，有什麼意思呢？

「是她留下來的，」鄒巧兒說：「萬一她失手的話，我也可以知道！」

「失手什麼？」司馬洛問。

「我暫時也不知道她是去了幹什麼？」鄒巧兒說。

「那麼，」司馬洛說：「你也不明白這個號碼的意思了吧？」

「那帳簿，」鄒巧兒說，「那用水晶球看的帳簿。138就是頁碼！」

「噢，」司馬洛說：「跟那帳簿的事有關？」

「我記得她是看過138頁的，」鄒巧兒說：「你不是說有些資料要她協助提供的嗎？」

「呀，對了！」司馬洛說。

鄒巧兒說：「那裏面一定有些她知道的事情，而她並沒有說出來，現在她一個人去攪了！」

「是什麼事情？」司馬洛問。

「我不是她，」鄒巧兒說：「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們也許可以從那些資料上研究出一些綫索來的！」

他們又立即開車回到屋子去了，司馬洛打了一個電話到總部找莫先生，他們現在是在另一座不同的城市，不能即時可以看到那帳簿，於是莫先生就用最快的方法把有關的幾頁送來，那就是用傳眞機把映印本傳到此地的總部，此地的總部則派人送來。

司馬洛也相信，鄒巧兒的推測是對的，因爲，他們到這座城市來渡假是珍珠的提議，他們當時都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主意，現在就明白，珍珠可能是別有用心的了。

他與鄒巧兒兩個人都翻着那幾頁帳，以及有關那個人的資料。

那人乃是一個很大的珠寶商，但是亦專辦賊贜，可得厚利，而他的名字亦列在帳簿上，乃是因爲他曾經接過另一個大罪犯的贜物，這贜物却是殺過幾個人而得到的。本來一個接贜的珠寶商，對莫先生的組織來說並不是什麼重要的人物，不過他有這指證的作用，就很重要了，亦因此他會被列到那帳簿上。

珍珠協助調查，乃是因利乘便，珍珠是與這個人交過手的，她對這珠寶商知道得較多。

但珍珠去幹什麼呢？還有什麼是她未說出來的？

鄒巧兒則是有一些概念的。她想了一陣之後，說道：「這個人，有大批珠寶是不見了的，他不肯招供出來，而我們——你們又不是要他的珠寶。但是你們對他的珠寶不感興趣，許多人却是感興趣的！」

「唔，」司馬洛說：「財物是他自己的，我們不應該拿，但是有些人則是這樣，可拿則拿！」

「珍珠也是一樣，」鄒巧兒說：「而珍珠最喜歡的乃是鑽石！」

「所以，」司馬洛說：「珍珠就是可能是去了拿人家的鑽石了。」

「是的，」鄒巧兒說：「很可能正是如此。然而她似乎是惹了一些麻煩！」

「豈有此理！」司馬洛說：「她祇是留下了這樣一個號碼，却不肯講她是到什麼地方去，實在去做些什麼事情。這算是甚麼呢？」

鄒巧兒聳聳肩，說：「她是對自己很有信心，認爲她是多數可以成功的。」

「老天！」司馬洛說：「現在到什麼地方去找她呢？」

「鑽石的主人，」鄒巧兒說：「鑽石的主人應該知道鑽石在什麼地方，也許可以知道珍珠會是在什麼地方。」

「那我們祇好盡快去問了。」司馬洛說。

但是，鑽石的主人却不是在此地，所以，司馬洛要快，就祇有打電話去問。當然不是直接問那個人，而是託莫先生手下的人去問。

他與鄒巧兒則是仍在這邊，等候着消息。

他們不要趕過去參加盤問，因爲這會是太浪費時間的事情。他們口頭沒有批評珍珠，不過都是在心中暗暗怪她。好好地清靜輕鬆一下，本來是很好的，珍珠這樣一攪，就破壞了氣氛，也使他們大爲掃興了。

不久之後，莫先生那邊的總部就回電話來。

司馬洛接聽。鄒巧兒則是在他的旁邊，把耳朵貼到電話的話筒上去，因此她亦聽得到電話中講的是什麼。

那個人是不肯招出他的鑽石在何處的。莫先生不能不把要查出鑽石所在的眞正原因說出來，並且還要向那人保證，鑽石仍會歸還。

莫先生說：「你們能够保證不碰他的鑽石嗎？」

司馬洛說：「你保證了的事情，我們當然也要做到的。我們怎麼可以令你食言呢？」

「但是，」莫先生說：「你們的珍珠却是要去拿人家的鑽石！」

「她顯然已失了手，」司馬洛說：「我們得去把她救回來。我們一定會說服她放棄，假如她還是要拿，我會扭斷她的手臂，也要令她改變主意！」

「那就好了。」莫先生說。

他告訴了司馬洛和鄒巧兒，鑽石是收藏在何處。

這使司馬洛與鄒巧兒兩個人都大爲頭痛。

司馬洛呻吟地道：「她這個人，怎麼攪的？明知是地獄門却偏偏闖進去！」

那些鑽石乃是在一個叫陳查理的人的手中。

陳查理却是一個惡人，絕不好惹，司馬洛也聽過他的名字，鄒巧兒也聽過他的名字。陳查理也是一個莫先生的組織希望對付的人之一，但是目前仍未有甚麼把柄能够對付此人。鑽石也不能成爲藉口。那鑽石的主人祇是把鑽石交由陳查理出賣，找尋買家而已。這些鑽石很可能是贜物，也可能不是，但是起碼在未曾找到之前不能作任何證明。

鄒巧兒說：「珍珠是認識陳查理的。所以她一看了那些資料就聯想到了。她一定亦是早就已知道一些陳查理的內幕，也

許她已經知道陳查理手上有這批鑽石，既然鑽石的主人出了事，這些鑽石也用不着了，結果可能會變成是屬於陳查理的。她一定認爲，既然如此，不如把鑽石拿過來，據爲己有更好。」

司馬洛說：「她也不應該不對你們講呀！」

「我們在一起是很享受的，」鄒巧兒說：「但那是指我和你兩個人而言，在她來說，則是更顯得寂寞了，她自己去找一些刺激，似乎又是無可厚非的！」

司馬洛說：「陳查理與她的交情如何呢？」

「陳查理的兒子對她很有意思！」鄒巧兒說：「這也許會方便她行事！」

「但是也會使陳查理知道這件事情是她幹的！」司馬洛說道。

「是呀，」鄒巧兒說道：「所以很麻煩！」

司馬洛說：「我們又不能公開向陳查理要人，假如珍珠已經給他捉在手上，他當然是不會承認而交人的，而假如珍珠根本未去騷擾過他，他就更不會承認，而我們也會鬧出大笑話來了。」

「當然不能夠直接去問他，」鄒巧兒說道：「我們祇可以用一些旁敲側擊的方法！」

「例如怎樣呢？」司馬洛說。

「例如，」鄒巧兒說：「我們可以假設，我們也是企圖去偷陳查理的鑽石，那麼就可以大略知道珍珠會有一些什麼遭遇了。」

「也可能像珍珠那樣給捉了起來。」司馬洛說。

「我們兩個人，應該是好得多的，」鄒巧兒說：「而且我們的目的實在是在珍珠，而不在鑽石。珍珠是一個人，不如鑽石那麼容易收藏，起碼不能夠放在保險箱裏！」

「唔——」司馬洛沉吟着。

「你還有更好的辦法嗎？」鄒巧兒說道：「難道用搜索者？搜索者現在都不能夠用了。已經沒有了搜索者，好手都死掉了。」

「我是在想，」司馬洛說：「陳查理的兒子是喜歡珍珠的，假如陳查理捉到了珍珠，那麼他的兒子又會如何呢？」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她吸吮着自己的下唇，尋思着，「也許這個寶貝兒子是有點帮助的，陳查理對他很縱愛！不過，問題就是，也許珍珠被捉了他亦不知道；這寶貝兒子不帮老頭子做事，祇是帮忙花錢。」

司馬洛說：「那麼，你認爲由他去刺探，是不是比我們方便呢？」

「誰能叫他去刺探呢？」她說。

「你不認識他嗎？」司馬洛問道。

「認識是認識。」鄒巧兒說道：「但是……」

「我們可以先去問問他的。」司馬洛說。

「但是，」鄒巧兒說，「第一，珍珠並不喜歡他，假如把她救出來，他一定會提出某些交換條件的！第二，也許他會向老頭子告密，那就連我和你都不得了！」

司馬洛說：「你既然認識他，你是知道他會有一些怎樣的反應的。」

「也許是的，」鄒巧兒說：「他這人是也有些叛逆性，不過，我認爲還是把他留作最後一着好些。」

「現在就是最後一着，」司馬洛說：「進陳查理的家本來很困難而且不安全，而假如珍珠是剛剛進過去，而又給他捉住了的話，那就更不安全了，因爲陳查理是一定會加强守衛的。所以，我們得從他的兒子的身上去想辦法了！」

「但是，找他的兒子亦是要進屋中去！」鄒巧兒說。

「他的兒子不是一件傢伙，老是放在屋中的，」司馬洛說：「他會出來的！」

「我們又要等他出來？」鄒巧兒說。

這時屋中電話又响了，司馬洛走進去接聽，由於他們談着時，已經走出屋外而到了泳池邊。

司馬洛聽完了那個電話之後再出來，對鄒巧兒說：「陳查理的兒子剛剛離開了屋子，開車出來！」顯然，他們已有其他的人員立即去監視陳查理的屋子。

鄒巧兒望望天空。她是覺得，時間太早了一些，即使他們決定要潛入陳查理的屋子，還是要等天黑的。

司馬洛也是明白她的意思的。司馬洛說：「既然陳查理的兒子出來了，我們大可以找機會跟他談談！」

「也好。」鄒巧兒說道。

× × ×

陳查理的兒子叫陳松柏，一個相當普通的名字，不過他的外表是並不普通，起碼他是一個非常英俊而强壯的青年男人，而開的又是一部十分名貴的開篷跑車。事實上是一部勞斯萊斯開篷跑車。這種牌子的車而開篷是較爲少見的，一個人，單單是開着這樣一部車，已經是教人羨慕的了。即使這車子是向別人借來的，仍然是值得羨慕，因爲假如一個人沒有相當的家財以及夠廣闊的交遊，亦借不到這樣一部車的。

陳查理的兒子開了這部車，却是到了一個很奇怪的地方。他是一直駛到郊外去，到達了一間很小的山間別墅，這座小別墅是相當破落失修的，顯出已經沒有人住了。假如陳松柏是帶一位女朋友到這個地方來，那還可以理解，但是他却是獨自一人來的，這就使人不大明白。

但是鄒巧兒却明白。這座屋子，乃是珍珠的一個秘密地方，一如鄒巧兒亦有些秘密地方。

似乎陳松柏與珍珠的交情也是不錯的，他知道珍珠有這樣一個秘密地方。

鄒巧兒亦是知道的。

陳查理到這裏來，是爲了什麼呢？

他似乎並不幹什麼，他祇是把那部豪華的開篷跑車停在這座屋子的花園中，人就坐在車上，似乎在等待什麼。他顯然不是等待鄒巧兒，但是鄒巧兒却來了。

一部汽車沿路駛來，而到了這座屋子，進入了花園，在陳松柏的車子旁邊停來，這車子中的人就是鄒巧兒。

鄒巧兒打開車門，下了車。

陳松柏說：「噢，是你！」

「是的，」鄒巧兒說：「這眞是巧合啊！」

「我還以爲來的會是珍珠，」陳松柏說：「你來，有些什麼要跟我講的嗎？」

「我還以爲你來這裏是有什麼話要跟我講的！」鄒巧兒說道。

「我是到這裏來找珍珠的！」陳松柏說。

鄒巧兒立即鬆了一口氣，因爲陳松柏這樣說，亦等於是表示，珍珠是不在陳查理的手中了。那麼，爲什麼珍珠又失踪了呢？

鄒巧兒說：「我也是到這裏來找珍珠的。」

陳松柏皺起眉頭看着她，說：「你不會是來跟我開玩笑的吧？」

鄒巧兒又不直接回答，而是問：「你來又想跟珍珠講什麼？」

陳松柏小心地看着她，說：「你是代表珍珠來的嗎？」

「坦白講，」鄒巧兒說：「我剛才也是沒有對你說謊的，我也是來找珍珠，她不見了，我很担心她。」

陳松柏說：「我聽說你跟珍珠是已經分了手的，那她不分你一份，又未必是意外！」

「不是這樣的，」鄒巧兒說：「我們已經和好了。她知道我不會分她的甚麼贜物，因此她不出現，我才担心起來。」

「那你帮不了我，我也帮不了你。」陳松柏說。

「你本來以爲我可以帮你什麼呢？」鄒巧兒問。

「我以爲你可以代我對珍珠講一聲，」陳松柏說道：「告訴她我爸爸已知道是她把鑽石偷走了，我爸爸是不會放過她的，她永遠不能得到安寧，但是假如她能把鑽石交回，就可以算數。我很希望她能這樣做。」

鄒巧兒說：「你可以告訴我，昨夜你們家裏發生了甚麼嗎？」

陳松柏聳聳肩：「昨夜有人潛入我家，打開保險箱拿走了一批鑽石，警鐘隨即响了起來。我們的人馬上包圍屋子，但鑽石已沒有了，賊也沒有了。」

鄒巧兒說：「那你們憑什麼認爲是珍珠幹的呢？」

陳松柏聳聳肩：「第一，珍珠以前到過我家，第二，除了她之外沒有人能做了此事而仍能逃得出去。第三，她在保險箱裏留下了一張名片。」

「上面有一隻蝙蝠的？」鄒巧兒問。

陳松柏點點頭，道：「正是那個。這實在不是一個很好的主意，爲什麼她要承認呢？」

「我也不認爲這是一個好主意，」鄒巧兒說：「不過這是她的主意，不是我能夠改變的。但是，你來這裏，是代替你的老頭子談判嗎？」

「不是，」陳松柏說：「不過我知道一些事情，我想來通知一下。談判是有可能的。」

鄒巧兒說：「我却不相信你的老頭子會就此作罷，即使把鑽石還給他也是不行，你剛才說，假如把鑽石交還就可以算數，你眞的相信這個嗎？」

「我對老頭子的作風也是略知一二的，」陳松柏說：「他當然是會有一些附帶條件的。那就是，交還鑽石之外，還要告訴他是怎麼逃得出去的！」

「這個對他也是重要的嗎？」鄒巧兒問。

「很重要，」陳松柏說：「我們家裏的是新裝的防盜設備，老頭子認爲是全無破綻的，要進來固然很難，要逃出去就更困難。但是珍珠在這樣的時間之內，在不可能的情形之下也逃出去了，這就是值得研究的了，他要知道這保安措施有什麼破綻。」

「以便下一次不要有人依樣葫蘆？」鄒巧兒說。

「對了。」陳松柏說。

「交還鑽石，還要她把秘訣奉告……」鄒巧兒搖着頭，道：「那不是太便宜了嗎？」

陳松柏苦笑着：「與我的老頭子作對，這解決方法應該是好的。」

鄒巧兒說：「唔，你的意思是，假如給他捉到的話，鑽石還是要交出來，而且也還是要給他問出如何逃走的秘訣，還要丟掉性命！」

「是的，」陳松柏說：「這是實情，而不是我威脅你們。你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鄒巧兒沉默着。

陳松柏終於又說：「你認爲這個做法如何呢？」

鄒巧兒不能作答，因爲事情顯然是不如她所料的。珍珠又把鑽石拿走了，却又不與他們聯絡，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難道珍珠是撇下她與司馬洛而走掉嗎？依她猜想，這個可能性似乎又不很高。在她未知道究竟是發生什麼之前，她也回答出來。事實她也不能夠代替珍珠作主，答應什麼。

她來這裏的目的又不是談判。

這時，陳松柏的車子上的電話响起來了。

這部車既是如此豪華名貴，一切設備都有，車上裝有一隻無綫電話，也不是一件什麼大不了的事情。而且這電話還有擴音的設備。陳松柏也不必拿起聽筒，祇是按了一個按鈕，電話便接聽了，對方的聲音從擴音器中透出來。那是他的老頭子陳查理的聲音。

陳查理吼叫道：「松柏，你在什麼地方？」

「我呃——」陳松柏懦怯着說：「我是在郊外，兜兜風吧了！」

「你把我的開篷車開走了！」陳查理說。

「是的。」陳松柏說。

「你沒有問過我！」陳查理吼道。

陳松柏雖然一向都是害怕他的父親，但是他亦有理直氣壯的時候的。他說：「這車子你很少用，多數是我用的，我也每一次都不必問你！」

「現在我要用！」陳查理吼叫道：「現在就把車子開回來！」

陳松柏瞥了一眼鄒巧兒。現在他是面子有問題了。假如不是鄒巧兒在身邊，也許他是會乖乖從命的，但是有她在着，他就變得很難下台，由於他的老頭子這個命令，實在是太不近人情了，也許他亦後悔

開了擴音機。

陳松柏說道：「現在我有事，不能回來！」

「我也有事要找你！」陳查理說：「你回來！」

「遲一些可以嗎？」陳松柏問。

「不可以！」陳查理說：「你立刻回來！」

陳松柏不出聲。陳查理又問道：「你現在是跟誰在一起？」

陳松柏仍不出聲。他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但是這樣一遲疑和靜下來，却是已等於承認了。陳查理又叫道：「你在什麼地方？跟誰在一起？」

鄒巧兒插咀道：「是跟我在一起！」

她這樣插咀，使陳松柏大爲狼狽，制止也來不及了。他認爲鄒巧兒這樣做是很危險的。不過，鄒巧兒這樣講，却是司馬洛授意的。

原來，來的並不是鄒巧兒一個人，司馬洛亦是有來的，祇不過司馬洛並未現身，鄒巧兒與陳松柏的對話，司馬洛都可以聽到，而司馬洛亦可以通過鄒巧兒帶着的一隻喬裝成耳環的小型無綫電對她提供意見。

「你！」陳查理在電話中叫道：「你是珍珠嗎？」

陳松柏說：「她是珍珠的女朋友鄒小姐！」

陳查理通過電話說：「我猜，你是要跟我談判，是嗎？」

「差不多，」鄒巧兒說：「不然我就不會出現了。」

陳松柏插咀道：「爸爸，這件事情讓我來處理好不好？」

「你閉上咀巴！」陳查理吼叫道。

鄒巧兒說：「陳先生，剛才我和令郎本來是談得很好的！」

「他不懂這種事情，」陳查理說：「你要談，跟我談好了！」

「這也好，」鄒巧兒說：「電話通訊這樣方便，我們就談談吧！」

「不！」陳查理說：「你何不到我家裏來談呢？」

「別開玩笑，」鄒巧兒說：「我到你家，恐怕很難出來了！」

「我可以保證！」陳查理說。

「最佳的保證就是你到這裏來。」鄒巧兒說。

「這個——」陳查理說：「你又能保證我的安全嗎？」

「我們是都不喜歡危害他人的。」鄒巧兒說。

陳查理一時不出聲。

陳松柏則在鄒巧兒的耳邊低聲說道：「我看不要緊的，我帶你回去，他不敢拿你怎樣，不然我跟他翻臉！」

鄒巧兒搖搖頭對他表示不同意，跟着又通過電話對陳查理說：「假如要殺你，可以進你的屋子殺你呀。而且你害怕什麼？這裏不是你的城市嗎？你的勢力是很大的，誰敢碰你呢？」

「好，」陳查理說：「我來。你們在什麼地方？」

鄒巧兒對陳松柏說道：「你就告訴他吧！」

陳松柏告訴了他的老頭子，他們此時是正在什麼地方。

陳查理說：「爲什麼你到那裏去？」

陳松柏說：「我是想爲你解決這件事情，我相信在這裏可以找到珍珠！」

陳查理說：「那麼你有沒有找到珍珠呢？」

「沒有。」陳松柏說：「但是我找到了鄒小姐！」

陳查理又想了一陣，說：「好吧，我來！你們不要走開！」

電話掛斷了。陳松柏又立即對鄒巧兒說：「我希望你不要傷害我的爸爸！你得明白，假如這樣，就會變成是我和你合作引他進一個陷阱了。」

「假如他傷害珍珠呢？」鄒巧兒問。

「我拚了命也不會讓他！」陳松柏說，「你知道我對珍珠……」

「這個你別對我講，」鄒巧兒說：「你見到珍珠的時候對她講好了！」

於是他們等着。

鄒巧兒其實也是心中很慌。司馬洛叫她答應與陳查理談判，她也不知道陳查理來時她該講些什麼。但司馬洛似乎又有他的把握的。

過了一會，陳松柏又說：「爲什麼不把珍珠也找來呢？大家一起談，不是更好嗎？」

「先等你爸爸來了吧。」鄒巧兒說。

陳查理很快就來到了。

他由司機開車載來，另外還有一車打手，一共四個人。

鄒巧兒看見他就心慌，她又不便開口問司馬洛，而司馬洛又沒有出聲。

陳查理下了車，走上前說：「好傢伙，鄒小姐，你們的胆眞不小！」

「你是來打我一頓呢還是談？」鄒巧兒問。

「我說過談就是談！」陳查理說着，吩咐一個手下：「你把這車子開回家！」

陳松柏抗議道：「這車子多數是我用的呀！」

「現在不給你用了，」陳查理說：「車子我收回，以後你用錢也限制，都是因爲你交了這些不好的朋友，攪出了這樣的事。你要三個月閉門思過！」

那個手下把車子開走了，陳松柏也是無可奈何。他說：「我來這裏也是想爲你解決這件事情，我剛才已對鄒小姐講了你的意思——把鑽石交還，說出珍珠是怎樣逃走的，就不追究！」

鄒巧兒說：「我還沒有答應。」

陳查理說道：「你不答應，却叫我來這裏？」

「我請你來是來談談條件，」鄒巧兒說：「假如答應了，就不必請你來了。」

陳松柏又插咀說：「鄒小姐，你們跟我爸爸成爲敵人，這有什麼好處呢？倒不如——」

陳查理又吼道：「你閉上咀巴！」

陳松柏祇好又不出聲，不過他甚爲不高興，在朋友的面前，他的老頭子太不給他面子了。

陳查理又對鄒巧兒說：「好，講條件，你要什麼條件呢？」

「條件大致上是依你！」鄒巧兒說：

「但是那些鑽石對分如何？」

她這樣說，乃是在耳環無綫電中得到了司馬洛的提示，否則的話，她也是不敢亂講話的。

「對分？」陳查理又暴躁地叫道：「我的東西，要和你們對分？」

「現在東西不在你手上，就不是你的了，」鄒巧兒說：「而且，那些東西，本來也並不是屬於你的！」

陳查理强硬地說：「不能夠對分！一點也不能分！我講過的條件就是最後的決定！」

「你的條件却是難以接受的！」鄒巧兒說。

陳查理轉過身，揮揮手說道：「我們走！」

他手下跟着，但他的兒子却不跟。

陳查理又轉過來喝道：「你來！」

「我不回去了！」陳松柏說。

「什麼？」陳查理難以置信地瞪眼看着他。

「我自己喜歡去什麼地方就去什麼地方，」陳松柏說：「我已經是一個大人了，我有自主的權利！」

陳查理說道：「你却要錢用，你沒有錢！」

「是的，」陳松柏說：「不過，我猜我是可以想想辦法，自己賺一些錢的。」

陳查理似乎是應該像炸彈似地爆炸的了，但是他却沒有如此，他祇是相當溫和地說道：「哦？照這樣講，你是在反叛我了！」

「不是反叛，」陳松柏說：「我祇是覺得，我也是應該自立了。一個人不自立，就沒有自尊心！」

「這很好，」陳查理說：「我已經等了你講這話許多年，我很高興你講出來了。不過，我希望你並不是爲了要自立而與她們合謀這件事的！」

「我沒有合謀，」陳松柏說：「我祇是想好好地解決這件事，她們到底都是我的朋友！」

「很好，」陳查理說：「當你可以回來的時候，你就回來吧！」

陳查理上了車，但是在車子還未開動之前，却有另一部車子沿路駛來了。這車把路阻住了。

陳查理的手下立即下車，拿出槍來戒備着。

這來車停下了，從車上下來的人却是司馬洛和珍珠。

陳查理看着珍珠發呆，似乎感到極度詫異。

陳松柏則驚喜地叫道：「珍珠！」

珍珠對陳松柏淡淡一笑，與司馬洛走過來。她的身上仍是穿着緊身的黑衣服，鄒巧兒就可以看出，這是她出動工作時所穿的那種夜行衣。

陳查理終於呆過了，說道：「好了，人來了，我也不必去找了！」他揮揮手，他的有槍的手下就上前。

但是陳松柏則是一跳跳前去，擋住了珍珠，說道：「你不要碰她！她是我的朋友。」

陳查理說：「我現在是辦公事，孩子，有些事情我可以遷就你，這一件却是不行！」

「你說過講條件的，」陳松柏說：「不能夠動粗！」

陳查理說：「我見到了人，那就不同了！」

司馬洛說：「我看，我們好好地談談，對大家都是有好處的！」

「你又是誰？」陳查理問。

「讓我來介紹好了，」珍珠說：「這位是司馬洛先生，這幾位，也不必我介紹了！」

陳查理一時愣住了。司馬洛的人他不認得，名字却是聽過了，他知道這人不好碰，最使他頭痛的乃是這人的後台。

司馬洛說：「陳先生，我看你還是叫你的手下把槍收起來好些。我也有些有槍的人在附近，是你看不見的！」

「司馬洛先生，」陳查理說：「這件事情跟你沒有關係，你可以不管嗎？」

「這件事情與我是有關的！」司馬洛說。

「是我失去了東西，」陳查理說：「我要找同來，如此吧了。這件事情，我看用不着你帮忙吧？」

司馬洛說：「你所失去的，並不是屬於你的東西！」

陳查明嚴肅地看着他：「這是一位朋友託我保管的東西，所以我更非要找回不可！」

「我就是代表你這位朋友，」司馬洛說：「我是物主的代表。這就使我有很密切關係了吧？」

「這個——」陳查理懷疑瞪着他。

「請你的手下把槍收起來吧！」司馬洛說。

「你不要逼我！」陳查理說。

司馬洛一指地上的一塊石頭，說：「你看看那個！」

大家都不由自主地看着司馬洛所指的那塊石頭，雖然一時之間還不明白司馬洛是什麼意思。

他們一看時，那塊石頭就「啪」的一聲響，穿了一個洞，石碎四濺。這顯然是有人在一個他們看不見的地方用長距離的精良步槍開了一槍，射中了這塊石頭。由於這塊石頭是沙質的泥石，所以槍彈沒有彈開，而是鑽了進去。跟着，那震力使石頭裂開了。

陳查理臉色發青，一時呆住了。

司馬洛說：「假如你動粗，下一槍就是射中你！」

「你呢？」陳查理說：「難道你不怕同歸於盡？」

「你不要給你的手下一個難題，」司馬洛說：「假如你死了，沒有人發薪水，他們會不會對我開槍呢？」

陳查理的那些手下都大表尷尬。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他們這種工作，並不是正當的工作，祇有老板活着才可以保證拿到薪金。

陳查理很生氣，但他也明白他是輸了一着。他祇好說：「那你想怎樣呢？」

司馬洛說：「我說我是物主的代表，你相信我嗎？」

「這個——」陳查理說：「我猜你也不會是騙我的！」這倒是眞心話。

「那些東西，」司馬洛說：「我猜你也不會存心吞沒吧？」

「當然不會，」陳查理說：「這就是爲什麼我要那麼急把東西找回來！」

「現在用不着急了，」司馬洛說：「東西在我之手，我交回物主就行了。以後用不着你操心，那不是更好嗎？」

「這個……」陳查理深呼吸着。他其實本是想把那些鑽石吞沒的，但是到了這個地方，却沒有辦法了。他終於說：「這樣也好！」

「我猜，」司馬洛說：「你也不需要我給你什麼證明吧？」

「不必了，」陳查理說：「假如你是冒充的，那你就是太笨了，雙重惹禍！」

「那就行了。」司馬洛說。

「但是還有我的那條件呢？」陳查理說。

「哦，你是問珍珠如何逃出來的，」司馬洛說：「珍珠本人就在這裏。我猜她可以解釋。」

他轉向珍珠。

這件事情，珍珠是可以解釋的，事實上她也是唯一可以解釋這件事情的人，因爲這件事情是她做的。

珍珠的解釋，却是甚爲簡單的，祇是一句而已。她說：「你猜得沒有錯，祇是手脚慢了一些！」

「噢！」陳查理說。

這話，祇有他、珍珠和司馬洛明白，他的兒子和鄒巧兒則都是莫明其妙的。

珍珠說道：「陳先生，還有什麼問題呢？」

「沒有了，」陳查理說道：「我們走吧！」

他轉身就走，而他的手下們亦跟着他走。

但是陳松柏却沒有跟他走。陳查理回頭瞪了他一眼，陳松柏却還是沒有什麼反應，陳查理也不出聲，就帶着他的手下走掉了。

陳松柏對珍珠說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老頭子是要知道你是怎麼逃出來的，你却說他已經知道了，而他又沒有否認！」

「他是猜到了，」珍珠說：「祇是猜到得遲了一些。是那車子，你把我載出來的！」

「我？」陳松柏說。

「是的，」珍珠說：「我根本沒有辦法逃出來，祇好躲在你這車子的尾箱裏。尾廂蓋一關上了就鎖住，這種車子，即使從外面也不容易弄開，要從裏面弄開是更難了，即使連我也做不到。」

「哦，怪不得他要把車子拿回去了。」陳松柏說。

「是的，」司馬洛說：「假如你不是把車子開出去，他反而不會醒起這個如此簡單的道理。他總是以爲珍珠是逃走了。但是我則比他更易猜到，尤其是當他說要回車子的時候。我知道珍珠並未逃脫，因爲她沒有出現。既然她並未逃脫，她一定仍然躲在屋中某一個地方。你的老頭子說要把車子拿回，我就立即醒覺到，珍珠乃是躲在這車子裏了。」

「但是，」陳松柏說：「車子已經給他們開走了，珍珠又怎麼出來呢？」

司馬洛微笑：「先開走這車子，就是等於送到我們的手中來了！」

× × ×

這時，陳查理與他的手下們開着兩部車，到了一處路邊，就發現他那部名貴的開篷跑車停在路邊，那個奉命把車子開走的手下正坐在車上，顯得甚爲沮喪。

陳查理也在他的旁邊停車，跳下來問道：「發生了什麼？」

「有警察截查車子，」那人苦着臉說，「我認爲不會有什麼不對的，就讓他們查。他們拿了車匙把尾廂打開來，却跳出了這個女人……」

陳查理苦笑：「我看你也猜得到她是誰了吧？」

那個手下還是苦着臉道：「那時已經是太遲了，我不能動！」

「他們還沒有控告你綁票呢！」陳查理說。

那個手下還是苦着臉道：「本來可以的，但是當然，那個女人自己知道自己的事情。」

「他們都知道是什麼事情？」陳查理吼道。

「總之，」那手下說：「她說這祇是開玩笑，沒有什麼嚴重的事情，請警車把她載回家去，就走掉了。我那時才明白你叫我把車子開回家去是什麼用意，但是已經太遲了。我總不能夠嚷着說我們的屋子失竊的。而且，那些顯然是他們的人，有什麼用呢？」

「對了，」陳查理說：「沒有用。我發覺得太遲，而他們可是及時醒覺了！媽的！我本來是贏的，但是祇差一點點，就輸掉了！」

另一個手下說：「假如你及時捉到了這個女賊，你又會如何呢？」

「這個嗎？」陳查理咬牙道：「我會——我會——」

「公子是非常喜歡她的，」那個手下說：「也許他會干涉！」

「他敢管我的事情？」陳查理吼道。

那個手下不出聲，不過他也用不着出聲！他的沉默，正顯出了他是要講什麼。

陳查理也不能否認，說道：「對了，正是，他會反抗的，也許，我又不是全輸掉了！我的兒子，總算成爲了一個眞正的男人！你知道，很少人敢反抗我，頂撞我的！」

「現在，我們怎辦呢？」那手下問。

「現在，」陳查理說：「我們趕快回家！」

陳查理把那部開篷車亦帶回家去了。而他並不顯得太生氣。這使他的手下們也是頗感意外，但是却也同樣高興。他們一向都爲陳松柏感到難過，因爲他這老頭子對他，有時簡直是有如對待奴隸似的。現在，陳松柏終於有自立之心，而陳查理因此而高興，他們亦是因此而高興。

也許，以後不會有陳查理把兒子臭罵一頓的場面出現了。

× × ×

另一方面，陳松柏與司馬洛、珍珠及鄒巧兒在一起。

陳松柏光榮地說：「你看見沒有，我終於贏了老頭子了！」

珍珠說：「你不是贏了他，你是贏了自己。你戰勝了你自己的懦弱吧了！」

「對！有道理！」鄒巧兒也說道：「這是你自己的問題，人先自侮，別人才侮之！」

陳松柏苦笑聳聳肩：「但是現在，我就要担心吃飯的問題了！」

珍珠笑道：「你回家去，你的老頭子一樣會歡迎的！」

「我知道，」陳松柏說：「我也不是永遠不會回去的，祇是，假如我是回去吃飯，我還是變成他的奴隸，我要爲他工作，而我不想爲他工作。當我回去的時候，我要自己有能力吃飯時才回去！」

「工作的方面，需要帮忙嗎？」司馬洛問。

「不必了，」陳松柏說：「我也認識一些朋友，找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是不成問題的。」他看着珍珠，又說道：「不過，買得起一部那樣的車子，却是不容易的！」

珍珠說：「別看着我！」

陳松柏懊喪地聳聳肩：「現在我也不能走路回到市區去的，你們可不可以送我一程？」

司馬洛說：「我們有兩部車……誰開車送他呢？」

珍珠又說：「別看着我！」

司馬洛說道：「這樣好了，車子先借你一部，你用完了就放在唔——水晶宮酒店旁邊的停車場，我們就會有人去拿回的了！」

「多謝！」陳松柏說。

他們是有兩部車的，首先是鄒巧兒開來的一部，跟着就是司馬洛與珍珠開來的一部，現在司馬洛是借給他鄒巧兒開來的一部。他們三個人可以用後來的一部。

陳松柏拿了車匙，上了車。

當車子的引擎發動時，珍珠却忽然說：「好了，讓我載你吧，你的駕駛術並不高明！」

司馬洛與鄒巧兒看着她走過去，揮手叫陳松柏讓開司機位，她坐了上去。車子開走了。

司馬洛與鄒巧兒相對聳聳肩，亦登上他們的車子開走。

珍珠開着車子，陳松柏坐在她的身邊不出聲。

珍珠說道：「你是啞了，還是害怕我呢？」

陳松柏說：「你知道我一向是很怕你的！」

珍珠冷笑：「老頭子都不害怕了，却要怕我？」

「你是不同的，」陳松柏說：「我害怕的也不是你，我是害怕會刺激到你，使你不高興……我知道你是不喜歡我的，我做什麼都令你發脾氣！」

珍珠說：「我現在開車送你，我也沒有發脾氣！」

「爲——爲什麼呢？」陳松柏說：「呃——假設你是對我改變了印象，好感起來了。但是，爲什麼會突然對我好感起來呢？」

「那是因爲——跟你的老頭子相同，」珍珠說：「你已經不再軟弱了，你的老頭子很高興！」

「他很高興？」陳松柏說。

「假如他不高興，」珍珠說：「他已經叫他的手下把你捉回去了。雖然有我們在場，這是你的家事，我們是不能管，亦不會去管的！」

「他高興？」陳松柏還是喃喃着說，難以置信。

「他是高興，」珍珠說道：「誰都不會喜歡一個軟弱的男人，現在，你已經不軟弱了，不軟弱的人，當然是可愛得多的啦！」

陳松柏爲之眉飛色舞，十分高興，連雙手也是揮個不停，說道：「這是眞的嗎？我眞是——你眞是對我改變了印象？」

「是的，」珍珠忽然喝道：「但你別亂動！現在沒有人叫你跳舞！」

陳松柏立刻靜下來不動了。他確是很怕珍珠。

珍珠又說道：「我沒有叫你變做木頭人！」

陳松柏大感困難。要他不動是可以的，但是要他不是不動，又不是動得太過份，他就不知如何是好了。尤其是他又是在一部車子裏。假如是在街上的話，他還可以行走兩步。

珍珠咭咭地笑起來：「就是怕我！連老頭子都不怕！」

「你呃——知道的。」陳松柏說。

「算了，」珍珠說：「我祇是跟你開玩笑吧了。你想動就動，想靜就靜吧。不過，關於工作的問題，我在想，我可以帮帮你的忙！」

「我用不着你帮忙！」陳松柏立即抗議，隨即又解釋道：「我的意思是——不

徵稿啟事

你有好故事嗎，你有豐富幻想力嗎？請試撰著一吓！

本社鼓勵有興趣撰寫武俠小說之有志讀者。誠意培植新作家。試用新作品、歡迎投稿。

（每個故事獨立，不超過十萬字。）

故事須新鮮緊湊。文字須簡潔有力。情節要曲折動人。佈局要注意技巧。

武俠世界出版社　啟

是對你有什麼成見，而是，我剛才也講過了，我是想靠自己！」

珍珠說：「那麼我們合作做些生意如何？」

「我和你合作做生意？」陳松柏說：「但是我是沒有本錢的！」

「你有，」珍珠說：「你知道我是幹什麼的，而你認識不少富有的人——」

陳松柏又不是一個很笨的人，他立刻明白珍珠的意思。

他是說：「你是說我去做臥底，而你去偷？」

「你不一定要臥底，」珍珠說：「單單是現在，「你已經可以供應很多資料。」

「不！我不幹這個！」陳松柏固執地說道。

「我說要你幹的，你就要幹！」珍珠說。

「我不幹！」陳松柏仍然固執地說。

珍珠忽然把車子停了下來，喝道：「現在你下車吧！」

「爲什麼？」陳松柏問。

「因爲你不聽我的命令！」珍珠說。

「我——我是聽你的話的，」陳松柏說：「不過，這件事情我就不能夠聽了。事實上，我還是打算跟你講，你不應該再做這種事情，所以我今天才會到那間屋子來。我來並不是爲了爲老頭子拿回那些鑽石！」

「下車！」珍珠叫道。

陳松柏眞的打開車門下了車，又把車門關上了，便毅然地沿路而行，連頭也不回。

珍珠把車子一開動，便越過了他，絕塵而去。

陳松柏目送着那輛車子消失在視綫之外。

他繼續前進。步行雖然是慢一些，但他還是終於可以到達市區的。

過了幾分鐘，珍珠的車子却又出現了，沿路開回來，一兜圈子調了頭，在陳松柏的身邊停了下來。陳松柏看着車中的珍珠。

珍珠對他微笑，說道：「喂！快上車吧！」

陳松柏上了車，珍珠開動了車子。陳松柏說：「怎麼，你又回來了？」

珍珠微笑：「我一向就是嫌你一件事情，那就是太沒有男人氣。現在你却改過了！」

「但是，」陳松柏說：「我仍不會幹那件事的！」

珍珠微笑着，又問道：「爲了我也不幹？」

「爲了你也不幹！」陳松柏說：「你把我趕下車好了！」

珍珠又不如此做。她說道：「你現在有胆量跟我作對，哈！倒是變成很有意思了！」

「珍珠！」陳松柏說道：「你聽我講，我當然沒有資格叫你爲了我而不幹那種事情，不過，我却想要求你爲了你自己而不幹。這樣繼續幹下去，你是終於會碰釘的！」

「我不會碰釘的！」珍珠說。

「但是，剛剛這一次又如何？」陳松柏說。

「你看，我不是也脫身了嗎？」珍珠說。

「這一次是你運氣太好吧了，」陳松柏說：「難道你相信你的運氣永遠都會這樣好？」

「是的！我的運氣永遠都好！」珍珠說。

「那麼，你就讓我下車吧！」陳松柏說。

「哦？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呢？」珍珠問。

「我們談不攏，有什麼意思呢？」陳松柏說。

「不准下車！」珍珠說。

「你不是我的主人！」陳松柏說。

「請不要下車吧！」珍珠溫柔地伸手摸摸他的臉！

「別來這一套了！」陳松柏說：「你想利用我，我不會受的！」

「好，」珍珠說：「我聽你講——我是說，我答應考慮你的意見。讓我們再詳細商量一下！」

「有這麼容易？」

「我喜歡跟我爭論的男人，」珍珠說，「他們肯堅持，這正表示他們是有男人氣概的呀！」

「你……眞是……」陳松柏爲之氣結地說。

「我對你講過，」珍珠說：「我們的事情是可以商量的。難道你現在還要下車嗎？」

「好吧，好吧，」陳松柏說：「我不下車了！」

× × ×

珍珠失踪了幾天之後再出現，回來時却把陳松柏帶回來了。她並且把陳松柏向司馬洛與鄒巧兒介紹，雖然他們是早已認識此人的。不過，她的介紹方式是不同的。她把陳松柏介紹爲她的「男朋友」。

這一個榮銜，仍然使陳松柏覺得飄飄然。

她把他一推，說：「你去參現一下這屋子的各處吧。我們談談！」

陳松柏現在又變成唯命是聽了。他走開了，在屋中走來走去，參觀着，不阻碍他們談話。

司馬洛說：「要不要我也避開呢？」

「用不着，」珍珠說：「我講的話，你也要聽！」

「很好！」司馬洛聳聳肩。

鄒巧兒說：「這眞好，你也有了一位男朋友！」

「他不但是我的男朋友，」珍珠說道：「而且，他也是跟我合作做生意的合夥人！」

「眞有趣，」鄒巧兒說，「他不是一向都勸你別幹那種事情的嗎？」

「他就是說服了我！」珍珠說。

「唔，」司馬洛說：「男人的魔力，現在你是第一次親身體會到了！」

「是的，」珍珠說：「滋味很好，比女人好得多了！」

「正常得多。」司馬洛說。

鄒巧兒說：「你說他是你的生意合夥人，你們是做些什麼生意呢？」

「我那種生意。」珍珠說。

「噢，」司馬洛說：「你剛剛還說他已經說服了你！」

「他說服了我，我也說服了他。」珍珠說。

鄒巧兒說：「我不明白。」

「是這樣的，」珍珠說道：「他認識那許多人，他可以提供綫索，讓我們去偷許多東西，我說的我們就是指我和你們兩個。」

「你從來沒有跟我們商量過，」司馬洛說：「我們就已經成爲了你的合夥人了嗎？」

「我一直都是爲你工作的呀，」珍珠說：「現在我多帶來了一個陳松柏，對我們的工作是更有利了！你要偷一些什麼證據，他可以帮忙！」

「他帮我們，他的老頭子會如何？」司馬洛說：「我們對付的，一定都是他的老頭子的朋友！」

「我猜他的老頭子也不會因此而把他殺掉的！」珍珠說。

「你眞會玩火！」司馬洛說。

「試一次如何？」珍珠問。

「好吧，」司馬洛聳聳肩道：「試一次看看好了！」

× × ×

一個月之後，陳查理就忽然宣佈退休了。

他把一切的不正常生意都放棄，而飛到瑞士去定居。

許多人都不明白陳查理爲什麼會如此做。

但是，陳查理自己明白，他的兒子陳松柏明白，而司馬洛與珍珠及鄒巧兒也明白。

那是因爲陳松柏與珍珠的合作已經成功了第一次。有一個大人物的犯罪證據被偷到了，到了司馬洛這個組織之手。這個大人物也因此就十分之痲煩了。

陳查理雖然沒有問過兒子，亦猜到這是怎麼回事。

陳松柏說：「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他知道將來他自己也不得了！」

鄒巧兒說：「你是他的兒子，難道他怕你終於會對付他？這些事情，那是不會相信的！」

「我當然不會對付他，」陳松柏說：「這一類人，多少都與他有關係，他知道這樣下去，他是終於會被牽連的，於是他就急流勇退了。」

「嗯！這也可以說是你害了他！」鄒巧兒說。

他們此時是兩個人在同一間屋子裏，正在晒太陽。這間屋子則是有泳池的。他們泳後就躺在池邊晒太陽，而珍珠還是很體貼地正在爲陳松柏在背上塗上防晒太陽油。

陳松柏一時沒有聲，考慮了好一陣之後才作答。

他搖頭道：「不算是我害他，應該說是我帮了他一個忙！」

珍珠說：「他知道你帮了他這個忙的嗎？」

「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陳松柏說：「他應該想得到的。本來我也打算等到有機會跟他講話時就勸他退休，不過他已經自己先作了這個決定！」

「是呀，」司馬洛說：「你的確是帮了他一個大忙。他已經洗手不幹，現在我們就很難有希望對付他了！」

「他已經不幹，」陳松柏說：「這不是等於已經把他解決了嗎？」

珍珠在一旁笑道：「對了，這也算是一個解決，反正他不能夠再繼續作惡就是了！」

鄒巧兒說：「你現在就已經維護着他了！」

「當然，」珍珠說：「他是我的男人，而且，你們知道嗎？他也是我的生意搭檔！」

「搭檔這事，早就知道了。」司馬洛說。

「不是那個，」珍珠說：「是我們開的珠寶店！」

「什麼珠寶店！」鄒巧兒詫異地問。

陳松柏說：「老頭子也給了我很大一筆錢，我在想——」

「是我勸他的！」珍珠更正。

「是的，」陳松柏祇好說：「珍珠對我說，不應該像以前那樣拿來揮霍掉，所以決定開一間珠寶店。先等你這邊的工作做好！」

「噢，」鄒巧兒說，「不是偷，而是賣了！」

「是的，」珍珠說，「這樣似乎安全一點。不過警告你，你要偷，去偷別人的，可別來偷我！」

（全文完）

珠緣佛劫龍鳳配

談菩提無相　唱雙簧逼眞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五行院殺手裴逢奉院主梁丘皇之命追殺黑袍老者，聽說五行院派出的五路殺手均死在韓仲屏之劍下，心裏狐疑不信，正和黑衣老者之人厮殺，突然又來了流星雙怪來尋仇，參加戰鬥，殺至兩敗俱傷，裴逢帶着手下四人來至飯店，遇到査秋曹的手下，才知道五路殺手都被韓仲屏殺死，心裏忿極要爲他們報仇，正在此時，喬裝韓仲屏的葉一龍出現在眼前，將裴逢肩骨揑碎，目的要他回去告知梁院主，五路殺手和他都是韓仲屏所爲。葉一龍喬裝韓仲屏將五行院殺掉之後，便回去找衞童等人，狄雲鳳派于冰去見韓仲屏，目的是對付五行院主……

譚武聞言呆得一呆：「這位老弟之言若然無差，敝局又何應付？」

葛林忙向譚武附耳密語良久。

譚武目注葉一龍兩人，臉上泛起肅然欲驚之色，欠身立起抱拳一揖道：「原來老弟是丐帮雙奇天地二老忘年知交，譚某有目無珠失敬之處，遂請海涵是幸。」

葉一龍忙立起還禮，連道：「不敢，不敢。」說着怒視葛林一眼。

李如霜不由嬌笑道：「難道葛林說的不是眞話麼？」

葛林忙道：「譚總鏢頭請早安排人手戒備，免得措手不及，西域來人講理還好，否則難免傷亡，不勞奉陪，在下等亦可免得拘束。」

譚武哈哈大笑抱拳一揖，告辭而去。

午後，洛陽城各大鏢局均紛紛來人探詢玉清寺之事。

譚武只說扎圖來意不明，今晚必然有事，諸大鏢局均說願相助一臂之力，經譚武婉拒，最好不動干戈說退西域來人，一切其中詳情亦自然明白。

入晚，麒麟鏢局緊閉鐵門，一星燈火全無，像一座無人空宅一般，平添了幾分肅森氣氛。

更樓上剛敲擊了三更初點。

鏢局外忽現出三條鬼魅般身影，停得一停，倏又一鶴冲天而起，輕如落葉般先後掠落亭園內。

忽聞一聲冷笑道：「什麼人？」

這三條身影均着漢人裝束，其實並非中原人士，左列一人却操着極熟練的川音道：「我等乃西域密宗門下，有事請問譚總鏢頭！」

「候着！」

須臾——

只聽譚武語聲道：「夜深更靜，有事明天再來不行麼？」

「不行！」

驀地——

四周亮起十數盞孔明燈，照耀得亮如白晝。

但見麒麟鏢局總鏢頭譚武獨自一人慢步走出，神態嚴肅，抱拳一拱道：「三位是何來歷，深夜找我譚某何事？」

「方才已有人通稟，說我等來自西域密宗。」

「但三位並未身着西域裝束，口說無憑。」

「如此說來，譚總鏢頭是不相信我等了？」

譚武淡淡一笑道：「三位又未說出名姓，更未出示身份證明，來意可疑，叫譚某如何相信？」

「扎圖乃我等大師兄，譚總鏢頭應該清楚我等來意了吧！」

譚武聞言面色不禁一變，長嘆一聲道：「令師兄之事，譚某甚感悲憤，但愛莫能助，三位可否入內敍話！」

西域密宗三人寒着一張臉，互望了一眼，同時點了點頭。

×　×　×

譚武肅客導入大廳內，命設席相待，言談中得知三人各喚克林呼克、巴隆、哈普。

巴隆道：「方才譚總鏢頭說愛莫能助這是何意？」

譚武道說：「令師兄廿人一路浩浩蕩蕩而來，行踪不愼暴露，尙未抵玉清寺即爲對方偵悉，韓仲屏叛師大逆，心狠手辣，得對方之命將貴同門十九人悉數誅戮，令師兄亦被擄作人質，譚某乃鏢局中人，官府查問得緊，心有餘而力不足，無可奈何！」

巴隆目泛怒光道：「譚總鏢頭就此袖手不管麼？」

譚武苦笑了笑道：「扎圖大師昔年義助譚某得解危難，結草啣環殺身難報，不

過扎圖大師秘見譚某只說需要度用，請譚某相助，譚某立即命一涂鏢頭接辦一應所需並囑不許爲人得知速往玉清寺，豈料變生不測，貴同門竟遭此慘禍，扎圖大師也下落不明！」

巴隆道：「扎圖師兄莫非已遭韓仲屏擄囚？」

譚武道：「原來三位也聽聞是韓仲屏所爲了，譚某因令師兄之故，官府嚴加追問，幾乎陷身囹圄，並立下切結不得插身是非中。」

巴隆冷笑道：「這樣一來，譚總鏢頭竟推得一乾二淨。」

譚武面色一寒，沉聲道：「那麼三位意欲如何？」

巴隆道：「至少譚總鏢頭在道義上應相助我等探知韓仲屏下落，救出扎圖師兄才是！」

譚武冷冷一笑道：「韓仲屏下落譚某已查明，恐怕三位不能去！」

西域三人面色不禁一變。

巴隆厲聲道：「這是何故？」

譚武道：「三位知道洛陽官府怎麼說的？」

哈普三人聞言呆得一呆，巴隆道：「可否見告？」

譚武說道：「寺塔留書韓仲屏所殺，是否就此確證係韓仲屏所爲，怎知是不是令師兄扎圖窩裏反，一怒殺死留書移禍江東！」

巴隆怒道：「胡說！」

譚武道：「譚某也知並非令師兄所爲，但民不可與官鬬，怎能强辯，韓仲屏現藏匿在洛陽此山，不過敝局四外已在官府監視下，三位入來諒爲所悉，離去時恐需費一番周折。」

巴隆冷笑道：「我等三人既不違法又未犯罪，十九條人命關天，我等追查兇手理所應爲，難道有什麼不對！」

忽聞廳外隨風傳來一陣宏聲大笑道：「沒有什麼不對，但你們西域佛陀密宗爲何潛入中原，無事生非？」

語聲未落，一個錦衣五旬上下，貌像威嚴老者緩步飄然走入。

譚武大驚失色，離座趨前長施一揖道：「草民不知馮大人駕臨，未即恭迎望請寬宥。」

老者手掌微微一擺，道：「譚總鏢頭少禮。」發現克林呼克、哈普、巴隆三人傲然居坐不動，頓時面露慍色。

譚武忙以目光示意巴隆三人起立行禮，笑道：「這位是內廷一等侍衞馮大人，三位不可失禮。」

老者冷笑道：「用不着！」眼中倏地逼射兩道懾人心魄寒芒。

巴隆似爲老者氣勢所懾，起身離座，巴隆道：「化外之民，不知中原禮數，請予見諒！」

老者怒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你等既敢身着中土服飾，口操漢語，焉有不知禮數，分明意存藐視老夫，方才老夫說你等來此居心叵測，無事生非，並未說錯。」

巴隆道：「莫須有之罪諉之於在下三人，怎能心服口服。」

老者道：「好，老夫問你，玉清寺死者十九人是何等樣人？」

「敝同門。」

「那扎圖呢？」

「是我等大師兄！」

「如今何在？」

「似爲韓仲屏所擒。」

老者哈哈大笑道：「好一個似是爲韓仲屏所擒，爲何不說定係韓仲屏擒走，依老夫看來，西域佛陀密宗心懷叵測，焉知不是你們自己人下的毒手，假禍於人，意圖掀起一場武林血腥浩刧。」

巴隆不禁語塞，額角青筋凸現，似憤怒已極，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馮大人未免太武斷了。」

老者冷冷一笑道：「老夫一向公正，怎會妄入人罪，那你們說說看，以扎圖爲首，一行二十人潛入中原，藏在玉清寺內爲了何故？」

三人面面相覷，巴隆支吾其詞道：「江湖中人免不了恩怨纏身。」

老者冷笑道：「分明是移禍江東之計，譚總鏢頭，老夫准許你帶領他們三人前往韓仲屏藏匿之處查明情由，倘非韓仲屏所爲，他們三人插翅難飛。」言畢轉身向大廳外走出。

譚武忙道：「草民恭送大人！」

老者道：「無須！」身影杳失廳外暗處。

巴隆三人不禁深皺眉頭，只覺進退維谷。

譚武淡淡一笑道：「三位現在可以知道譚某處境爲難了吧，見了韓仲屏，無論是否是他所殺，難免與三位動手一拚生死，何況韓仲屏並非孤身一人，三位能否生還尙未可知。」

哈普發出一聲嘿嘿怪笑道：「原來譚總鏢頭不念九師兄昔年恩情，爲的是懼怕官府！」

巴隆低喝道：「哈師弟別說這些不相干的事，方才那位馮大人神色不善，反說我西域無事生非何故？」

譚武長嘆一聲道：「譚某天黑之前方從洛陽府署具結返回，委實不明白扎圖大師率衆前來爲了何故，還是蒙這位馮華封大人見告，他說新近在江夏新興崛起一股江湖組合，未定何名，暫由一名喚常鴻年之人爲首，常鴻年與六合門五行院主梁丘皇結有宿怨大恨，需索償血海深仇，無奈六合門五行院地處隱秘，險阻艱危，意欲攻陷五行院必死傷累累，幸得韓仲屏之助，獻繪地圖，雖非全部隱秘，却也能知其概略，韓仲屏是何來歷，三位當已知悉，毋須譚某贅言。」

哈普冷笑道：「梁丘皇叛門弟子，其行可誅。」

譚武哈哈一笑道：「梁丘皇如疽在背，非除之而後快，遣出六路殺手誅戮於他，那知幾乎全軍覆沒，僅剩裴逢廢了雙臂縱釋逃回五行院，梁丘皇始知事態嚴重，急急馳書貴門敎主求助，是以才遣出扎圖大師趕來。」

巴隆大驚失色道：「這都是那位馮華封相告譚總鏢頭麼？」

「不錯。」譚武答道：「雙方就是爲了江湖恩怨，玉清寺死者亦不是中原之人，馮大人說官府不宜過問，唯獨須嚴密監

視貴門是否移禍江東，掀起一場武林殺刧，那時貴門及五行院均脫不了關係。」

想不到一切隱秘，均爲官府探悉，扎圖大師多人一行確係奉命相助梁丘皇院主，巴隆三人不禁有點心慌了，默默無詞以對。

譚武道：「三位現在是騎虎難下了，不過譚某仍然要領三位去見韓仲屛，三位請！」

巴隆三人知說什麼也無用了，只怪自己三人冒失前來，未探聽清楚，便夜闖麒麟鏢局，隨着譚武走出鏢局掠越城垣奔向郊外而去。

郊野荒涼，風沙漫漫，洛陽近郊十九均是黃土丘陵，土著依山穴居，不見屋宇，只見譚武望一處黃土峽谷奔去，由於月黑無光，風沙强勁，但覺前路隱現一座沉黑土堆罷了。

突然前路遠處亮起一盞紅燈，風中傳來一聲大喝道：「來人可是麒麟鏢局譚總鏢頭麼？」

譚武猛然刹住前奔之勢，宏聲道：「正是譚某，尊駕爲何知悉譚某來此？」

「片刻之前敝上韓少俠已奉洛陽官署通知，命敝上明快解決不得掀起武林變亂殺刧，譚總鏢頭既引路已帶到地點，別無他事請回吧！」

譚武面向巴隆三人抱拳一拱，含笑道：「三位珍重，恕譚某愛莫能助。」說時一鶴冲天拔起，穿入沉沉夜色中不見。

只聽風沙呼嘯處傳來森冷語聲道：「三位向紅燈走去，便可與敝上相見了！」

他們三人原不是這樣打算，如今事與願違，弄巧反拙，饒是藝高人胆大，也不由頭皮發炸，心內起毛。

巴隆苦笑一聲道：「寧可身亡，也要名在，我們走！」

三人向紅燈之處快步如飛走近，只見那盞紅燈放置在樹幹叉枒上，樹下站着一人，正是那玉面哪吒韓仲屛。

巴隆三人雖未見過韓仲屛本人，但從梁丘皇馳書求援上巳述明韓仲屛年歲形象種種特徵，顯然是他無疑。

韓仲屛冷笑一聲，道：「在下一舉殲滅十九西域凶邪，另一扎圖亦遭我擒，意在使你等不再助紂爲虐，知難而退，你們三人尚敢前來尋仇，難道仍嫌在下劍鋒不利麼？」

巴隆聽扎圖師兄巳被生擒活捉，知說什麼也都無用，厲聲喝道：「逆師叛門之人，也敢振振有詞，我等奉令師梁丘皇院主之命將你擒而誅之，以儆效尤！」

韓仲屛放聲狂笑道：「就是你們三人麼？」

巴隆道：「玉清寺同門慘死乃受鬼蜮暗算所致，韓仲屛，你有胆以眞實武功相拚麼？」

韓仲屛朗聲大笑道：「西域密宗武功也不過爾爾，在下何懼之有，多費唇舌無益，在下絕不施展暗算，速亮出兵刄賜招吧！」

克林呼克、哈普、巴隆三人身形倏地一沉，夜空中生起兵刄撤出鞘外嗆啷啷響聲。

只聽韓仲屛發出一聲長笑，人巳離地騰起，沉黑夜色中忽閃出一道眩目寒虹電捲，但一閃而隱，隨即揚起三聲慘呼及重物仆地聲響。

那盞紅燈頓又熄去，只聽韓仲屛冷笑道：「在下念你等三人尚可說是鐵錚錚漢子，明知有險，却略無懼意，是以留你等命在，務請轉告，在下形踪無定，不要枉費心機了！」

巴隆三人各個一條右臂齊肩斷落，血湧如注，相互出指封住穴道止住溢血。

哈普咬牙切齒罵道：「小賊，異日必將你碎屍萬斷方消此恨！」

巴隆忙道：「速回玉清寺！」

三人倉惶疾奔逃去。

暗中忽現出葉一龍蘋兒兩人。

蘋兒纖手掠理爲風吹亂的兩鬢，嬌笑道：「公子刀勢委實凌厲迅快！」

葉一龍道：「在下豈是好殺成性，但此非江湖恩怨尋仇，而是梁丘皇心懷不軌，藉韓仲屛叛門事端，遂其禍國陰謀，故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在下怎可效婦人之仁！」

蘋兒嫵媚一笑道：「誰又說你的不是來啦。」攜手並肩離去。

×　×　×

嵩山少室，松杉滿谷，清流潺潺，氣象莊嚴。

那日少林寺來了一貌似學究道貌岸然儒者，言談和藹，獻金五百燈火香油，自稱致仕官員，惟喜參禪禮佛，談吐典雅，深諳佛理，少林派了一個知客陪同逐處觀賞絕境。

儒者正是陰司秀才于冰，他知道逕望求見奇行大師，定啓疑竇，天下事欲速不達，不可操之過急，遂不急於求功。

少林寺號稱天下第一叢林，擁有三千餘衆，但各有職司，朝魚暮鼓，梵唄禪課與普通寺院無異，習武練功多半均在羅漢堂練功房內，外人無法目睹。

于冰絕口不談武功之事，遇上各院住持偶而也執經問難，知客僧陪了他半天，毫無倦容，于冰似過意不去，滿懷歉疚道：「禪師，老朽垂暮之年，得遊天下名山大川，於願足矣，老朽不過隨處遊覽，有勞禪師陪侍，委實萬分過意不去，老朽尚需借宿寶刹，明晚即行，禪師如有事在身，不可爲了老朽躭誤了正事。」

知客僧合掌躬身道：「施主太客氣了，貧僧職司知客怎敢待慢！」

一僧一俗不覺行在善性院門前，于冰打住脚步含笑道：「禪師，如果寶刹一日之內來了老朽這麼十幾二十個俗客，豈非勞動寶刹合山之衆，這樣吧……」目光一望「善性院」末底金字豎匾，接道：「老朽遊賞了這善性禪院後即告辭下山！」

知客僧忙合掌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這豈非反增驅客罪愆。」

于冰道：「禪師千萬不可作如是觀，請問何謂『善性』？」

知客僧道：「偈云：明心見佛，凡人具有善根，即是佛性，出家之人更須不忘一心向善，是謂善性。」

于冰道：「如此說來，這善性院中都是道高德重的耆宿長老，不知禪師可否代爲引見。」

知客僧合掌道：「貧僧遵命！」逕往善性院內進入。

片刻，知客僧趨出躬身合十道：「有請！」

于冰隨着知客僧至一禪房前，只見一銀鬢皓鬚，清癯灰衣老僧合掌恭迎，忙躬身施禮道：「在下不過是一凡夫俗子，何勞老禪師恭迎！」

老僧微微一笑道：「施主請。」

進入禪堂分賓主落座。

于冰目睹知客僧也隨入，含笑道：「勞動禪師於心難安，老朽稍坐片刻後即至前面領用一客素齋即行告辭！」

知客僧不禁一怔，道：「施主不是說過尚須住一宿麼？」

于冰道：「天色尚早，老朽還欲遊太寶峻極；暢覽山水之勝，好在貴山叢林甚多，隨處均可寄宿。」

知客僧道：「如此小僧告辭了。」

于冰起身抱拳一揖道：「恕老朽不敬之罪，禪師慢步。」

知客僧尙未退出室外，于冰趨前，即道：「在下余行五，請問老禪師上下如何稱呼？」

清癯老僧答道：「老衲釋名奇行！」

「原來是奇行老禪師，恕在下不恭問難，請問何謂無法相？」于冰說時巳聽出知客僧步履巳然走出。

奇行大師一聽余行五之名，不禁面色微變，合掌答道：「菩提無相，若處處着相，處處求得，則其心念不能無相菩提相應，故無相爲本。視一切有相，皆是愚妄，則得失不是以動其心，困苦不足餒其志，危難不足以折其氣，自然大雄無畏，猛勇直前至誠不二，自可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不求得而自得，無法相，亦無非法相。」說着長嘆一聲道：「老衲雖明眞理却無法身體力行，有愢我佛慈悲！」

于冰却乘機細語傳聲道：「兩天後午夜在峻極峯下恭候光臨，幸勿自誤。」即朗聲道：「不愧得道奇僧，在下如醍醐灌頂，受益良多，告辭！」

奇行大師精芒一閃即隱，緩緩起身道：「老衲恭送。」

于冰忙道：「不敢！」

退出善性院後即用飽素齋離開少林寺轉往太寶。

他如常人一般東望望西看看，絲毫不留痕跡，嵩山深嶺幽壑，處處勝景，令人流連忘返。

忽地，于冰面色微變，察覺身後遠處飄然衣袂聲，知有人暗暗躡踪，佯作無聞，逕向右側一叢林跨入，擇一凸出青石坐下，人生籠碧滴翠中清趣盎然。

半晌，于冰忽發出一聲長長嘆息，喃喃自語道：「行年五十，方知四九之非，我于冰雖幡然悔悟，棄暗投明，有心力贖前愆，但責艱任重，爲之奈何，我看奇行上人年高德劭，佛理精深，怎會與梁丘皇院主爲伍，內中必有蹊蹺，莫非身罹歹毒禁制……」

六七丈外濃密竹叢之後正悄立着奇行老禪師，自把于冰自言自語聽得一清二楚，暗笑道：「你這壞事做絕的陰司秀才，老衲怎能相信你會幡然悔悟，莫非這話是給老衲聽的……」

忽地——

只見一條身影疾掠入林，身法快得出奇，掠在于冰之前停下，現出一氣度非凡丰神俊逸的披刀青衫少年，奇行大師不禁一怔，暗道：「此子委實人品不凡！」

于冰發現青衫少年入林，慌忙立起，執禮甚恭，說道：「怎麼少俠爲何早到一日？」

來人不言而知正是葉一龍。

葉一龍展齒微笑道：「茲事體大，在下委實放不下了，與幾位老前輩商量後，認爲于老師恐不能全竟事功．所以匆匆趕來，于老師見着了奇行上人麼？」

于冰便把相見情形及心中所疑詳細敍出，接道：「老朽尙未取出六合門信物及梁丘皇手緘，但約在後天午夜時分在峻極峯晤面。」

葉一龍默然須臾，嘆息一聲道：「倘在下料得不錯，這位少林耆宿，武功前輩確非常人，用心良苦，負重忍辱，非你我可以企及。」

這話不但使于冰一呆，連奇行大師也爲之一怔，暗道：「此子眞個能猜測老衲的用心麼？」

只聽于冰道：「老朽愚昧，少俠請道其詳？」

葉一龍微笑道：「僅就此奇行上人答解菩提無相中便可察知，曰『視一切有相，皆是虛妄，則得失不足以動其心，困苦不足餒其志，危難不足以折其氣，自然大雄無畏……』這幾句話內巳知這少林老前輩佛理精深，卓越不羣，具有大智慧，爲何甘心受梁丘皇驅策，爲免少林淪於魔刧，不惜自身甘受苦難，也許他受了梁丘皇禁制，備受煎熬，無日不在尋求解法？」

奇行大師暗暗一驚道：「果爲此子料中！」

于冰道：「倘眞如此，少林必還有五行院奸細臥底在內，且每日定時觀察奇行大師舉止！」

葉一龍忽面色微變，以目示意于冰禁聲，轉身緩步穿林走出十數丈外，目光凝向一束竹叢，沉聲說道：「尊駕可以現身了！」

只聽一聲宏亮的佛號聲中，竹叢之後忽閃出一手持禪杖肥頭大耳的中年僧人，躬身單掌行禮道：「貧僧並非有意窺視竊聽，只因職司巡山，偶經此處發現兩位施主在林內敍話，正待離去，却爲施主發覺，施主蘊藏不露，好高的武功！」

「不敢當此謬獎！」葉一龍抱拳含笑道：「禪師上下如何稱呼？」

「貧僧永亮！」

葉一龍趁永亮張口說話時，右臂倏地疾伸，五指迅如電光抓出。

永亮驚覺有異時巳是不及，右手腕爲葉一龍五指扣了一個正着，只覺行血逆攻而上，遍體酥痳，手指一鬆，一把鑌鐵禪杖脫手墜地，不由面色慘變，道：「施主這是何意？」

葉一龍道：「你並非少林僧人！分明在追踪我等。」

永亮苦着一張臉道：「阿彌陀佛，出家人不打誑語，施主不信，盡可將貧僧帶回寺內，一詢便知眞僞。」

這時于冰亦巳走來，道：「少俠，這位禪師所言不假，請放了他吧！」

「放不得！」

永亮面色大變道：「貧僧又未冒犯施主，爲何放不得！」

葉一龍出指如風點向永亮昏穴。

永亮應指倒地。

葉一龍道：「此僧必是梁丘皇派在少林寺臥底奸細，暗中監視奇行上人，奇行上人未必知情，放虎歸山，禍害無窮！」

于冰略一沉吟道：「少俠言之有理，但少林少了此人，梁丘皇必然警覺有異，非但於事無補，反弄巧成拙！」

葉一龍略一沉吟，頷首道：「在下已知于老師用心了，但此人却見過在下，若放他返回少林，他據實稟知梁丘皇，豈非一番圖謀盡付流水了。」

于冰道：「不妨，請少俠隱在一旁，讓老朽問話後再作處理爲何？」

葉一龍點點頭，飄然走開隱去。

于冰想了一想，忽朝永亮點了數處穴道，拍開昏穴。

永亮悠悠轉醒，只覺全身綿軟軟地失去武功模樣，不禁駭然變色，掙扎爬起，發現葉一龍不知何往，但見于冰面色冷肅監視着自己，道：「多謝施主解救。」

于冰取出一面色澤烏亮，兩面鐫有符篆的玉牌，道：「你認得此令，便知老朽來歷。」

此乃世上罕得一見的墨玉，永亮當然識得此牌來歷，不禁面色大變，道：「屬下不知……」

于冰忙擺手道：「你知方才那位是誰麼？他就是五行院殺手之首，韓仲屏叛門之事諒你總該略有耳聞吧？」

永亮答道：「屬下略有所聞。」

于冰冷笑道：「院主有鑒韓仲屏之叛，深加戒心，爲此遣老朽兩人暗查隱伏在各大門派內本院之人有無背叛，所以你幾乎惹下了殺身大禍。」

于冰面色一沉，繼續冷冷笑道：「你明知老朽去見了奇行大師，爲何暗暗躡隨老朽之後。」

永亮苦着一張臉道：「屬下並非追踪你老，而是追踪奇行大師……」

「胡說！」于冰喝道：「老朽已與奇行大師約在後天午夜晤面，分明你心懷叵測，與韓仲屏互通聲氣欲殺害老朽，不料被識破行藏，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永亮面色如土，惶恐已極，道：「屬下委實不知你老是本門之人，所以疑心奇行大師與外人陰謀勾結……」

話尚未了，于冰已自目露殺機，喝道：「猶敢詭辯，奇行大師罹受梁院主禁制，即使梁院主也無法可解，奇行大師尚敢與外人陰謀勾結，不懼少林有滅門覆巢之禍麼？」

永亮暗道：「是啊，自己爲何未想及此點？該死！」不禁屈膝跪下，惶恐答道：「屬下一時糊塗，並未想及此點，請你老饒恕！」

于冰道：「你奉命監視奇行禪師，是否已被奇行禪師發覺？」

永亮忙道：「沒有！」

于冰冷冷一笑道：「還說沒有，你說暗隨奇行大師之後，爲何不見奇行大師形踪，分明你形踪不慎，已被奇行大師發覺，由于此故，老朽認爲你不能再在少林繼續待下去，將你送回五行院聽候發落另遣一人瓜代！」

永亮面無人色道：「屬下在少林日久，少林寺諸項隱秘已知六七，遣另一人瓜代屬下恐又須從頭做起，曠時日久難竟全功，何況少林少了一人，恐起疑心。」

于冰哈哈一笑道：「你是怕送回五行院難逃一死才說此話，少林少了一人，自然會起疑心，但老朽自有道理……」

話尚未了，葉一龍疾掠如鳥穿林落地，面寒如冰，手指永亮，冷笑道：「于堂主，在下剛才又去了少林一趟，他與于堂主說話也聽得清清楚楚，說他是暗躡奇行大師之後而來，奇行大師仍在善性院內，先又說職司巡山，偶經路過，前言不對後語，看來此人實不可留，于堂主爲他求情大可不必。」

于冰忙道：「老朽已應允他不死，怎可食言，至於院主如何發落，就與我無干了。」手起指落。

永亮眼前一黑，昏睡在地。

驀地——

林中傳來一聲蒼老大笑，奇行大師宛如飛鶴般騰起，翔落在葉一龍于冰二人面前，合掌高喧了一聲佛號，目露歉疚之色道：「兩位施主請明示眞實來歷？」

葉一龍趨前行禮，道：「老前輩也來了！」

奇行大師捋鬚呵呵笑道：「老衲一切俱爲施主料中，藏身在此甚久不言而知亦被施主察覺了！永亮還是不殺的好。」

葉一龍說道：「晚輩有不得已之處，請老前輩見諒，永亮關係至巨，他不得不死！」

奇行禪師道：「施主既自有主張，老衲不便相強，施主來歷可否據實相告？」

葉一龍道：「老前輩如不嫌煩瀆，容晚輩詳稟一切！」

人與人之間，緣之一字最是微妙，奇行大師竟是一眼瞧見葉一龍便生投緣之感，聞言面現藹然笑容，道：「老衲洗耳恭聽。」

葉一龍把經過詳情和盤敘出。

奇行大師長嘆一聲道：「老衲有愧多矣，只是梁丘皇心機歹毒，在老衲身上下了數處禁制，並誤服無名奇毒，多年來欲以本身眞元解毒，怎奈與其惡毒手法相互尅衛，而且奇毒無藥可解，老衲年逾八旬，那有惜死之理，但梁丘皇謂倘外洩隻字片語，則少林三千之衆無人倖存，此人反臉無情，說得到便做得到，故老衲決以無用之身維護本門無數生命。」

葉一龍道：「他爲何要如此？」

奇行禪師道：「他說日後如有所需之處，少林當以老衲爲首，致命前驅別無他求。」

葉一龍道：「老前輩不妨虛與委蛇，晚輩這方自有妥善安排。」語聲略頓，又道：「老前輩倘信得過晚輩，晚輩可爲老前輩解除禁制？」

奇行禪師聞言，不禁一呆，說道：「梁丘皇所施之毒，雖出自苗疆，但苗疆毒龍自己亦未能研悟出解藥，施主恐不能解救！」

葉一龍道：「可否容晚輩一試？」

奇行大師呵呵大笑道：「有何不可！」說後即席地坐下。

于冰在旁暗感驚駭，忖道：「這位葉少俠確非常人，梁丘皇及毒叟如早知道無名奇毒解法，天下武林恐俱已變色矣！」

葉一龍別面向于冰微笑道：「有勞于老師在林外守護，在下一心不能二用，防有誤奇行老前輩性命。」

于冰道：「老朽遵命。」快步出林而去，他極爲細心，在林外四周佈下一道奇門禁制後，佇立崖腰眺賞蔚黛青峯，烟雲飄浮之勝。

突然，山道上現出五六江湖人物，勁裝捷服，肩頭絲穗飄揚，身法輕靈奇快，一望而知均是身負極高的武學。

來得臨近，于冰辨明爲首一人是五行院內青龍堂堂主摩雲太歲厲弼侯，不禁一怔，立即迎上前去，抱拳笑道：「厲兄別來無恙，爲何來至嵩山。」

厲弼侯大喜過望，道：「原來于兄已然到了，這倒巧得很，院主恐奇行賊禿寧死不屈，命小弟帶來藥物，賊禿如不聽命，將藥物撒入飲水食物內，令少林三千餘衆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于冰駭然變色道：「這豈非欲蓋彌彰，弄巧成拙，反引起武林公憤，使不得，使不得！」

厲弼侯笑道：「此乃慢性毒藥，可解可治，令人昏倦而已，這是恐嚇奇行賊禿，並賜以解藥，若不俯首聽命，當舉山之衆無一倖存，自然院主決不會引起武林公憤，一切均不露痕跡，神不知鬼不覺。」

于冰嘆息一聲道：「院主未免操之過急，于某瞧奇行大師必不敢違忤院主之意，好在今晚便見分曉，萬不得已才能出此下策。」

厲弼侯道：「能夠不用是再好不過，于兄能否將韓仲屏之事詳細見告，院主謂以韓仲屏武功，怎可將五路殺手悉數殲戮，裴逢也雙臂粉碎成爲廢人一個，大出院主意料之外。」

于冰忙道：「知徒莫若師，院主這次竟然失察了，韓仲屏城府極深，深藏不露，偷習了甚多不傳之秘，只是院主不知也罷了。」

厲弼侯駭然道：「于兄爲何不早稟告院主及早提防，須爲綢繆。」

于冰冷冷一笑道：「此次奉命出山，係以韓仲屏爲主，于某只有聽命之份，如非他覬覦年少豐那枚信物，始察覺韓仲屏有背叛異心，再因五路殺手均遭慘死，于某也不知他一身武功竟超越了你我所知。」繼將六路殺手相遇韓仲屏情況添枝加葉滔滔不絕說出。

厲弼侯不勝驚駭道：「于兄倘在當場亦無法倖免，想不到韓仲屏這小賊武功如此之高，小賊目前下落于兄知道麼？」

于冰搖首道：「韓仲屏形踪飄忽不定，神出鬼沒，尤其他已與常鴻年老賊同流合污，已結聚甚多同道，實乃院主心腹大害。」繼而面色一變，接道：「韓仲屏也許到嵩山來了，你我形跡不可不愼。」

厲弼侯暗暗一笑，詫道：「他如何知道？」

「怎麼不知。」于冰冷然一笑道：「奉命初原是他爲主，此行任務俱已知悉，是以你我形跡若被他發現，必死無疑。」

厲弼侯聞言哈哈放聲狂笑道：「小弟並非無備而來，臨行之前院主曾面授機宜，韓仲屏小賊不來便罷，否則管叫他命喪無常！」

驀地——

一個陰冷語聲隨風送來，道：「眞的麼？」

厲弼侯于冰等人不禁心神猛凜，循聲望去，那不是韓仲屏是誰？

只見韓仲屏眼中泛出一抹殺機，沉聲叱喝道：「厲堂主有何妙策能制在下于死地？」

于冰一見韓仲屏如同驚弓之鳥般冲天飛起，半空中卷雲一翻，杳入在濃密竹叢中。

相隨厲弼侯同來的六個五行院匪徒倏地身形一分，掌心扣着一把琉璜烈火絲，蓄滿即發。

這琉璜烈火絲與九指雷神桓齊的獨門暗器有異曲同工之妙，辣毒更甚，迎風立爆，沾風即燃，更內有奇毒，一經吸入立即昏迷不醒，活活被燒成一具枯炭，厲害已極。

那韓仲屏正是葉一龍所扮。

葉一龍聰明穎悟，一見六名匪徒背上兵刃未撤，左掌扣握，已猜破匪徒詭毒心計，腦中電閃掠過一個念頭，意隨念動，身形倏地穿空而起。

六個匪徒只道韓仲屏圖逃，紛紛大喝道：「那裏走！」奔空冲霄追出，右掌一揚欲發之際，突感一股奇寒飛虹捲體而過，方自吐出叫聲，已屍分兩截帶飛漫空血雨。

葉一龍在九華山崖下洞腹內所得的寶刀名曰『犀寒』，出刀以及回鞘僅一瞬工夫，其快可知。

他在寶刀回鞘之際，左拳疾吐，劈出一片宛如狂瀉驚濤的潛勁，逼使屍體急墜望洞谷落去，六屍拳中所扣一把「琉璜毒火絲」登時撒落在溪流澗石中，轟轟冒出眩目烈燄，急速蔓延開來。

摩雲太歲厲弼侯見狀大駭，料不到韓仲屏武功之高更甚于傳聞，身形疾轉，欲想逃去，那知已然過遲，只覺三縷銳厲勁風戮其後胸要穴，栽仆倒地昏死不起。

葉一龍身形浮落崖底，劈出如泰山壓頂的勁風將着火之處一一壓熄。

這時奇行大師與于冰兩老先後掠出，奇行大師連連道：「善哉！善哉！我佛慈悲。」

原來葉一龍正要與奇行大師施治時，他耳力銳敏，隱隱聞得厲弼侯狂笑聲，立即驚覺有異，忙道：「林外定係梁丘皇另遣殺手兇徒趕來嵩山，容晚輩打發了來人後，再爲施治，暫請留在林內。」

葉一龍藏身在于冰身後不遠處暗護，原意期待于冰以惑言危詞使厲弼侯知難而退，但一聽厲弼侯言語，心知梁丘皇居心惡絕，只覺厲弼侯等也不可留，故取出一付逼肖韓仲屏面具戴上現身而出。

這時，于冰微笑道：「老禪師，佛云：霹靂手段，菩薩心腸，殺一人能救千萬生靈，這也是無可厚非之事。」手指厲弼侯道：「此人心辣手黑，滿身血腥，老朽不知葉少俠爲何留他性命。」

葉一龍已在崖下冒了上來，接說道：「留他片刻性命，還有大用，我等速入竹

林。」

于冰抓起厲弼侯相隨奇行大師及葉一龍掠入林內。

葉一龍向于冰道：「于老師親自離開五行院後一直未曾返回，諒梁丘皇必另有一番安排，從他口中也許也可套出一鱗半爪。」說着與于冰附耳密語須臾，接道：「此計定可奏效，在下要與奇行老前輩施治，有勞于老師了。」

于冰道：「此乃老朽理所應爲。」說着提起厲弼侯走向竹林深處。

奇行大師目光凝視在葉一龍臉上，微笑道：「阿彌陀佛，這副面具委實製作得精巧，一絲痕跡不露，據老衲所知，天下武林只有巧手翻天衞童施主一人可製，小施主莫非與他大有淵源麼？」

葉一龍恭謹答道：「他老人家乃晚輩師叔。」

奇行大師目中閃出愉悅的神光，捋鬚呵呵大笑道：「怪不得，除了他世上沒有第二人可製作這種精巧的面具。」

葉一龍道：「晚輩摹仿韓仲屏舉止動作說話有半月之久，本可易容亦可亂眞，衞師叔說戴面具比較迅捷方便，所以精心製作了一面。」

奇行禪師又說道：「衞童施主並無師兄。」

葉一龍答道：「家師乃衞師叔八拜金蘭之交。」說着請奇行大師伸出右臂扶視脈象。

三指搭脈，扶視有頃，葉一龍不勝駭異道：「老前輩功力委實精深，將奇毒逼在『大府』、『腹結』、『肓門』三穴內，讓其血氣相互逆衝，以毒尅毒，減消其烈耗之性，故老前輩至今無恙！」

奇行大師大感駭異，驚詫道：「小施主怎有如此精湛的醫道？」

葉一龍微微一笑道：「請奇行大師袒露上體……」

×　×　×

摩雲太歲厲弼侯躺在竹林地上漸漸醒轉，只覺雙手奇痛如焚，不禁猛然睜開雙目，但見于冰面現陰霾立在一側，不禁一怔。

于冰淒然嘆息一聲道：「韓仲屏果然惡毒無比，廢除了厲賢弟一身武功外，還點了兩處陰穴並削去了雙手拾指，意欲待厲賢弟醒轉任其血流不止，受盡陰火焚身之苦而亡，豈料愚兄尙隱身在旁，俟小賊離去後，將賢弟扶入林中點了睡穴。」語聲略略一頓又道：「愚兄爲賢弟解開陰穴手法並敷藥包紮才將賢弟拍開睡穴。」

厲弼侯聞言大驚，果然提不起一絲眞元，雙臂一招，果然一身武功被廢，兩手也被包紮，不禁面如死灰。

于冰長嘆一聲道：「事已如此，賢弟不必難受，小賊必難逃慘死之禍。」說時將厲弼侯扶起倚着竹椅坐下。

此時厲弼侯把韓仲屏恨得入骨，神情似須挫骨揚灰難消此恨，但此係痴心妄想，雙目不禁珠淚淌下，道：「于兄解救之德無以爲報，懇望于兄能把小弟送回五行院面見院主。」

于冰頷首道：「但愚兄殊難分身，一則午夜尙須與奇行大師晤面，成否尙難預卜，再另有急事待辦，這樣吧，等愚兄見過奇行大師之後，把賢弟託藏隱秘之處寄身，俟愚兄趕回暗舵命一弟兄來護送賢弟。」說至此面色一變，搖首道：「不行，明地護送賢弟，必引起他人疑竇，必須另行設法才好。」

厲弼侯面現悲愴之色，道：「小弟同家小均在山內，韓仲屏殘毒不仁，此仇不可不報，必須據實稟明院主，所以非返回五行不可，照理來說，小弟不能恩將仇報，陷于兄於危境，故而小弟任由于兄如何安排。」

于冰聞言一怔，知厲弼侯話中有話，詫問其故。

厲弼侯道：「院主鑒於韓仲屏離叛，心存警惕，雖外事託付于兄，難免鞭長莫及，倘于兄亦叛離五行院，恐更增困危，故院主命小弟帶一粒丹藥賜服，謂可助長功力，其實係慢性奇毒。」

于冰心神暗凜，長嘆一聲道：「院主未免小心太過，這樣一來恐衆叛親離，大勢去矣。」

厲弼侯望了于冰一眼道：「于兄聽了小弟實話，也有去志麼？」

于冰搖首苦笑道：「愚兄匪號陰司秀才，可說是壞事做絕，如叛離五行院，恐江湖之大無我于冰容身之地，何況院主待我恩重如山，院主如此做法，諒也有他不得已之處麼？」接着又問：「院主所賜之丹藥還在賢弟處麼？」

厲弼侯道：「現在身旁革囊內！」

于冰取出丹藥，藥放在緘封內，並附一函，梁丘皇親筆手書，詆明丹藥服後可增長功力，倘每晚子時行功氣運同天，更激發潛力武功倍增，繼又誇讚于冰遇事謹愼，堪膺重任並囑如何行事之策，暗道：「梁丘皇果然心機歹毒，不可以輔，這厲弼侯平日就面和心違，此函爲何遲遲不交出？想是變生突然不及吐露。」遂微微一笑道：「賢弟實言相告愚兄，德重心感，賢弟返回五行院後面見院主時，就說丹藥賜交我于冰當塲服下，不然賢弟恐罹殺身之禍。」

厲弼侯張目一驚，道：「院主嚴囑須于兄辦成少林之事才予轉交……」

于冰笑道：「你我不會編一說詞麼？反正同來的人均遭非命，除了愚兄外還有何人知情，賢弟，愚兄立即揹你速覓一藏身之處。」說着身形蹲下揹着厲弼侯竄出林外而去。

×　×　×

甘凉道上，黃澄澄官道間現出六人六騎，正是葉一龍蘋兒及烏雲飛黎環葛林郝元霜六人。

前幾日才下過一塲滂沱大雨，本屬泥濘不堪，但恰在這兩天驕陽烈日晒照，泥土濕乾合之，縱騎馬馳也不會黃塵漫空飛揚。

葉一龍蘋兒並轡偕行，時慢時快，情話綿綿。

蘋兒嬌笑道：「緣之一字太也微妙，丐帮天地雙老及少林耆宿奇行大師均與你一見投緣，相見恨晚，否則不知要費盡唇舌周折，才能使他們相信哩？」

黎環就在隨後騎上，亦不禁笑道：「還說哩？鳳郡主與蘋姑娘還不是和葉少俠一見鍾情，換在別人，早就不是斷掉一條

胳膊便是廢掉一條腿哩！」

蘋兒玉靨通紅，回面嗔道：「你又在胡說什麼？小心有得罪受！」

黎環神色一變，忙道：「小的下次不敢。」趁着蘋兒回面後做了一個鬼臉。

烏雲飛葛林郝元霸不禁笑了，笑得那麼開心。

蘋兒雖然聽見身後四騎笑聲，却佯裝無聞，但甚感靦覥，道：「于堂主不知用何方法送走了厲弼侯？」

葉一龍道：「他才智極高，不用五行院人手，找了一家鏢局以雙騎套車，沿途都有極好的照應，不虞有失，也虧得有厲弼侯這麼一來，堅定了于冰棄暗投明之心，那厲弼侯亦吐出了梁丘皇最近如何策畫施爲及禁制有所變易的隱秘！」

蘋兒道：「這麼一來，梁丘皇必日困愁城，一步也不敢離開五行院，恐肘腋生變。」

葉一龍微笑道：「俟他與常鴻年兩敗俱傷後，終久須逼使露面！」

蘋兒搖首答道：「不，賤妾不是這麼想法，梁丘皇賊子狠心，深謀積慮已久，就拿少林奇行老禪師而言，便可見一斑，還不知各大門派內尙有如同奇行老禪師一般遭遇的人？」

葉一龍道：「蘋姐姐慮得甚是，不過自有奇行老禪師與于堂主釜底抽薪，等那梁丘皇，也是猜測之詞。」

葉一龍不禁笑道：「目前我等所做所爲，莫不是穩定中原武林，防患未然，遏阻掀起禍亂，使鎭北侯無後顧之慮！」

蘋兒嫵媚一笑，說道：「是賤妾杞人憂天，諒得到這些武林奇人相助，總之並不太難，我等速去速回，免鳳郡主日夜憂心。」

葉一龍赧然一笑，長鞭揮空，叭叭帶出清脆響聲，斜陽影裏，六人六騎疾馳而去，征塵不斷，嘶騎漸遠，轉瞬杳失在天際遙處……

暮暝四合，人烟寥落，除這家客棧外還有幾家店肆並無住戶。

客棧却房舍甚多，大土院內有甚多騾馬土車，諒過往旅客必不少。

伙計領着葉一龍等進入川堂內，二十餘張桌面已上了七成座，座上食客均不約而同凝視了葉一龍六人一眼。

葉一龍一跨入川堂，就感覺到有一股異于平常的逼人的氣氛，因爲食客們均是默默地進食，不敢發一言一語，與茶樓酒館常見的猜拳行酒，豪笑盈耳之聲格外不同。

蘋兒五人亦已察覺，互望了一眼，毫不理會這些，由伙計引向一張八仙桌面坐下，問明了所要酒菜坐下。

突見隣席立起一個四旬中年短鬚漢子，背插雙劍走了過來，望葉一龍這一席抱了抱拳，含笑道：「兄弟路雲鵬，請問六位從何而來？」

葉一龍淡淡一笑道：「我等從關中而來，奉命公幹，閣下爲何見問？」

路雲鵬面色微變，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官差，草民不知多有得罪。」抱拳一揖，意欲轉身而退。

郝元霸最是多事，忙道：「閣下且慢，我等尙不明白閣下爲何有此一問，請予見告。」

路雲鵬微微遲疑了一下，道：「江湖是非，曲直難明，六位……」

郝元霸說道：「我等只是奉命公幹而已，並未自稱官差，閣下爲何如此武斷行事？」

路雲鵬道：「六位一定要兄弟說明白麼？」繼又搖首一笑道：「須防捲入江湖是非，躭誤了正事！」

郝元霸道：「在下却不怕，尊駕又何必躭憂！」

路雲鵬點點頭道：「嘉峪關外白揚堡，六位知道麼？」

郝元霸搖首答道：「不知！」

路雲鵬道：「白揚堡主鐵臂書生楊擎宇新近崛起邊塞，聲勢浩大，七日前他聲稱業已推舉爲西北道上武林盟主，普散武林帖，言有不服者盡管在一月內去白揚堡與其理論。」

葉一龍道：「楊擎宇被推爲西北道上武林盟主，看來路老師並不知情。」

「不錯。」路雲鵬答道：「非但路某不知情，甘凉道上朋友多半蒙在鼓裏，只有少許人與楊擎宇互通一氣。」

葉一龍道：「楊擎宇爲何如此？其中必有蹊蹺。」

「據路某所知，楊擎宇受達噶寺密宗一脈臂助，又得在甘凉道橫行霸道之日月神拳姜堃之增長聲勢才敢如此，路某在此就是候晤姜堃。」

葛林道：「與姜堃晤面爲了何事？」

路雲鵬說道：「凡不聽命於白揚堡主人就得從此遠離西北道上，否則，必死無疑。」

葛林哈哈大笑道：「姜堃好狂的口氣，想必是活得不耐煩了。」

靠門左側一席忽霍地立起一個蛇眼短髭短裝老者，猛地一拍桌面，冷笑道：「是你這小輩活得不耐煩了，竟敢辱罵敝堡副護法。」

路雲鵬不禁神色大變，驚愕無比道：「朴兄，你也投效了白揚堡麼？」

老者冷冷一笑道：「識時務者爲俊傑，投效了白揚堡又非丟人現眼之事，路賢弟因何執迷不悟，自尋覆亡之禍？」

葉一龍一聽路雲鵬言說白揚堡受達噶寺慫恿，便知內情並不簡單，這時身已緩緩離座走出，步向朴姓老者身前，抱拳笑道：「尊駕何必妄動無名，須知我等亦是去白揚堡。」

朴姓老者聞言不禁一呆。

路雲鵬亦爲之目瞪口呆，面色爲之大變，張口欲言。

郝元霸忙示一眼色制止路雲鵬，不可張口說話。

路雲鵬會意點了點頭不語。

朴姓老者道：「請問六位去白揚堡何事？」

葉一龍微微一笑道：「請問朴老師有否聽說過韓仲屏的人？」

朴姓老者當然有所耳聞，人的名，樹的影。韓仲屏一擊誅戮五行院查秋曹五名殺手裴逢雙臂俱廢已不脛而走，震撼江湖，甘凉道上無人不知，不禁悚然一驚道：「尊駕莫非就是韓仲屏？」

（未完・十九）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藍田玉·文　可飛·圖

魔天谷鬼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武家騏用大乘禪功戰勝苗山鬼嫗的三昧邪火，又用禪功尅制琵琶音功的君絃絕調，連那世代相傳的紫竹琵琶都毀去，鬼嫗知難而退，並遵從警告不再進犯中原武林。武家騏、公冶誠、鐵胆僧、翁木蘭帶住被囚的絲蘿妖姬轉去祁連山、紅楓谷找白女俠，谷口佈滿毒素，衆人小心前進，忽然鐵胆僧提出只在谷口等候，不願見到女俠白美凝，經過衆人勸說，勉強隨他們而入，找到白女俠，聽她訴說一段和翁旋坤結爲夫婦的經過，翁木蘭不是翁旋坤骨肉，在旁的鐵胆僧滿眶淚水，翁木蘭上前認母親，白美凝因雙目失明，尚未發覺鐵胆僧的表情……

爲女兒完婚　傳愛婿秘本

白美凝激動的，叫道：「妳……的名字？……」

翁木蘭顫聲叫道：「本來我叫翁木蘭，但現在，我却要把這個翁字去掉了！」

白美凝喃喃的叫道：「不錯，木蘭……木蘭……我的孩子是叫木蘭……」

翁木蘭笑道：「娘……您老人家受了苦了……」

縱身向白美凝懷中撲去。

白美凝忙道：「且慢！」

翁木蘭怔了一怔，道：「娘，怎麼，您……」

白美凝忖思着道：「爲娘雙目已盲，既看不到妳的面目，也聽不出妳的聲音，雖然這事大約不會有錯，但爲娘總不能不有些懷疑！」

翁木蘭笑叫道：「娘！您懷疑我不是您的女兒……」微微一頓，道：「要怎樣才能使您相信呢？」

白美凝忖思着道：「孩子，如果妳能答對爲娘一件事，爲娘就深信不疑了！」

翁木蘭忙道：「娘，什麼事啊？」

白美凝說道：「在妳後背之上，有……有……」

翁木蘭立刻接道：「有一塊銅錢大小的硃砂痣！」

白美凝激動的哦了一聲，叫道：「孩子，妳眞是我的孩子！」

雙手一伸，忙把翁木蘭攬入了懷抱之中。

一時之間，廳中充滿了哀哀的嗚咽之聲，衆人無不爲之鼻酸落淚。

良久。

翁木蘭方才掙扎出白美凝的懷抱，揩揩淚漬，道：「娘！……您身體……還好麼？」

說話之間，伸手就向白美凝的面紗上拉去。

白美凝並沒有拒絕，任由翁木蘭把面紗拉了下來。

只見掩在面紗之後的是副慈祥端莊的面孔，約當中年，雖然被多難的歲月刻下

了不少的皺紋，但看得出那是一張美麗的面孔，可以想像到她年青之時，定是一個稱得起姿容絕世的美人。

她雙目深陷，眼皮已經不再眨動，自然，她已是一個瞎子。

但那面貌使人一看就能體會得出來，她與翁木蘭確是母女。

只聽她幽幽的道：「爲娘若非靠了堅強的生命力支持着不倒下去，只怕早已埋骨此處了……」

咬牙一嘆，接下去道：「翁旋坤並沒有放過我，這紅楓谷中的遍地劇毒，就是他派人所爲！」

翁木蘭咬牙切齒的道：「娘，我要替您報仇，殺了那狠心賊子！……」

白美凝震了一震，忽然嘆道：「他已得你外祖父母眞傳，要殺他只怕不是如此容易之事，而且，這些年來爲娘已皈依我佛，過去的一切，就當做一場噩夢，算了吧！」

翁木蘭皺眉道：「孩兒也是一直吃齋唸佛，希望能對他潛移默化，改變了他的兇性，誰知却是徒然！」

眸光一轉，又道：「娘，您也中了他佈在谷中的毒了麼？」

白美凝苦笑道：「那毒素一佈，三年不消，爲娘住於斯，食於斯，怎的能不被劇毒所侵，爲娘這雙目不就是爲劇毒所攻，弄瞎了的麼？」

翁木蘭又投在白美凝懷中叫道：「天下有的是名醫，有的是靈藥，您的雙目是可以醫得好的！」

白美凝搖搖頭道：「就算雙目無碍，爲娘也無法……」

話聲一頓，接道：「爲娘骨髓之中，已經……」

翁木蘭大驚，道：「也被劇毒攻入了麼？」

白美凝頷首道：「所以，爲娘已是風前殘燭般的殘廢人了！」

微微一頓，接說道：「爲娘之所以活着不死，一來是希望能得到妳的消息，二來是仍然希望能聽到翁旋坤悔過向善，三來……」

聲調一陣哽咽，無法再接得下去。

翁木蘭哭道：「那也一樣，以天下之大，奇人之多，一定可以替您治好！」

白美凝苦笑道：「爲娘初時只希望能得到一點妳的消息，知道妳仍然好好的活着，爲娘也就安心了，如今竟然使我能見妳一面，更應該感激我佛慈悲了。」

翁木蘭揩揩淚道：「娘，您還沒告訴我，我眞正的爹爹是誰？」

白美凝大大的震動了一下，喃喃的說道：「他……更是一個不幸的人，而且一生痛苦，都是因我之故，是我……對不起他……」

翁木蘭流着淚道：「但他……究竟是誰呢？」

白美凝皺眉道：「孩子，不必問他了，反正妳不會見到他的了，就算見到，妳也不會認得他，他也……」

聲調一慘，哽咽道：「他不知道有妳這樣一個親生的孩子！」

翁木蘭叫道：「娘沒告訴他？」

白美凝搖搖頭道：「我當發覺懷孕之時，已到了被迫嫁與翁旋坤之期，我知道生下的孩子無法交給他，又何必告訴他使他更痛苦？」

翁木蘭也哽咽着，道：「不管怎樣，他總是我的爹爹，至少我應該知道他的姓名！」

白美凝遲疑着道：「好吧，他複姓獨孤，單名一個寒字，當他傷心失望之際，聽說已經出家當了和尚！」

忽然——

鐵胆僧發出一聲嚎哭，大叫道：「美凝，美……美我就在妳身邊，我就是獨孤寒。」

白美凝啊了一聲，叫道：「什麼……你……你……」

鐵胆僧老淚縱橫的道：「凝妹！我們終於又見面了……」

哽咽了一陣，又接下去道：「我本來不想來見妳，因爲……見了面無非徒增苦惱，但我忍耐不住，我只想悄悄的看見妳，不想讓妳知道，可是見了妳我更忍耐不住，凝妹……妳的話使我心靈顫抖，我知道妳不會忘記我……」

忽然——

但見白美凝身子顫抖了一下，蓬的一聲摔倒在地昏了過去。

鐵胆僧啊了一聲，縱身撲了過去。

翁木蘭已把白美凝扶了起來，十指纖纖，正在替她推拿，鐵胆僧則輕輕俯下身去，叫道：「美凝！美凝……」

白美凝在翁木蘭的推拿下，終於悠悠的醒了過來。

只見她掙動了一下，忽然顫抖着伸出右手，叫道：「寒……哥……」

鐵胆僧連忙雙手握住她伸出來的右手，叫道：「美凝，我在這裏！我在這裏……」

廳房中的空氣似乎都凝結住了，在白美凝身後的一排侍婢已經哽咽着哭出聲來，個個淚痕滿面。

鐵胆僧、白美凝、一時又像沒有了話講，顧自四手緊握，唏噓無言，其實，萬語千言，又豈能訴得盡滿腔的幽怨。

忽然，翁木蘭口唇嚅動了半天，方才喊出了一聲：「爹爹！」

鐵胆僧既激動又愧赧的微微俯首道：「孩子……」

騰出一隻左手，搭在了翁木蘭的肩頭之上，又道：「爹爹對不起妳，沒有盡到做爹爹的責任！」

翁木蘭哭道：「那不能怪您！您……已經够苦了……」

於是，這一雙在痛苦中過了一輩子的愛侶，與他們的愛情結晶，沉浸在人間至情的激動浪潮之中，在悲喜交集的氣氛之中，時間慢慢溜走，已不知過了多久。

許久不曾開口的千手巧匠公冶誠忽然緩緩走前幾步，輕輕咳嗽了一聲，道：「老朽先恭喜三位團聚，不過，老朽想詢問一下，先師天星老人……」

白美凝從悲哀中抬起頭來，應聲接道：「他是我義父！」

公冶誠哦了一聲道：「那定是先師遊歷西域時與令尊結識的了？」

白美凝搖搖頭道：「不，是在桐柏山中，那時正是我父母遊歷中原之時，在桐

柏山中與採藥而來的天星老人相遇，二老談得十分投機，竟在一家獵戶中盤桓年餘，結爲至友，我也就是在那時候認他老人家做了義父……」

指指身後的數名侍婢，又說道：「這些服侍我的人，就是我那義父所贈……我隱居在這祁連山紅楓谷，也只有我那義父知道，可憐他竟然……也遭了那賊子的毒手！」

公冶誠長吁一聲，又道：「老朽還有一件事，想對白女俠說明！」

白美凝忙道：「旣然你是義父的傳人，就無異是我的師兄，有話儘請明說！」

公冶誠投注了武家騏一眼，道：「老朽要說的是關於武少俠與……木蘭姑娘之事，大約武少俠不便出口，老朽可以代言麼？」

武家騏頓時滿面通紅，俯首無語。

白美凝有些旣驚且喜的道：「莫非蘭兒巳經有了意中人，就是那位……武少俠麼？」

翁木蘭同樣的雙頰飛紅，羞赧的叫道：「娘！」

一下子撲到了白美凝懷中，再也抬不起頭來。

公冶誠呵呵一笑，道：「還是由老朽來說吧！這樁喜事眞可說是天作之合，也可以說是奪命神人翁旋坤所促成！」

於是，他把在伏星嶺沉星洞所發生的一切經過，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

廳中的氣氛巳經輕鬆了許多，白美凝唇角間巳經綻開了笑容，聲調激動的道：「這些都是眞的吧？」

翁木蘭依然投在白美凝懷中，一言不發。

武家騏則尷尬的抬起頭來，向白美凝與鐵胆僧拜了一拜，道：「晚輩身受木蘭姑娘大恩，無以爲報，所以……」

一時之間，他口才像是遲鈍了不少，吶吶的頓了一頓，又語無倫次的接下去道：「晚輩一定會全心全意，愛護她，照顧她，像對待自己的親妹妹一樣，對待木蘭姑娘……」

公冶誠忽然接道：「武少俠這話說錯了！」

武家騏怔了一怔，說道：「請前輩指敎！」

公冶誠呵呵一笑，說道：「武少俠與木蘭姑娘的關係，實際上巳經比親兄妹更近了一層，你們不巳是互訂了終身的夫妻麼？」

武家騏連耳根都紅了起來，一時眞恨不得找條地縫鑽了下去。

白美凝忽然顫抖着聲音，叫道：「武少俠……」

武家騏連忙吶吶的應道：「晚輩在這裏！」

白美凝激動的道：「來……讓我……摸摸你……」

武家騏怔了一怔，但却毫不遲疑的走了過去，略一忖思，輕輕俯身跪了下去，吶吶的道：「前輩……」

白美凝立刻伸出顫抖的雙手，向武家騏頭部摸去。

她摸得十分輕柔，也十分仔細，耳目口鼻，沒有一處不曾摸到，同時以極輕極輕的聲音叫道：「但願你能心口如一，善待我的女兒！」

武家騏凝重的道：「您儘管放心，晚輩……」

公冶誠又呵呵一笑，搶着接道：「武少俠這話又說錯了！」

武家騏苦笑道：「前輩是說……」

公冶誠笑道：「武少俠與木蘭姑娘旣巳是夫妻，對白女俠似乎不該再叫前輩，應該改個稱呼，叫一聲岳母了！」

此言一出，武家騏更加羞赧得抬不起頭來，吶吶無語。

白美凝喜笑顏開，高興得流着淚道：「江湖兒女，最是不拘小節……」

轉向鐵胆僧道：「今天是咱們一生中最值得紀念的日子，如果依我的意思，最好能完成他們的這件大事！」

鐵胆僧笑應道：「凝妹說得是，只要他們對天一拜，請公冶誠施主做個見證之人，也就算婚禮完成了。」

轉向武家騏與翁木蘭道：「你們兩人的意思怎樣？」

武家騏吶吶的道：「全憑岳父母大人作主！」

白美凝高興的道：「蘭兒！去與妳的夫婿跪在一齊，你們俱皆對天暗表心迹，而後交拜一禮，就算正式的夫妻了！」

翁木蘭在羞赧中終於依言與武家騏比肩而跪……

於是，婚禮在簡單隆重中完成，他們兩人成了夫妻。

茅廳之中的氣氛更加輕鬆了，除了綠蕚妖姬之外，每個人的臉上都現出了愉快的笑容。

良久之後。

白美凝忽然輕聲道：「孩子，爲娘有件事要跟你們單獨一談！」

翁木蘭忙道：「娘，您說吧！」

白美凝搖搖頭，輕聲的道：「爲娘要單獨跟你們兩人說，陪我到右間的內室去吧！」

翁木蘭投注了武家騏一眼，忙道：「娘，我扶您！」

武家騏也湊上前去，與翁木蘭一左一右，輕輕扶起白美凝來，向右間的內室之中走了進去。

內室中是白美凝的臥室，陳設雖然簡單，但却高潔雅緻，淨無纖塵，令人有一種目悅心怡之感。

白美凝在床榻上坐了下來，悠然一嘆，說道：「總算菩薩保佑，使我們能有今天……」

用手拉住翁木蘭，道：「認親歸宗，你巳經不能再姓翁了！」

翁木蘭忙道：「是的，娘，我恨透了翁旋坤，日後，孩兒一定要去找他報仇，那能再姓他的翁字……」

眸光一轉，又道：「從現在起，我就是……獨孤木蘭了，是麼？娘！」

白美凝雙頰上也飛起兩片紅霞，露出一片欣慰的笑容。

獨孤木蘭倚在她的身邊，道：「娘，現在您該離開這個地方了，咱們就一道去訪求名醫，治療您老人家的目疾和體內的毒傷……」

白美凝微微震顫了一下，皺着眉頭道：「妳不想報仇了麼？」

獨孤木蘭道：「一面治您的毒傷，一面設法報仇……」

眸光轉向武家騏道：「你說是麼？」

武家騏忙道：「那是自然，治療岳母毒傷，乃是刻不容緩之事！」

白美凝悽苦的一笑，說道：「孩子們，你們有這番心意，也就很夠了！可是，這辦法不會有什麼好處，咱們還是先談別的吧！」

神色突然凝重的接下去道：「你們可知翁旋坤爲何不乾脆殺死我麼？」

武家騏接口道：「是呵，以那老魔的殘酷心性，大可乾脆把岳母殺掉，爲何他却費這樣多的麻煩在谷中佈毒！」

白美凝咬咬牙道：「翁旋坤是我父母的入室弟子，我父母畢生的絕技，大部分都傳給了他，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保留，翁旋坤懷疑我祕藏着幾招精粹之學，才用這種辦法保留下我的性命，威脅我交出秘本！」

武家騏咬牙咒道：「好一個狠心的禽獸！」

白美凝繼續的說下去，道：「翁旋坤的猜疑不錯，當我隨他進入中原之時，我爹爹曾交我一紙秘本，上面有一拳一掌一劍，名爲『白氏武粹三絕技』，我爹爹雖是非常信任於他，但也多少存了一點私心，準備他萬一改變心腸之時，好用這三招絕技來降服他，但是我爹爹却疏忽了一件大事！」

獨孤木蘭遲忙問道：「外祖父疏忽了什麼？」

白美凝嘆口氣道：「那三招絕學，雖是翁旋坤的尅星，但却是男人才能修習之學，在我手中根本沒有用處！」

獨孤木蘭兩眼睜得大大的道：「難道外祖父沒告訴您嗎？」

「沒有……」白美凝搖搖頭，說道：「想是他老人家老糊塗了，才疏忽了這一點！」

聲調一沉，忽然拍着坐在她左邊的武家騏，說道：「雖然我看不見你，但是，我却十分相信你，誅除天魔敎的重責大任，都在你的身上，這三招絕學，就要傳給你了！」

武家騏忙道：「小婿資質庸劣，只怕難符岳母大人的期望！」

白美凝笑道：「用不着如此謙虛，我知道這次不會看錯了人！」

把聲音放低了一些，道：「把內室房門關好！」

武家騏連忙依言掩上房門，用門閂閂好，然後再坐回白美凝身邊。

白美凝又拍拍獨孤木蘭的肩頭道：「看見右面牆壁的神龕了麼？」

獨孤木蘭眸光轉動一看，道：「看到了！」

白美凝鄭重的道：「把那神龕中的佛像拿了下來。」

獨孤木蘭依言照辦，果然從神龕中取下了一尊白瓷勒佛像。

白美凝接到手中，十指微抖，輕嘆一聲道：「爲了保存這三招絕學，我也費盡心思了！……」說話之間，十指加力，但聽克的一聲，那佛像一裂爲二，一張發了黃的絹紙掉了出來。

白美凝抓在手中，凝重的遞給武家騏，道：「把它讀熟！」

武家騏接到手中看時，只見那絹條約有一尺見方，上面寫着一片密密麻麻的工整字跡，開頭果然是：「白氏武粹三絕招式。」

於是，他立刻開始閱讀起來。

他本是天賦極佳，萬難揀一之人，不過盞茶工夫巳經完全讀得滾瓜爛熟，背得一字不遺。

他把那絹紙又交回白美凝手中，道：「小婿都巳讀熟了！」

白美凝並不用手去接，却凝重的道：「燬了它！」

武家騏一呆怔，依言把那絹紙揉在手中，雙掌加力，但見一片輕塵起處，巳經化成了一灘粉屑。

白美凝黯然一笑，凝重的道：「憑着這三式絕技，只要修習熟練，大約足可以尅制得了翁旋坤那獨夫了！」

聲調忽轉悲悽，道：「孩子，你們暫且出去一下！」

獨孤木蘭怔了一怔，道：「爲什麼呢？我要陪在娘的身邊！」

白美凝搖搖頭道：「爲娘每天要清靜默禱上一柱香的時間，現在又到了爲娘默禱的時間了！」

獨孤木蘭遲疑的投注了武家騏一眼，道：「好吧，咱們先出去一會，讓娘靜止一下！」

於是，兩人退出內室，把房門輕輕掩了起來。

公冶誠、鐵胆僧兩人正守着綠蕚妖姬枯坐，但神色却是一片怡然，顯然心情俱皆十分輕鬆。

獨孤木蘭立刻又湊到了鐵胆僧身邊，親熱的叫道：「爹爹！」

鐵胆僧欣慰的一笑道：「可惜爹爹巳經是出家人，今後也無法與你們同享天倫之樂了！只希望你們夫婦善待妳的母親，爲父也就可以安心了！」

微微一頓，問道：「妳母親呢？」

獨孤木蘭忙道：「娘要靜坐默禱，叫我們退出來的！」

鐵胆僧輕輕噢了一聲，沒再言語。

於是，衆人也默坐調息。

一柱香的時間過去了，白美凝仍然沒有響動。

兩柱香的時間也過去了。

獨孤木蘭忍耐不住了，姍姍走到內室門前，輕輕叫道：「娘……娘……」

沒有應聲，用手推門，房門巳由裏面閂了起來。

獨孤木蘭向呆在一旁的一名侍婢問道：「我母親有靜坐默禱的習慣麼？」

那侍婢忙道：「主母每天的大部份時間都是用在打坐誦經與默禱上，但深夜之中，却是並不常見！」

武家騏心頭暗驚，忙道：「眼下不必顧忌太多，最好還是把房門打開……」

獨孤木蘭也怦然心動，忙叫道：「快！快！」

武家騏不再怠慢，五指輕揚，一股以大乘禪功迫出的暗勁，巳將那房門的門閂蝕斷，房門立刻大開。

獨孤木蘭第一個衝進房去，旋即聽得她吃驚的叫道：「娘……娘……娘！」

衆人驚惶失色，一齊擁入了內室之中一看。

只見白美凝面含微笑，平躺在床榻之中，早已死去多時，原來當她支出了武家騏與獨孤木蘭之後，就已自斷心脈。

在她身旁放了一份甫寫未久的遺書，獨孤木蘭連忙拿了起來看時，只見上面潦草的寫道：「蘭兒，爲娘能有今日，於願已足，這都是皇天慈悲，菩薩默佑的結果，如今妳已有了理想的歸宿，你爹爹雖已身入空門，但目睹此情此景，也必老懷彌慰，可以了無遺憾，爲娘雖死九泉，也已含笑瞑目矣！

爲娘受毒已深，自忖近中必死，垂死之前，能得皇天菩薩垂憐，有此團圓巧合，使爲娘益加深信：『天心雖渺，果報不爽，天道雖遙，無遠弗屆。』希望你們善體此旨，好自爲之。

多行不義自斃，翁旋坤一介獨夫，必將衆叛親離，難得好的下場，不過，天心厭殺，雖屬巨惡大慝，猶冀其有悔改之時，爲娘所以說這番話，只是希望翁旋坤最後仍能覺悟前非，知所悛悔，是則仍不妨貸其一命，以符我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意。

倘若他全無悛悔之心，亦只有誅之一途，以爲江湖武林除此禍害。

十二使女，雖是義父所贈，但全是與我同共患難之人，因我之故，使她們亦皆沾染劇毒，身罹惡疾，使我良心不忍，望能妥善安排她們！」

遺書到此而止，下面只有「母絕筆」三個大字。

獨孤木蘭讀完遺書，早已涕淚滿襟，昏厥床前。

鐵胆僧喉間咯咯作響，也是老淚縱橫，悲傷不已。

武家騏與公冶誠亦皆鼻酸淚落，兩人連忙把獨孤木蘭救醒，溫言撫慰。

忽然——

又是一片哭聲傳了過來。

原來侍候白美凝的十二名侍婢都已聞訊趕了過來，環跪榻前，俱皆哀哀痛哭，哽咽失聲。

終於，衆人相繼止住哭聲，經過一番計議，就在茅廳之中，掘了一處地穴，把白美凝的遺體暫厝地下，準備等待武林底定，江湖承平之時，再行遷靈改葬。

不久時光，一具釘好的棺木，已經放落到石砌的地穴之中。

正當欲要塡土之時，跪在墓穴之旁的十二名侍婢忽然站起了一名，叫道：「且慢！」

武家騏與公冶誠以及鐵胆僧三人聞言一怔，同聲問道：「有事麼？」

那侍婢面蒙黑紗，凝重的叫道：「我們隨侍主母已久，蒙主母待我們有如親生女兒一般，我們深受主母至愛之情所感動，早已發誓與主母同生共死！」

公冶誠接道：「白女俠遺書中已經提到妳們幾位的事，等白女俠遺軀葬完，老朽等一定會負責妥善安置妳們！」

那侍婢雙手連搖道：「不！不！我們心意已決，主母生時，我們隨侍左右，主母歸天之時，我們也要相從地下，侍候主母！」

接着轉頭叫道：「各位妹妹，愚姊先走一步了！」

雙手交叠，向自己胸前擂去。

公冶誠大叫道：「使不得，妳們不能這樣！」

武家騏縱身而起，就向那侍婢急撲過去。

但他畢竟慢了一步，那侍婢已經雙掌拍實，自碎心脈而死。

武家騏輕哦一聲，不由呆了一呆。

就在武家騏略一呆怔之際，但聽蓬蓬一陣聲響，另外十一名侍婢，亦皆一聲不響，俱都震斷了心脈，同時死於非命。

廳中隨之是一片靜默，俱都爲這變故鎮住了。

良久，良久，還是公冶誠長嘆一聲道：「十二侍婢的義行，足以動天地而泣鬼神，我們應該成全她們的意願，與白女俠合葬一起。」

於是，十二名侍婢的遺體，都一一搬入地穴之中，羅列在白美凝棺木之旁，而後，加鋪石板，掩埋黃土。

在廳房之中，一座巨大的墳墓立刻矗立了起來。

墳前立上了一方石碑，上面刻着。

「西域白門女俠諱美凝暨十二義婢之墓。」

下面是婿武家騏女獨孤木蘭敬立。

這些事俱在沉默悲悽的氣氛中完成，而後，他們計議何去何從。

終於，他們決定了幾點：

第一、武家騏與獨孤木蘭相偕同返中原，迅速與少林爲首的各大門派取得聯絡，觀察天魔教的動向，共議消滅天　教之策。

第二、鐵胆僧、公冶誠挾持綠蕚妖同行，以公冶誠巧妙的改裝易容之法，到達太平山附近，再利用丐帮的飛羽傳書，與武家騏等取得聯繫，以備隨時營救被擄的一百四十二名少年男女，所以選定在太行山附近，是因爲被擄的少年男女大部份都因在太行別宮之內。

第三、對翁旋坤，仍本白美凝的遺言，希望他能知所悛悔，如是則不妨貸其一死，否則亦只有誅之爲武林除害。

踏出紅楓谷，五人分爲兩組，武家騏、獨孤木蘭與鐵胆僧等一再珍重道別，相互岔路而行。

此刻正當旭日初升，朝陽滿山之時，一片燦爛的金光，撒滿山谷之中，清風徐來，使人不由精神一振。

武家騏與獨孤木蘭在公冶誠的指導下，又改扮成了一雙兄弟的模樣，兩人都是二十多歲，一副紫黑臉膛，與本來的面目完全不同，縱然仔細查看，也難以發覺到兩人的僞裝。

獨孤木蘭一直等望不到鐵胆僧人的身影之後，方才轉向武家騏幽幽的一嘆道：「家騏哥，咱們……該先去那裏呢？」

武家騏心頭悸動了一下，道：「最好逕奔少林！」

如依他的原意，本是想藉順路之便，去一趟洞庭，也許能僥倖找到母親妹妹被囚之地。

但這希望是十分渺茫的，因爲斷魂羅剎戚沉香是一個十分狡猾之人，此去定然會徒勞無功。

同時，天魔教主在數次遇挫之後，不知他究竟又有什麼打算，倘若因遷延時日，而誤了大事，那就更得不償失了。

所以，他堅決的做了以上的決定。

獨孤木蘭默默頷首，逕朝山外的甘涼大道走去。

在山丹城中，他們僱了一輛帶篷馬車，夜宿曉行，一路車聲轔轔，馬聲蕭蕭，兼程東進。

武家騏一直埋首車上，默默記誦那「白氏武粹三絕式」的招數，雖然僅是三招，但却變化繁複，博大淵深，以致武家騏痴痴迷迷，整天整夜都像着了魔的一般，苦思默索，默默習練，連在身旁的獨孤木蘭幾乎都到了視而不見的程度。

獨孤木蘭也不去打擾他，整整二十多天的時間，武家騏方才從那三招武學中抽出身來，喃喃自語道：「這眞是三招至奇至詭的絕學，只可惜殺機過盛……」

獨孤木蘭笑接道：「家騏哥已經參練完成了麼？」

武家騏忙道：「雖不敢說已經完全滲透領悟，但至少已經悟解了十之七八，大可用來一試了！」

目光轉動，向車外張望了一下，又道：「現在進到那裏了？」

獨孤木蘭笑道：「現在已到汝南境內，大約黃昏之時就可到嵩山了！」

武家騏幾乎跳了起來，道：「這話當眞麼？」

獨孤木蘭失笑道：「我們已經走了二十多天，難道你忘記了麼？」

原來他們僱車之時，多付了加倍的車資，說明了夜不落店，就在路旁林間，或是較爲隱僻之處露宿，是以雖是過了二十餘日，但武家騏却覺得像是過了幾天一般，不知道時日已經悄悄的溜走了這麼多天了。

當下拍拍額頭，笑說道：「如果都像這二十幾天一樣，小兄的頭髮很快就會爲僧侶？」

兩人相視一笑。

黃昏之後。

兩人已連袂踏上嵩山，望着巍峨的少室峯，以及遍山的松柏，武家騏不由感慨叢生，情難自已。

因爲少林兩代掌門，都在自己上次來時先後慘死，一個是自己的恩師，一個則是師祖。

雖是高僧應刦，乃是佛門盛德，但武家騏的心中却不免悽然而悲，忍不住爲之鼻酸落淚。

此刻已是黃昏之後，暮靄濃重，瀰漫山林之間，視力光綫，都已逐漸模糊，十餘丈外的景物，迷濛難見。

忽然——！

晚霧中但見一條黑影，疾如箭射，向少室峯前撲去。

武家騏怔了一怔，道：「蘭妹可曾看出那人是否爲僧侶？」

原來他陷於痴迷忖思之中，一時之間，倒是未曾看清。

獨孤木蘭猶豫着道：「可能是吧！但……那人……身法……不弱，倒也沒看眞切。」

武家騏心頭不禁蒙上了一層疑雲，當下脚步加快，逕向少林寺所在的少室峯前疾馳而去。

不久。

雄偉的少林寺已經矗立在兩人面前。

武家騏伸手輕扣山門，四名年輕的黃衣僧侶立刻應聲把山門打了開來。

武家騏雙拳一拱道：「請問大師父，貴寺掌門普雲禪師可在寺中？」

四名僧人聞言，俱皆怔了一怔，其中一人仔細打量了武家騏與獨孤木蘭一眼，眉宇微鎖，說道：「兩位施主因何要見敝掌門？」

但兩人此刻仍是一副儒生打扮，紫黑臉膛，風塵僕僕，根本看不出一些端倪與來歷路數。

武家騏略一忖思道：「在下係由漠北而來，途遇一位老僧，託在下帶來一封書信，交與貴寺掌門普雲禪師！」

那僧人右手一伸道：「書信呢？」態度言詞，俱都很不客氣。

武家騏眉宇微鎖道：「在在下的隨身行囊之內！」

那僧人面無表情的道：「請施主交與小僧即可！」

武家騏十分不悅的道：「大師父在貴寺中是何職司？」

那僧人也十分不悅的道：「知客堂中的奔走僧人！」

武家騏面蘊怒意，哼了一聲道：「一個知客堂中的奔走僧人，也有資格收受掌門方丈的信件麼？」

那僧人也怒道：「施主倘若眞是送信而來，就請交出信件，延入客堂欵待齋飯，如若沒有書信，就請立刻離開此處！」

武家騏面色一沉道：「倘若在下兩樣辦法都不肯呢？」

那僧人也變顏變色的說道：「如果兩樣都不肯，那就是有意來找少林寺的麻煩了！」

聲調一沉，道：「須知少林寺可不是客人撒野的地方！」

武家騏心頭暗忖：如不是這僧人跋扈，就是少林寺中又有了新的麻煩，這眞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在刦變苦難中的少林寺，不知何時才能恢復舊觀了？」

那僧人見武家騏忖思不答，益發怒道：「看來你們兩人眞是誠心來找本寺麻煩的了！」

武家騏勃然大怒，但却盡量壓抑着怒氣道：「正好相反，在下乃是爲整飭少林而來！」

那僧人呵呵一笑，目光再度投射在武家騏臉上，道：「小僧對你又有了新的估價，大約你還是一個瘋子！」

武家騏冷凜的喝道：「閃開！」

那僧人勃然大怒，鏘然掣出了胯下戒刀，大喝道：「要找死麼？」

掄刀直劈過來！

武家騏視如不見，睬也不睬，一步步向前走去。

那僧人一刀劈下，戒刀刀鋒距武家騏面前尚有五六尺的距離，只覺突然像砍在

一道銅牆鐵壁之上，震得虎口生痛，手腕痠麻。

同時，一股龐巨的力道匝地捲來，使得四名僧人立足不住，踉踉蹌蹌，一路向後退去。

武家騏大步逼至山門內三丈之遠，方才脚步一收，道：「現在還逞强麼？」

那名出言頂撞武家騏的僧人面色大變，吶吶的道：「施主是……」

武家騏冷喝道：「憑你還沒資格問我是誰，還不快些去傳報你們掌門！」

那僧人被武家騏的神功所懾，怔了半天，方才吶吶的道：「敝掌門已經……圓寂歸西了！」

武家騏皺眉道：「這個我知道，我說的是現任掌門普雲禪師！」

那僧人說道：「小僧說的也是普雲禪師！」

「啊……」武家騏大感意外的道：「普雲禪師不是就位未久麼？」

那僧人吶吶的道：「不錯……但是……但是忽然死了！」

武家騏急急的道：「那麼目前是誰代掌門之位？」

那僧人皺皺眉道：「是……是……」

但他是了半天，却沒是出個所以然來。

武家騏又怒又急的道：「怎麼，難道定要等我用刑之時才肯說麼？」

說話之間，伸手就向那僧人肩頭抓過去。

那僧人大吃一驚，身子連連後退，叫道：「我說……我說……」

喘吁了一陣，方才接下去道：「現今的掌門不是僧侶！」

「不是僧侶？」武家騏訝然叫道：「少林寺的掌門方丈竟然不是僧侶？」

那僧人點點頭道：「現任掌門是一位姓施的駝背老人！」

「姓施的駝背老人？」

武家騏如墜五里霧中，喃喃的道：「他如何當上了的少林掌門？」

忽然——

那僧人方欲回答，却聽得一個陰沉沉的聲音冷笑道：「這話還是由本座答覆你比較詳盡一些！」

話聲一落，一條黑影疾如鷹隼，驀然由大雄寶殿脊上撲了下來。

武家騏定目看時，心頭不禁一凉，原來來人是他所認識的，正是天魔教內三堂中的福壽堂堂主施全。

獨孤木蘭自然也是認識施全的，當下悄以傳音入密道：「家騏哥，大約你該認識此人，少林寺顯然又入天魔教之手，你要小心應付！」

武家騏咬牙回答，說道：「小兄……曉得！」

聲調一沉，大聲喝問道：「你是什麼人？」

施全呵呵一笑道：「這話正要我來問你，無端闖入少林寺，所爲何來？」

武家騏欲開口，忽聽嗖嗖兩聲，又是兩條人影飛射而至。

這一次，武家騏大怒之中微露喜色，因爲兩人中一個是福壽堂的引接舵主廉金保，一個却是司閽舵主岑參，也就是原來的少林長老普光禪師。

當下略一沉吟，道：「愚兄弟生長漠外，被江湖謬譽爲漠外雙秀，聞說中原少林一脈，武功鼎盛，特來見識見識！」

施全吁了一口長氣，呵呵大笑道：「原來如此，本座雖不曾聽說過賢昆仲的大名，但以方才尊駕所顯露的那一手內功逼人之技，就可知賢昆仲在武學上的造詣非凡……」

微微一頓，又道：「本座就是目前少林一派之主，賢昆仲……」

武家騏冷冷的道：「少林掌門例須由上代掌門就少林高僧選拔擢任，尊駕既非僧人，更不是少林弟子，如何當起少林掌門來了？」

施全呵呵大笑道：「這有什麼稀奇……」笑聲一收，趾高氣揚的說道：「少林寺雖是一個宇廟，但也是一個武林中的宗派，又何必要全由僧侶把持，像峨嵋的僧侶同宗，崑崙的俗道合流，都是最好的說明！」

武家騏咬牙道：「那麼，前任掌門普雲禪師呢？」

施全大笑道：「那禿賊不識好歹，負隅頑抗，已被當場擊斃了……」

話鋒一頓，又笑接道：「兩位前此可曾到過中原？」

武家騏搖搖頭道：「沒有！」

施全又道：「在漠外可曾聽說過天魔教之名？」

武家騏咬牙道：「更沒聽過！」

施全怪笑道：「既你一無所知，本座不妨告訴於你，天魔教乃是一代武林奇才，天魔教目前已名滿武林，威鎭江湖，將成爲武林江湖的共主……實不相瞞，本座過去即是天魔教內三堂中的福壽堂主，現蒙教主委以少林一派，他日武林底定之後，還有更大的升賞，兩位若不全爲遊歷而來，不妨屈身本座手下，他日定可前途無限！」

武家騏與獨孤木蘭交換了一瞥會意的目光，故露沉吟之色的道：「來到少林寺中的天魔教屬下，除了尊駕之外，還有些什麼人？」

施全怔了一怔，道：「閣下爲何要問這些？」

武家騏笑道：「實不相瞞，在下已爲尊駕言語所動，有意加入少林，但在加入之前，先要問個清楚！」

施全呵呵一笑，反手向身後一指道：「這兩人都曾是在天魔教中的本座屬下，現在也隨本座來了少林！」

武家騏面色平板的道：「另外呢？」

施全皺眉道：「另外沒有了，但如有必要，只要一紙飛羽傳書，天魔教中即可派出大量高手立至……」聲調一沉，道：「兩位究竟意下如何？」

武家騏笑道：「愚兄弟決意參加，不過，加入之前，却有一點小小的要求！」

施全傲然道：「只要是合情合理之事，本座一定可以答應！」

武家騏笑道：「想與尊駕交手過上幾招！」

施全聞言一驚，道：「尊駕這是何意，既欲加盟少林，就是本座的屬下，那有以下犯上的道理？」

（未完・廿）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